武俠世界

紅粉恩仇（新派俠情倫理恩仇錄） 滄海客 著

一個似幻疑眞，亦人亦鬼亦疑仙的紅粉報恩的故事。一個美若仙姬，溫婉如閨秀，亦是一個美風姿的少年郎。雋智料敵如神，妙算殲賊勝大將。還我本來，原來是個紅粉孤女。

$4.00

第27年
33

編者話

暌別已久的老牌作家滄海客今期又有新作品出現本刋了。他素以擅寫恩仇故事稱譽武壇，同時對描寫倫理及兒女私情更見細膩獨特，刻劃入微。今期的﹂紅粉恩仇﹁是講述一個似幻疑眞、亦人亦鬼亦疑仙的紅粉報恩的故事，內容充滿哀艷感人氣氛，蕩氣迴腸。主角人物是個美若仙姬，溫婉如閨秀，亦是一個美貌風姿的少年郎，身份神秘，旣具雋智，料敵如神；復能妙算，陣前殲賊……還我本來，原來竟是個……？欲知端的，敬請先睹爲快。刋今期本刋第３頁。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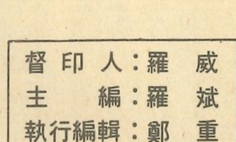
由於卧龍生先生因事出國，致令中篇連載﹂金釵令﹁由第２８期已告暫停刋出，情非得已，深表抱憾，一俟稿源充足付到，定當繼續如期刋出，敬希留意復刋日期，並請見諒！

☆ ☆ ☆

東方白繼２８期刋出的﹂花招﹁後，下期復撰一部巨型湖海爭霸錄：﹂一代梟雄﹁，敘述故事中出現之梟雄霸主，暗中令到江湖上黑白武林人物，互相火併，清除異己，而且還……？下期奉告。

武俠世界

第27年
第33期
（總號1373）
1959年3月創刋
逢星期一出版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20.00
一年港幣$239.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46.00
一年港幣$291.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06.00
一年港幣$411.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紅粉恩仇

新派俠情倫理恩仇錄

滄海客·文　可飛·圖

飛虎鏢局

飛虎鏢局曾有過顯赫的日子，曾是塊金字招牌。

但這塊招牌已褪了色，顯赫的日子已成過去，像那牌匾上堆積的灰塵所顯示的，過去已久遠，金色早已黯然無光，石板縫裏長出來的長長的青草，替代了當年盈門的車馬，妝點那冷落了的門庭。

飛虎鏢局的創辦者黃飛虎，曾是個噹噹响的人物，江湖上聞名不喪胆，却令人肅然起敬，翹起大姆指來讚揚的大英雄、好漢子。

但現在，而今，虎巳落平陽，不展的愁眉，及那憔悴的顏面，令老鏢頭顯得更老了，老得遠超過他的年歲。

「那不是老鏢頭來啦！」從酒館裏奔

重振雄風

出來的掌櫃大叫道：「老鏢頭，快請過來吧。」

這是怎說，黃飛虎側着身子走路，借路上的行人遮掩，怎麼仍被店中櫃枱裏的掌櫃見到了。

老鏢頭站住了，尷尬地一笑，誰敎他欠了人家二兩多銀子的酒錢，而且拖欠了好些日子。

嘆了一口氣，唉！為人最好不要欠人銀錢。

「老鏢頭，你怎麼好久不來啦？」

「我欠你的……」老鏢頭想說：他倒想買醉一澆老來的寂寞與窮愁，可是前債未清。

掌櫃的姓胡，圓臉上總是堆着笑的大好人，却瞪了雙眼，說道：「你欠了我嗎？奇怪，怎麼賬上沒有？若有，那一定寫在水瓢上了。老鏢頭，這就是你的不是了，咱們街坊，當年誰沒沾過老鏢頭你的光，可是誰也沒孝敬過你，若說欠，咱們欠老鏢頭的倒更多了。快！快進去，你的生意上門了。」

「你怎說？」

不容他說，胡掌櫃拖着老鏢頭進了店，店中人客正多，幾乎上了八成座。說：「老鏢頭，你且坐了，我這就吩咐人去請那位姑娘來。」

老鏢頭一頭霧水，他巳記不得有多少年沒生意上門了，誰會來請他這個倒霉的老鏢頭保鏢，飛虎鏢旗仍天天掛出來，那不過是他不甘心就這樣倒下去，雖然旗巳破舊，旗上的斑爛飛虎巳褪了色。

老鏢頭的心在跳，有生意上門？而且還是一位姑娘？

胡掌櫃帶那姑娘出來了，姑娘身後跟着個青衣侍女。

多美貌的一位姑娘，舉止好大方，一見就知是大家閨秀。

胡掌櫃說：「老鏢頭，這位姑娘說要來找你老人家，有一件稀世奇珍，請老鏢頭保送上京。本來想先住下了，親自上門去求你老人家的，我就說了，不知老鏢頭你在不在鏢局裏，最好我先去走一趟。這不是巧了，剛出門，你老鏢頭正好走來，姑娘請坐，這位便是黃老鏢頭。」

老鏢頭感激地望了胡掌櫃一眼，他有什麼不明白的，鏢局門口每天雖然仍掛出飛虎旗，但除了一個老家人外，就只有他了，便有生意上門，人家一瞧那光景，那買賣也是作不成的了，誰放心把鑣讓他去保送？

那姑娘打橫坐下了，道：「正要去相求，不料老鏢頭駕臨。」

這姑娘倒爽快，吩咐青衣侍女取過酬金來，道：「老鏢頭，這是五十兩黃金，請老鏢頭先收下了，餘下的一半，這錦盒送到地頭，立即奉上。」

午後的陽光，斜照進店中，那桌上的布包一打開，登時滿店中金光燦爛，店堂中喧嘩的酒客，登時鴉鵲無聲，別說老鏢頭巳多年沒見過這麼多黃金了，便是那胡掌櫃的也駭然，感到一陣窒息！

青衣侍女隨又捧上錦盒，老鏢頭右臂倏伸，把錦盒按住了，道：「且慢，姑娘不用開啓。」

姑娘莞爾一笑，道：「酬金巳是黃金百両，錦盒中的寶物，那自是價值連城，不露帛，人家亦知寶物的價值了，也罷，老鏢頭不許開，那就不開也罷。」

老鏢頭額上現了汗珠，心下一陣劇跳，那臉色也青了，更滿面愧容，道：「請把酬金收起來，老朽……」

他想告訴人家姑娘，他巳多年沒在上京這條道上行走過了。他想說……但怎麼說得出口，他連鏢師趟子手也沒有一個，甚至連一個小夥計也養不起，他那有資格保鏢，何況這鏢是價值連城的奇珍異寶。

但他說不出來，不是羞於出口，而且他的心跳得好厲害，黃金上發出來的閃閃金光，吸引住他的目光，收不回來。

想想看，五十兩黃金，合數千兩白銀，夠他下半世的溫飽了，就再不會欠人家的酒錢，英雄無錢，難行寸步，打這門口走過，也要躲躲藏藏。

那姑娘說道：「老鏢頭若是嫌酬金少了，盡管開口，我這個錦盒，除了老鏢頭之外，沒人配保送了，老鏢頭武功蓋世，飛虎鏢旗揚四海，行走在江湖上，誰敢不讓路……」

老鏢頭的腰直了些，想起當年的威風……但他嘆了口氣，揚起來的頭又垂下了，好漢不提當年勇，姑娘是大家閨秀，那知江湖事，她那知今非昔比，當年的威風，那是十年……不，十多年前的事了，自從在保定府，栽了那個觔斗，路見不平，義助一個受傷的人，他自已不但受了傷，且連累兩個鏢師送了命，自那件丟臉的事傳遍了江湖，他那還有甚麼威風，飛虎鏢旗從此就沒在京道上飄揚過。

那姑娘已經站了起來，把老鏢頭推過來的黃金，再又推回他面前，說道：「休要推辭，老遠前來相求，因為家父吩咐，唯老鏢頭才是可信賴重託之人，而且敬重老鏢頭千金仁義，一言九鼎，必不負我所託。」

黃金上發出來的閃閃金光，實在太炫目了，老鏢頭忽然橫了心，心想，有了黃金，就有了車馬，就有鏢師趟子手，要僱多少夥計也辦得到，不，小小一個錦盒，又何用費事，作暗鏢，路上加倍小心就是了。

「好！」老鏢頭直起了腰來，道：「姑娘既然恁地信任老朽，倒是却之不恭了，敢請姑娘移步……」

姑娘一擺手，道：「老鏢頭可是說要辦託運手續麼？老鏢頭仁義千金，信譽滿天下，若不信任，我也不遠道來相求了，請看這錦盒已密封，上有地址與收件人的名姓，只要送到地頭，交與收件人就是了，有甚麼是比老鏢頭的千金仁義更可信賴的，只請老鏢頭早早上路。」

話聲未落，已檢衽退了一步，召喚那青衣侍女，出店而去，老鏢頭連聲呼叫：「姑娘請留步。」那姑娘竟是充耳不聞，頭也不回的去了。

胡掌櫃的一直未離去，在一邊瞧得清清楚楚，那酒館中的酒客，半是街坊，有城裏人，也有外來客，少說也有數十人，這一陣工夫，就沒有人出過聲，想想有誰見過金光閃閃的五十兩黃金，一輩子也賺不了這麼多，而且這還只是酬金的一半，嘿！加起來一百兩，一百兩黃金保送一個小小的錦盒，那錦盒中是甚麼，當然是價值連城的寶物，駭煞人！

老鏢頭的額上一直在冒汗，橫了心，嘿！是福就不是禍，是禍躲不過。金光閃閃的黃金照亮了他的老臉，直了腰，揚了頭，想想他有多少年沒這般顧盼自豪過了，照亮了的臉上，又回復了英雄氣概。

胡掌櫃好生替他歡喜，說：「恭喜老鏢頭。」一揮手，大碗大盤的餚饌登時送了上來。擺滿了一桌，原來早已暗地裏吩咐下去了，說道：「恭喜老鏢頭重振雄風，飛虎鏢旗揚四海。」移近一步，在老鏢頭耳邊，說道：「錦盒黃金，要不要收好了。」

老鏢頭笑呵呵，笑聲好不响亮，為何他要收起來，窮了這麼多年，鏢局子裏能賣的都已賣光了，為何不許他揚起眉來吐這口窮氣，金陵城中有三家鏢局，當年他在鏢局這一行中，是泰山北斗，唯我獨尊，鏢師就有二三十位，夥計以百計，而今，都已投靠人家了，這不是人家無義，是沒有買賣上門，養不活人家。

不不，老鏢頭的笑聲像哭，是笑了一半，笑聲便成了咽哽，而且直流出了眼淚，簡直是老淚縱橫，那是喜極之淚，是多年的屈辱後，一朝揚眉吐氣之淚，是窮極之後，一朝暴富之淚。

不，他沒怨恨過誰，有的只有感激，說出來眞令他愧煞，近幾年來，他是怎麼過活的？是那些當年追隨他的鏢師夥計，不時前來探望他，走時或暗或明，都留下點銀兩給他的那個身邊老蒼頭，奇怪，怎生飲食總不缺少，老蒼頭不向他討？追問之下，這才曉得。

再就像胡掌櫃的，從沒向他討過酒帳，一見他路過，數年如一日的，硬要拉他進來喝兩杯，不等他開口，總是光對他說，替他記上了，慢慢算，壓根兒人家就沒記在帳上，却是他記在心中。

老鏢頭喝了兩杯，那酒館中的酒客，是那相識的，紛紛前來向他恭喜賀喜，他還澆甚麼愁，何況既已接下了鏢，得有多少事要辦，站起身來，拈了一錠黃金，遞給胡掌櫃的，掃了店堂中的酒客一眼，道：「各位，今晚我請客，胡掌櫃，多餘的存在櫃上。」

那胡掌櫃大聲說：「各位聽眞了，黃鏢頭重振聲威，飛虎鏢局從此生意興隆，今兒大家喝的是老鏢頭的喜酒。各位的酒帳，老鏢頭付啦。」

店堂中的酒客登時暴喊出一聲謝來，胡掌櫃却把那錠黃金推回去，說道：「這錠黃金少說換一二百兩銀子，買下我這酒館還有多餘，老鏢頭請客，也不用三五兩，那用這許多，我替老鏢頭記下就是，快收起來。」再又低聲加上一句：「尤其是那錦盒。」

老鏢頭把錦盒揣入懷中，胡掌櫃已取了塊布巾來，替他把五十兩黃金包好了，遞在他手中。

老鏢頭別過大家，昂然走出酒館，應該說是迷迷惑惑，簡直仍像在夢中，但懷中的錦盒，手中的沉沉的黃金，可是眞而不假。

被街頭的涼風一吹，像是從夢中清醒過來，越覺奇異之處太多，那有就麼樣三言兩語，行有行規，手續也不辦，就把這樣貴重之物交他保送的？連收條也不要他寫一張，天下間竟有這樣的事？

不，那姑娘不像是個不懂事的女孩兒，不僅大方，而且眉宇之間，談吐行事，皆流露一股不可言喻的英氣，不像是個少出閨門的閨閣女子，却不又更奇了，既說遠道專程來找他，就不可能不知道飛虎鏢局只剩下了一枝褪了色的破旗，一個空殼，便算有寶刀也已生銹了。

忽然之間，一陣惶恐襲心頭，沒十年也有八年，他越來越消沉，連功夫也擱下了，他如何能當得起這重任，尤其是今日在大庭廣衆之下接下了這鏢，百十隻眼睛有目共睹，此刻怕不已傳遍了整個金陵城，寶物如此價值連城，上京之路迢迢，一旦傳開了去，別說綠林豪客了，便是平時不作沒本錢買賣的江湖武林中人，只怕也會生覬覦之心，想到這裏，登時額上又有了汗。

但他把緩下來的脚步，倏地一踩，既已橫了心，鏢已接了下來，沒身家又沒老小，大不了賠上一條老命，何況此刻也不容他退縮了。

且慢，他這是去那裏？不錯，他得先把黃金存在銀號裏，換上點銀票，帶百十兩銀子在身邊，便是上京也足够用了。然後，當然也要換去身上破舊的衣裳，辦一點行裝，久已不用的刀生銹了，他得去選購一口上好的。

直到黃昏時候，老鏢頭才回轉鏢局，仍然迷迷惑惑，可不是已傳開了，傳遍了金陵城，走在街上，不時有人迎上來向他

恭喜，也遇到三五個舊日的鏢師夥計，却又奇了，反倒沒恭喜他，和他打過招呼，莫不忽忽忙忙地去了，他也不在意。

咦！這是怎說？來去走了幾十年的回家的路，閉着眼他也摸得回家，怎麼今晚倒走岔了，前面燈燭輝煌，大門中人出人進……不，誰說不是他的飛虎鏢局，這街坊，那隣舍，燈光下，飄揚着簇新的飛虎旗，大門外的馬樁上，拴着三匹駿馬！

正駭異迷惑間，驀亦有人叫道：「老鏢頭回來了！」

大門內登時奔出七八個人來，有鏢師，有夥計，鏢師仍是當年的鏢師，夥計仍是當年的舊夥計，像是時光倒流，又復回到了當年風光的時代，一切都是舊時樣。

他瞪大了眼睛，猛可裏在額上拍了兩掌，不，眼前的景象沒消失，這不是幻覺，不是在夢中！

當先走到他跟前來的一個鏢師姓姜，單名一個風字，是當年飛虎鏢局坐第一把交椅，他最得力，論武功亦不在他之下的鏢師，含笑道：「老鏢頭不用猜疑了，是我們得知老鏢頭要重振飛虎鏢局，能回來的，凡是現在金陵城中的，都回來了，老鏢頭快請進去。」

是嗎？半日工夫，人回得來，怎生剝落的粉壁牆也粉刷一新？飄揚的簇新的飛虎旗，可是繡不成的，既不是夢裏，這事大有蹊蹺。

說甚麼黃飛虎也經歷過大風大浪，也辦過大事的人，雖不知是誰主謀，但顯然人家在暗中作了安排，無論如何，這是善意，是要讓他驚喜一下。

嘿！他偏不，雖然又是感激，又是歡喜，反倒不形諸於面了，也像當年一樣，回到鏢局，裏面更是燈燭輝煌，午間仍是空洞洞的房子，而今已擺上了新傢俬，到底屋裏面積大了，天大本事也變不出戲法兒來，半天工夫也來不及粉刷的，但却掛上了錦幔。

老鏢頭心裏打了個哈哈，心說：「這那像是個鏢局，倒像是皇宮府院，豪門的居室。」回頭道：「各位忙了大半日，我也不言謝了，且請各去歇氣。」

「正是，」姜風鏢師道：「老鏢頭也忙了這半日，亦該歇息了，稍後我再去聽老鏢頭吩咐。」

「不錯。」老鏢頭說：「正要請教，暫且別過了。」

老蒼頭跟隨他回到內室，只見床上皆已換過了簇新的被褥，傢俬仍是舊傢俬，但窗上掛上了窗紗，門上垂着錦簾，床頭壁間，皆懸着層次的錦幔，老鏢頭楞了一楞，眼中便噙住了老淚，却回頭對老蒼頭笑道：「好，你也該告訴我啦，這端的是怎麼回事？」

老蒼頭的一雙眼睛睜得不能再大了，說：「今日老鏢頭一出門，姜鏢師就帶了數十人前來，這不是老鏢頭已見到了，豈僅一切煥然一新，簡直更勝當年，我幇不了手，可又不敢問。」

老鏢頭已把錦盒收藏好了，空了多年的銀櫃，而今又沉重起來，道：「好，你去請姜鏢師來。」

「不用請，我不是來了。」

姜鏢師笑盈盈的走進來，道：「老鏢師休怪，我是奉人之命，忠人之事，非是我要瞞你。」

姜風隨說出一番話來。

原來三日前，一位姑娘請他相見。

「一位姑娘！」老鏢頭怔了怔，心下已有些明白了，道：「可是一位年輕貌美的大家閨秀，身邊帶着個青衣侍女？」

「正是。」姜風道：「那姑娘見面就問我，問老鏢頭當年待我等如何？我就說道：『老鏢頭千金仁義，休道對我等了，義之所在，他會把性命交付與從未謀過面之人，眞是義薄雲天，姑娘又何必問。』那姑娘說了一聲好，道：『若老鏢頭重振飛虎鏢局，我等是否願回來跟隨？』我道：『我等無日不在盼望這一天，當年非是我等負義忘恩，捨棄老鏢頭，只不過不願留下成為老鏢頭的負累，只有我們便是有路可走的，亦不願離開金陵，遠離老鏢頭，姑娘也可知大概，』那姑娘便點了點頭，說道：『若我負義忘恩，她也不找我了，』隨交付我一千兩銀票，限我在三日內，連絡鏢局的舊人，今日前來會齊，雇好工匠，買好傢俬陳設，她知道午間老鏢頭必然要出門，要我在一個時辰之內，老鏢頭回轉鏢局之前，佈置完備，昨日晚間，知道我已一切準備妥當，又交付我們前那面飛虎鏢旗，說她不諳女紅，休要見笑，親繡此旗，不過聊表寸心，再又是一叠被褥與各色錦幔，指點我如何懸掛，老鏢頭，那姑娘對鏢局各房各室，簡直瞭如指掌，她分明是一番好意，却又奇怪，請問姓名，她却說久後自知，並再又叮囑我，除了老鏢頭，非不得已才可相告之外，休要對人言及，就是這麼回事，老鏢頭，你不問我，我也要來問你，這位姑娘端的是甚麼人？既助老鏢頭重振飛虎鏢局，為何又不願出面，甚至不願讓老鏢頭你知道？」

「是她！」老鏢頭像是自言自語，點着頭，道：「一定也是她了。」

「那麼，」姜風道：「老鏢頭已見過，其實已認識那姑娘了？」

老鏢頭搖了搖頭，當下把今日之事說了，道：「姜老弟，你想：那有人恁地委託保鏢的，百兩黃金的酬金，你聽說過沒有？保的更是價值連城的奇珍異寶，却又不當面驗過。連收條也不要我簽一張？當時我一時興奮，事後想來，越更覺得事有蹊蹺。」

「而且只憑胡掌櫃的一言。」姜風道：「從未見過老鏢頭的面，且慢，就算她不懂世故，不懂江湖中事，也不懂咱們鏢行規矩，這般價值連城的異寶奇珍，金光閃閃的五十兩黃金，怎麼會在大庭廣衆之中，多兩句也不言語，就在酒館中當衆交付了？」

老鏢頭一拍大腿，道：「唯恐無人知道？」

「顯然就是要衆人知道，衆人親眼見到。」姜風道：「酒館中人客來自四方，這筆大買賣，自也不脛而走，傳遍四海，遠近皆知。」

老鏢頭心中一寒，道：「自從……自從當年我在保定道上受了重傷，寇焰日張，上京師的道路已成了畏途，不用說，不用多日，狼牙山的眼綫便有所聞，這豈不是……豈不是要我去送死，難道那姑娘與

我有仇？」

姜風大笑道：「老鏢頭，我跟隨你多年，只知道受過你的恩惠的，大有人在，咱們雖在刀口子上討飯吃，却從未聽說過你有甚麼仇家。」

老鏢頭說道：「但那姑娘用意却又何在」

「這還有甚麼不明白的。」姜風道：「且不說那盒中寶物了，五十兩黃金，可換多少千兩白銀？這不是再明白不過，用心只有一樁，要讓天下人知道，老鏢頭已重振聲威，飛虎鏢旗再揚於四海，否則怎會不早也不晚，你一出門，就被人家截住了。我瞧老鏢頭所遇的姑娘，和我所遇的是同一人，再不用懷疑了，這一切顯然皆是那姑娘所安排，老鏢頭，却是人家姑娘既是一番好意，咱們倒休辜負了人家，她說久後自知，咱們不怕她不再露面，何必去苦猜疑，不如且說眼前。」

姜風當下取出帳單來，裝修陳設，鏢車馬匹，這三日中已趕辦齊全了。十輛鏢車明日即送到，馬匹暫買了三乘，另有八匹駿馬，日內即可送來，道：「老鏢頭見諒，我自作了主張，用去了四百餘兩，餘下來的五百多兩，已交付帳房。帳房仍是老帳房，昨日被我查訪到了，特地去請回來，聽說老鏢頭重振飛虎鏢局，可把他喜得見牙不見眼，今兒那等得你出門，一早就守在街角了。這帳房忠厚老實、老鏢頭必仍信得過的。」

「有勞你了。」老鏢頭說：「姜老弟，我現下仍如在夢中，方寸亂如麻，一切由你作主。」

姜風道：「鏢師現回來了五位，適才已見過了，尚有七位走鏢在外，一朝回來，不用去邀請，敢信一到即會來歸，趟子手和趕車護車的，連同廚下，共來了三十五人，目下即使接三兩樁買賣，已可應付得來了。」

老鏢頭連聲說好，心下好生感動。

姜風又說道：「舊人來歸，我可接納，凡是當年追隨過老鏢頭，耿耿忠心的，未經稟明，我也可作主邀請，只有一人，姜風斗胆，未得老鏢頭同意，便收留了下來。」

老鏢頭道：「姜老弟，你恁地言語，可就是你的不是了，飛虎鏢局得能重振聲威，我已吐氣揚眉，我已心滿意足，既在老弟你手中重振起來，今後亦要賴老弟你來調度，以往老哥哥與你亦不分彼此，何況我老了……」

姜風忙正容道：「老哥哥寶刀未老，何出此言，却是我想到老哥哥身邊沒有一人供奔走，正苦一時間找到這麼個適當的人，說也湊巧，倒有個後生找上門來，也不知他怎生得到消息，跑來求我收留他，說他先輩受過你的大恩，特來効力，我見他伶俐聰明，亦練過幾年功夫，容貌端正，立即想到老鏢頭身邊沒有一個人來侍候，便把他收容下了，我已經吩咐他明日前來。」

老鏢頭道：「老哥哥肉厚皮粗，生來的勞碌命，要甚麼人來侍候，也罷，老弟你既已留下，倒也……」

是他忽然心中一動，這番懷着暗鏢上京，得有一個跟隨的人，而且一定是個從未吃過鏢行飯的人，否則難保不被認出，也就不再是暗鏢了，反而欲蓋彌彰，既然後生又練過幾年功夫，那就再好不過。

忙改口道：「好好，虧老弟你想得週到，我身邊正需要這麼個人。」

隨有人來請，堂中酒菜已齊備，請老鏢頭出堂，那一晚，眞個是滿堂喜慶，大夥兒吃得飯飽酒足，老鏢頭怒放心花，也放開心下謎團，小大夥兒暢懷歡飲了半夜，直到過了午夜，才醉醺醺地，席終人散去。

第二天一早，那三家金陵的鏢局首次來賀，胡掌櫃約同數十位街坊，亦川流不斷地前來賀喜，一時間，堂中的禮物，堆成了個小山，胡掌櫃送來十罈好酒，更堆滿了大堂的一角。

熱鬧了將近一個時辰，這才把賀客送走了，但朱雀橋邊那威遠鏢局的趙總鏢頭，却留下不走，說道：「黃老鏢頭，我留下來，是要請你帮個忙，誰教你的搶走了我的鏢師，已接下的兩趟限時限刻送到的鏢，我應付不來，誤了人家的時刻，你知道，那是要賠人家銀子的，既然你已搶走了我的人，這兩趟鏢，你不接下來也不行了。」

老鏢頭和姜風交換了一瞥，這有甚麼不明白，人家不過是來替他們錦上添花，小半是眞，多半是好意，讓他們做兩趟買賣，不過是把話說的好聽點。這總鏢頭說起來亦是飛虎鏢局的舊人，早年出去另立了門戶。

明白人家的好意，推辭倒辜負了人家的一片眞誠，何況沒有買賣，不把聲譽建立起來，聲威如何重振？

老鏢頭的老眼又模糊起來了，感謝的拱拱手，趙總鏢頭忙又說道：「今日你們必然大忙，明日起鏢也不遲，老鏢頭不用操心，交付與姜風老弟辦理就是了，我這裏先別過了。」

這趙總鏢頭方走，金陵城中最大的綢緞莊，竟也派人來接洽，有二十輛大車的宮錦，要限時運送到北京，那是宮中使用的宮錦，誤不得時刻的，是以酬金加倍，可不是巧了，金陵數一數二的福生大銀號，亦有二十萬兩銀要送北京城，也派人來接頭。

老鏢頭的心中一陣寒，怎生偏偏都是運北京城的。都得走保定道這條路？那知他遲疑，接是不敢，剛打開大門要重振聲威，拒不接受，豈不是先砸了自己的招牌，正爲難間，那料身後轉出一個少年，竟一口應承下來，而且毫不含糊的答應人家，準於後日一早，幾路鏢同時起運。

黃老鏢頭楞住了，一時張大了咀，說不出話來。

姜風送走來人，轉過身來，呵呵大笑，道：「老鏢頭，別發楞啦。這小哥兒便是昨晚我所說，收留下來侍候你的，你說他不是精乖伶俐麼？來來，小哥兒，快來見過老鏢頭。」

黃老鏢頭沉着臉，驀可裏一跺脚，長嘆一聲，道：「可眞精乖伶俐，可把我害苦了。」

那少年十七八歲，好嫩的面皮，嫩得白中透紅，若不是兩道眉兒粗了些，倒也稱得上俊美，從老鏢頭身側轉了出來，嘅

着咀道：「當眞是好人難做，既是遲早要答應，而且非答應不可，又何必遲疑，倒不如爽快些，咱們飛虎鏢局今晚重振聲威，正要立信立威，沒理由聲威未振，倒先滅自己威風，拒絕人家的，姜鏢師，我說的是也不是？」

姜風呵呵大笑，道：「老鏢頭，說他精乖，可是不假吧，適才你一遲疑，他已把你的心意看透了。」

少年道：「有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躱不過，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那翼人張僚須不是三頭六臂，任他武功了得，不可力敵，難道不能智取。」

姜風眉頭一挑，道：「老鏢頭，你聽了，別瞧他年紀輕輕，胸中竟有謀略。」

少年道：「以往多次鏢車被張僚那賊刼去，武林中人甚至官兵，死傷在他手下的更不計其數，其實那是分則力弱，有道是合則力强，若是謀定而後動，不怕那張僚不手到擒來。老鏢頭，咱們要揚威，首先就要以那翼人張僚的鮮血來祭飛虎旗，那賊子不來阻我去路，咱們也要直搗他的巢穴，踏平狠牙山，而今既有買賣送上門來，咱們豈有先拒不接鏢的。」

姜風一拍大腿，叫道：「當眞是豪氣干雲，好氣慨，老鏢頭，我替你收留下這個小人兒，該不該記首功。」

老鏢頭的老眼越來越亮了，當年他黃飛虎憑手中一把刀，走遍大江南北，北七省名頭也响噹噹，今晚倒輸給這麼個乳臭未乾的小兒郎不成，霍地站起身來，一拍桌子，說了聲：

「好！那翼人張僚不來阻我去路，咱們也要踏平狠牙山！」

密室中的玄機

回到內室，老鏢頭讓兩人坐下了，踱來踱去，目光總不離開那少年。

少年的目光帶着笑意，坐得直直的，胸脯兒挺得好高，那帶笑的目光也在隨着老鏢頭轉。

姜風抿着咀笑，在等待老鏢頭開口。

黃飛虎開口了，目光最後落在姜風臉上，道：「趁早兒說了罷，還有多少事瞞着我的？還有，這小子是誰？姓甚名誰？趙總鏢頭讓出兩趟買賣，我猜，必也是走北道上的鏢，可眞巧得很，二十輛大車的宮錦要限時運送上京。二十萬兩白銀亦不是小數目，福生銀號來得不晚也不早，了不得，小小子，便是你胸中有韜略，可也不能未卜先知，先已成竹在胸，現在，門已關起來，已無外人，趁早兒說了？」

姜風笑道：「老鏢頭，我只得一張咀，你却問得那麼多，教我打那兒說起。」

「說！」老鏢頭哼了一聲，道：「說這一切都是你們事先安排好的，甚至對付那翼人張僚，踏平狠牙山，也早有成算，定下了謀略。」

「是，也不是，」姜風道：「有眞，也有假。說事先有安排，老鏢頭，那你是冤枉了我，倒不如說這小哥兒有見識，早有預見，料事如神。」

「好！」老鏢頭道：「你且一樁樁，一件件，老老實實說來。」

「咱們先說這個小哥兒。」姜風的眉梢揚了揚，說道：「眞個是英雄出少年，否則我也不敢未經稟明，就作出主張，把他收留下來。

「前日他尋到了我，開門見山，說是老鏢頭對他的先人有大恩，也特地爲報老鏢頭的大恩而來，得知重振飛虎鏢局，正是用人之際，情願爲老鏢頭作個小廝，說他學過幾年功夫，老鏢頭走鏢道上，作個馬前的馬童，自信還不會替你丟臉。

「我見他說得懇切，誠懇現於顏色，老鏢頭身邊確也需要有這麼個小廝，便隨口答應了。我正忙碌，忙進忙出，竟沒注意到他跟隨在身邊，身邊人多，幾個老夥計也隨同我忙進忙出，要在一個時辰之內把鏢局粉刷佈置一新，想想得有多少事要忙的，是以把他忽畧，不料我去選購馬匹，他倒比我更在行，打造鏢車也是他提醒我的，而且不斷提醒我缺少了甚麼，不到半日工夫，我已覺得身邊缺少不了他，後來他說有件重要的大事未辦，三兩日要打造百張硬弩，那是來不及，但多雇工匠，打造五十張却可辦得到了。」

「硬弩！」老鏢頭瞪大了的眼睛，從少年面上又轉向姜風。道：「要那麼多硬弩來做甚麼？」

姜風道：「當時我也愕然，嘿！老鏢頭，他說出一番話來，可把我驚得目瞪口呆，不料他小小年紀，對江湖中事竟瞭如指掌，不僅知道那翼人張僚爲禍保定道，令那上京之路成爲畏途，而且對那翼人張僚的出身來歷，武功門派與深淺，簡直清楚之極，倒有多半是我不知的，只怕當今天下，難有人比這小哥兒知道得更淸楚，更多的了。」

黃老鏢頭的老臉越來越紅了，提起這翼人張僚，他如何不怒，當年就是重傷在這張僚的柳葉飛刀之下，令飛虎鏢局威風掃地，從此一落千丈。是以姜風話聲未落，他已怒不可遏，却也驚得大睜圓眼，喝道：「你！你端的是甚麼人？」

少年毫不懼縮，躬身倚立，肅容道：「受過老鏢頭的恩，這恩重如山，先父臨終囑咐諄諄，不能代報老鏢頭的大恩，我便是不孝。」

「令尊何人？你姓甚名誰？」

少年道：「老鏢頭施恩不望報，請問老鏢頭施恩之時可也曾問過受恩者名姓？便是說出，老鏢頭也不會知道，那又何必問。我不得已道出，不過爲釋老鏢頭之疑，收留左右，許我効犬馬之勞。」

姜風道：「便我也多次詢問，這小哥兒也一再說道：若隨便以假名相告，那是對老鏢頭不敬，而道出眞姓名來，對老鏢頭必有連累，若還信得過他的一片眞誠，請老鏢頭賜他一個名字就是了。」

那姜風又肅容道：「經過一日和這小哥兒相處，他這一片眞誠，那是信得過的，他既不願道出眞姓名來，必有難言之隱，倒不可相强了。」

黃飛虎點了點頭，心想：當眞他隨便講個名兒，我又怎分別出眞假，就此也可見眞誠，道：「你不說也罷，且說你要打造硬弩何用？適才你們就有眞也有假，却又怎說？」

姜風道：「趙總鏢頭這來的兩趟買賣，其實是代替老鏢頭接下來的，昨日人家找上威遠鏢局，趙總鏢頭一聽說是走京師

的鏢，可為難了，狠牙山的賊子越來越猖狂，賊勢日大，連官兵也要對他退避三舍，那個翼人張僚簡直不把江湖中人放在眼裏，僅是去歲一年之中，被他刦去的鏢不下十數趟，鏢師以及護車的能逃得性命，那已算是大幸了，現下除了走海路，經渤海，北往天津上岸，再無鏢局敢走保定的鏢了。」

黃飛虎說道：「而你却是替我接了下來？」

姜風道：「鏢是我接下的，主意可是這小哥出的，是他說道，老鏢頭旣已在那面接下京師的鏢，一趟是走，不如索興接多兩趟，只要闖過保定這一關，豈僅飛虎鏢局聲威重振，更揚名天下。

「嘿！老鏢頭，這小哥兒簡直料事如神，他說道：明兒咱們的大門一打開，必然再有兩宗買賣送上門來，而且都是走京師的鏢，他又道：大門第一天重開，買賣上門，是否不敢也得接下來，而且非接不可，否則就不是重振聲威，眞是聲威掃地，倒不如大門不開也罷，而咱們忙些甚麼？不就是重開飛虎鏢局的大門，而且風風光光，大開大門。

「於是，」姜風興奮的滿面紅光，繼續說道：「於是，這小哥兒就說出先前那番話來，說那翼人張僚並非六臂三頭，以往走保定這條道的鏢，鏢所以一再被刦，皆因分則力弱，不知己知彼，未謀定而後動。」

「嘿嘿！」姜風一擺手，不讓老鏢頭開口，繼續說道：「敢情他胸中藏韜略，早有了計謀，說道：而且要堂堂正正，大張旗鼓，浩浩蕩蕩的走，便是那翼人張僚，狠牙山的賊子傾巢而出，管教他有來的，就沒有漏網的，一舉盡殲賊衆。

黃飛虎瞅着少年，滿面的疑惑，却對姜風說道：「你便信了他這個小人兒的言語？」

姜風肅然道：「鏢頭，我信的不是小人兒的言語，信的是他說的大有道理，信他的謀略萬全，簡直不是走鏢，而是行兵佈陣，昨日若然我仍心中存疑，今日我也再不疑惑了，只看他料事如神，今日大門才開，就有兩宗大買賣上門就知道了。」

黃飛虎道：「當眞，小哥兒，你怎生料到那二十輛大車的宮錦，福生銀號的二十萬兩銀要委託我運送上京？」

少年嘻嘻一笑，說道：「有甚麼不曉得的，秋風未起，宮中的九月衣裳便要剪裁，每年這時候，便有二十輛大車的宮錦要運送上京，金陵城中的三家鏢局不敢接鏢，老鏢頭却在昨日，在那大庭廣衆之中，當衆保了那價值連城的異寶奇珍。」

黃老鏢頭心中一動，似已有所悟，而且漸漸雪亮起來，說道：「價值連城，自也價值遠高於那二十輛大車的宮錦，相較之下，那二十萬兩白銀，倒是一筆小數了，而且，不早也不晚，鏢局粉刷一新，簇新的飛虎旗，重又飄揚起來，可是巧得很啊。」

姜風眨眨眼，說道：「若不是恁地，人家今日前來，一見落葉滿階青草長，門前冷落車馬稀，只怕也要却步的，老鏢頭，你何不聽他說下去。」

老鏢頭哼了一聲，道：「而今我不是已騎上馬背，直是已騎上虎背了，還有何說的，不說我已明白，你們這一切，一切都是預先安排下了，不早也不晚，鑽出你這個小廝來。」

少年道：「老鏢頭，是虎背也好，馬背也罷，你這一句，却是說對了，因為後日就要起鏢，不管是明白不明白，也得上路，當務之急，最重要的是，對付那翼人張僚，平平安安，闖過保定道上這一關，從此一帆風順，飛虎鏢旗揚處，任他是誰，人人都得讓路，飛虎鏢車，通行天下無阻。」

當眞這是當務之急，刻不容緩之事，黃飛虎道：「聽你們的口氣……哼！好大的口氣，倒像那橫行保定道十有餘年，連出動官兵，多次圍剿，也莫奈其何，且死傷無數，中原地，江南道，鏢車連年被刦，鏢師死傷在那張僚的柳葉飛刀之下的，已有二三十人，而你，你這個初生之犢的小小子，好大口氣，倒像那張僚的人頭，已是你囊中之物，我倒要聽聽你們又安排了些甚麼，有些什麼韜略。」

少年正色道：「官兵多次出動皆徒勞無功，那是官兵不知己，不知彼。那翼人張僚却眼綫遠佈，對官兵的一舉一動，瞭如指掌，官兵少了，他憑地利，簡直是送羊入虎口，官兵大擧出動，他却早率賊衆，遁入太行山中，太行山山高林密，方圓千里，自是莫奈其何，待得官兵一退，賊衆復又哨聚。中原地，江南道，各處鏢車連年被刦，便也犯了分則力弱的兵家大忌，何況他以逸待勞，先佔地利，要知那翼人張僚雖不是六臂三頭，武功亦非無敵天下，他之勝，勝在他在暗處，保鏢的在明處，且鏢車勢小，他勢大，故他來如狂飈，如何不鏢失人傷。」

黃飛虎道：「看來你對那張僚的虛實，倒瞭如指掌。」

少年道：「不用瞭如指掌，只要反其道而行，我們便能勝算在握。」

姜風道：「老鏢頭，了不得，這小哥兒不但懂兵法，且能佈陣，只要擺出一個一字長蛇陣來，任他張僚六臂三頭，也要束手就擒。」

「一字長蛇陣！」老鏢頭道：「姜老弟，從沒聽你恁地讚過人，看來你對這小子已五體投地了，我倒要聽聽，甚麼長蛇陣，有這麼大的威力。」

少年道：「非是我敢在老鏢頭與姜鏢師兩位前輩面前放肆，實因大敵當前，當仁不敢讓，且待擒下張僚，我再向前輩請罪賠禮，其實說來也簡單之極，一句話，反其道而行，令他先失地利，易主動為被動，佈下這陣，我們便能以逸待勞，我們若能不動如山岳，就不怕他來如狂飈。」

少年隨即說出一番話來，只聽得黃飛虎也色舞眉飛起來，連聲讚好，道：「天機不可洩漏，後日即要起鏢，咱們要加速準備。」

姜風道：「有了裝載宮錦的二十輛大車，威遠鏢局的兩路鏢，又是二十輛鏢車，加上咱們打造的十輛……」

「不，」少年說：「十一輛，姜鏢師奇怪，我私下早已打造了一輛，可昇可降，行車佈陣，自要有中軍主陣，擒下那翼人張僚，少不免要有一輛囚車。」

「哼！」黃飛虎面色一沉，說：「甚麼聲威重振，小小子，却是你這個乳臭未乾的小子，一擧成名天下聞。」

少年噗通一聲，跪倒在老鏢頭面前，懇切道：「張僚那賊就擒之日，亦是小子與老鏢頭緣盡之時，便再不能侍候恩公左右了，天機不可洩漏，自今而後，人前人後，小子只不過是恩公你身邊的小廝而已，若老鏢頭與姜鏢師對人說起，也沒人相信。」

姜風呵呵一笑，黃飛虎慌忙把小哥兒扶了起來。

姜風說：「我等感激還來不及，老鏢頭不過和你說說。」

少年又肅容道：「若不在衆目睽睽之下，老鏢頭親手擒下那賊子，算什麼威風重振，到時兩位自知，非我故弄玄虛，實是時間急迫，何況……」

「天機不可洩漏。」姜風道：「我雖不蠢，若不信你報恩負誠懇切，我也不會恁地聽你擺佈，任你裝神弄鬼了。」回頭再對黃飛虎道：「總之，老鏢頭，你信我，我信他，旣信他懇切眞誠，也就不用去過問他身後是否有人在巧安排，却是老鏢頭尚未賜他一個名兒，一路之上也好個稱呼。」

黃飛虎道：「我早已想好了，其實也不用想，他一身白，就以白為姓，英雄少年，就單名一個英字吧。」

小小子立即跪下一條脚去，道：「白英謝老鏢頭賜名。」

黃飛虎與姜風同是微微一怔：因為黃飛虎賜他姓白，話出口，少年忽然怔了一怔。

這是何故？

淮海初揚威

那是第三日晨早，强勁的晨風吹得五十輛鏢車上的五十面飛虎鏢旗獵獵作响，招展飄揚，一枝彩色斑爛飛虎栩栩如生的大旗，迎風飄捲在車隊中央一輛特高的鏢車上，左右更插有兩面長幡，幡上各有五個老遠便可一眼見到的大字：踏平狠牙山，活捉賊張僚、黃飛虎老鏢頭凜凜威風，高高坐在描金交椅上，身側侍立着背上揹着黃色錦袱的白英，手中捧着一枝紅旗。

「那個玉琢粉粧的小哥兒是誰？」

凡是打車側走過的人，都不禁要問，因為白英不但粉粧玉琢，而且眉宇間，透着一股逼人的英氣。

白英，這名兒取得眞恰當，每逢有人問起，姜風就不由含笑點頭。

恰是太陽昇起的時候，白英把烈火般的紅旗高高擧了起來，左右連展動了三下，然後向前一指，車隊前面的一匹大白馬上，趟子手已高喊一聲：「飛——虎——威——揚。」

於是，轆轆的車聲中，一輛跟着一輛，向前滾動了，終於滙成了轟隆隆震地撼屋巨响。

車隊由秦淮河畔出發，最前面的一輛車子到達朱雀橋，壓尾的一輛不過剛剛開動，五十一輛各式大小鏢車，想想那是多壯觀的場面，多懾人的聲威，姜風騎在一匹棗騮駿馬上，一馬當先，率領的是連夜打造起來的，形狀怪異的十輛鏢車，裝載的是二十萬兩白銀，雖沉重却靈巧，因為每車六個車夫全是彪形大漢，四個護車的亦加了一把力。載運宮錦的二十輛大車居中，威遠鏢局及三才鏢局可以調動的人馬，幾乎全出動了，各牽十輛鏢車壓後，只不過車上飄揚的全是飛虎鏢局的飛虎旗。

本來同行如敵國，這番兩家鏢局都傾巢而出，非為義助黃飛虎重振聲威，而是敵愾同仇，合力同心，打通保定道，掃平狠牙山。

五十一輛大小鏢車，轟轟滾滾，穿城而過，打秦淮河畔出發，出得挹江門，便已是午刻了，先行的伙夫在大江邊的下關埋鍋造好了飯，二十多位鏢師，兩百位護車手，近三百個車夫，一行連五百人，那有這麼大的棧房，能供伙食住宿的，是以自帶伙夫先行造飯，渡過大汀，已是申末酉初時候。日落崦嵫，先行的人已擇好了營地，就在浦口紮了營，圍繞着黃飛虎的鏢車，內圈是二十輛載運宮錦的大車，車頭啣接車尾，外圈是三組鏢車，合共三十輛，姜風率領的十輛銀車在前一字排開，後面威遠與三才鏢局的二十輛大車，作半月形，自後向左右兜捲。

白英在黃飛虎身側，把紅旗連展了三展，姜風與兩家鏢局的總鏢頭，便棄車來到中央那輛主車上，黃飛虎抱拳道：「三位賢弟，有勞了，我等敵愾同仇，老朽有僭，暫施旗令，尚請兩位總鏢頭見諒。」

姜風忙道：「老鏢頭，旣是同仇敵愾，合力克敵，自該當仁不讓，何必客氣，客氣倒見外了。」

兩位總鏢頭連聲稱是，齊道：「自當聽老鏢頭說令，不知有何吩咐。」

白英捧着令字旗，移前半步，道：「各位請看，這般佈陣，賊寇入我陣來，是否便已陷我陣中，管教賊寇有進得來的，便沒出得去的。」

隨對姜風道：「姜鏢頭請看，待得賊衆入了車陣，你那車隊便向後合圍，封閉左右兩門戶。」

姜風興奮之極，道：「門戶一閉，萬弩齊發，妙極，妙極。」

「果然妙極，」威遠鏢局趙總鏢頭亦色舞眉飛，道：「眞虧你們想得到，車夫退到車後，弓弩手有護板掩護，賊不能傷我，我却可賊近發弩，弩不虛發，狠牙山的賊衆不過數百人，便傾巢而出，也管教他有來的，就沒能逃得性命的。」

黃飛虎捋鬚揚眉，說道：「只是老朽尚有僭越的，那翼人張僚，却不是車陣能陷得了他的，各位回去吩咐各鏢師，不可輕敵，任由他來去，自有老朽對付，嘿嘿嘿！」

姜風眼望着白英，道：「好主意，那張僚一見小白英背上的黃色錦袱，便知價值連城的奇珍所在了，還怕他去找別人麼，却是老鏢頭與小白英不可輕敵。」

黃飛虎輕皺了一下眉頭，眼望白英，白英道：「姜鏢師請放心，若少了老鏢頭一根毫毛，我以性命賠上，老鏢頭寶刀不老，必能活擒那賊張僚，只是有一樁，各位請看，我們這般大陣仗，引來多少人圍觀。」

如何不是，那浦口雖在江北岸，不過是渡口，人烟亦稠密，引來遠遠圍觀的人

，何祇百數。

白英道：「各位能說其中沒賊人的眼綫麼，是以我們得實實虛虛，排陣而不演陣，尤其是弓弩手，要善自掩藏，若被賊人得知車上暗藏着百張硬弩，恐就不易上當了。」

姜風心中一動，道：「且慢，各車上用鐵環扣着的護板，可是一眼可見，難道不怕賊寇生疑？」

白英笑道：「待一會，把放下的護板支撐起來，便成了護車手及車夫的臥床時，任誰亦不會生疑了，天色已不早，請回車隊，雖然相距賊巢尚遠，但巡更守夜，亦是疏忽不得的。」

三位鏢頭都連聲稱是，黃飛虎再拱手稱謝，送走了三人。

當眞設計得巧妙之極，姜風道：「怎麼多年走鏢，竟從未想到。」

把捲在車頂上的布篷展開來，遮蓋着車邊支撐開來的護板，不但有了床，而且能遮風雨。而車兩傍各有五名車夫及護車手睡臥，還有能比這般更嚴密的防守麼。

當眞妙極，炎夏天氣，比起擠在客棧中汗臭薰天，燠熱不眠，空氣清新又涼爽，當那護車的木板支撐起來，護車手與車夫莫不齊聲歡呼，喜地歡天。

姜風得意洋洋，道：「老鏢頭，你說，我該不該記首功。」

黃飛虎若然先前仍有疑惑，現在也絲毫不疑了，呵呵笑道：「該記首功，只可惜，是人家找上你來，姜老弟，說句眞話，現下我已再不疑心不能掃平狠牙山的賊衆，活捉那翼人張僚了，却對那小小子越更生疑。」

「你是疑他……你仍然不信任他是一片好意，爲報恩而來？」

「不是。」黃飛虎道：「說甚麼他也還是個小小子，只看這扣在車上的護板，雖然不能再簡單了，却又是何等匠心獨具，令人激賞，更不要說車陣宛若鐵壁銅牆，不，該說更甚於鐵壁銅牆，若一定要說是，那也是活的銅牆鐵壁。」

姜風把頭直點，說道：「我也疑心，任他英雄出少年，也不能恁地指揮若定，我想，這小小子身後一定另有高明。」

黃飛虎突然咦了一聲，道：「姜老弟，白英這小小子怎生好一陣不見人呢？」

「我不也在瞧麼？」姜風道：「我也奇怪怎麼不見人，他一身白衣，各車隊營火明亮，任他去到何處，老遠也就該見到的。」

「我不是在這裏啦。」

姜風話聲甫落，車傍已閃出白英來，笑嘻嘻說道：「果然我猜得不錯，那些遠遠瞧熱鬧的人羣中，狠牙山派來的眼綫還不只一個，若我猜得不錯，只怕賊子已把勢力伸張到江南來了，這左近必有其分舵，否則，任他張僚號稱翼人，能飛天，也不能在三數日間得知建康城中的動靜。」

黃飛虎與姜風登時心頭一震，白英却仍嘻嘻笑道：「恭喜老鏢頭，咱們鏢局要重振聲威，不料才出建康，便已立萬揚威了。」

黃飛虎道：「我不明白，如何揚威立萬？」

白英道：「要立威，先要示之以弱，那分舵初立不久，必然好大喜功，示之以弱便能誘其來犯，嘿嘿！老鏢頭，姜鏢師，若然來一個，殺一個，不死的也被咱們活捉，一路示衆而上，把賊衆送交地方官府，豈不是立威又揚了威。」

姜風道：「果然聽說安徽境內，徐州左近，近來有些道路不靖，只道是小毛賊滋擾客商，聽你這麼一說，必是狠牙山的分舵了，但我們恁地聲勢，人多勢大，一個初立的分舵，豈敢來犯？」

白英道：「故爾要示之以弱了，適才我已遍諭各車隊，不用再派出巡更守夜，說道：「各位辛苦，只管睡大覺，姜鏢師，賊寇不來犯則已，來必刦你那車隊的鏢，因爲白銀總强過宮錦，雖然重些，搬運起來也較靈活省事。」

姜風一挑眉，道：「好哇，咱們就拿那分舵來立萬揚威。」

白英道：「打明兒起，咱們先變陣，你仍然打前走，不過隨後的車輛落後遠些，夜晚住宿紮營，亦復如是。」

姜風道：「好，小小子，我明白你的用意，就這麼辦，而且無論行走在路上，抑或夜晚紮營，銀車也要零落不整，讓賊子覺得易於下手。」

白英道：「咱們試來想一想，若咱們是賊，目標是刦你那車隊的白銀，會如何下手？是不是先要在後車隊中做些手脚，轉移我們的注意力，前隊調派人手去增援後面車隊？」

「於是，」姜風道：「他們雖然人手不多，刦我那車隊就容易了。」

「正是，」白英道：「賊子不來則已，來必如此。不過你和老鏢頭且放寬懷抱，不待過了蚌埠，賊子是不會動手的，殺鷄焉用牛刀，此事只能你知我知，休讓人人皆知，待得賊子一網成擒，士氣倒更大振了，也令大伙兒信心大增。」

黃飛虎道：「好，但願皆如你所料，小小子，我眞不信你料賊如神。」

白英嘻嘻一笑，說道：「咱們走着瞧，不出三五日，便有分曉。不過麼，老鏢頭，事後你要承担，說這一切全是你的調度。」

「慚愧……」

白英道：「成大事業，建大功業的人，是否全是他親自動手的，不論是姜鏢師還是我立功，可全是衝着老鏢頭你來的，而且也還得老鏢頭到時主持大局，調將遣兵，你慚愧甚麼？」

姜風道：「說的是，老鏢頭以仁義待人，人家也以仁義回報，爲你賣命，正是，這事暫不宜宣揚，休先亂了軍心。」

飯後已是初更時候，白英隨侍在老鏢頭身側，前後巡視了一遍，果然營火零落，沒一個守夜巡更之人，辛苦了一日的車夫與護車手，鼻息咻咻，在風爽夜微凉中，睡得好生香甜。當眞遠勝住店過夜。尤其是在這炎夏餘威仍在時候。

一連五日無話，這一日，穿城過了蚌埠，似這般聲威，別說是蚌埠了，便是通都大邑，亦是罕曾見，如何不引來萬人空巷。

白英侍立在黃飛虎身側，黃飛虎巍然坐在那輛車隊中高高的鏢車上，好生威嚴，小白英手抱令字紅旗，玉琢粉粧，更引

得圍觀的人連聲讚嘆。

趙子手高喊着飛虎威揚，一個字一個字地拖長了來叫，聲沉嘹亮，數十步後，才是姜風騎在駿馬上，領着車隊一馬當先，車隊兩側，又是二十多位鏢師，騎着馬，前後護行。車隊過處，再寬闊的街道，亦途爲之塞，想想那是多大的陣仗。

先頭早一個時辰出發的一位鏢師和兩個趟子手，及二十個伙夫，早在城外找好了駐紮車隊的地點，伙夫亦已埋鍋造好了飯。

白英跳下車，趕往前隊，向姜風一招手，姜風跟隨着他，上了一個山崗，白英一指，道：「兩山環抱，地勢確好，只是地方狹窄了些，姜鏢師，你何不把你那十輛鏢車駛出山口。」

白英連使眼色，姜風便已明白了，道：「好，那河邊便是好地方，淮河水，順流而下，一夜之間，便可隱沒於洪澤湖，當眞是最佳出沒之地。」隨低聲道：「你猜賊子們準於今夜動手麼？」

白英手指何處可紮營，道：「留下與蘆葦岸一箭之地，要仍像與以往夜晚一樣，不用派出守夜巡更，最緊要的是：吩咐所有人等，無論聽到任何响動，都要有如不見不聞一般，吩咐大夥兒，只管睡他們的大覺。」

姜風已對白英千信萬信，見他如此調度，便也不多問，即刻趕回，吩咐已停下的鏢車，駛出山口，停在蘆葦岸邊。不用白英吩咐，他也明白，對後面的大隊鏢車密而不宣。

待得白英已不在跟前，眼看着自己的十輛鏢車，與大隊相隔了幾乎有半里之遙，而且還隔着一個山口，一旦有事，便無法互相呼應，若賊寇大舉而來，實是勢單力孤，才不禁心生疑慮，心下打起鼓來。

直到初更時候，車夫與護車手皆已就寢了，姜風仍不安地在車前車後打轉，四個鏢師可也是老江湖，先見車隊分隔開來紮營，已然生疑，現見姜風不安之色，便知今晚必有事故，便也暗作準備。

好不容易盼到白英蹽了過來，白英却嘻嘻笑道：「姜鏢師，敢情你還是個雅人，可惜，今晚淸風，無明月，夜黑風也高了些。」

姜風近身說道：「我已快急死了，你倒來打趣，你是端的怎生安排？怎倒吩咐大夥兒睡大覺？只道你會調來弓弩手四處埋伏，來個裏應外合，那知全然不是。」

白英低聲笑道：「不但吩咐大夥兒睡大覺，我這番前來，亦要請姜鏢師你去睡大覺，你不瞧，你這麼不安地轉來轉去，令那四位鏢師亦吊胆提心的，也都不敢睡了。」

姜風道：「你既認爲賊寇今晚必來，必有所聞，我越想也越覺有理，賊人得手後由水路遁走，沒有再比這裏更好的所在了。而又近着蚌埠，賊子們想來，我們也不必疏於防範。」

白英道：「了不得，姜鏢師，你可也料賊如神，不怪人家稱你小諸葛了。」

姜風咳了一聲，道：「你還打趣我，但你却毫不戒備，令我大惑不解，而且吊胆提心。你不說個明白，教我如何能安得下心來。」

白英道：「我不是早說過了，殺鷄焉用牛刀，尤其是那百張硬弩，乃是專爲對付狠牙的賊子而打造的，若對付這點小賊也用上了，豈不讓張僚那賊子知我虛實？因小而失大？」

姜風道：「端的你有何應敵之策？」

白英道：「再簡單不過，不用勞動大家，便算姜鏢師你也不敢勞動大駕，今晚管敎他們來兩個，活捉一雙，姜鏢師你若有興緻，作壁上觀，不待老鏢頭出聲呼喚，也不要現身，我可要暫且別過了。」

白英總是笑嘻嘻，笑得姜風心下有些兒惱，本想再留住他問過詳細，却又怕被人聽到，只有眼巴巴望着白英去了。

但繼而心中一想：早已懷疑這小小子背後有人，僅這小小子已莫測高深，背後之人也必了得，倒不如眞如他所說，且睡他一大覺。

姜鏢師見四個鏢師也仍勁裝不眠，心想：「若說今晚我置身事外，賊人大舉而來刦鏢，我亦不聞不問，我這臉該往那兒放。」

當下蹽到四個鏢師身側，低聲說道：「四位必已瞧出有些不對勁了？不瞞你們說，只不過一些小毛賊，不知天高地厚，妄想捋虎鬚，若驚動了大家，倒小題大做了，明兒還要趕路，只管放心睡大覺，便有驚動，也只可守護鏢車，不勞各位動手了。」

四人聽姜風一說，旣知已有萬全的安排，便也放了心，雖也各自回去車上睡下了，却把兵刄放在順手邊，和衣而臥。

姜風像是貪圖凉快，躺到當先一輛鏢車頂上。嘿嘿！倒要瞧瞧白英這小小子的神機妙算靈是不靈，如何擒賊，不是一個兩個，而是大夥賊衆。

那知過了半夜，他的眼睛睜了半夜，河畔風在吹，草在動，過了半夜，反倒風微微，連蘆葦也不拂動了，那有甚麼賊踪，睜了大半夜的眼睛也倦了，竟沉沉睡了去。

不知睡了多久，驀聽一聲大吼，是黃飛虎老鏢頭的聲音，叫道：「各位，該起身了，姜老弟，有勞你來收拾。」

敢情天色已黎明了，只不過河邊有霧，姜風一躍下車，四個鏢師尚未趕來，黃飛虎已低聲道：「那黃巾裹頭的便是賊首，你去縛了他，休要多問，我也是剛剛趕到。咱們雖是因人成事，但顏面攸關。」

姜風會意，只見蘆葦岸邊，七橫八竪地躺着近十個賊子，當先一人頭裹黃巾，奔前一看，才知蘆葦中，亦不下十多個賊子，橫倒在地，把蘆葦壓平了一大片，顯然蘆葦深處，亦橫着一些賊子。

姜風慌忙去把頭裹黃巾的賊首綁了，這時大夥兒也都驚醒了，紛紛搶來，也才見到白英慌忙帶着十數位護車手趕來，大家一齊動手，就把賊人的腰帶解下，把賊子綁了起來。

說也奇怪，賊子們橫倒在地，分明是被人點了穴道，沒一個賊子帶傷的，但待被綁，並未解穴，却又都能活動了。眞把姜風驚駭得目瞪口呆，也就不怪這麼多賊子橫倒在地，連他睡在車頂亦未驚醒了，却也不見制服賊子之人，武功簡直已出神入化。

黃飛虎站在高處，刀隱肘後，旭日未昇，朝霞初現，映得他雙目烱烱生輝，江上晨風吹得他衣袂飄飄，昂然而立，眞個老英雄凜凜威風，令人肅然生敬。

姜風指揮護車手把綁上的賊子一字兒排列起來，一數，恰是三十人。却見白英從蘆葦中鑽了出來，叫道：「裏面還有五個賊子，江灣還有三隻賊船，請老鏢頭發落。」

黃飛虎道：「今日大夥兒休息一日，姜賢弟，有勞你把賊衆押進城去，每輛車派出一名護車手，一人押送一個賊子，你率十五名護車手，前後照應。這事非你去辦不可，我知你與蚌埠城中的守備有些交情。」

待得把蘆葦中的五個賊子也綁了來，浩浩蕩蕩上了路，那太陽已高高昇起來了，威遠鏢局與三才鏢師聽說有賊，雖聞巳盡被擒下，却仍不敢遠離車隊，這原是黃飛虎出發前早定的策略，無論何路車隊有賊來犯，未得號令，都不許遠離各自的車隊，自己先亂了車隊的陣脚，必待紅旗展動，始能派出事先指定了職司的鏢師增援。這一陣工夫，既未聞銅鑼傳警，天未大明亦不見燈號，現已天光大亮，紅旗亦不見打出旗號。兩家鏢局的鏢頭鏢師，正惶惑狐疑，倒先見到姜風浩浩蕩蕩，押着賊子打車隊前經過。那中路與後隊四十輛鏢車的近四百名護車與車夫，登時發出連聲歡呼，更兼已傳下黃飛虎的令來，今日大隊休息一日，如何不歡聲雷動。

兩家鏢局的總鏢頭同屬後隊而分左右，車隊本相連接，此刻連同兩家鏢局的鏢師，十數人不自覺聚在一起了，大夥兒七嘴八舌，莫不駭然稱奇。

一個道：「黃老鏢頭豈僅寶刀未老，簡直更勝當年。簡直不動聲色，便把數十名賊子擒下了。」

「各位，」一個說：「你們覺得奇怪不？擒下賊子不奇，竟不見有一個帶傷的，簡直像賊子送上門來束手就縛？」

威遠鏢局的趙總鏢頭，對三才鏢局的總鏢頭說道：「你不覺得打從一開始，就無不令人迷惑麼？就是我這些日和你提起的。」

三才的總鏢頭道：「暗中有高手相助？我若昨兒還不信，今兒也不由不信了，三十多個賊子一網成擒，而且毫不動聲色，不錯，黃老鏢頭威武不減當年，若無人暗中相助，也是辦不到的事。」

「而且暗中這人武功高深莫測，哈哈哈……」

「你笑甚麼？」

趙總鏢頭笑道：「你猜怎麼來着，我竟對黃老鏢頭身邊那個名叫白英的小小子，一開始就有些疑心。這一路行來越瞧就越疑心，總覺是這小小子在暗中主持一切，表面上是那白英小子在傳老鏢頭的號令。其實連同姜風，也聽令於那小小子。」

「但這甚麼可能？」

「是呀！怎麼可能？」趙總鏢頭說：「他不過還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小子。」

翼人張僚

整個蚌埠城都轟動了，姜風率領五十名護車手，一個個雄糾糾，氣昂昂，押着三十五名被縛的賊子，浩浩蕩蕩，打從北門入城，穿城而過，一直押到近南門邊的守備衙門，如何不把整個蚌埠城都轟動了，而且守備衙門亦早得姜風派人先行知會，也派出大隊官兵，在街上接住了。賊是鏢局的人擒下的，將來論功，可歸這守備和縣太爺，是以不但守備親自來迎，縣衙門中也喜氣洋洋，趕快派人備辦豬羊酒禮，慰勞鏢局人等。

姜風在馬上暗自點頭，明白甚麼叫立萬、揚威。

「嘿！果然威風得意。」他想：「騎在高頭駿馬上，守備老爺親自來迎，三十五個賊子一擧成擒，未曾走漏一個。今兒後飛虎鏢旗到處，瞧誰敢不讓路。嘿嘿！不用說，一傳十，十傳百，江南傳中原，北五省必也不久就傳開了。」

把擒來的賊子交割了，回程中，姜風却只想着小小子白英。

「就算他武功了得，也不能一下子擒下三十五個賊子？」他想：「除非是同一時候，同時被人打中穴道，否則，不可能連一個賊子也不吭一聲的，只要有一個賊子吭出聲來，我睡在車頂上，不可能不被驚醒。」

他肯定相信，小小子身後不僅有能人，而且還不祇一個。哈哈！那麼，不要說一個翼人張僚了，再多兩個，又有何懼。

姜風一高興，身上披着守備替他披的紅綢，前面有守備衙門派出的一隊官兵開道，他並不覺得光采，却是想到小小子白英，和白英身後的能人，就不由他不高興，飛虎鏢局從此聲威重振，他却是第一個大大的功臣。

守備衙門的官兵送出了城，才別過姜風回轉，他這裏回到車隊紮營之處。只聽歡聲雷動，原來縣衙門慰勞的豬羊綵禮已送到了。

趙總鏢頭首先迎上來，道：「好哇，姜賢弟，敢情個眞人不露相，人不知，鬼不覺，一下子就擒住了三十多個賊子。」

姜風道：「慚愧，總鏢頭，我要有這般能耐，也早不吃這口飯了。」

趙總鏢頭道：「我明白，但你第一個擒住那賊頭兒，可是有目共睹，你不聽聽，誰不讚你英雄了得。」

姜風忽然想起白英的一句話，低聲道：「總鏢頭，我只能說一句話：久後自知，其中原委，此時也不能說明，甚至有些事，連我也不明白。」

姜風趕過去向黃飛虎報告經過，道：「敢情這夥賊子近兩月來，淮河一帶出沒，官兵奈何不得，是以府裏也出了賞銀，那守備說，待把賞銀領下，它要親自送來，並向老鏢頭道謝，嘿嘿！」

姜風瞧了侍立在黃飛虎身側的小白英一眼，說道：「咱們這番不但揚了威，而且爲地方，爲商旅除了大害！只是……只是……」且慢，會不會被人聽了去？

「有一句話，我知你在心頭鱉了好久。」白英道：「你沒瞧，大夥兒有多高興，誰來理會咱們，你想問，三十多個賊子被擒，怎生竟沒一人吭一聲的。」

「小小子，你是個鬼靈精，連我心中想甚麼，也瞞不過你。」

「當眞，」黃飛虎道：「我也鱉了好

半天，趁面前無他人，你趁早說了。」

白英嘻嘻一笑，目送着一隻飛翔在小樹叢上的蜻蜓，說道：「把那蜻蜓打落來，却又不傷牠的小生命，你們說，辦不辦得到？說穿了，一個小錢也不值，不過是小孩兒的小玩意。」

只見他從衣袋裏掏出一把炒豆來，鄉下人家炒來作小孩兒的零食，又香又脆。一路之上，小白英閒着無聊，就丟幾顆在咀裏嚼，黃飛虎還笑話他說：任你胸中有韜略，也仍是個小小子。」

白英早一揚手，只見那蜻蜓擺擺搖搖，撞落下地。但只一會工夫，跳了兩跳，又振翼飛了起來。

「你們瞧見了吧？」白英笑嘻嘻說道：「日久熟能生巧，別的本事我沒有，閉人的穴道，我却最拿手，只要把閉住了穴道的人搬動兩三下，那穴道就活了。而豆兒小，尤其是在曠野裏，打出去連破空聲也沒有，尤其是賊子們全神貫注在那鏢車上。」

黃飛虎成名了多年，打穴點穴功夫便不精，也內行，姜風是坐第一把交椅的鏢師，武功亦不等閒，如何會不懂，兩人對望了一眼，各自心驚。要知那時天色未明，祇這點穴功夫，已非等閒，何況豆小風勁，勁道小了，那能閉得住賊子的穴道，除非用勁已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更何況連打三十多個賊子的穴道，竟無一次失手的。

姜風道：「我且不問你這些，只問你！怎麼同一時刻打中三十多個賊子穴道。簡直邪門。」

白英道：「誰說同時，你忘啦，那時夜黑風高，賊子們又是一個從蘆葦中溜出來，出來一個，我打一個，出來兩個，我打一雙，何況我也隱藏在蘆葦中，待得後面的人警覺時，已着我的道兒了，既然無聲無息，那在蘆葦深處的簡直就毫無警覺時，已被我放倒了。其實，嘻嘻，其實就這麼簡單。」

聽他一說，當眞又覺合情合理，恰有人來報，守備衙門，送來美酒十罈。說是城中鄉紳相託轉送的。可不是又聽得陣陣歡呼。

黃飛虎道：「可見這夥賊子在此間出沒雖然不久，爲害却不淺，否則地方鄉紳豈會以美酒饋贈，好，今日既然休息一日，士氣亦已大振，信心必增强了，便讓大家共同一醉。」

白英道：「正該如此，便是還有漏網之賊，也喪胆了。」

「若我猜的不錯，」姜風道：「留下一個賊子去狠牙山，報與張僚大王知道，你這個鬼精靈不會想不到的，嘿嘿，威是立了，揚了，只是，就再不能示人以弱了，是不是？」

「用兵之道，」白英說：「原是要因時因地而制宜的，不能再示人以弱，那就何妨示人以驕，驕兵必敗，這句話自然聽說過，兵驕自然失了防範，給人以可乘之機，不也同樣是示人以弱。」

說得姜風啞口無言，可也把小白英佩服得五體投地，道：「罷了，看來沒有難得倒你的，我只有一言，你說久後自知，可還記得？」

「如何不記得。」

姜風說道：「究竟要多久，才是久後呢？」

白英跑了開去，笑道：「快到一年半載，也許三五年後，你耐着性兒等啦。」

只一溜烟，已鑽入人叢中不見了。

小白英常常如此的，有時說着說着，忽然跑走了，好半天才又回到黃飛虎身邊。有兩晚，黃飛虎留了神，小白英竟然整夜不知去向，待得他倦了，闔了闔眼，睜開眼來，却又見小白英睡在護板上，香夢沉沉，倒像是壓根兒就沒離開過。

這一日，大夥兒興高彩烈，寬懷暢飲了一天，反是黃飛虎和姜風不敢盡量。姜風率領的十輛鏢車，早已推進山口，與大夥兒會合在一起了，他可不敢大意，把鏢車圍出車陣來，只留下兩道門戶出入。暗暗知會各隊鏢師，夜晚仍得小心在意。

歇了一日，第二天上路，大夥兒精神百倍，那小白英不用尋找，是該起程的時候了，準又侍立在黃飛虎身側，經過這次小白英獨力擒羣賊，黃飛虎已知小白英該來的時候，自會出現，去必有故，是以多一句也不問了。

一連多日，都無一些兒風吹草動，沿途倒有鏢行中人來拜會，那自是飛虎鏢局已威名遠播之故，尤其是山東一帶，黃飛虎的故舊好友，幾乎到處皆有，那鏢行中人自狠牙山賊寇猖獗，多年來斷了這一路的衣食，一見飛虎鏢旗旁的兩面長幡，知是此行是專爲翼人張僚而來，莫不擦掌磨拳，都以敵愾同仇爲理由，要派人隨行相助，黃飛虎却盡皆辭謝了，說道：「各位請放心，若無必勝把握，也不敢公然挑戰了。」

話雖如此，一過了德州漸漸進了保定府地界，黃飛虎便不安起來，那姜風和威遠三才兩家鏢局，一共二十多位鏢師，那不安也日益加劇，說甚麼翼人張僚的名頭大了，這十多年來，被刼的鏢，南七北五省，簡直各省皆有，鏢師死傷在那張僚手中的已不計其數，甚至有的連張僚的眞面目亦有未看清，便已死傷在其手中的。

「活捉賊張僚？嘿！張僚號稱翼人來去如飛，當眞能夠活捉得了那賊子？」

小白英看得出來，各鏢師疑慮日增，那是進入河北地界的第三晚，車隊紮營在一個小山崗側，白英在晚霞滿天的時候，展動紅旗，把二十多位鏢師召集到山崗上來。

黃飛虎道：「小小子，你要我對他們說些甚麼？」

白英道：「待會大夥兒來到，老鏢頭你就說道，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那賊張僚的出身來歷，以及武功門派，這個小子知道得最是清楚不過，各位且聽他說來。其實，那張僚非是三頭六臂。」

黃飛虎道：「好，便是我所知亦不多，雖曾和他過招，且重傷在賊子刀下，說來慚愧，簡直連他的武功門派亦未能看得出來。」

不大工夫，二十多位鏢師都來到了，黃飛虎道：「這紅旗的旗語，經過這一個多月的演練，大家已盡皆熟悉，只是賊人來襲，紅旗示警，却從未演練過，各位可還記得？」

趙總鏢頭道：「自然記得，令字紅旗向空中連拋三下，再疾展倏收，即是示意賊人大舉來襲，命大家各就各位，放下護板。」

白英道：「好，更要有勞各位，回去吩咐硬弩手，賊人若未近至十步之內，不許放射弩箭，必要弩不虛發，在旁的護車手專責添補弩箭，每車兩張勁弩，各百支弩箭，隨賊轉移，我們的人不許露面，則我暗敵明，賊人一有傷亡，便生疑懼，自不敢撲近車來，車伕皆要靜臥在車底，不待鑼聲響，不鳴金，不許出來。」

趙總鏢頭道：「我等已演練多次，誰不怕死，鑼聲不响，誰敢露面。」

黃飛虎道：「好，但我看得出來，那張僚在保定道上橫行多年，連官兵都奈何他不得，有關那張僚的虛實，只怕各位所知不多，我這個小哥兒却知之甚詳。」

一提起翼人張僚，登時便無人出聲了，當眞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有那被刦的鏢車，逃得性命的人，爲了顏面攸關，不免都給那張僚加些神乎其技的渲染傳說，這個加一點，那個再加一些，自也把那張僚神化了，簡直翼人張僚一出現，令人連他的眞面目尚未看淸，便已不死便傷。

白英見鏢師中多半都低下了頭去，面有懼色，不由哼了一聲，鄙夷道：「我不怕賊，賊必怕我，這句話，各位必然懂得，其實，那張僚亦非……」

「亦非六臂三頭。」黃飛虎一掀濃眉，目中射出懾人的光芒，提起張僚，怒火便在心中燒，屈辱之生，不如烈烈轟轟而死，現下已來到保定道上，賊張僚隨時隨刻都會出現，要怕，也來不及了，他是車隊之首，怎可不顯點氣慨來，昂然道：「其實，傳說全被渲染誇大了，這小子最是清楚不過。各位且聽他說來。」

趙總鏢頭說道：「聽說他能够飛天，能在人頭上，樹梢之間飛翔，不知確也不確？」

白英嘻嘻一笑，道：「總鏢頭，你上當了，那有血肉之軀能飛翔的，那張僚輕功過人，那是不假，更兼他兩臂之下，衣袖與腰間，縫上了一塊生絲製成的網膜，張開來有如羽翼，騰躍比人更高更遠些，那是不假，但也不過三數丈而已，由高處向下滑行，可遠達四五丈，確也能辦得到，他從屋頂和樹梢上下滑飛翔，看來有如脅生雙翼一般，是以人稱翼人，嘿嘿！不瞞各位，那張僚便靠這點障眼法兒騙人，其實，武功並無過人之處。只是驀地裏似是從天而降，令不知者心神震懾，便是所謂先聲奪人，一時間令人駭然而手脚無措，是以他一出手，便着了他的道兒。」

趙總鏢頭道：「原來如此，這麼說，他必只能由高處下滑，才倍遠於人，平地騰躍，也與人無異。」

白英道：「正是，以往他每次現身，不論刦鏢或與官兵對敵，皆在林中，他先居高臨下，是以都上他的當了，若無林樹，無房屋，無高崖，在平地之上，他就無所施其技了。」

趙總鏢頭恍然大悟，道：「我明白了，不怪車隊紮營列陣，皆在空曠之地。」

白英道：「空曠之地，翼人便有翼亦如無翼，再不能騙人駭人了，他只能在鏢車上騰躍，嘿嘿！各位，各位便該知道，我爲何多備强弩了。」

「翼人無翼，反倒成了弩把子，哈哈哈！」

各人皆眉飛色舞。姜風站了起來，說道：「翼人張僚這名兒，這回可就得改一改了……」

竟有幾位鏢師異口同聲，說：「刺蝟張僚，妙極，哈哈，一筒弩箭便有十支，百張弩，就是千支弩箭……」

有人叫道：「且慢，慝地時，咱們這幡上，也得把字兒改一改，翼人張僚成了刺蝟張僚，怎能還說是活捉賊張僚？」

白英見大夥兒已經信心百倍，倒像那張僚已成了刺蝟一般，這才說道：「不，張僚不能變成刺蝟，那弩箭乃是用以對付狼牙山的賊衆，張僚仍是要活捉的。」

大夥兒都怔住了，張大了的咀，都說不出話來。

白英道：「不錯，翼人雖然沒了翼，但那五口柳葉飛刀，仍能取人性命於二十步之處，手中的一把柳葉長刀，疾快如電閃……」

黃飛虎心頭一寒，道：「小哥兒，那麼，你仍然輕敵？那日在蚌埠，曾聽你說過，驕兵必敗，是不是？」

「是呀！」白英道：「老鏢頭，但咱們可不是驕兵而是嚴陣以待，致於那賊張僚，可也沒絲毫輕視他，否則咱們也不用費這麼大的勁了，老鏢頭，你想是不是，不，你來說說吧，老鏢師，我知道你是有話說。」

姜風道：「我明白了，活捉賊張僚，小哥兒，你另有計較，那賊子一現身，便也有人現出身來。」

白英嘻嘻笑道：「我就知瞞不過姜鏢師你，正是如此，故爾今日我要知會大家，賊衆大舉來襲之時，各位只可各守崗位，狼牙山的賊衆不下三百多人，這番前來必傾巢而出，有嘍囉，也有頭目，咱們只准兵對兵，將對將，若有賊頭兒想逃的，才可現身擒拿，請大家不可與張僚對敵，甚至不可阻他來路，任由他來去。」

黃飛虎道：「說得是，各位，我也不怕丟臉，更非滅自家威風，我和那張僚當年只走得十多招，便已重傷在他柳葉刀下了，非是說各位不如我，但咱們實非其敵，强與爲敵，不過徒增死傷。」

白英道：「令字紅旗示警之後，車陣中除了老鏢頭，與我在中央那輛鏢車上外，不得有一人現出身來，暫時有屈各位，亦要隱在護板後，那賊張僚見我身揹黃色錦袱，已知價値連城的異寶所在，必直撲主車而來，不阻其去路，他也無暇與各位爲敵，待他飛身上了主車，那時各位始可露面，各位，若然大家依計而行。我敢保證，咱們的人，絕不會有一個傷亡的，管敎賊衆不死必傷，沒一個漏網的，那賊張僚只要一脚踏上主車，必被活生生擒獲，那時候，哈哈，咱們不但揚威天下，便連京城亦爲之震動，說不定還要賞黃金萬兩，封萬戶侯。」

只聽得各人色舞眉飛，姜風道：「各位只管放心，天機不可洩漏，有話，等掃平了狼牙山，那時再問也不遲，小哥兒，我說的是不是？」

白英噗嗤一聲，笑道：「那時，大家已親見目睹，也無話可問了。」

趙總鏢頭道：「且慢，小兄弟，還有一些話，你似乎仍然說漏了，那狼牙山的的賊子若夜晚來襲，可看不見旗號，燈號與銅鑼，是否要替代旗號？」

白英道：「問得好，但我沒有說漏，因爲那賊張僚絕不會夜晚來襲，皆因我背上揹的奇珍異寶，和五十輛鏢車，那張僚已認定是他囊中物了，儘管在蚌埠我們已把他分舵的人馬一網成擒，他却毫不放在心上，各位請想一想，夜黑風高中兵慌馬亂，山高水低，又如何能刦寶，如何趕得走五十輛大車。」

黃飛虎道：「罷了，咱們想得到的，人家早想到了，蚌埠已顯學問，露了本領，憑他一人，只一會工夫，就擒下了三十五個賊子，也可見他着實是料賊如神，咱們還有甚麼不放心！」

白英道：「多謝各位相信我，大敵當前，請恕晚輩狂妄自大，有所僭越之處，請容後向各位請罪，各位請回罷，這兩日，晚間只管放心睡大覺，大夥兒都得把精神養足了。」

「正是，」姜風道：「有一事，現下我已可以告訴大家了，打從過了德州，進入河北地帶，我已派出三名鏢師，各帶兩名護車手，在前面五十里，分三路打探賊子動靜，賊人傾巢而來，行踪自是不能保密的，更前面，三個趟子手已扮作商旅，在各條路口城鎮中，打探賊情，按日前進，賊踪一現，只用三兩個時辰，我們便已得報。」

大家聽姜風一說，更是大放寬心，歡天喜地回轉車隊。」

還有比不許他們與張僚出面作對，更令他們喜地歡天的麼？

活潑賊張僚

一匹奔馬驀地裏出現在地平綫上，黃飛虎身側捧着令字紅旗的白英，身在高處，望得更遠，華北的大平原雖然一望無涯無際，但平原上的樹木却阻擋了姜風的視綫，那奔馬尚在十多里外，白英便已一眼望見。

「那話兒來了，」白英吐了一口氣，那語氣，顯然是說：「終於來了。」

黃飛虎坐在高高的交椅上，雖然頂着遮陽大傘，却遮不住西下的太陽斜照，聞言心頭一震，說：「在那裏。」

「只是咱們的探馬，」白英說道：「但我知道，那話兒來了，否則探馬不會飛奔而來，老鏢頭，前面已是白洋淀，是不是？」

「你以爲狼牙山的賊寇要在白洋淀動手。」

「沒有再比白洋淀更好的地方，」白英說道：「你想想，五十輛大車，由水路運走，自比陸上迤邐數里，較容易掩人耳目，且白洋淀有水路，最近着狼牙山。」

黃飛虎早已把小白英當作神童，更何況說得大有道理，道：「那麼……前面已是白洋淀，你不發號施令，更待何時。」

白英道：「老鏢頭，你是主帥，這施令發號，自當由你執掌令字紅旗，但若你這主帥也不鎮定，先慌亂起來，你想，各路車隊豈不大亂？」

站起身來的黃飛虎忙又坐下，白英又道：「探馬才現，白洋淀尚在遠處那一帶樹林處，且待探馬到後，再作定奪。」

那探馬來得好快，不過一刻工夫，已掠過前頭車隊，直奔黃飛虎這主車而來，馬上是飛虎鏢局的鏢師，那姜風已從這鏢師的手式中知道。

白英暗道：「好，姜鏢師果然久經大敵，鎮定的功夫了得。」

白英身在高處，如何不見，姜風並不止住車隊，繼續一馬當先，領着車隊，甚至不曾因而緩下步來。

白英低聲道：「吩咐他聲音不妨大些，但要慢慢說，更不可稍露驚惶。」

那鏢師尚隔着三數輛車，已收韁勒馬，此豈祇前隊中路，甚至後隊已皆見到了那奔馬而來的鏢師了，也皆已猜着了幾分，只是未得紅字令旗的令號，不敢停下車來。

黃飛虎高聲說道：「慢慢說來，可是已現敵踪。」

那鏢師兜轉馬頭，傍着主車，說道：「稟告總鏢頭，狼牙山的賊衆早已啃聚安新，今日午間，三五成羣已從那臨時巢穴，轉向同口，另兩股分自任丘、高陽，也向同口轉移，各有百數十人，顯然向同口會齊，三路賊衆，估計有四百餘人，現王李兩位鏢師，已加以嚴密監視，若更有新動向，即刻來報。」

黃飛虎一捋蒼髯，雙目炯炯，喝了聲好，說：「吳老弟，有勞了。」

白英道：「盡皆如我所料，只有那賊衆比我預料的多些，多些更好，更可見賊子傾巢而出，倒免我們去犂庭掃穴。」

當下雙手捧着令字紅旗，向前推出，道：「請老鏢頭施令發號。」

黃飛虎接過令旗，圈臂巍然而抱，白英在他身邊說道：「同口多沼澤，不利車隊調動紮營，前面舊城，左有丘陵地帶，人烟稀少。」

黃飛虎會意，把令字紅旗向前緩緩指出，然後在空中劃了一圈，那旗號是傳令前面紮營列陣，隨即吩咐把主車馳出車隊，迅速超前。

到了那丘陵地帶，白英道：「最妙不過，門戶天成，中間一片平陽，前後三路車隊，背倚土丘，草長而無樹木。」

那三路車隊塵頭大起，車伕與護車手同加了一把力，隨後駛入那一個小丘盆地，姜風的十輛鏢車最靈活當先駛過，一字兒打橫排開，二十輛宮錦大車，圈成一圈，把主車圈在中間，車頭啣接車尾，眞個宛若城堞一般，後面的兩路鏢車反兜上來，只留下土丘兩面的天然缺口，與姜風的頭尾兩車只相隔兩丈多寬的門戶。

不到半個時辰，車陣已排列完成了，太陽仍高高地掛在天邊，姜風躍馬上了一個較高的土丘，只見兩匹快馬如飛而來，陽光下，可見黃巾飄揚，再向四處一瞧，可了不得了，相距不過一兩里地，密密麻麻地從地裏鑽出來的一般，湧現了無以數計的人影，林間，溪邊，西斜的陽光閃着刀光。

姜風打了個手勢，黃飛虎立即將令字

紅旗劃了三圈，急速向下一指，便聽得各車的護板發出轟然一陣劇响，近五百人，連同二十多位鏢師，皆已隱入護板之後，姜風亦上了馬，迎住如飛而來的兩個鏢師，那賊眾已似排山倒海自左右兩面撲來，還用言語說麼，姜風即向前後兩輛鏢車一指，命兩人即速進入護板之後。

白英向姜風打了個手勢，命他也疾速趕程，待得賊眾自四面八方如潮湧至，便成了一個靜蕩蕩。除了主車上的黃飛虎和白英外，空無一人的車陣，那中央高高的鏢車之上，黃飛虎却手抱令字紅旗，威風凜凜昂然高坐，傍邊侍立着空着雙手的小白英。

本來那賊眾呼嘯吶喊而來，不料從土丘上一露出頭來，一見這景象，竟楞住了，前面的賊眾陡然止步，從後湧上的賊子不防，收勢不住，竟互相撞跌倒地，登時一陣亂。

白英嘻嘻哈哈，大笑說道：「老鏢頭，敢情那狼牙山的賊子，都是些無胆的鼠輩！」

黃飛虎若然先前還有怯敵，現下大敵當前，反倒豪氣干雲了，呵呵大笑，道：「那狼牙山的賊眾聽眞了，我這車隊，便是爾等葬身之所，上天有好生之德，若還知悔改，趁早放下屠刀，回轉家庭，老夫饒爾不死，若不知悔改，入我陣來，可就有死無生。」

那賊眾雖然一陣驚疑，那會就此被黃飛虎幾句話嚇倒，驀見賊眾向兩邊一分，一個一身銀衣閃閃生輝的怪服奇裝的賊頭，昂然排眾而出，後面跟着四個高大的頭目。

黃飛虎登時怒向胆邊生，一聲狂笑道：「張僚賊，今日你死期已至，可還認得老夫！」

那銀衣人正是翼人張僚，兩臂一振，登時閃出一片銀霞，發出一聲更尖銳的狂笑，道：「刀下遊魂今日可饒你不得。」

只見他兩臂平伸，向兩傍兜前一拂，敢情他脅下之翼，正是施令發號之旗，登時賊眾發出一聲喊來，數百人爆發出一聲大喊，眞個動地驚天，分向兩傍衝上土丘，分自車陣兩面的門戶湧入。

令賊眾甚至那張僚亦大出意外的是，車中並無一人現身，二十輛宮錦圍成的內圈，與那三輛鏢車圍成的外圈之間，相距約有七八丈，空空蕩蕩，只有不斷湧入的賊眾，賊眾反而愈加驚疑，不自覺擠在內外圈之間，不敢近鏢車，便成了圍繞奔跑，不停吶喊，也不停奔跑。

就在這瞬間，那賊眾已盡皆進入車陣，只聽吱呀吱呀一陣响，原來前面一字排開的鏢車，分自兩面合了圍，只見車在移動，仍不見一人，那賊眾登時一陣驚惶，知道已入陷阱，外圈只得三十輛鏢車，車與車之間，自也有了近丈寬的空隙，便有那驚惶的賊子想那空隙間突圍而出，不料一人領路，霎時間，近着外圈的賊，也蜂湧向外跑，那知當先的賊未近鏢車，竟紛紛倒地，登時慘呼與驚呼之聲，不絕於耳，賊眾也紛紛向內圈靠近，那料一近那二十輛宮錦大車，亦復如是，受傷的賊子痛得滾滿遍地，更令後面的賊驚極如狂，慌忙又向外圈奔跑，眨眨眼間，屍上橫屍，受傷的賊壓倒在受傷的賊子身上，那是傷上加傷，慘呼驚叫之聲更加悽厲。

弩是硬弩，又是近身發出，弩不虛發，數寸長的弩箭，除非中在臂上腿上，不論胸腹，皆深入體內，不死亦重傷，那弩是由護板上的小孔中發出，本就高與腰齊，是以倒有多半是穿胸洞腹，是以，只不過眨眨眼間，遍地死屍，重傷的賊滾動慘呼，更令人毛骨悚然，更大的驚恐是，死傷已遍地，竟不知如何死，爲何傷的，尙活着的賊，那會不魄散魂飛！

一時間，便連那翼人張僚亦嚇得目瞪口呆，偏那黃飛虎高高坐在鏢車頂上，一見眼前的情景，比他原先作最好的想像，更要厲害奇妙多倍，更是捋鬚狂笑呵呵，可更令張僚激怒了，怒得眼中要噴出火來，陡地一振雙臂，自土丘山一躍四五丈，落在一輛鏢車上，却不料他才振臂，雙腳剛離了地，黃飛虎手中紅旗，倏展之後，連指了三指，翼人張僚的腳尖不過才點在鏢車上，竟有數十支弩箭向他疾射而去，總算他武功了得，輕功超絕，那連珠弩箭同時向他集中發射，又那會無破空之聲，是以腳尖一點車頂，便又振臂騰空向地上死屍堆中落下，雖未受傷但也已感覺得到，衣服上已釘掛着已成强弩之末的弩箭。

張僚駭極也怒極，眼看他傾巢而出的賊眾，不到半盞茶工夫，非死也受了重傷，可說全軍盡沒，如何不駭極怒極，振臂一躍，騰身上了宮錦大車，這番敎乖了他了，那敢停留，腳尖一點車頂便又騰身而起，直撲中央主車，那車頂上有黃飛虎與身揹黃色錦袱的白英，便是四處有萬張勁弩，他也不懼了。

說時遲，白英一見張僚飛身掠來，道：「各鏢師不現身，更待何時，老鏢頭小心了。」

黃飛虎手中紅旗疾展，只見四外鏢車的護板軋軋連聲，二十四位鏢師刀刃齊舉，撲了出來，撲到那魄散魂飛的殘存賊眾，說時遲，白英一揚手，反聽噹噹連聲，不知他出的是甚麼，那翼人張僚尙未撲到，已向車上兩人襲來的三口飛刀，已被打落塵埃，同一瞬間，驀聽咔嚓一聲响，黃飛虎與白英腳下的木板突地往下一落，兩人也同時落入車中，那乍分的木板却又再合，剛好承接住了張僚的雙腳，也就在那同一剎那間，車邊彈出的飛索鋼環，恰好把張僚的雙腳扣個正着，只駭得張僚魂飛魄散慌忙一躍，那知腳上的鋼環倒扣得更緊，只覺兩腳劇痛如折，被那綁得緊了繩索只一帶，張僚已跌倒車上。

白英說道：「還不現身擒賊，更待何時。」

當眞那翼人張僚已被縛了雙腳，黃飛虎亦不能擒獲，那也太不成話了，當下從白英推開的活板中鑽了出來，張僚腳不能動，手却能活動自如，手中的柳葉鋼刀仍在握，仇人相見，份外眼紅，切齒道：「老子縱橫多年，不料今日着了你這老匹夫的道兒。」

刀光映出一片銀霞，霍地劈出，啊喲，黃飛虎呵呵笑道：「這般殺了你，也不算英雄，撒手啦！」張僚恨極，那刀上用勁老了，黃飛虎不過身軀微閃，張僚被縛的腳不能上步，登時失了平衡，身子一傾

，向前仆倒下去，劈出的刀待要就勢點出，想支撐身子，嗆啷一聲响，早被黃飛虎圈臂往外一翻，柳葉刀已被砸飛出手，震得張僚虎口劇痛，敢情已裂了，鮮血撒在他胸前，成了點點桃花。

原來張僚手中刀雖已出了手，倒借了黃飛虎那一刀之力穩住了下盤，但黃飛虎上步一扭身軀，刀背已砍在張僚右肩頭上，直痛得張僚眼前一黑，就此被獲遭擒。

白英上前把張僚縛了，高聲叫道：「狼牙山的賊子聽眞了，張僚這賊已被擒獲，放下兵刄，免爾等一死。」

那狼牙山的賊子被弩箭射倒，不死亦重傷的，怕不有二百多人，倒地詐死，躲在屍堆中的，也許被嚇得腳軟，被人撞倒，混亂中被人踏傷的，竟也有數十人之多，賸下來的，不過三二十人，十多個賊人的頭目，兀自尙在與鏢師頑抗，不過是在掙扎，在屍堆中東躲西藏，聽得白英這一聲高呼，慌忙拋了兵刄。

白英揚起紅旗，鏢車的護板紛紛扣回車上，吩咐護車手，把活着賊子縛了，點算一下，賊子身上毫無傷損的，不過三十餘人，帶弩輕傷的，以及傷在鏢師們的兵刄下的，竟有一百人之多，那滿地的死屍以及重傷的，一時間如何能計算得清楚。

白英把紅旗分而連揚了兩下，前隊封閉車隊的鏢車，立即被推回原位，現出了門戶來，黃飛虎高聲叫道：「兩位總鏢頭，請把車隊的後隊變前隊，退後半箭之地，前面塵頭大起，必是官兵到了，這善後之事，咱們也不用管了。」

如何不是一隊官兵如飛而來，馬隊當先擒到。得知狼牙山的賊子不死亦已被擒，如何不精神百倍，如飛趕來。

原來是姜風奉命，去知會了駐防在高陽縣的官兵，那安新與任丘兩地的官兵，亦已由姜風在賊子來到時，已派出人去知會了，三路兵馬，來得正是時候，正是最後一個詐死的賊子被縛之時。

黃飛虎迎着最先到達的高陽守備，拱手道：「托各位大人的鴻福，除已死重傷的外，狼牙山的賊寇被活擒的，共一百三十八名，賊首張僚……」

白英搶着說道：「自當由老鏢頭親自押送保定府，交付與將軍衙門，咱們可不稀罕萬戶侯，但鏢行衆家弟兄，殺賊擒賊有功，豈可無賞，那萬両黃金，自當由黃老鏢頭代領。」

那高陽守備是當先趕到現場的，不用說，將來申報朝庭，他必有一份功勞，早已喜出望外，連聲稱是，不絕口讚黃老鏢頭力擒賊魁，英雄蓋世，其實張僚早令官兵聞名喪胆，去來如飛，傳說者自也要神其說，眞若把一個被擒的活張僚交付與他，只怕他也不敢押送到保定府。

白英道：「老鏢頭，難道咱們要在這裏伴死屍過夜不成，趁天色未黑，向西北前行十里，咱們的先頭部隊，已安排慶功宴了，這件事兒，是姜鏢師想得到，已先安排下了。」

黃飛虎迎着啣山的落日，更是滿面紅光，道：「恁地時，傳下令去，車隊卽刻起程。」

白英笑嘻嘻，高叫：「得令！」高擧紅旗一圈，向前連指三指，車隊登時轟轟隆隆，吱吱呀呀，浩浩蕩蕩，滾滾北去。

只有一樁與先前不一樣，那輛中央主車，變成了囚車，翼人張僚從囚籠中，只露出一個頭來，落日把那賊子的一身銀衣，化出了一片銀霞。

綠蔭深處人家

五十盞風燈亮了，因着張僚的那輛已成爲囚車的四角，更亮起了四盞倍常明亮的風燈，各輛鏢車上備而未用的火把，各燒起兩支來，現在再也不用擺出車陣了，圍了個大圓圈，把那圈中照得明如白晝。各輛鏢車的護車手與車伕，又各個圍成了一個小圓圈，大碗酒，大塊肉，那燈火照紅了的臉，洋溢着歡欣，盡情在暢飲，盡情在歡笑，黃飛虎可坐不能暖席了，到處讓酒，身邊自是少不了姜風。

鏢師們却在竊竊私語：「那個白衣的小子呢？」

打從燈火亮了起來，就已不見了白英，初時黃飛虎不以爲意，皆因這一路行來，白英不時突然間失了踪跡，但從沒超過一個時辰，却又忽然現出身來，黃飛虎不是不想問，而是不敢問，皆因白英每次失了踪跡，事後便知必有事故發生，或有新安排，不要說黃飛虎和姜風了，便那些鏢師亦漸漸知道，這個小子豈僅不是老鏢頭的身邊小厮，而是大有來頭，更漸漸知道，這小小子簡直是個非常人，明白黃飛虎與姜風，其實皆聽命他。

姜風來到近前，趙總鏢頭一把將姜風抓住，道：「問你，你說久後自知，現下該是時候了，咱們也悶了這麼多日子，你也該說出來了，那個白英小小子，端的是啥來頭，是怎麼個人？」

大夥兒齊聲道：「今兒非說不可。」

姜風一怔，當眞，好半晌不見那小小子了，去了何處？他總不離開黃飛虎身邊，但老鏢頭到處敬酒，來去走動，身邊不見了小小子；便他也興高采烈，好一陣竟把小小子忘了。

姜風道：「我……我慚愧，說出來，只怕各位亦不相信，連我和黃老鏢頭，亦不知那小小子是怎麼個來歷，說來確實慚愧。」

姜風說得誠意，慚愧形於顏色，如何不信，趙總鏢頭道：「我相信你，以咱們的交情，你沒有瞞過我甚麼，何況以前還可說有顧忌，現下可是再無顧忌了，姜老弟，你就把你所知道，說出來聽聽。」

姜風當下把小小子怎樣去找上他，說爲報恩而來，要替老鏢頭重振聲威之事，從頭到尾說了一遍，道：「各位可明白了，連白英這名兒，亦是黃老鏢頭爲了便於稱呼，替他隨便取，連他的眞名姓，我和老鏢頭也不知道，我一直不信這個小小子，有這麼大的能耐，總以爲他背後，另有能人，就像在蚌埠毫不動聲色，草木不驚，就擒下那三十五個賊子一樣，憑他這麼一個小小子，如何能夠，但一路行來，我暗中時刻留心，却始終未有發現，各位，你們說奇是不奇。」

趙總鏢頭搔着頭，說道：「更有一宗令人費解之事，非是我小看了黃老鏢頭，不錯，老鏢頭手中寶刀不老，但今日我可留了神，說甚麼一兩招就活生生擒下翼人

張僚，可實在令人難信，怪就怪在咱們可又是有目共睹，親眼見到老鏢頭一刀擊在張僚的右肩頭，就勢擒下那賊張僚。」

「且慢！」姜風說道：「我去一去再來。」

奔到黃飛虎身側，道：「老鏢頭，我有話說，且出來一會。」

拖着黃飛虎，轉到鏢車之後，道：「好半晌不見了白英那小子……」

黃飛虎一怔，道：「當眞，人逢喜事，只顧高興，竟把小小子忘了，你如此着急，可是有何事故？」

姜風道：「白英那小子不見人，可連他背的黃色錦袱也……」

黃飛虎呵呵笑道：「我明白了，你以爲那錦盒眞在他背上錦袱之中，不瞞你說，其實一直在我懷裏，那錦袱中的錦盒不過同等大小的空盒。」

姜風鬆了一口氣，道：「那就是了，但天色未黑，已不見了人，他會不會去而不返。」

黃飛虎的眼睛睜大了，一把抓住姜風，差點兒痛得姜風叫出聲來，敢情老鏢頭老了，勁兒可眞不小。

「你怎說？他……他會去而不返！」

小白英助他重振聲威，飛虎鏢局而今的名頭，更遠勝當年了，豈僅對他有恩，簡直恩比山重，他可連謝也不曾謝過人家，甚至連眞名姓也不知道。

姜風道：「老鏢頭，你放手。」

「呵呵！」黃飛虎道：「老兄弟，我是太心急了。」

忙放開手，姜風把臂上一陣搓揉，說：「不瞞老鏢頭，那小小子雖是衝着老鏢頭你而來的，但最先打交道的却是我，我和他之間，已建立了深厚的情誼，不見他，我比你老鏢頭更緊張。而且……還有比他可愛的小小子麼，我私下在心中，已把他當作親兄弟一般。」

黃飛虎悵然若有所失，道：「你以爲他眞會一去不返？」

「他爲報恩而來，」姜風道：「而今，他可已報了恩……」

只聽有人在叫道：「老鏢頭，你在那裏？」

敢情保定府的將軍衙門，特派了一位千總來，說明日午間，保定要大開城門迎接，將軍要親自在城門口恭迎，還有全城的鄉紳，及地方官員，亦要隨同出迎，午間即在將軍府大排筵席，鏢局從上到下的人員，皆有筵宴欵待。

黃飛虎道：「老朽如何當得起，却是沒請教，狼牙山的賊子已傾巢而來，亦已被我們一網打盡。非死亦被擒獲，那狼牙山的賊巢已空虛，不知將軍……」

那千總道：「不勞老鏢頭多慮，今日賊衆在安新哨聚，我們早已得報了，如何不作戒備，是以賊子們的一擧一動，我們時刻有探馬回報，只不過保守保定城有責，怕賊子聲東擊西，不敢遠離而已，老鏢頭這裏把賊衆一網成擒，將軍一得報，已派出一旅之帥，去狼牙山掃穴犂庭，此刻怕不已成灰燼了。」

黃飛虎連聲道好，說：「兵貴神速，將軍久經戰陣，倒是老朽多慮了。」

當下和那千總約定，明日一早起程，三數十里地，午刻準能到達。

原來保定本沒有將軍府，只因狼牙山賊寇猖獗，官兵多次進剿，皆損兵折將而回，官兵大擧進襲，却又被賊子聞風先遁，要知保定府乃在天子脚邊，若保定有失，那還了得，是以兵部把駐守濟南府的總兵，率所部駐防保定，是以設立了將軍府，但三年多來，仍未建功，倒多次折將損兵，總兵的前程眼看也難保了，現下却被黃飛虎把賊首張僚生擒活捉，擒獲的賊衆亦有一百餘人，死傷的超過兩百餘名，如何不把黃飛虎視作天降福星，大英雄，大豪傑，大恩人。

老鏢頭這裏送走了千總，把這千總的來意當衆宣佈，自又是一番歡聲雷動。

只是，那個小小子白英，竟是去無影踪。

現今所有的鏢師全已知道，今番殺賊擒賊，連同月前蚌埠擒賊立威，皆是白英這個小小子一人之功，越是感激，也愈加驚奇，也更想知道小白英的眞正來歷。

但白英已去無影踪。

直到第二天，車隊浩浩蕩蕩，駛入保定府，黃飛虎與兩家總鏢頭，成了將軍府的座上客，亦不見白英再現出身來。

車隊在保定府一連歇了三日，第一天是將軍府賜宴，第二天是府縣官員慰勞，第三天由全城的鄉紳富商歡宴，黃飛虎本不願留下的，不過是等待盼望白英重歸，白英不在身邊，便鳳胆龍肝，他也食之無味。

三天過了，小白英眞是去不復返了，老鏢頭好生失望，只得上路，在道上走了四日，這日到了長辛店，老鏢頭吩咐車隊早早歇了。

趙總鏢頭催馬上前，道：「天色尚早，其實可在天黑前趕到豐台，明兒一早入城不好麼？」

他那知黃飛虎仍不死心，這三日，眞的是一步一回首，白英走了，像已帶走了他一半老命兒，又豈僅食不甘味，現今他八面威風，雖說這番是因人成事，但誰都沾了他的光，嘿嘿！說甚麼威遠鏢局與三才鏢局，殺賊擒賊也有功，也一股兒揚了名，此後北上京師這條道，兩家鏢局名頭也更响了些，何況一路之上，穿州過縣，縣有縣迎，府有府接，想想將軍府賜宴，那是何等威風，何等榮耀，這威風，這榮耀，打從何處而來，不也來自人家黃飛虎老鏢頭？是以，無人因爲黃飛虎是因人成事，而瞧不起他的 何況，將來那萬両黃金的賞賜，少不免大夥兒都有份的，那麼黃飛虎豈僅威風八面，而且沒人不討好他的，時時刻刻見了只有加倍恭敬，加倍奉承。

但，沒有了白英，他要這威風來做甚麼？想到受人家這等大恩，却連人家的眞名姓都不知道，是否也可說是負義忘恩。

姜風可知道老鏢頭爲何早早把車隊歇了，上前一聲呵呵，道：「趙總鏢頭，今日是把路走得急了，大夥勞累不堪，明兒一早又入城，那有精神顯威風，想想，那將軍府已申報朝庭，咱們爲朝庭除了大害，說不定九門提督亦要親自出馬，咱們而今打通了保定道，說眞話，最最得益的，是不是京師的九大鏢局，不用說爭相來迎

，說不定已經在豐台擺下接風洗塵的酒宴了。」

趙總鏢頭呵呵連聲，道：「可是我想不到，不錯，今日早早歇了，把鏢車洗刷得鮮明光彩，不用說，所有夥計也要衣服鮮明光彩，我這就去吩咐。」

黃飛虎倒也被姜風提醒了，說道：「虧是老弟想得週到，就勞你去吩咐大家吧，今兒後，鏢行的事務，全也由你去打理了。」

姜風道：「這這……這是怎說？」

黃飛虎在腰間拍了拍，道：「你難道沒想到，明日進了城，我另有更重要的事要辦。」

不錯，那價值連城的錦盒，自當明兒一進城，就要交割，那是第一樁大事。

黃飛虎道：「二十萬両白銀，二十輛宮錦，你即刻派人入城去知會，那交割之事，皆交由你去辦了。」

姜風慌忙去了，忙到起更時候，大夥兒忙得喜地歡天，個個精神百倍。

一夜無話，第二天起了個大早，天甫黎明，便已上了路，辰時光景已到了豐台，果如黃飛虎所料，京師的九家大小鏢局，已等候在豐台，設宴接迎，那入城的壯觀，可說曠古罕見，九家鏢局撐着九家鏢局的大旗，在前開道，各家鏢局的鏢師，不下三四十人，騎在高大的馬上，在兩傍護送，只是，休道九門提督了，便官兵亦不見列隊迎接。

黃飛虎笑道：「姜老弟，若官兵列隊出迎，那表示了甚麼？是否表示了他們無能，掃平山賊，亦要靠咱們來立功，在保定府，那是人人皆知，那是沒法兒，在京師，迎接咱們，那就成爲丟他們自己的臉了。却是我不能被他們纏住，得設法溜走，咱們分頭辦事，珠市口和天橋的一連幾家大客棧，已由我們先頭入城的人包下來，稍後我自去和你們會合。」



張僚怒極，撲向黃飛虎站立之處。

黃飛虎在馬上向近身的人告了個便，入了永定門，一帶馬頭，穿過胡同，便向陶然亭方向溜，問來問去，終於找到了，傍山面水，綠蔭深處有人家，扶疏的花樹掩映，好一座雅緻的宅第，沒一些兒豪門氣派，而自有氣派勝豪門。

黃飛虎牽着馬，踏着花徑上的片片落英，那婆娑的垂柳，直拂在他面上，同時拂面的綠樹濃蔭與清凉意中，滲雜着花的幽香。那幽香，令人醉，黃飛虎突然感到，帶着兵刄走在這濃蔭的花徑，令他產生犯罪感，對這滌盡了塵俗的清幽，是一種不可饒恕的冒犯。

他不自覺停下步來，在一株垂柳之後，把馬繫了，並摘下刀來，掛在馬鞍上。

現下他舒了一口氣，小心翼翼地，避免踏着幽徑上的落花，忽然間，房舍分明已在前，却有綠牆阻路，竟無門戶，亦無退路可通。

黃飛虎一怔之下，脚下步停，忽聽琴聲幽揚，但乍傳即止，却又纒花繞樹，餘音裊裊不絕。

隨聽屋側有個女子的聲音，說道：「來了，小姐，你喚我麼？」

敢情那琴聲是用來喚人的，隨見那綠牆之內，拂柳分衣，轉出一個青衣女子來了。

黃飛虎登時怔住了，雖然是側面看來，相隔亦較遠，分明便是那日在建康城中，託他保送錦盒來京的，那姑娘身邊的青衣女侍！

只見那青衣女子走到門口，便又聽得屋內一個女子的聲音輕輕柔柔的說道：「有遠客來了，還不去開門，小倩，請他進來。」

輕輕柔柔，而且……而且甜美嬌媚，啊呀！黃飛虎心頭一震，怎生他聽得清清楚楚，就像身邊一般。

那青衣女子手中挽着一個柳條編織的花籃，轉過身來了，而且見到黃飛虎了，如何不是胡掌櫃那酒樓中的青衣女子，一笑走來，那麼，屋中那女子，也就是託他護送錦盒的姑娘了。

那倒也不奇怪，託運人與收件人同是一人，那是常有之事，道路不靖，不敢自

己携帶，把貴重之物託人護送，自己隻身上路，那有何奇。

只見那青衣女走來，走到綠牆邊，啊啊！原來那綠牆不過是竹籬上爬滿牽牛花，重叠厚密，其實仔細些，也可看得出來，盛開着的朶朶牽牛花也爬滿在籬門上，其實可開啓關閉的，籬門關上了，乍看便成了沒有門戶的一堵綠牆。

那青衣女嫣然一笑，道：「黃老鏢頭果然了得，來得也眞快，我家小姐恭候多時，請進來。」

黃飛虎跟隨青衣女身後，進門一瞧，好別緻清雅的屋子，簡直嗅不到一些兒烟火氣，豈僅不豪華，更似普通人家，却又滌俗超塵，清雅得也令人感到超然塵俗，只見穿堂中迎出一位姑娘，正是託運錦盒那女子，含笑道：「老鏢頭遠來辛苦，請坐。」

黃飛虎陡然間心頭一震，眼前分明是小小子白英！

當然不是小白英，這姑娘雲鬢堆鴉，是個女兒家，白英却是小小子。

說眞的，那日人家託他保運錦盒，因爲是個姑娘，一見之後，自不會盯着眼瞧她，只感覺姑娘極美而已，說有多深的印象，眉兒眼兒怎生如畫，連他過後也說不上來，感覺就只是美而已，但今日一見之下，第一個感覺是，極像小小子白英。

不不．當然不是白英，一個是姑娘，一個是小子，怎麼相像，是了，小白英走了，他日夜思念，也許因爲小白英也俊美，他又太思念白英了，是以見到這個美貌的姑娘，也覺得像白英了。

當然不是，又怎會是呢？

黃飛虎倒想仔細瞧，也有仔細瞧的衝動，却因人家是姑娘，怎好盯着人家瞧，那是多沒禮貌，當下把懷中的錦盒取了出來，雙手捧着送上，忍不住又瞧了一眼。

眞是怪事，怎會有這樣的怪事，現下他瞧得更清楚？面對着面，既然雙手捧着錦盒送給人家，如何會瞧不清楚，若不是小白英的眉兒粗些，這姑娘眉似春山黛，是細細的雙娥眉，簡直像極了。

像極，也不過是極像而已，姑娘當然不是小子，小子也不會是姑娘！

黃飛虎忙垂下眼來。

那姑娘怎會……他不用瞧，也感覺得到，那姑娘一直抿着嘴笑，又像是忍住笑，當然，也沒笑出聲來，有甚麼令她感到好笑的？

她把錦盒接了過去，放在桌上，道：「老鏢頭，請坐啊，小倩，怎麼恁地沒規矩，快斟茶來。」

黃飛虎坐下了，道：「請姑娘開盒檢驗，老朽自那日受了姑娘的委託，這錦盒若不是隨身帶着，也沒離身邊，盒上的封簽完好，不敢開啓，亦無損壞。」

那姑娘道：「那日我已說過了，老鏢頭仁義千金，一諾萬金，必不負所託，又何必開啓。」

「不然，」黃飛虎正容道：「這是咱們鏢行的規矩，必要將原物原封不動還交收件人的手中，那才是忠人之事，盡我職責。」

那姑娘噗嗤一聲，笑了。黃飛虎陡然又是一怔，怎生她這一聲笑，也像極小白英？

姑娘迅速轉過頭去，避開了黃飛虎的凝視，道：「老鏢頭，我來問你，當日我交這錦盒給你，可曾把盒中之物，當面開盒點交？」

「確也不曾。」

「是啊，」姑娘笑道：「既然盒上封簽完好，錦盒原封不動，已交付給收件人手中，老鏢頭已忠人之事，盡了職責，又何必開啓。小倩，還不去取五十兩黃金來，當日言明，此盒送到地頭，餘下五十兩黃金便奉上。」

青衣女其實早已捧在手中，當送到黃飛虎面前，道：「請老鏢頭點收。」

黃飛虎慌忙起立，退了一步，搖手道：「姑娘，休道這五十兩黃金老朽不敢收，便先前已收的五十兩，除已兌換的十兩外，尚餘四十兩，老朽亦已帶來，送還姑娘，請收下。」

說着，已從懷中取出一包黃金來，雙手送到姑娘面前。

那姑娘也急退一步，那會想到黃飛虎有此一着，道：「這是打那兒說起。」

黃飛虎懇切現於顏色，肅然道：「姑娘，不瞞姑娘說，我請姑娘把錦盒開啓，其實那日別過姑娘後，我便已懷疑，錦盒並非甚麼價值連城的寶物……」

姑娘道：「那麼，你以爲是甚麼？」

黃飛虎道：「老朽算得甚麼千金仁義，這錦盒之中，盛載的，倒是姑娘的萬萬金仁義，當時我不明白，老朽再蠢，難道事後會不明白，姑娘不過是恤老憐貧，義助我重振飛虎鏢局而已，自當年重傷在翼人張僚手中，更連累兩位鏢師送了命，鏢局從此一落千丈，老朽也一蹶不振，鏢師夥計分散四方，眼看要僚倒窮困而死，姑娘忽然出現了，酒館中當衆以百兩黃金爲酬，委我以重任，用心已昭然若揭，由暗中指使姜風，爲我召集分散舊人，把破落的鏢局粉刷一新……」

「你你……」那姑娘把眼兒睜大了，說：「原來你已知道……」

「老朽追問之下，姜風說是一位姑娘所吩咐，我已知便是姑娘所爲了。」

黃飛虎的一雙眼睛也忽然大睁，而且轉前轉後，把那姑娘瞧了又瞧。

姑娘道：「你……老鏢頭，你這是做什麼？」

他驀然記得姜風曾在無意中，隨口說過的一句話來．那姜風說：只怕連小小子白英，也與那姑娘有關，不僅酒館中託老鏢頭保鏢，和託他召集鏢局的舊人，兩位姑娘同是一人。

當眞，小白英與這姑娘好生相像，簡直越看越像！

黃飛虎道：「姑娘，老朽要請教，姑娘可有一位同胞兄弟，或者，極相像的孿生兄妹或姊弟？」

那青衣女忽然噗嗤一聲，姑娘對她一瞪眼，對黃飛虎說道：「老鏢頭從何說起，自從家父去年逝世後，我便已孑然一身了，那有同胞兄弟姊妹，老鏢頭何出此言呢？」

黃飛虎好生失望，道：「繼兩位姑娘之後，一位後生的小齊兒，又投到我鏢局來，可眞了不得，別看他小小年紀，竟胸中藏韜略，老朽也不怕丟臉，這番能活擒翼人張僚，狼牙山的賊子非死亦傷，被活擒又一百餘人，全靠這位小兄弟運籌設謀，才能立此大功，爲國爲民除害，不料功成之日，忽然不告而別，一路行來，老朽時刻在盼望，那料他竟去如黃鶴。」

「是麼？」那姑娘望窻外，道：「天下之大，何奇不有，人有萬千，相貌近似多是有的，那陽貨不就酷似孔子，便古書亦有記載。」

黃飛虎長長地嘆了一口氣，說道：「老朽受那小兄弟的大恩，豈僅未報，且連他的名姓亦不知道，那小兄弟也太以狠心了。」

那姑娘怔道：「這可令我不解了，老鏢頭既說他對你有恩，功成身退罷了，怎說他狠心？」

黃飛虎說道：「他令老朽成爲負義忘恩人，必將爲天下人所不齒，如何不狠心呢。」

那姑娘面上寒霜陡降，道：「老鏢頭，這麼說，你是極重信義之人了，却偏要令我作不義無信之人，不知道鏢頭是否也是個狠心人。」

黃飛虎道：「姑娘，你這……這是怎說？」

姑娘道：「當日託你保鏢，當衆言明，酬金百兩，先交付五十兩，餘下的一半送到了地頭，收件人再行交付，而今你非但不收這尚欠的五十兩，更要把已交付的也退回，你這是否陷我於不義無信！」

那青衣女那由分說，把黃飛虎取出來的四十兩，連同她取來的五十兩，一齊包了，硬塞入黃飛虎懷中。道：「你要陷我家小姐於不信不義，打從我這兒，我就不依。老鏢頭，你倒是想一想，人家威遠鏢局與三才鏢局，這番傾巢而出，助你一臂之力，兩家總鏢頭，算是與你有交情，那鏢行的衆多鏢師與夥計，替你賣命，你怎能不加倍酬謝，你自家的鏢師夥計，你又豈能厚彼薄此，而且咱們知道，你以加倍酬勞，才能一日之間，雇得重賞之下的勇夫，咱們已替你算過這筆帳了，這一趟，你作的乃是賠錢的買賣，你再想一想，你這番回去建康，打造鏢車，添購馬匹，房舍亦得重修改建，舊人必然也聞風而來，在你尚未接到下一趟買賣之前，你需要多少花費？」

那姑娘道：「再有，你以爲活擒賊張僚，眞有萬兩黃金的賞賜，老鏢頭，遲些會有的，却不知遲到幾時，等到申報上去，批示發下來，嘿嘿，那官兵這些年來，多少人爲進勦賊張僚喪了命，從兵部起，一級又一級的尅扣下來，到了將軍府，不用說，又有一多半沒有了，而你却要分散給各人，四五百人……老鏢頭，你是老江湖，江湖中事，沒有能瞞得過你的，可不是老官場，你等着瞧吧，到時你不爛額焦頭才怪。」

說得黃飛虎心頭陣陣凉，那青衣女所說，這些日來他也已盤算過了，所說句句是實，早在心中憂急了，可還沒想到重振鏢局，得有多少花費，當眞這番人人知道有萬兩黃金賞賜，大夥兒都伸長了脖子，歡天喜地在等，到時若沒有，有也少得可憐，眞不知怎麼交待？

青衣女道：「別發楞了，今後官面上的事，凡事皆要與兩家鏢局共同商量着辦，人家也就不會怨你怪你，老鏢頭遠來，快請坐了。」

黃飛虎嘆了口氣，連他也沒想到的，人家却已替他想到了，他若再推辭，可就連人家女孩兒也不如了，重恩大德，反倒不敢言謝了。

姑娘這才又說道：「你不是要打開錦盒驗麼，好吧，老鏢頭，這時候，我也該打開來給你瞧了。」

那知姑娘拆了簽封，那錦盒在他面前打開來，黃飛虎登時怔得目瞪口呆！

秀士有女

姑娘說：「老鏢頭，請看，可認得這隻金鏢，和這把柳葉飛刀麼？」

黃飛虎道：「姑娘你……你是誰？」

那柳葉飛刀長才三寸，如何不認得，正是翼人張僚的奪命飛刀，那鏢正是他當年賴以成名的三刀夾一鏢的三隻金鏢之一，當年在保定道上，九鏢夾三刀也徒勞無功，且重傷在張僚手中之後，鏢亦失去，那時雖被鏢師捨命相救，也是張僚見他已重傷，顧着劫鏢銀。他方能逃得性命，不料竟在這錦盒之中。

那姑娘凄然道：「小女子正是那日老鏢頭在保定道上所救的一位秀士之女。」

黃飛虎啊了一聲，道：「原來姑娘是白衣秀士的千金，老朽倒失敬了。」

姑娘道：「那日家父決心爲民除害，隻身涉險，低估了那翼人張僚，本已連破了他三把柳葉飛刀，只因一時輕敵，只道那張僚要逃走，不料賊子詭計多詐……」

黃飛虎道：「張僚本非令尊對手，先敗於令尊劍下，令尊白衣秀士，乃儒者之劍……姑娘，回憶當年之事，歷歷如在目前。」

當年黃飛虎南路保鏢，白衣秀士北道上成名，却少與江湖中人往來，雖也常在江湖走動，却是玩水遊山，青衫一領，儒雅風流，腰間雖有劍，形同裝飾一般，偶爾也伸手，管些不平事，但神龍見首，便是見到的人，也不相信這麼一個儒雅的秀士，竟已劍術通神，既不與武林中人往來，黃飛虎自也無緣相識，但既然常在北五省走動，如何會不知有白衣秀士。

那日他率領鏢車，正走在保定道上，翼人張僚不過才初露頭角，時在保定一帶爲害商旅，只不過鏢車人多勢衆，尚不敢覬覦，但走北道的鏢局，也加强了戒心，多派了人手，黃飛虎也親自出馬，押送鏢車，那日中午時候，在固城林蔭道上歇了車馬，驀見趟子手回馬奔來，說道：前面大道左側的土崗上現了賊踪，黃飛虎立即吩咐各人把鏢車圈了起來，各鏢師加强戒備，他即拍馬上前查看，正遇到白衣秀士與張僚在一個疏林中，劍往刀來，地上已躺着幾個賊子在血泊中，那林間的賊衆，不下二三十人，他遠遠一瞧，就知白衣秀士——他一見那人走劍夭矯如遊龍，儒雅而異於江湖中人，即知是白衣秀士了，一見便知秀士劍術超凡，雖然尚未分勝負，却必勝張僚，是以傍觀而未出手相助，但賊衆太多，秀士單身一人，却也勢單力孤，道義上他也不能就此趁機趕路。

果然，不過三二十招，張僚便已不敵，連番險險傷在白衣秀士手中。

那姑娘道：「家父言道：其實他也愛惜張僚一身功夫，回頭是岸，若他改邪歸正，便不忍傷他，這才手下留情，希望他知道人外有人，知所悔改。那知……」

黃飛虎道：「我親眼所見，如何不明白令尊的苦心，令我更加生敬。不料那張僚自知不敵，賊子的輕功果然了得，就地一滾之下，竟騰躍數丈，叫道：敎你知我厲害。

「我心下一急，知道賊子要使飛刀了，我沒遇到過張僚，但早聽人說他一手能發五口飛刀，厲害了得，沒人能從他飛刀之下逃得性命，心下一急，便大叫向令尊示警，却聽令尊呵呵大笑道：你要放飛刀麼？正要見識。說時遲，令尊的話聲未落，三口飛刀映日生霞，宛若三條靈蛇一般，直取令尊。

「我登時大驚，皆因暗器見得多了，却從未見過這般作弧形飛舞的，在空中上下夭矯，分三路向秀士襲到，那知强中更有强中手，本來我駭然一急之下，已取出了我的金鏢在手，不料秀士陡然劍作龍吟，閃出一片霞暉，只聽嚐嚐嚐三聲响，那分三路襲向秀士的飛刀，竟然轉了向，反向翼人張僚反射襲去，那賊子駭得大叫一聲啊呀！向後便倒。」

姑娘說道：「好個狡猾的賊子，家父眞以為他反傷在自己的飛刀之下，見他痛得滿地亂滾，去近前去，本是好意替他療傷……」

黃飛虎道：「傍觀者清，我却瞧得明白，皆因那賊子向我立身之處飛躍過來，本來相距較遠的，反倒和我相距近，與令尊相距遠了，他雖滾動慘呼，目光却不離秀士，秀士不能見到，我却瞧得清楚，他面上非但無痛苦之狀，目光倒更猙獰，我知有詐，見秀士已向他走近，剛叫得一聲小心……」

姑娘向黃飛虎襝衽，道：「多虧老鏢頭示警，但相距太近，賊子突然發難，要躲避，如何來得及，只能避過要害，那飛刀鋒銳無比，已穿透右臂。」

黃飛虎道：「幸是我的金鏢仍在手中，不待那賊子躍身刺出的一劍，刺中秀士，金鏢已把他那柳葉薄刀蕩開去，雖明知不是賊子的敵手，也持刀撲去，急攻了三招，把那賊子逼退，說來慚愧，老朽在那賊子的柳葉刀，尚未走到三十招，已連中了三刀，兩位鏢師因見我久去未回，前來查見，拚死相救，我才未遭那賊毒手，但那兩位鏢師，却先後命喪賊子刀下，由於我和兩位鏢師突然現出身來，也被賊子發覺鏢車所在，那張僚得報，即率衆趕去，把鏢刼了。」

那姑娘道：「若非老鏢頭先發金鏢，蕩開張僚的柳葉刀，家父那還有命在，更為救家父，致重傷在賊子劍下，這十多年來，未曾報得老鏢頭救命之恩，一直耿耿於懷，後來更得知飛虎鏢局因此而一落千丈，愈加不安，但因家父右臂筋脈全斷，雖然幸保不死，武功却已廢了，直到前年病重，仍念念不忘老鏢頭的大恩未報。」

黃飛虎嘆了口氣，道：「原來姑娘就是這緣故，南下義助我重振聲威？」

姑娘道：「家父臨終言道，老鏢頭大恩未報，他死不瞑目，吩咐我，若不代他報此大恩大德，便是不孝。老鏢頭，這金鏢便是家父在身邊拾來，與那時穿臂尚未取出的飛刀，後來一直保存此錦盒之中，一恩一仇，對我來說，價值何祇連城。」

黃飛虎至此才明白了，道：「姑娘實是言重了，令尊白衣秀士，行俠江湖，救人無數，助人更何祇百千，老朽既然遇上了，拔刀相助，那乃是我武林中人本色，義不容辭，若是那日是我先與張僚那賊子相遇，令尊也必然出手相助，這算甚麼大恩大德，姑娘恁地言語，倒令我汗顏得無地自容了。」

姑娘道：「當年家父當在，小女子不敢遠遊，何況也年幼無知，直到前年家父去世，這才先去查清翼人張僚的底細虛實，再去建康查訪老鏢頭的近況，多謝老天爺保佑，老鏢頭健壯不減當年，這才又回京打點，兩月前再南下健康。」

黃飛虎跳了起來，道：「你……你這是做甚麼？姑娘快請起來。」

姑娘向黃飛虎行了個大禮，再拜而起，道：「一者叩謝老鏢頭對家父的救命大恩，後來雖然武功已廢，却能安享晚年，二來是向老鏢頭請罪。」

黃飛虎道：「這是那兒說起，姑娘快請起來，老朽如何當得起。」

姑娘道：「非是我不明言相告，只因一旦明言，老鏢頭必不會接受，我不能報大恩大德，便是大不孝之人，實非小女子要故弄玄虛。」

黃飛虎急道：「姑娘再不起身，老朽也要跪下了。姑娘對老朽這番恩義，何祇山重，更為地方除了大害，為我飛虎鏢局也揚了眉，清除了道路險阻，老朽無德無能，却因此而受天下武林敬重，要說恩德，姑娘請想，究竟孰輕孰重？」

不由分說，把那姑娘拖了起來。

姑娘說道：「老鏢頭，你說錯了，這番若不是借助老鏢頭之力，合則力强，又如何能一擧剿滅山賊，這為地方除大害，為鏢行清除道路，老鏢頭之功，是數百雙眼睛有目共睹，更何況，若不得老鏢頭之助，我又如何能够報得大仇，活擒那賊張僚。」

青衣女笑道：「好啦好啦，這筆恩恩義義的帳，再算下去，只怕算到明兒也算不清，小姐，這可是你的不是了，日盼夜盼，好不容易盼到老鏢頭來了，却不讓人家好好喝一杯，小姐，我倒要問你，你早說要親自下厨，做幾色菜餚，孝敬老鏢頭，你究竟去是不是，你不瞧瞧，這是甚麼時候了。」

當眞，陽光已悄悄地溜出窗櫺，日已中天了。

那姑娘啊呀一聲，道：「你這該死的丫頭，也不早提醒我。還不快替老鏢頭換過一杯熱茶來，別忘了，快去取出專為老鏢頭備下的兩副毛尖，然後……」

「然後，」青衣女說：「把那罈陳年花雕去屋後挖出來，老鏢頭，你瞧，咱們小姐對你有多孝順，你喜歡飲甚麼茶，喝甚麼酒，她早已查訪得清清楚楚。」

老鏢頭只覺兩眼熱熱地，一生無兒亦無女，何曾有人這麼關心過他，怎不感動

得熱淚在眼中打起轉來。何況別說這姑娘了，便是那青衣女也美慧可人兒。

初時說來倒也不覺得甚麼，想想她能把翼人張僚的虛實動靜，武功深淺，都摸得一清二楚，那是多了不得的本領，設謀籌算，佈局安排，簡直就是大將之風，在男兒中也拔類出萃，簡直勝過男兒。咦！

黃飛虎突然心中一動：白衣秀士劍術通神，他這女兒必也劍術了得，且算一算看，白衣秀士右臂廢了，武功也等於也廢了，十多年了，自不會另有傳人，必然要把那通神的劍術傳給女兒的。又若這姑娘沒一身了得的武功，試問，她如何深入狼牙山賊巢，把那張僚的虛實動靜摸得一清二楚？

驀然間，他記起來了，那日在酒館之中，初與這姑娘相見，已覺她眉目之間，有一股逼人的英氣，又若無一身功夫，她怎能在江湖來去，在大庭廣衆之中，亦那麼落落大方？不，大家閨秀，人們只有更靦覥的，却又奇怪，今日却又不覺得她英爽之氣？

是了，是了，黃飛虎在心中自問自答，心說：這裏景色已太清幽，令人生出出塵之感，又是先聞琴聲，後才見人，見面謙恭以晚輩自居，談的又是多悲戚之事，顰了的雙蛾眉中，又那會生得出英氣來。

那青衣女忙進忙出，像個穿花的蝶兒，黃飛虎想到姑娘有一身武功，不禁也對這青衣女的脚下留了意，可被他看出來了，可不是點地無聲，身子宛若風飄，給人的感覺却又是異常沉穩。

心想：白衣秀士在這裏閉戶不出，十有餘年，指導兩個女孩兒的武功劍術，以打發無情的寂寞歲月，那自是情理中事，有道强將無弱兵，虎父豈有犬子。

那姑娘……慚愧，他連人家姓甚麼也不知道，白衣秀士在江湖上行走，亦少人知道姓氏，雖有當年相救的一段淵源，却連話也沒交談過，自也不曾問得。

那姑娘不時也跑出來，沒話說也會對他嫣然一笑，黃飛虎道：「姑娘，你不用招呼我，忙你的吧。」

兩個姑娘顯然怕冷落了他，交替在他面前打轉。好生令他感動，青衣女擺好碗筷，把酒也斟上來了，道：「老鏢頭，你先喝一杯，瞧這酒合不合你的口味。」

其實，他倒希望有靜一靜的時刻，讓他想一想。只覺打從那日兩個姑娘在建康城中出現的那一刻起，有好多好多事兒，他都應該想一想，却不由他去想的，尤其是小小子白英。

但兩個姑娘總不讓他靜下來，簡直是一瞬間，做好的菜已搬上桌來了。

其實是家常便飯，姑娘說：「老鏢頭，菜是後園自己種的，鷄是自己養的，這裏雖在城圈子裏，買起菜來，可不易。」

「太好了，」黃飛虎說：「我……我像回到了家。」

兩個姑娘借故兒去轉了轉，好讓他抹掉眼看要掉下來的老淚。黃飛虎覺得有生以來，從沒吃過這麼精美的菜餚。青衣女不停替他添酒，那姑娘不停勸酒，有多少話要問啊，這時問人家姓甚麼，簡直問不出口了，要問那小小子白英，和這姑娘相處的時候長了，面對面的時候多了，更覺她像白英，但人家是女孩兒，也說過了，無孿生的兄弟姊妹，壓根兒就是孤身一人，還問甚麼呢？

那酒一杯又一杯，酒巳令人醉，景色令人醉，從未感受過的家的氣氛，家的溫馨，更令人醉，兩個姑娘簡直是承歡膝前，更令隻身無兒無女，飄泊一生的老鏢頭，醉上加醉。

他醉了，多年來失意潦倒，有酒必澆愁，酒已成了他多年來的安慰，豈會這麼輕易醉了的，但他醉了，終於醉倒了。

他醒來時，當發現他是躺在床上，大吃了一驚！啊呀！但一見窗外的陽光，才又心安了。

他當然記得，兩個姑娘一杯又一杯，不停給他斟酒，他豈不知陳年花雕有多强的後勁，但怎會醉得人事不醒，被人扶到床上來也不知道？

幸好，陽光不過才斜斜地照在窗前那婆娑的柳樹上，清風徐徐，柳絮飛舞，映得房內的光影乍暗還明。

不不！他霍地坐起身來，難道時光會倒退麼？他分明記得，昨日喝酒之時，陽光已爬上了柳樹梢頭，已是申時光景，而今，不過……不過未初時候，難道他已醉倒了一日夜！

聽到了屋子裏有响動，青衣女掀簾而入，笑嘻嘻說道：「老鏢頭，昨兒你這一大覺，想已可恢復你月來的疲勞了。」

「我眞……睡了一日夜？」

「如何不是，」青衣女笑道：「你瞧那日影，現下是什麼時候了。」

黃飛虎跳下床來，道：「糟了，我有事要辦，我得趕快走。」

青衣女抿着嘴，道：「你要辦的事，人家怕不早替你辦好了，這時候才着急，不怕太晚啦。」

黃飛虎是和衣而臥，也不整衣衫，慌忙就往外走，道：「有勞姑娘你告知你家小姐，日後再來道謝，我這就走了。」

青衣女在他身後道：「小姐已在替你備馬了，不用再轉告。」

黃飛虎推開籬門，恰見那姑娘把他昨日乘來的馬，從林中牽出，迎着他道：「老鏢頭慢走。」

他一躍上馬，馬上回頭，說道：「我有要事在身，不敢久留，姑娘，請你多保重。」

那姑娘只笑不言，黃飛虎一夾馬腹，只一抛韁，即奔出林去，再也不顧馬蹄踏落花了。

打從陶然亭去珠市口，相距本就不太遠，一會工夫就趕到了，只見姜風正站在客棧門口，皺着眉頭在左望右望。一見黃飛虎騎馬而來，如釋重負一般，道：「老鏢頭，你可來啦，可躭心死了。」

黃飛虎跳下馬，一個夥計過來接過馬去，急道：「你怎說？」

四五百人包住了三間大客棧，這街頭門口，竟不見多幾人，難道出了甚麼事？

姜風道：「你昨日一去，便無音訊，等了你整整一日，敎我如何不躭心，老鏢頭，那錦盒可已交給收件人了？」

黃飛虎道：「咱們的人呢？那四路鏢呢？」

姜風道：「昨日全巳交割了，威遠與

三才鏢局的人，此刻怕不已過了蘆溝橋，咱們臨時雇的人，也全打發走了，太半是兩家鏢局的人結伴而行，此刻只賸下咱們鏢行的，也全去各處走動了。」

黃飛虎這才舒了一口氣，道：「好，姜老弟，這般處置，再好不過。」

「只可惜你晚了一步。」姜風道：「若是早半個時辰回來，你還見得到小小子，當眞，這又好一陣工夫了，小小子怎生又不見了人，別是又一去不返吧？」

黃飛虎道：「你怎說？小白英！我的小白英回來了？」

「可不是已經回來了，」姜風說道：「昨日我們剛落了店，小白英就來了，老鏢頭，且進去說話，站在大門口，人來人去。」

黃飛虎心花怒放，自從小白英在保定一去不返，他簡直像失落了甚麼，簡直像把他的老命兒一半也帶走了，聞說小白英回來了，如何不喜？

回到棧房坐定，姜風道：「老鏢頭，你別讚我，小小子可眞了不得，他回來，說是奉你之命，如此這般，這般如此，簡直像快刀斬亂麻，把項事全在半日中辦妥了。連趙總鏢頭也對他口服心服，車夫與鏢行的夥計，也喜地歡天，都當你老鏢頭是佛菩薩……」

老鏢頭道：「這又是怎說？」

姜風兩手一攤，道：「一者他說是奉老鏢頭之命而來，二者咱們一路行走，其實全由他調度，已不由我不服，雖覺他出手大方了，也不敢阻止。」

老鏢頭道：「他端的如何快刀斬亂麻呢？」

姜風道：「他一到，即說：各位且先別歇下，威遠的兩路鏢，即作爲兩家鏢局所保，如何保送來的，也由他們各自立即送去交割，京師之地，天子脚下，倒也不是怕有何差錯，而是咱們的人太多了，官兵也奈何不得的狼牙山賊寇，又被咱們一擧盡殲，本就良莠不齊，這番再又露臉揚了威，就難免自傲自豪，向人前招搖的，人多難管束，祇怕會生出事故來。」

黃飛虎猛拍了一下大腿，道：「怎生我們就沒想到這上頭，偏他這個小小子？他……」

「嘿嘿！」姜風說：「他那還是個小子，咱們大把年紀，簡直小半兒也及不上人家。他一說，趙總鏢頭首先叫好，大伙兒離家久了，任誰也巴不得早日還鄉，又聽說連酬金也盡歸他們所有，老鏢頭，可眞了不得。小白英說這是老鏢頭的主意，所有人等，酬勞加倍，恰是那兩路鏢的酬金，他倒計算得清楚，他這麼當衆一宣佈，怎會不歡聲雷動，是以，今兒一早，兩路人馬便已上了路。」

黃飛虎道：「太好了，這番此來，老實說，別說他們了，便是你我也心懷疑慮，吊胆提心，但人家却毅然相助，甘冒大險，酬金加倍，其實已太少了。」

姜風道：「正是如此，是以當小白英說，所有臨時雇用的人，也一般酬金加倍，我也無異言。」

黃飛虎道：「正該如此，一般兒的冒險賣命，豈可厚彼薄此。」

姜風道：「故爾這裏只賸下咱們自己的人了，一共三十五人，大夥兒本來都想等老鏢頭返來，不願出去的，但我看得出，老鏢頭這麼多大事未辦，雖然有白英說是奉老鏢頭之命而來，但久等你不返，大夥兒不覺也生疑慮，因爲老鏢頭身懷異寶奇珍，身邊却無一人伴隨，夥計們也罷了，幾個鏢師却越來越不安，是以我命五人各帶幾個夥計，去外面蹓躂蹓躂。」

黃飛虎笑道：「只怕你是想把他們支使開去，有話問小小子吧。」

說得姜風也笑了，道：「薑可是老的辣，瞞你不過，大夥兒關心老鏢頭久去不返，又身懷異寶！越來越覺不安，都陪着我等候，一步也不離開，我想問，也沒機會。」

黃飛虎道：「便我也要知道，他一去多日，到底去了何處。」

姜風一怔，說：「怎麼，老鏢頭，你難道沒問過他？他也沒告訴你？」

黃飛虎起身來，在房間踱來踱去，因爲心中越更不妥，昨日他一走，白英這小子就回來了！而今日來，小小子却又先一步走了，這事兒蹊蹺得很，而且，他怎能告訴姜風，說他這一日夜中，是醉倒在人家家裏，一時如何說得明白。道：「說吧，他端的怎麼告訴你？」

姜風說道：「他倒先反問我，知不知道翼人張僚有個妻子，和張僚是師兄妹，名叫胡姬，而張僚的師傅，其實即是胡姬之父……」

「啊！」黃飛虎停下步，不僅怔住了，而且心下一驚！

姜風道：「我也吃了一驚，咱們盡殲了狼牙山的賊子！又活捉了張僚，這父女豈肯甘休，我就對小小子說道，那日賊衆中可沒一個女人，想必是留下來坐鎮賊巢了，不知後來官兵去犂庭掃穴，遇上了沒有？小小子就說：問得好，那也是我想知道的，我要是說了出來，大夥兒必然要躭心了，那胡姬即是張僚的師妹，胡姬的爹即是張僚的師傅，那麼，你說，這胡姬會不會武功？武功便不如張僚，是否也非等閒？」

黃飛虎急道：「原來他去查看，要知道那胡姬的動靜？」

姜風道：「正是如此，原來那胡姬並不在狼牙山中，官兵去掃穴犂庭，這胡姬亦沒出現，白英說，他仍不放心，故爾追查下來，一路追查到這裏。」

「這裏，」黃飛虎大驚，道：你是說，那胡姬也在京中？」

「我也心頭一緊，就說：「我明白了，之所以他昨日一到，便不許大家歇着，即刻把鏢交割，並且即日遣散了衆人，他就說道：正是這緣故，但不過是防萬一有變而已，其實胡姬並不在京師，便他亦尚未查出胡姬現在何處，也許連狼牙山已被犂庭掃穴仍未知道，暫時絕不會有事的，要我放心，並要我轉告老鏢頭你，要老鏢頭你儘管放心，那父女兩人便知道了，亦不會來找老鏢頭的麻煩。」

黃飛虎驀地一跺脚，道：「罷了，我又來遲一步，小小子又不告而別，只怕這番才是一去不復返了，姜老弟，其實我並未見過他，他這一去，必去找那胡姬，爲咱們拖後患，他到底是誰？端的是甚麼人？爲何如此爲我賣命？太教我不安了。」

姜風也不言語，只是緊皺了眉頭。

他二人如何不躭心，胡姬的武功便不如張僚，但她尚有父，胡姬之父即是張僚之師，白英强煞，也還只是個小小子。

人去屋空

姜風和黃飛虎商量後，大夥兒恰好回客棧，黃飛虎即命大家收拾行裝，五位鏢師，各帶五七人，分批離京，一路之上，不許打出飛虎鏢局的旗號，要扮作普通客商。

黃飛虎也加倍發放了各人的酬金，道：「不僅要各位扮作客商，京師的土產，在外省吃香得很，各位把身邊的銀両購買京師的土產帶回，亦可獲加倍之利，事不宜遲，大家明兒一早即分批上路。」

聽說黃飛虎已返回棧房，京師的各鏢局，當晚聯合設宴，有誰不替自己臉上貼金的，別說知道有小小子白英存在的人，只不過那些鏢師才略知一二，便威遠與三才鏢局的總鏢頭，也不過略知得多些，這般人在京師的鏢局之中，少不免也有些友好，互相在走鏢時相識，有過一些交往的人更多，少不免誇大其辭，述及那日殲賊活擒賊張僚，如何英雄了得，那京師中各鏢行中人，又如何不信，建康各鏢局的人，竟連一個輕傷的都沒有，也不由他們不信，是以，對黃飛虎更崇敬有加，更何況打通了保定道，今而後，南下的鏢再不用走水路，由海上兜一個圈子，而且從此以後，在官家面前，更吐氣揚了眉。

那聯合的盛大宴會之後，有那以前和黃飛虎有過交往的，少不免又各自邀宴，也就和在保定府時一樣，黃飛虎之所以接受邀請，一者盛情難却，二來盼望那小白英再回到他身邊來。

那知又和在保定府一樣，過了三日，小白英又無跡無踪。

等到第三日，姜風心急，道：「老鏢頭，依我說，你不用等了，這小小子若有事故，必然來尋咱們，他說過了，賊巢雖破，胡姬仍無下落，他不查個水落石出，不爲人爲到底，是不會甘休的，此刻怕不已在數百里外也說不定，却是他以爲咱們必然南下，也許就在前途等我們，那時豈不反誤了事。」

黃飛虎道：「你說的有理，好吧，姜老弟，我還得去一個地方一趟，入夜回來，咱們明兒一早動身。」

他也不騎馬了，打珠市口往西走，不過三兩里地，而且要穿過些偏街小巷，騎馬倒不便了，而且那樣幽雅的地方，連徑上的落花，他也不願踐踏。

若不是他那日親眼見到，若是聽人說出來，他也是不信的，不信在京師城中，會有那般世外幽清之所。

是啊，他怎能在離開京師之前，不見那姑娘一面，他老了，無兒無女的老人，入木之年，才初嚐到家的溫馨，那是多麼豐富的午餐，畢生亦難忘懷，小菜四五碟，遠勝過海味珍饈，他不記今生除了在那小屋中，可曾有過熱淚盈眶的時候。別說那姑娘了，便那青衣女，亦是個多可愛的可人兒，他要是也有這麼兩個女兒，他死也可以含笑瞑目了。

咦！怎麼走得這麼快，也許他走得眞快，早已來到小湖邊，婆娑的柳絲又拂在他面上，青青的草地，綠得滌盡塵俗，拂面的微風，送來陣陣花的幽香，是的，他又踏上那花徑了，雖然心急，仍然盡量避免踏着地徑上的落英，現在，到了！

老鏢頭陡然間，如泥塑木雕，只覺心中一陣劇跳，怎生不過兩日多，眼前已景色全非！

景色已全非，那追屋前的綠牆，仍然綠依舊，但籬已塌倒，牽牛花仍在一些殘缺的竹籬上，但已不成爲牆，但絕不似才被人破壞的，從那鋪滿地的牽牛花上就可知道，甚至見不到被踐踏過的痕迹，像是長年累月，已是如此生長。

老鏢頭更驚駭的是，門窗皆已破落，窗格上仍殘存一些破舊的窗紗，在風中輕拂，門前敗瓦滿地，可不是簷上的瓦片脫落了。

分明是已久無人居的破屋！

黃飛虎脚下像生了根，日影雖已西斜，可也仍如火，他只感到陣陣涼意。

但他絲毫沒有懼意，奔到門前一看，差點兒被一根倒下來的門柱絆倒了，那門柱斜斜地恰好封住了門戶，其實又何用再進去，從那坍塌下來的壁牆中，已可把全屋看清了，只有一些堆積着塵埃的家具，倒也都在他記憶中的位置，却蒙上了蛛網，尤其是地上，厚厚的塵埃上，分明顯示已長年沒人進過這屋子了。

難道！啊呀！難道他見了鬼？那姑娘與青衣女……

不不！活生生人，怎會是鬼，他也從不信世間眞有鬼，但兩日前，他在此飲過陳年的花雕，吃過姑娘親自下厨做的精緻小菜，人去屋空也罷了，怎麼會破敗如此？

難道世間眞有鬼？那日在胡掌櫃酒館中遇到，與兩日前見到的，都是鬼！

不由他不信，但他又實在難以相信，絕不信兩日前在這裏所遇所見，所飲所食，全是幻覺。

他繞屋一匝，轉到屋後，只見那蕭蕭白楊之下，有一座墳墓，遠遠所見，亦可見到墳前有墓碑，不自覺走上前去，那白色的墓碑，字蹟清楚可見，刻着：

先父白衣秀士之墓

黃飛虎心頭一震，這麼說，這裏實是白衣秀士的故居了，再看傍邊有一行小字，刻着孝女茵兒泣立。原來白衣秀士眞有女，這可是假不了的，這女兒單名一個茵字，只見那墓碑仍新，字迹亦極鮮明，可知秀士有女，而且是活着的，兩日所見，便是那單名一個茵字的女兒了。但這一切……這一切，這這……這又怎說？

他想找個左近的人來問問，但來時已不見人，京師鬧市之中，陶然亭乃遊人常到之處，這裏雖然偏僻些，忒又作怪，怎生竟無人跡？

黃飛虎猛然打了個寒顫，莫非，這裏眞鬧鬼，他兩日前所見的，眞是鬼？白衣秀士的女兒死後幽靈不散？甚至白日亦現形？把左近的人駭走了？

他還等待甚麼，倒是希望若眞是鬼的話，再現出形來，但他已轉了半日，前前後後，全已查看過了，若要現形，也早現

出形來了。

他急於想找個人來問問，終於走出了林子，離開那花徑盡頭約兩箭之遠，他見到有一戶人家，屋傍有個菜園子，一個老人家在鋤地。

黃飛虎來到了他近前，道了擾，說道：「請問老丈，前面可是白衣秀士的故居麼？」

那老丈停了鋤，望了他一眼，皺紋中堆疊着風霜，道：「你是指前面那林子裏麼？看來你是遠道來的外地人了。」

黃飛虎希望從他面上見到一些兒驚惶，但却沒有見到。

「是的，不瞞老丈，我正是遠自江南而來的。」

那老丈點了點頭，道：「這就是了，那也就難怪你不知道，也敢來詢問。」

「老丈這是怎說？」

老丈道：「白衣秀士巳死去兩年有多了，本來尚留下一女一婢，不料也在不到一年之中，先後死去，也許那兩個姑娘死後幽魂不散吧，來到陶然亭遊玩的人，不時竟在光天化日之下，也見到兩個姑娘在林中，或水邊，或在那花徑上，現出形來。久而久之，見到人多了，傳了開去，這一帶故爾連白天也無人敢來了。」

黃飛虎道：「但老丈在此近處種地，却又不懼？」

老丈笑了，說道：「我甚麼怕的，那兩位姑娘我是從小見到她們長大，那個女婢名叫青兒，更時來我這地上摘些蔬菜，姑娘更惜老憐貧，時常周濟老漢，生前是好人，善心的姑娘，死後倒會化爲厲鬼的麼？」

黃飛虎鱉住了，不讓那口浩嘆之氣嘆出聲來，說道：「老丈說得是，那姑娘秀美文雅，便是不幸夭折，又豈會化爲厲鬼呢。」

老丈說道：「原來尊客也見過兩位姑娘，我就時常對人這麼說，偏是人家總不信。」

黃飛虎再沒甚麼可問的了，忙別過老丈，悲悲戚戚，迷迷惘惘地走回棧房，姜風見他神色不對，問他，他也不言語，只是苦笑搖頭。他想說，想告訴姜風說：原來世間上眞有鬼，那日他就親眼見到，而且吃過鬼爲他做的菜餚，但一想到姑娘那麼美慧，那麼個可人兒，年紀輕輕就夭折了，怎不令他悲傷，尤其令他感動的是：人巳死了，竟仍不忘他老父的臨終吩咐，一再現形，報他的恩德。

啊！黃飛虎忽然心中一動，跳了起來，姜風道：「老鏢頭，你！做甚麼？」

黃飛虎道：「那黃金……」

姜風說道：「黃金九十兩，一兩也不少，好好兒地在這裏。明兒一早就要上路了，適才我去特製了兩件背心，分開來裝好了，明兒我們穿在身上，外面有衣衫罩住。」

黃飛虎道：「姜弟兄，你快取出來看看。」

姜風有些不高興，誤會黃飛虎不放心他，賭氣把藏着黃金的兩件背心，扔到黃飛虎面前。

老鏢頭無暇解釋，忙把黃金倒出來，其實入手巳是沉沉的，還用取出來看麼，黃金仍是黃金，燈下仍然金光閃閃。

老鏢頭連聲叫怪，令姜風也奇詫了，道：「老鏢頭，你奇怪甚麼？」

黃風虎道：「姜老弟，你是否聽說過，鬼錢鬼金，一會就會化爲灰燼的？」

姜風把一雙大眼睜得更大了，再把老鏢頭回轉棧房後，一直迷迷惘惘，連起來一想，心說：「難道他遇了鬼？」

黃飛虎道：「你且坐了下來。」

當下把那日之事，保留着未告訴姜風的，有關白衣秀士之事說了一遍，道：「原來那日在胡掌櫃酒館中，託他保送錦盒，以及給了姜風千両銀票，重振飛虎鏢局的，就是白衣秀士之女。」

姜風道：「這就難怪了，原來老鏢頭救了白衣秀士之命，却因此而失鏢重傷，且從此飛虎鏢局一蹶不振，她是爲報恩而來的。」

黃飛虎道：「兩日前到京，你猜，那錦盒的收件人是誰？原來也是這個白衣秀士之女。」

姜風說道：「這却不奇了，以百両黃金爲酬，託運甚麼異寶奇珍，原不過是個藉口，助老鏢頭你重振鏢局而巳，我猜想當日她交付錦盒給你，並不開啓讓你檢驗查收，只怕那錦盒之中，並非甚麼奇珍異寶。」

「你猜對了，」黃飛虎道：「錦盒之中，不過是一把張僚的柳葉飛刀，即是當年傷白衣秀士右臂的，另一件却是我的一隻金鏢，當年便因我那一鏢，把張僚的飛刀蕩開了，才救得白衣秀士性命，却被秀士拾了起來，保存迄今，是以，那錦盒中盛載的，不過是恩與仇而巳。」

「且慢！」姜風道：「你適才說鬼金鬼錢，却又怎麼說起，難道那白衣秀士之女，竟是女鬼不成？」

黃老鏢頭一聲浩嘆，道：「適才我去何處？便是那白衣秀士的故居，你說，這是不是一件怪事，兩日前仍是世外仙境一般，屋雅人美秀，但今日前去，却成了破敗的鬼屋，屋中滿佈蛛網，塵埃厚積，門窗亦敗壞不堪，你說奇是不奇？後來我在近處找到一位種菜的老丈，才知那姑娘在白衣秀士逝世後不久，也死了，而且連同一個婢女青兒也死了，兩個姑娘的鬼魂，竟在白日亦現出形來，那日我覺得奇怪，那陶然亭乃是多人遊玩之地，怎生不見遊人，據那老丈言道，原來那鬼魂白日亦現形，見過的人多了，是以無人敢去那一帶行走。」

姜風未眼見，亦未親身經歷，竟也被駭得目瞪口呆，說道：「天下之間，竟有這等奇事。但這……這百両黃金，怎又是眞而又眞的眞金？啊，是了，老鏢頭，當年你爲救她爹爹，重傷不說，連鏢也失了，鏢行從此一蹶不振，買賣也一落千丈，損失的何祇百両黃金，他爲報恩而來，金也當然是眞金，老鏢頭，罷了，我說，你受她的百両黃金，實受之無愧，不要再不安了。」

黃飛虎心下沉重，黃金不放在心上，只痛惜這般美慧可人的兩個姑娘，才是花樣年華，却夭折了，不覺又浩嘆一聲，道：「不受又如何，要還人家，亦無法還去，而且她也說得是。」

當下把那日姑娘之言，也對姜風說了，道：「只道神仙能前知，敢情鬼也能夠，他說我這趟買賣是虧本生意，可不是被她說中了，她在那裏說時，小小子白英却在這裏這趟買賣的酬金全替我散了。」

姜風道：「這麼說，姑娘幽靈不滅，簡直巳變成了鬼仙啦，胆小的，眞令人駭煞。」

黃飛虎道：「鬼豈敢白日現形，怕不是鬼仙，嘿！姜老弟，更有一宗，亦是咄咄怪事，那日我一見姑娘，簡直以爲她就是小白英了，小白英初來時，我就覺得他好生面善，却想不起那兒見過，現下我才知道，原來他像極那姑娘。」

姜風一拍大腿，道：「說的是，便我也感覺相同，却沒想到那姑娘。只想到咱們走南闖北，見過的人多了，也許確曾見和他相似的，却想不到那姑娘。」

「一個小小子，一個大姑娘，又怎會聯想到一起來。」

黃飛虎苦笑地說！

他，又想起了小白英。

窗外橫屍

第二天一早，兩人便上了路，打扮成小本客商，黃飛虎索興連刀也寄存在客棧裏，天色甫明，才開城，兩人便出了永定門，奔豐台，馬是代步，可是少不得的！

走在路上，姜風道：「老鏢頭，你連刀也不帶在身邊，怕不有些失算麼？」

他那知道黃飛虎心下巳作了個決定，這番回轉建康，但巳決定把鏢行交付與姜風與衆家鏢師，他就算退出江湖了，他老了，飛虎鏢局現下豈僅聲威巳重振，而且比起當年來，更加响亮了，飛虎鏢旗到處，還怕不人人讓路，他還需要甚麼，今後粗衣淡飯，樂天不憂，他巳意滿心足，有道是：瓦甕不離井上破，將軍難免陣上亡，他太厭倦了，倦於在刀口子上討飯吃。

黃飛虎道：「姜老弟，我不帶刀，你可帶着。何况我還有這三隻金鏢，現在而今，咱們的名頭响了，大了，相信不會有人來找咱們晦氣的，而且，我這一生，還想不起有甚麼深仇大恨的仇家，有，便只有翼人張僚的妻子和他那師傅了，這兩人眞若找上來，嘿嘿，姜老弟，我便有刀在手，是不是人家敵手？有刀豈不是也等於無刀、話，還是那一句，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

姜風道：「其實，老鏢頭說的不無道理，還有，聖天子百神護祐，你不是甚麼聖天子，却有那鬼仙暗中護祐，何况小小子又去而不返，必對那胡姬父女的一舉一動，瞭如指掌，若然有警，必先現身示警了。」

黃飛虎爽朗一笑，道：「你既然知道了，還躭心些甚麼，走吧。」

兩人輕裝簡從，馬上行來，自是快速，日落時候，巳到了高碑店，巳離京師近兩百里了。

兩人既然無掛牽，也都是達觀之人，又是生死知己之交，開懷暢飲，直到薰薰醉了，方才就寢，天快亮的時候，却被一陣喧嘩聲驚醒了，只見窗外火光燒天，人聲沸騰。連忙披衣出視，只見火光照耀之下，黃飛虎那窗下，躺着兩具死屍。

店中出了命案，人命關天，那還了得，姜風擠了過來，道：「別出聲，這兩個賊子是衝着咱們而來的，且看店家如何處置。」

那店家一見黃飛虎開門出來，也走了過去，道：「這位老客，我可沒說你是行兇之人，老客這麼一大把年紀，又手無寸鐵，如何殺得人，但人可是死在你這房間的窗下，少不免一會官人來到，要問老客幾句，請老客不要離開。」

原來店裏巳報了官，店家說得好聽，其實是怕他溜走了，黃飛虎道：「店家請放心，既然人死在我窗下，我當然有關連，豈敢離去。」

姜風在他身邊說道：「老鏢頭，你眞可放心，死的是狼牙山漏網的賊子，必是留守賊巢中頭目，殺賊的人巳留下血字在牆上。」

黃飛虎一看，可不是窗傍的粉牆上，有兩行血字：狼牙山賊，死有餘辜。

「小白英？」

姜風點了點頭，道：「猜不出會是別人殺的，官人來了。」

高碑店是個大鎮市，又近着狼牙山，是以有一個把總帶兵駐在這裏，與地方官一併來了，姜風趨前，和那把總耳語了幾句。只見那武官兒眉頭揚了起來，對那地方官說：「這案交給我辦了，一切有我承担。」

地方官不過是個八品的小小官兒，巴不得這一聲，說道：「總爺既如此吩咐，卑職敢不從命。」

那把總去把牆上的血字瞧了瞧，道：「大家都見到了，被殺的是狼牙山的賊子，賊窩雖巳被犂庭掃穴，少不免有漏網的，從此以後，便仍還有漏網的，諒也不敢再來咱們這高碑店做案了。今後地方安寧，實是大大好事，店家，這事也與你無牽連。」

當下吩咐隨來的官兵，把屍首抬了出去，把賊人手邊的兵器和身上搜出的暗器，讓地方官過了目，吩咐收存起來，一併呈報。

那店家自是心頭上的大石落了地，趕快吩咐備辦酒席，欵待總爺，人命關天的案子，就這麼脫了干係，那地方官對總爺謝了又謝，退了出去。

那總爺見人巳散了，才趨前對黃飛虎一拱手，道：「原來是老英雄駕臨，竟失了迎迓。」

黃飛虎巳猜出姜風在把總耳邊說的甚麼話了，不用說，必是把這兩條人命，算在他頭上了，心中一動，忙低聲道：「總爺，這事恁地處置，實是高明，我到了保定府，必要在總兵大人面前美言兩句，只是我有要務在身，總兵大人亦立即要我前去，我是甚麼人，尚望不要對外宣揚，以免地方上知道了，而且……」

隨在那把總耳邊也說了兩句，只喜得那把總怒放心花，連聲稱是，對黃飛虎謝了又謝，隨對店家吩咐道：「你的酒席我心領了，這兩位乃是……乃是貴客，好生欵待。」

隨恭敬地對黃飛虎和姜風也拱了拱手，說道：「我這就去遵照老英雄的吩咐去辦理。他日若得寸進，必不忘老英雄的好

處。」

黃飛虎道：「總爺你事忙，請吧。」

那把總去了，店家早看在眼裏，還會不趕快奉承的，也忙去備辦酒宴。

回到房中，姜風笑道：「我知你在那把總耳邊說甚麼了，兩條人命的案子，竟被你順水推舟，做了人情，不用說，把總殺賊有功，官兒少說也要升一級。」

黃飛虎呵呵一笑，道：「我也知道你在他耳邊說甚麼，活擒張僚，盡殲狼牙山賊衆的老英雄，就在你面前，還不上前相見。」

姜風也笑了，道：「你只猜對了一半，我還對他說：總兵大人在保定府恭候老英雄，這事越快處理越好。但話又說回來，這把總也是個老官場，精明得很，老鏢頭，你不用再踱來踱去了，我說你自有護祐，可不假吧，當然不是鬼仙，鬼殺人，可是不見血的。」

「不用說，是小小子了。」黃飛虎望着窗外，道：「他既時刻在我左近，却為何又不與我相見，他不知我日夜思念，想得他好苦。」

姜風安慰他道：「老鏢頭，他要是在你身邊，昨夜這兩個賊子，豈會被殺了，咱們也沒被驚動，老鏢頭，我說：「你太辜負人家一番好心了。」

說得可不是有理，姜風又說道：「不過是早晚間事，若我猜得不錯，最遲在返到建康之時，那個小小子也必會現出身來，他不現身，必是不能現身，在暗處更有利。」

黃飛虎精神一振，道：「姜老弟，咱們這就上路，否則那把總必要來糾纏。」

姜風道：「又豈僅此，為了要討好總兵，必會派人前去知會，那時，咱們只怕一到保定，就會被留下了，誰耐煩去應酬官面上人。」

黃飛虎道：「說得是。」心下却想，把鏢局交付與姜風，可眞深慶得人，而且他為人忠義，必也能善待跟隨我多年的鏢師和夥計。

當下兩人忙忙收拾好了，即刻離了高碑店，快馬奔了一程，午間已到了保定，繞城而過，一直到了望都，才歇馬打尖，估量那總兵絕不會派人追來，這才放馬緩行，這一日，行了兩百多里，有道是：「有話則長，無話則短。過德州，過濟南，全都不停留，兩人扮作行商走販，投店也投的是小客店，是以各地鏢行中人全沒被驚擾。行了半月多，這一日，到了建康，敢情那威遠與三才兩鏢局的人，亦尚未回轉。

活捉翼人張僚，殲滅狼牙山的賊衆，早已轟傳到江南了，兩人尚未入城，剛剛渡過江來，一個舊日的夥計已迎來，說道：「果然被我迎着了。」

是一個姓杜名方的鏢師，見面就埋怨道：「這是從何說起，我們三個弟兄剛走漢陽的鏢，老鏢頭就重振飛虎鏢局，偏是回來得遲了，回到這裏，你們又已北上了十多日，想隨後追趕也來不及了。」

老鏢頭呵呵笑道：「多謝各位兄弟，咱們保鏢，是限時限刻的事，如何遲延得，是我的老兄弟，只要是不忘我這個老哥哥的，來歸何分早晚。」

那杜方走在姜風身側。唉聲嘆氣，道：「好啊，你們露足了臉，好不威風，而今中原江南地帶，誰不翹起大姆指來讚你們英雄了得，連威遠與三才鏢局全有份，全有光彩，咱們哥兒幾個，却祇有羨慕的份兒。」

姜風笑道：「這就叫做同人不同命，你們怨不得那麼多了。」

黃飛虎和姜風才知威遠和三才兩家鏢局的人馬尚未回轉建康。他們後兩日上路，倒走在前頭了。而且知道，走鏢回來的舊日弟兄，這兩月之中，已有十數位鏢師和二十多位夥計，投到飛虎鏢局了。

杜方道：「老鏢頭，你說不分早晚，却不知這早晚之分，何異天淵，而今飛虎鏢局威震天下，四海揚名，人家會怎麼說，說咱們……」

「沒有的事。」黃飛虎道：「是我的好兄弟，個個忠義，各位走鏢在外，亦身不由己，却見你們這些兄弟，這些日子委屈你們吧？」

杜方道：「其實我們夠忙的了，總算不辱老鏢頭之命，趕在老鏢頭回轉之前，即時把鏢局重修改建起來……」

「且慢，」黃飛虎怔住了，道：「奉我之命？奉我甚麼命？」

杜方笑道：「老鏢頭，你這是怎麼啦，可是殺賊殺得多了，人也健忘起來，你不是派一個姓白的小兄弟前來，分派各人的職司，只差沒把地基也翻轉過來，鏢局子一大半已拆了重修，而今鏢局的外貌仍和當年一樣，裏面却面目全非了，大廳更大，更堂皇，後園又添建了房舍，初時咱們以為奇，要添建這麼多房舍何用，現下可不奇怪了。飛虎鏢局從此大興大旺，只怕再添一半人手，也應付不了湧上門來的買賣，老鏢頭，你可知道，而今揚州、瓜州、鎭江，甚至蘇州，也跑到咱們鏢局來，要求保鏢。」

黃飛虎與姜風瞪着眼，面面相覷，出不得聲，兩人心頭一陣陣緊，令那杜方把兩人望了又望，說道：「哦？你們這是怎麼了？」

姜風開了口，說道：「杜方，你說，是一個姓白的小兄弟？說是老鏢頭派他來的？」

「是呀！」杜方道：「那老蒼頭認得，帳房也說是老鏢頭身邊的小兄弟，咱們這些人殺賊沒份兒。只有在這上頭賣點力了。一切已照老鏢頭吩咐的辦好了，嘿！老鏢頭，那後園而今已可媲美皇宮內院了，別的不說。僅僅太湖石，就運來了八大船，一切全依照那小兄弟交來的圖樣修改起來，日夜動工，整整用了六十個日夜，剛好在昨日才完了工。」

姜風楞楞地如木雕泥塑，好半晌才吐了口大氣，才能活動了，才對黃飛虎說道：「老鏢頭，白家姑娘說是鬼仙，難道這小小子也……也會分身之術？」

黃飛虎向自己的頭上敲了幾下，兀自迷迷惑惑，道：「那小子倒也不時失了踪跡，不知去向，但從沒超過一天半日，這怎麼……怎麼可能？走，咱們快走兩步，杜老弟，你隨後來。」

黃飛虎一拍馬，與姜風飛馬入城，任他們的馬如何快，而且扮作商販，仍被街兩傍的人認出來了，連店鋪裏的人也跑出來歡呼，到了鏢局，了不得，竟張燈結綵不說，更令他們驚奇的是：像是預知黃飛虎今日今時返來。

可不是嗎，兩人的馬未到，鏢局的人，鏢師率領着夥計，已在門口列起隊來歡迎。

黃飛虎不待那馬停下來，已縱身而下，奔進鏢局，叫道：「小小子，小白英，小兄弟，趁早兒出來見我，別要再躲躲藏藏，玩弄玄虛了。」

隨同他湧進來的鏢師夥計，都有些愕然，一個道：「老鏢頭，你是說白兄弟呀！不是一早就出去了，說是去迎接你們，只吩咐我們備好酒筵，準午刻列隊在門口歡迎老鏢頭歸來。」

「姜老兄，他……又……走了？」

黃飛虎像癱軟一般跌坐在椅上，姜風說道：「各位辛苦了，且讓老鏢頭先歇一會。」

大夥兒見黃飛虎面色有異，只道是他長途跋涉，眞太辛苦了，便都退了下去。

姜風道：「老鏢頭，我早說過了，小小子必會出現的，誰說他走了，說不定一會就出現在你面前。」

「你說可眞？」

「老鏢頭且先歇一會，換過衣衫，大夥兒可等着替你接風。」

姜風不由分說，把他扶了進去，老蒼頭說道：「老鏢頭的新居就在後園，這邊走。」

眼前豁然開朗，好一座庭園，有山有水，荷池中花正盛開，太湖石堆出的延綿山嶺，玲瓏嵯峨，綠樹映掩中，有精舍數間，本來是一塊早年用來供鏢行中人平時練武的場子，而今竟成了別有洞天的幽美庭園，姜風嘆讚道：「老鏢頭，我說，最美的，不是這庭園，而是人家對你的這番心意，便是最最孝順的兒女，恐怕也不會設想得如此週到。」

黃飛虎可不是已熱淚盈眶，又和那日在京中陶然亭的感覺相同，而姜風不明白，黃飛虎却立即明白的是，這分明是要他享幾年清福，安享晚年，不用再在江湖中冒風險，歷風霜了，而這正是他尚未離京之時，心中已然起的念頭，忒也奇怪，這小白英竟然像已看透他的心深處。

進入那精舍，黃飛虎只覺根根毛髮都矗立起來，幾乎連呼吸都停止了。

姜風却瞧得讚不絕口，小屋五七間，沒一點兒富麗的感覺，只令人感到清雅舒適，不染上一塵，小軒窗，婆娑的柳絲，作了天然的窗紗，令屋內倍增幽靜。

「咦！你怎麼了？」

黃飛虎却不理會姜風，對跟進來的老蒼頭問道：「這當眞是那小小子吩咐佈置的？」

老蒼頭道：「是呀！那日老鏢率領鏢車北上，一晚，小小子突然來了，剛好有幾位走鏢回來的鏢師前來報到，以吳剛為首，本來也商量要隨後追趕前去的，小白英突然現出身來，說是奉老鏢頭之命，兼程趕回來的，並把帳房喚了來，取出三千兩銀票，及一張庭園設計的圖樣，說是老鏢頭有命，飛虎鏢局即將大展宏圖，房屋不敷應用，要擴建新房舍，舊的也要翻修，不要計較工資，要多雇工匠，以五十日為限，要修建完成，說這園庭是老鏢頭回來後的居室，一切要按照圖形佈置，並責成吳剛為首負責。並言道，舊日的鏢師夥計，有來投到的，皆要留下，並協同修建打理。」

黃飛虎道：「我只問你，這屋內的佈置，可是那小白英吩咐的？」

老蒼頭道：「我已說過了，全照小白英的圖樣建築佈置的。」

姜風見他神色有異，道：「老鏢頭，你……」

黃飛虎說道：「你們都出去吧，讓我一人靜靜地想一想，有話一會再說吧。那吳剛與杜方，必有事向你報告的，你前去吧。」

姜風只覺黃飛虎神色有異，却又說不出有何不妥來，當下和老蒼頭退了出去，並順手把門帶上了。

窗前的柳絲輕拂，令屋內光影乍幽還明，黃飛虎在屋內轉了兩轉。可不是與白衣秀士的故居，佈置得一般無二，連一桌一椅，也盡皆相同，不，他沒一些兒恐懼，便那兩個姑娘眞是現形的鬼魂，他又有何懼，便是鬼，也是有恩於他的恩鬼，更是可人兒的美鬼。

不，他非但不驚懼，若然他以往還只是懷疑白衣秀士之女與小白英有相關之處，現在他已再不疑惑了，他似有所悟，他悟了甚麼，却又連自己也說不出來，天下間，不可能有恁地巧合之事？不論是鬼是人，小白英與那姑娘，必有關連。

黃飛虎霍地轉過身來，拱手齊額，道：「姑娘英靈不滅，何不現身相見。」

那料一言未了，驀聽身後格格一聲笑，黃飛虎闖蕩江湖數十年了，何況是眞誠請人家現身相見，驀聽笑聲入耳，竟也嚇得從頭涼到脚，不是不想奔出去，而是嚇得脚軟了，連移動也不能。

只聽身後帶笑的聲音說道：「老鏢頭，我沒嚇着你吧，不料你……」

黃飛虎把心一橫，便是厲鬼，可也不會是害他的鬼，當眞他怕甚麼，硬着頭皮，轉過身來。

原來是那青衣女，名叫青兒的侍女！只有青兒，那姑娘沒現形。

黃飛虎的雙腿登時有勁了，胸也挺了，青兒巧笑倩兮，豈僅不是厲鬼，不在她的小姐身邊，沒了比較，可就覺得她美極了，小美人兒而且美得活潑天眞。

青兒站在屋子中央，把身子兒轉了轉，說：「你不怕啦？老鏢頭，你眞連鬼都不怕？」

黃飛虎眞沒些兒懼意了，道：「你們便眞是鬼，也不是害人的鬼，而且是有恩於老夫的鬼，我感你們的大恩也來不及，豈有懼怕的。」

「好。」青兒說：「不愧是老江湖，只是，我以為你會害怕的，會大大嚇你一跳的。」

黃飛虎幾乎忍不住笑出聲來，因為那青兒把小咀兒噘了起來，沒有嚇着他，令她好生失望。

道：「害人的鬼，那是人人怕的，小青兒，你不過是個淘氣的小鬼，怎會嚇得倒我？却是你家小姐呢？」

小青兒轉去窗前，且慢，據說鬼是沒影兒的？

可惜，陽光照在荷池上，照得荷花更艷麗，却不能在屋內投下影來。

她在窗前做甚麼？爲何不答他？

小青兒轉過身來了，道：「老鏢頭，有一樁事兒得先關照你，吩咐鏢局的上下人等，除了姜風外，不許任何人進入這屋子來，甚至走過荷池也不許。」

黃飛虎道：「原來你這小鬼也怕人，不過，我明白，還有呢？」

小青兒道：「這裏從外面看來。只得小屋三間，其實共有七間，三間是你居住的，後面的四間，抱歉，你不能進入。」

當眞，遠看近看，甚至人在屋內，也只以爲僅有精舍三間，黃飛虎不覺心生好奇，移步向內進望去，小青兒叫道：「喂！剛說你不能進入，你……」

黃飛虎慌忙縮步，道：「我沒說進去啊，只不過奇怪，怎生沒屋却有屋？」

小青兒道：「其實你便進入裏面，也是看不出來的，屋子是吳剛監督工匠所建，亦不知道，好吧，不讓你瞧，你大概也不死心，說穿了，就不奇怪了，那四間屋子是建在牆脚那邊的，屋子建好了，才把牆上開出一個暗門來，那面的四個另有出入的門戶，却又與這三間相通。那是我和小姐居住的，任誰也不許入內。」

黃飛虎心想：又何必開門戶這麼痲煩，鬼魂是無所不在的，能穿牆過戶，怕人家入內，又何必開出門戶來。道：「老夫不敢。」

小青兒抿着咀笑，說：「有誰不怕鬼的，你咀說不怕，其實心裏怕極了，諒你天大的胆子也不敢進入。」

黃飛虎道：「小青兒，怎生不見你家小姐，我有句話，早已問過了，現在要再請問一聲。」

小青兒道：「好吧，你問，其實，我知道你要問甚麼，怎生小小子修建屋子來給我們居住，現下可再不能說與小小子無關連了，是不是？」

黃飛虎現在再不以爲奇了，人家是鬼，不，是鬼仙，鬼仙當然無事不先知的，道：「我想甚麼，自是瞞不過你，不知可能相告麼？老夫實是迷惑得緊。」

小青兒嘻嘻笑道：「你迷惑的，恐怕不祇這一宗吧？對不住，少則一兩月，多則一年半載，你想見我家小姐，小姐就會出來和你相見，想見那個小小子，一般兒容易，現在却不能夠。」

黃飛虎喜道：「你說，我眞能夠見到？他們不是一去不復返麼？」

小青兒道：「瞧你這人，今而後，這裏就是他的家了，如何會見不到，不僅我知道你誠心，其實我家小姐……和小小子，也被你的誠心感動了，要不，也不搬來和你共同居住了，只是有一宗。」

黃飛虎道：「只管吩咐。」

小青兒說：「你不可對任何人說。這後園之地，不得你召喚的人，不准進來，應該說不准過那荷池，任你怎麼說，就說你要清靜休養。」

黃飛虎道：「老夫本就有此意，這次回來後，就把鏢局交由姜鏢師打理了，我老了，也不願再風塵奔波勞頓。」

小青兒正容道：「小姐也正是此意，老鏢頭也該享些清福了。」

小青兒忽然一挑眉，說：「那面有人來了，夜裏我再來和你說話兒，記住了，屋後有屋，休對人說起。」

在那裏？果見老蒼頭捧着茶走來，不錯，到這屋子來，必要繞過荷池，路只有一條，有人來，打窗口就可遠遠見到。

不料就這麼錯眼間，那小青兒已踪跡不見。

當然，她是鬼啊！

了了恩仇

胡掌櫃的酒館客如雲來，尤其是午間以後，你想找一個位兒，越來越難了，除非剛巧有人離去，否則，你就得等上一些時候。

因爲飛虎鏢局不但已重振聲威，而且聲威更勝當年，當年全盛時期，鏢師夥計不過百餘人，而今舊人來歸的不下百人，只因買賣興旺了，人手不敷用，不斷增加的鏢師夥計，已超過兩百人了。

還是黃飛虎把姜風喚到這酒館裏來，胡掌櫃把迎着櫃枱，臨窗的一張桌子，特別油漆一新，而且特地爲黃老鏢頭備了一張描金高背的椅子，常常光臨的酒客，全都知道，這張桌兒是爲威震南七北五一十二的黃飛虎老鏢頭而設的，是以，即使空在那裏，也沒人敢去坐的，黃飛虎亦每日必來，外地來的江湖朋友，要會黃飛虎，先來這裏相會不說，本城的人有事要來求老鏢頭，也不去鏢局了，連姜風有事要向黃飛虎請示，也在這桌上。

黃飛虎已把鏢局交付給姜風打理了，除非有甚麼決策大事，才把姜風喚到這裏來。

這日命人去把姜風喚來，道：「姜老弟，有風不可駛盡帆，咱們把買賣接完了，人家威遠和三才兩家鏢局，豈不是要吃西北風？」

姜風道：「老鏢頭，我不是不知道，只是鏢主兒要來找咱們，不去找他們，我也沒法兒，無論我怎麼向外推，也推不掉，我說忙，沒人手，請他們另找別家嗎？鏢主兒就說：不要緊，我可等，不限時刻就是。咱們是開着門做買賣，鏢主兒就是衣食父母，可又不能得罪。老鏢頭，你說吧，教我怎麼辦？」

黃飛虎苦笑搖頭，他是想當年，當年保定道上失了踪，經年累月亦沒有買賣上門，那苦處，那辛酸，那難堪，眞是非可言喻，和今天相比，眞是地下天上。

姜風又道：「老鏢頭，話又說回來，今天的飛虎旗，走在江湖之上，人人讓路，三山五岳的人馬，一見咱們的飛虎鏢旗，全都匿跡銷聲，但不等於江湖中就沒有了風險，咱們若把接下來的鏢讓給兩家鏢局，一旦失落了，誰來賠？二百多位鏢師夥計，可全靠咱們吃飯。」

黃飛虎點了點頭，姜風說的如何沒道理。姜風向酒館中的酒客掃了一眼，又道：「別說鏢師夥計了，甚至這一帶的街坊，誰不因咱們的鏢局興旺起來，生意買賣也都興旺起來！就像這酒館一樣……」

黃飛虎道：「姜老弟，你別說了，我不是不明白，我知你和那趙總鏢頭有交情，咱們在保定道上揚威，而這家鏢局也出過力，有那限時限刻的鏢，若你大力推薦，並向鏢主私下提出保證必也能夠的。」

姜風道：「老鏢頭滿懷仁義，一生忠義待人，實是可敬。」他又掃了一眼，才又低聲道：「有一句話，我早想問老鏢頭了，有事稟告，你總不許我去你那精舍，也吩咐上下人等，不許走近，而且，影綽綽，我不祇一次，似乎見到屋內有人。」

黃飛虎道：「我就知瞞不過你，其實我也不想瞞你，只不過不到時候，本想稍遲些再向你說的。」

當下把那日姜風走後，那青衣侍女青兒，就現身出來之事，對姜風說了。

「你明白了麼？」黃飛虎道：「我不是不想告訴你，而是怕你會嚇一大跳。」

姜風果然嚇一跳，只差沒嚇得跳了起來，道：「難道……眞有這麼猛的鬼？」

黃飛虎道：「京師陶然亭的鬼屋，分明不假，那白衣秀士之女兩主僕，分明已死了，亦是假不了的。姜老弟，不瞞你說，現在和那青兒相處了十來日，我反倒疑心了，我疑心那青兒是人，不是鬼。」

原來自那日黃飛虎入住那精舍後，青兒只要是沒人前去，就會現身出來，每日黃飛虎從酒館中回去，青兒就會送上熱茶，夜晚就寢，必先替他鋪好床褥，老蒼頭送飯來，小青兒早把送來的菜餚倒掉了，換上她親手燒的，黃飛虎過意不去，那青兒就說道：是小姐吩咐她侍候的，但老鏢頭一問起她小姐，總推說小姐不許她多說，不出十天半月，小姐來到，他自會知曉，忍不住問起小小子，嘿！

姜風倒比黃飛虎更着急，道：「她，怎麼說，她當然知道，是不是？」

「她就抿着嘴笑，」黃飛虎嘆了口氣，說道：「小青兒其實天眞可愛，但任性嬌憨起來，可又眞拿她沒法兒，外人若見到，會認爲她沒老沒少的。」

「她說了甚麼？不會只是抿笑不說的吧？」

黃飛虎道：「她總說，小姐回來，不就甚麼都明白了，我早就告訴過你，我知道，也是不敢說的。」

姜風道：「老鏢頭，不要說你了，說起來，我比你更早認識小小子，初時還只覺得他挺討人歡喜的，待到盡殲狼牙山的賊衆，咱們的人連一個輕傷的沒有，橫行了多年的翼人張僚，簡直不費吹灰之力，便手到擒來，嘿嘿，老鏢頭，我可是對他已佩服得五體投地，我說，小小子不是人，更不是鬼，簡直就是神，我如何不明白，他在你身邊一個多月，好生令我羨慕又妒嫉，便是親生兒子，也不能像他那般承歡你的膝下。我知道，你心目中也當他是你的親生兒子了。」

老鏢頭又感到眼睛熱熱的，嘆了口氣，道：「我有那樣的福氣就好了，却是今天我要你來，就是爲了這樁事。」

「你懷疑那小青兒是人，不是鬼？」姜風說：「老鏢頭，在京師時，可是你親眼見到，親耳聽到的，難道還假的了，老鏢頭，是否是你希望那小青兒是人，她不是鬼，那麼，那姑娘也就不是鬼了？」

黃飛虎道：「初時我是相信的，不由我不信。但你忘了，我已和小青兒相處了十多日，日日在我面前出現，漸漸我又感覺到她是個活生生的人。」

「但她來無踪，去無影。」

「不！」話到嘴邊，黃飛虎即時止住了。青兒曾警告過他，那屋後有四間房屋，與前面的三間，其實一牆之隔，有暗門可通的，不許他告訴任何人。

「不說這些了，」黃飛虎道：「我叫你來，是要告訴你，據小青兒，那姑娘……就說是現身吧，就快現身出來了，要說大恩，那姑娘不下於小小子，在那京師的陶然亭，我若說享受到一生中從未享受過的天倫之樂，你也許不會相信，我渴望能再見到她，亦不下於對小小子的懷念。不，這也不是我要說的，我要說的是，我疑心，小小子即是那姑娘，那姑娘其實即是小小子。」

「不，不可能。」姜風道：「我見過那姑娘，可也和小小子相處了一兩月，年齡相仿，也都俊美，我說，老鏢頭，那是你對兩人都思念之故，只怕你希望他們同是一人，暮想朝思，就越覺得相像了，我問你，那小小子當初在你們面前出現時，可感覺到他像那姑娘麼？」

黃飛虎道：「你聽我說，我也是這樣對我自己說的，小子怎會是姑娘，但這些日來，當眞是暮想朝思，就因爲小子怎會是姑娘，是以咱們都從沒去比較過，而你，你見過那姑娘，只不過是匆匆一兩面而已，那像我一般，面對面相對過幾個時辰，越想越覺得相似得很，要知小小子眉兒粗些，可畫，可以粘貼。」

黃飛虎一擺手，不許姜風打岔，又道：「我之所以恁地想，却是由小青兒的話引起來的，小青兒的話越更令我迷惑，每當我提起小小子，她總是說道：她家小姐回轉之日，我也能見到小小子了，她不是說笑，說得挺認眞，她越是強忍住笑，笑得那麼神秘，我就越覺得小子與姑娘，實是同一人。」

「但一個是人，」姜風道：「而另一個是鬼，難道你連你自己也信不過。」

黃飛虎道：「至少小小子是人，想想多少個烈日當空的日子，他都不曾離開過身邊，鬼在烈日下能現形麼，是以……」

「是以，」姜風說：「若小子就是姑娘，那麼姑娘也就不是鬼。」

黃飛虎道：「這且不去說他了，就在這兩日內，那姑娘就會回轉，咱們猜得對也不對，到時就有分曉。」

「這就是你找我來的緣故？」

「正是。」黃飛虎說：「到時我必要迫她承認，她就是小小子。我有一個法兒，你暗中留心，我在那窗前一站，對你打個手勢，你就闖將進來，假如那姑娘是以女兒身相見，你就打個哈哈……」

「好主意，」姜風道：「若是小小子，我就說：好呀！你這個壞小子，把咱們騙得好苦，敢情你是個姑娘，是不是？」

黃飛虎一拍大腿，道：「就是這個主意，走啦，是時候了，既說這兩日回來，有可能已在那屋中了，記住了，我一打手勢，你就前來。」

兩人回轉鏢局，黃飛虎逕回精舍，太陽剛偏了西，太湖石砌的高高的假山剛好遮去了如烈焰的陽光，輕風送池荷，令那

暗香滿精舍，池邊的小徑，綠柳蔭也濃。

黃飛虎雖在江湖上闖蕩了一生，不識風雅，也不由他不讚嘆，由此也可見那……那慧心，不，除非那姑娘便是小小子，否則，一個小小子，豈會有如此的慧心巧思，把一個小小的練武塲地，變成爲幽清的庭園。

自從小青兒對他說，她家小姐多則半月，少則十日即可前來時，他就在計算時日，日子一天天過去，他的心也在一天緊似一天，近來只要他踏上回返精舍的小徑，他的心跳也不自覺加速起來。

她回來了麼？情怯反倒不能加快腳步了，驀然間，他一怔之下，腳步反而停下了。一個老漢，花徑繞過太湖石的小山，花徑也通幽了，一個老漢荷着花鋤，從那通幽的花徑上轉了出來。

黃飛虎有些不悅了，老蒼頭對他說過，該雇個園丁來打理這些花樹，他自是不許，連鏢行的人也不許走近精舍，倒去雇個陌生的園丁來。莫非老蒼頭自作了主張，雇來這老漢？

黃飛虎道：「那老漢，給我站……啊啊……」他轉上花徑，先站住的，反而是他了，一股寒意，從頭涼到腳，驚得他站住了。

那老漢來到他面前了，臉上的皺紋裏堆滿笑，說：「老客，別來無恙？」

竟是陶然亭邊那菜圃裏的老漢，怎會來到這裏？難道像小青兒主婢……難道他……這老漢必是……

鬼！他不禁聯想到鬼，小青兒這小鬼他反倒疑心是人了，怎麼分明是人的老漢，他倒疑心是鬼？但若不是鬼，怎麼陶然亭的農家老漢，竟出現數千里外的他這庭園中？

他在額頭上連拍了幾下，滿臉堆笑的老漢並未消失，那麼，也不是幻覺了。

那老漢忽然噗嗤一聲，說：「你沒有認錯，不用疑神疑鬼了，你再仔細些瞧瞧，我端的是誰？」

怎麼他的聲音突然變了！變得嬌嫩起來！

他瞧了，老漢仍是老漢，但那變了的嬌聲，令他恍然大悟！說：「你！原來是你！」

那老漢說：「不用瞧了，假山也是屏障，外面的人見不到這裏的，見到了，誰也不會奇怪多了一個老園丁。」

「啊呀！」黃飛虎說：「原來……那日……」

「那日我先扮作個菜農，等待你去問話。」

「你是……是扮作？還是變作？」

「啊呀！我可眞忘了，原來我是鬼呀！鬼是會變化的。」

小青兒聞聲，從假山後鑽了出來，說：「小姐，好心你啦，別再教老鏢頭疑神疑鬼，你不知人家想念你想得有多苦。」

黃飛虎兀自疑惑，再又仔細地瞧了又瞧，簡直看不出有絲毫破綻來，小青兒笑道：「我對你說了吧，江南道上少人知，但你在京師，必已聽人說過，近兩年來出現了個千面觀音，那便是我家小姐了，若是被你也瞧得出來，那還能成其爲千面觀音麼？」

不錯，在京師時，鏢行中人幾次邀宴，閒談中曾一再聽人提及過千面觀音，說近兩年來，京師地出現了個神出鬼沒的俠隱，京師地多貴官顯宦，那些膏粱子弟，公子哥兒，倚仗權勢，欺壓善良，作歹爲非，先後皆被那千面觀音痛懲了，這般人身邊自有惡奴，更有惡蹟昭彰的武林敗類與虎作倀，亦莫不非死亦重傷，但日久，那俠隱也因而顯了眞面目，但只知是個年輕的女子，而也沒有一次是以相同的面目出現的，是以人稱她作千面觀音，觀音菩薩救苦救難，但眞正的本來面目，到底沒人行過。

那京師的鏢行中人提起這千面觀音來，是那些人言道：翼人張僚爲患保定道，官兵亦爲之鎩羽，都以爲早晚這千面觀音必不袖手，却不料南來的飛虎鏢局，倒蕩寇擒兇。

黃飛虎道：「原來你就是……」

「千面觀音。」小青兒說：「我家小姐就是千面觀音，那日算計你會找人詢問，故爾事先扮作老農，等候你去問話。」

「還不快回去，一個園丁出現在庭園裏，誰也不以爲意，若被人見到你這個丫鬟頭，倒眞會疑神疑鬼了，回去吧，老鏢頭，只怨你一去這麼大半日，回來不見你，又見這花木欠了打理，故爾扮成這個模樣兒，進去吧，現在事情都已辦妥了，再沒甚麼可顧忌的了，讓我慢慢告訴你。」

黃飛虎慌忙進入精舍，原來假山錯落，佈局得極是巧妙，兩人一閃身，便已隱沒於那一堆堆錯落的太湖石之後了，他已是快步走回精舍了，不，小青兒已先在。

心想：這小青兒和那姑娘不似普通主婢，看來更似姊妹，可知從小一塊兒長大的，強將手下豈有弱兵，白衣秀士必也傳授了她一身功夫。

黃飛虎道：「小青兒，若是你早早說出，爲何要裝神扮鬼來騙我，強過你捧茶侍候。」

小青兒嘻嘻笑道：「侍候老鏢頭，那是小青兒的本份，何用急在一時，小姐換過妝，這就要出來了，但你要小心，小姐不願被人見到。」

「還有……」

「不用還有了，我知道你急於想知道，知道小小子……」小青兒一伸舌頭，慌忙退過一邊，因爲那小姐出來了。

仍是舊時粧扮，舊時容顏，嫋嫋婷婷，落落大方，道：「小青兒，去窗前看着，我不願此時有人闖進來。」

黃飛虎心說：我不去窗前，就不會有人敢走近前來，已過了午飯時刻，老蒼頭不得呼喚，是不會來的。道：「姑娘，別讓我再發悶了……」

那姑娘笑道：「你是要知道，怎生一日之間，那居屋會變成鬼屋？」

黃飛虎喜極道：「原來姑娘你只是裝神扮鬼，太教我高興了。」

小青兒插咀道：「老鏢頭，你說錯了，我和小姐從來沒裝過神，扮過鬼，是你把我們當作鬼的。」

「當眞！」黃飛虎說：「我眞該打，姑娘和小青兒沒扮過鬼，只是那屋子突然變成鬼屋而已。」

小青兒又嘻嘻笑，說：「也不對，只

不過是爲了迎接老鏢頭，我們忙了一日，才把鬼屋收拾出一間乾淨的房來，那日你一走，我們又把它還了原，推倒桌椅，洒上塵土，牽上蛛網而已，你若是仔細些瞧，就可發現竹籬上的牽牛花，不過是掛上去的，甚實沒根。」

黃飛虎道：「啊！原來如此，但好好兒的一座幽雅的房舍，爲何要把它變成荒廢的鬼屋呢？」

那姑娘道：「還有甚麼難明的，我在京師一再痛懲了那些惡徒敗類，日久難免身份暴露，僅僅是被人知道我是女兒身，早晚人家就會想到白衣秀士有女，我和小青兒就一再發覺，有人來我那近處暗中偵查，要知我所得罪的，全是大官顯宦，任你武功蓋世，可也不能正面與官方作對，他們便是奈何我不得，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我也不願爹爹的墳塋被騷擾。」

黃飛虎接問道：「於是你們就……」

「就裝死！」小青兒笑道：「你說好不好玩，我和小姐更索興裝鬼，先讓人家都知道我和小姐死了，再不時現形，嚇跑那些遊人。」

「只不過不願別人以爲那是無人的空屋，前去騷擾。」姑娘道：「再說：我也要遵照爹爹臨終的吩咐，查清楚那翼人張僚的虛實底細，然後南下，助老鏢頭你重振飛虎鏢局，現在，你可都明白了，其實，我們對老鏢頭所說的，句句實言。」

黃飛虎道：「那麼，高碑店窗下那個賊子，也是你殺了？」

姑娘不答，瞄了小青兒一眼，嚇得小青兒縮了肩頭，道：「小青兒不知天高地厚，胆大妄爲。」

小青兒說：「我再不敢了。」

黃飛虎道：「果然我沒猜錯，小青兒也有一身了得功夫，姑娘，若非她暗中保護，除去了那兩個賊子，幾乎受了兩個漏網賊的暗算，姑娘怎倒責她了？」

姑娘道：「她令你們的行踪暴露，幾乎……現在沒了事，且不去說了。其實，狼牙山漏網的賊，不祇那兩人……」

黃飛虎道：「我明白，姑娘你吩咐小青兒暗中保護我們，你在這一月之內，爲我們除去後患，眞不知如何感激姑娘。」

那姑娘道：「談何容易，翼人張僚的妻子胡姬，武功和張僚也不相伯仲，還有胡姬的爹，那個老魔頭，憑我之力，如何能在一時間除了兩人，再說，那胡姬父女亦並不爲非作歹，我便有那個能耐，亦不能濫殺無辜。」

黃飛虎心頭一緊，也不自覺點起頭來，道：「我明白了，姑娘在這屋後建屋，來此居住，是担心那胡姬父女來此尋仇，暗中保護我。」

姑娘道：「若爲老鏢頭留下後患，我就不是報恩，而是爲老鏢頭種下禍根了，不瞞你說，那日我和小青兒暗中跟隨南下，只留下小青兒在你們身邊，我逕赴太行山中，總算不虛此行，我已令那胡姬父女知道，活擒張僚，把張僚繩之於法的，是我而非老鏢頭，只不過殲滅狼牙山的賊子這回事已是天下人皆知，自是不能瞞過這兩父女，但我和小青兒來此居住，防萬一，互相間有個照應，那只是原因之一。」

小青兒瞅了那姑娘一眼，道：「我和小姐也要有個落腳的地方，陶然亭那居所是不能再住了，我們來了一次江南地，小姐好生讚美好風光，水秀山明，還有……還有……老鏢頭，我知道你想念我家小姐和那個……小小子……」

提起小小子，黃飛虎忙道：「小青兒，你記得你對我說過些甚麼？」

「我，說過甚麼啊？」

黃飛虎睜大了的眼睛瞪着那姑娘，瞬也不瞬，道：「你說，你家小姐返來之日，那小小子也回來了，你可是這樣說過的？自從他那日在保定府一去不返，我就像失落了甚麼，我不僅是感他的恩義，不僅是欽佩他過人的才智，我一生闖蕩江湖，無女亦無兒，那兩月來，他伴隨在我身邊，我不敢妄想，但又不由我不想，我要是有一個兒子，也像那小小子一樣依在膝下，我便死了，也能瞑目了……」

「不僅那小小子，」小青兒說：「那日你在陶然亭那故居之中，你見我家小姐捧來雨前毛尖，替你備下了陳年花雕，我看見了，看見你的眼淚在眼眶裏打轉，小姐也看見，我也看見了，只是我們假裝沒看見，當小姐親自下厨，替你親手做的你平日喜歡的小菜端上桌來，你以爲偷偷地抹去眼淚，我們會看不見麼，其實……」

熱淚可不是又在黃飛虎的眼眶裏打轉麼，他不面對兩個姑娘，掉過頭去，激動得聲音有些兒咽哽了，說：「這一生之中，何曾有人恁地關心過我，教我怎……」

小青兒又道：「你以爲我們搬來和你共同居住，只爲了尙留下胡姬父女兩個後患在，怕他們早晚來此尋仇麼？其實，自從白衣秀士仙去後，我家小姐也孤苦伶仃，老鏢頭你是秀士的救命恩人，又爲了救秀士，身後重傷，失去鏢銀不說，連鏢局也毀了，我家小姐在你跟前，又怎會不像回到她爹爹膝下一樣，老鏢頭，你想不想有一個像我家小姐一樣的女兒在身邊。」

老鏢頭的熱淚淌來了，道：「我那有……那樣的福氣……」

「那小小子，老鏢頭也早在心中當他作兒子一般看待了，是也不是？」

黃飛虎說：「他……想得我好苦。」

小青兒道：「那麼，你眞想見他？」

「在那裏？」

「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你你！」黃飛虎模糊的淚眼，瞪着那姑娘，道：「我早已在懷疑，原來小小子也就是你……你扮的？」

小青兒噗嗤一聲，道：「既能扮老農，小小子豈不更容易了，我沒騙你吧，我家小姐返來之日，那小小子也回到你身邊，恭喜老鏢頭，你不但有了兒子，而且還添了個女兒，你早在心中當小小子是兒子了，可也知道，我家小姐亦早作爲爹爹來孝敬你。」

黃飛虎感動得老淚縱橫，喜極得咽哽不能成聲，說：「我那敢……那能……」

那姑娘却早拜了下去，道：「孩兒拜見爹爹。」

小青兒說：「老鏢頭，而今我眞信緣份了，你給小小子取名白英，你可知我家小姐眞名是甚麼？」

「當眞，我還不知道。」

「姓白，單名一個茵字。」（完）

江湖軼事

烈女刺虎

泰環・文

「痛哭三軍皆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這是形容吳三桂的兩句名詩，在明代崇禎末年，吳三桂統領大軍鎮守山海關，關外清兵不敢越雷池一步，本不失為一員勇將，惟忍於父母之死，勇於奪姬之恨，人品如此，其他也就不必聞問了。

自宋代以後，中國女性飽受壓抑之苦，到了明朝末年，似乎是女性較為活躍的時代，在混亂的世局中，扮演了許多可歌可泣的角色；宮中妃嬪自裁全貞者比比皆是，宮人躍入御河而死者多達一百餘人，甚至有以利刃伺機刺賊者，而民間貞烈節義的奇女子尤不勝枚舉。

吳三桂雖然因陳圓圓而引清兵入關，成為千古之罪人，但是陳圓圓仍然是一個蕙質蘭心，頗有道義良知的女子，祇是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裏，一個弱女子又能發生得了什麼作用呢？她既沒有讀多少書，又不曾食朝廷俸祿，只因天生一副花容月貌，便因此注定她一生輾轉坎坷的命運，愈陷愈深，不能自拔。

陳圓圓本名婉芬，原籍常州奔牛鎮，江南水鄉澤國的靈秀之氣，使她生就肌膚細膩，明艷如花，在她初解人事時便被周奎擄為禁臠，未幾又被崇禎皇帝寵妃的父親田宏遇佔為己有；後來為了結交吳三桂，又設計以陳圓圓為奉獻，等到李闖王攻破京師，崇禎皇帝在煤山自縊，全城遍地血腥，滿街狼犬，賊朝新貴劉宗敏把吳三桂家屬全部捉拿，於是陳圓圓又落到了闖賊李自成的手裏。

李自成把吳三桂的父親吳讓等一家子囚禁起來，便命令把陳圓圓那人間尤物送進宮去，等他自封為大順皇帝後，每天飲子在口、佳人在懷，才不過十八天工夫，便又像喪家之犬似的挾著尾巴離開京城。

闖賊殺了吳三桂一家老小，血淋淋的人頭一個個丟到城下，甚至連陳圓圓也幾乎身首異處，還是他的軍師牛金星顧慮得週到，認為「留下此姝，可以拖住追軍」，因此性命才得以保安。等到與吳三桂再見時，真的是恍如隔世，眼淚像斷了綫的珍珠似的灑滿胸前，她完全清楚她愛的是吳三桂，而吳三桂也一心一意的愛着她，但吳三桂為她所作的犧牲太大了，——背棄了國家，更不顧親人的死活，古往今來那有這樣只為愛情而其他事情一概不管的男人，他放棄了「忠孝」二字，不啻是放棄了做人的原則和立場，陳圓圓更清楚的知道歷史——上將如何裁定，雖然她的人好端端的回到了吳三桂的懷抱，但她的心卻一片一片的碎了。

京城內外經過李闖賊燒殺肆虐後，面目全非，回首前塵，彷彿是一場惡夢。

陳圓圓厭惡這裏的一切，處處都使她感到窒息不堪，於是在陳圓圓的懇求下，加上清廷的有意安排，吳三桂打着平西王的旗號，再度踏上征途，浩浩蕩蕩的向西推進。

闖賊李自成在九宮山被他的部將刺殺，北中國的戰爭狀態大致業已結束，吳三桂由陝入蜀途中，原本是幫忙明朝打仗的清兵，居然佔住京城不走，把順治皇帝迎至關內，緊接着史可法戰死在揚州，福王被叛軍綁獻多爾袞，吳三桂若肯獨樹一幟，各地義師尚多，人心尚可運用，回師驅逐清兵，未嘗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但是吳三桂似乎是痲木了，一個勁兒的向水木清華，四季如春的昆明進發，不費吹灰之力便擁有雲南的精華地區，以原先的桂府為平西王府，大事興修改造，真的是畫棟雕樑，亭台樓閣，水榭廻廊，假山飛瀑，林園茂盛，奇花盛開，算得上是有美皆備，無麗不臻了。

遍地烽火未熄，吳三桂躲在昆明這個小天地裏樂不思蜀，順治三年冬天桂王由榔被推為監國，旋改稱帝號，建元永曆，以肇慶府署為行宮，倘若此時吳三桂能竭誠擁戴永曆帝，仍可大有作為以贖前愆，但他仍痲木不仁的自我禁錮在平西王府裏，享受其窮奢極侈的榮華富貴，國仇家恨，似乎都一股腦兒的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先是，崇禎末季流寇四起，張獻忠部將曾攻入昆明，趕走了桂王及黔國公沐天波，後來沐天波扶保永曆帝轉戰各地，終於退出大明國土進入緬甸。

楊娥是雲南一個奇女子，自祖父以至父兄，祖孫三代都在黔國公府中担任武術

教頭之職，楊娥天生慧黠，更有一副靈巧的身手，自幼隨同哥哥楊虎跟着父親學習武藝，在西南一帶頗負盛名的楊家槍法，兄妹兩人盡得真傳，兩相比較楊娥更勝楊虎一籌，兩人時常切磋武藝，楊虎屢屢受挫，於是楊娥的大名遂傳遍了雲南各地。

大約是崇禎帝殉國前後，經過楊虎的介紹，楊娥與哥哥的同僚張端木結了婚，這時她才不過是十五歲的年紀，局勢的混亂，生活的顛沛，在他們的濃情密愛中，都沒有受到太多的干擾。

迨至永曆帝敗走緬甸，才正式委派楊娥為御林護衛，才算是她第一次接受朝廷的官秩，前此她雖然動輒提槍拿刀的保護黔國公及永曆帝而出生入死，却連個起碼的名義也沒有呢！不久之後她的丈夫張端木戰死於滇緬邊區的亂軍之中，雖然他們夫婦兩人及兄長楊虎，忠心耿耿的護衛着永曆帝與黔國公曾經立下了許多汗馬功勞，但因新寡的關係，不太適合繼續担任護衛之職，為了救亡圖存，便和乃兄楊虎潛返雲南，來往各地，連絡志士，暗地裏從事「反清復明」的工作。

永曆帝是在清順治十六年春間敗退入緬的，緬人在赭磈地方劃出一小塊地區安置他們、殘兵敗將加上從臣宮眷數百人，結茅為屋，生活過得十分艱苦，四週有緬人重兵予以圍堵，實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萬不得已乃致吳三桂一書云：

將軍新朝之勛臣，舊朝之重鎮也！世膺爵秩，藩鎮外疆，烈皇帝之於將軍，可謂甚厚！詎意國遭不造，闖賊肆虐，佔我京城，滅我社稷，逼死我先帝，殺戮我人民，將軍志興楚國，飲泣秦廷，縞素誓師，提質問罪，當日之本衷，固未泯也。奈何憑藉大國，狐假虎威，外施復仇之美名，陰受新朝之佐命；逆賊既敗，而此方土宇，非復先朝有矣！南方諸臣，不忍宗社之顛覆，迎立南陽，何國枕席未安，干戈猝至，宏光殄祀，隆武就誅，僕於此際，痛不欲生，猶暇為宗社計乎？諸臣强之再三，謬承先緒，自是以還，一戰而楚地失，再戰而東粵亡，驚竄流離，不可勝數，幸李定國迎我貴筑，接我南安，自謂與人無患與世無爭矣！乃將軍忘君父之大德，圖開創之豐功，督師入滇，覆我巢穴，致僕遠入荒漠，聊藉緬人以固吾圉，山遙水遠，言笑誰歡，祇益悲矣！既失世守之山河，苟全性命於南荒，亦自幸矣；乃將軍不避艱險，請命遠來，提數十萬之衆，追羈旅之身，何其視天下之不廣哉！豈天覆地載之中，獨不容僕一人乎？抑對王錫爵之後，猶欲殲僕以邀功乎？將軍既毀我室，復取我子，讀鴟鴞之章，能不慘然心惻乎？將軍固世祿之裔，即不為僕憐，獨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獨不念列宗乎？汝之祖若父乎？不知大清何恩何德於將軍？僕又何仇何怨於將軍耶？將軍自以為智，而實成其愚！自以為厚，而反成其薄！千載以上，史有傳，書有載，當以將軍為何如人耶？僕今日兵衰力弱，煢煢孑命，懸於將軍之手，如必欲僕之首領，則粉身碎骨，血濺草萊，所不敢辭。若其轉禍為福，治亂扶危，或以遐方寸土，仍存三恪，更非敢望；苟得與太平草木，同霑雨露於新朝，僕縱有億萬之衆，亦必付之將軍，則將軍臣事大清，亦可謂不忘故主之血食，不負先帝之大德也。惟冀裁之。

這封書信實在寫得文情並茂，左一個「將軍」，右一個「將軍」，而且把「先帝」及「祖宗」一股腦兒搬了出來，遂有一連串的問語磅礴而出，最後歸結到哀哀乞憐；真的是義正詞嚴，析理透闢，侃侃道來，凄惻感人。

無奈吳三桂此刻是吃了秤鉈鐵了心，滿腦子都是升官發財的思想，這封歷史上有名的書信，對吳三桂而言，祇不過是對牛彈琴，徒勞無用而已。就這樣拖拖拉拉的渡過了將近三年的慘淡歲月，到了順治十八年冬天，吳三桂還是率領大軍攻入緬甸，緬王被迫執獻永曆帝於吳三桂馬前。

第二年春天，永曆帝也就是桂王由榔被絞殺於雲南。

自從清兵入關以後，福王立於南京，破滅之速出乎清人意料之外，遂悟出了「以漢制漢」的策略，所以明末諸王，沒有一個能夠穩穩當當的建立規模及局面。桂王由榔建元永曆後，能與清兵周旋十餘年者，乃係清廷之「薙髮會」下得太早，激起漢人之民族意識，而生極大之反感，遂紛紛起義與之抗衡；倘若明末諸王能共推一主，諸臣盡心竭力擁奉一人，以民族大義號召義勇之士勤王，固守西南，企圖恢復大明江山，齊心合力，未始非計也；豈奈諸王各懷私意，諸臣又缺乏遠見，遂至各自為戰，終於斷送了大明的一綫生機，良可慨嘆也。

楊娥對於吳三桂絞殺永曆帝，以及黔國公等人殉難犧牲，益加堅定她報仇雪恨的意念，由於憑恃女人的身份及貌美如花的本錢，使她可以在昆明城內任意活動，甚至拐彎抹角的與陳圓圓也攀上了關係，特別是吳三桂的另一寵妾連兒，與楊娥更是交情彌篤，無奈平西王麾下兵多將廣，不要說圖謀大舉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就連各個擊破，從事一些小規模的破壞活動也並非易事；於是楊娥與哥哥楊虎一再商量之後，遂在平西王府附近開設了一家「楊娥酒店」，企圖藉近水樓台之便，隨時打探消息，計劃伺機謀刺平西王吳三桂。

此時的楊娥正是三十出頭的年齡，三十初度的女人正是鮮花燦開最為成熟美艷的時刻，更不惜濃粧艷抹當爐沽酒，自然不旋踵便轟動昆明全城，不僅平西王麾下人等經常來到楊娥飲酒作樂，藉機與明艷照人的女掌櫃親近，就連威鎮西南的平西王吳三桂也企慕楊娥艷名而躍躍欲試了。

美麗的女性原本就是男人們爭逐的對象，時日一久，自然為罩得住的人紛紛向楊娥展開攻勢，由笑談謔浪漸至動手動腳，楊娥只是逆來順受，並沒有露出絲毫嫌然之色。

有一天許多人居然爭風吃醋在酒店大打出手，楊娥忍無可忍，遂順手把一個年輕氣盛的紈袴子提起來，一把塞進廊下狗窩裏，並以銅杓裝滿沸水向狗窩潑去，直燙得那人哇哇大叫；與那人一夥的小子們前往援救，楊娥操起一根木棒隨手一揮，衆人紛紛倒在地上，繼而負痛拔腿就跑。

楊娥拍拍雙手，若無其事的回店裏，繼續招呼其他客人去了，表面上這場鬧劇就這樣的結束了，事實上暗地裏却正在孕

育着更大的危機。

說它是危機未免過甚其詞，楊娥壓根兒就未曾放在心上，第二天照樣座無虛席，晌午時分，大街上有一兩百個惡漢呼嘯而來，一個個摩拳擦掌加上高聲咒罵，楊娥猶自張羅酒菜，似乎門外的一切都與她毫不相干，她雖沉得住氣，但客人們却怕惹禍上身，因而紛紛丟下酒資倉皇離去。

眼看衆惡彪漢將一湧而入，楊娥這才從容不迫的走到街心；衆惡漢迅速的將她團團圍住，一聲怒喝，棍棒皆下，說時遲那時快，楊娥縱身一躍，來了一個「秋風掃落葉」的架勢，只見她像飛燕一般在半空中旋了一圈，原先圍住她的惡漢一個個抱着頭顱仆地不起，餘衆相互驚愕，竟然全部呆若木鷄，楊娥此刻業已躍出圈外，杏眼圓睁，柳眉倒豎，惡漢情知不是她的對手，慌張奔竄的逃了回去。

這件風波傳到了吳三桂的耳朵裏，藉着楊娥招搖滋事，而將她的酒店勒令歇業，表面上是予楊娥以嚴厲的懲罰，骨子裏却另有他的如意打算。心想：如此美艷嬌娃，又兼有一身上乘的武藝，倘能收爲己有，日夕侍奉巾櫛，兼可護衛自己的安全，豈不是一舉兩得麼！

此時陳圓圓業已逐漸老去，自從兒子結婚以後，整天吃齋禮佛，着實冷落了這位王爺夫婿，而且經常嘮叨着：「汝爲大漢的子孫，大明的名將，豈可一輩子低聲下氣的甘爲清朝效力，百年之後，何以上對列宗與下對子孫後代！」

「相守以終，晏安鴆毒」，陳圓圓深懂這個道理，爲了不願拖累吳三桂，索性到城南的宏覺庵出家爲尼。留下吳三桂一顆空虛的心，連兒雖然也曾擅專房之寵，但是生性柔弱，在某些方面是無法完全取代陳圓圓的位置的。既然吳三桂對楊娥有意，連兒也莫名其妙的極力促成，然而一個平民女子要進王府，總不能說來就來，必須經過一番巧妙的安排才行，否則糊裏糊塗的把一個酒家女子接進王府，不但不成體統，而且也無法對部屬交代。

楊娥在昆明城內的一所大宅內安頓了下來，暫時掩人耳目，也好過些時日等到人們淡忘了她時，才好正正式式的成爲平西王妃。

楊娥這廂處心積慮的想要爲故主及先夫報仇雪恨，不惜以身爲餌，希望能接近吳三桂，然後輕而易舉的置他於死地，然而「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始終連吳三桂的影子也不曾見過。終於有一天，吳三桂要到楊娥的住處來探望她來了。

楊娥興奮不已，立刻妥當準備一切，並以金環約臂，鞋尖嵌鐵，懷藏利刃，企圖一見到吳三桂便動手行刺。詎料這天一直等到晌午過後，傳來消息說是王爺臨時有要事待理，取消了探望她的計劃。

大約吳三桂仍有所顧慮，也許是進一步瞭解到了楊娥的背景資料而有所戒惕，總之，爾後好長一段時間，楊娥苦苦等待機會，始終沒有一點消息，爲此因而鬱鬱成疾，纏綿床第，而至奄奄一息的境地。

楊虎眼見妹子病情危殆，不禁睹狀生悲，勸其保重。

楊娥忽然一躍而起，痛切的謂乃兄道：「汝亦是健兒，何作女兒態耶？」

楊娥怒不可遏的從懷中抽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指着平西王的方向罵道：「吳三桂這個逆賊，弒吾帝，殺吾夫，誓不與共天，故覓此報仇物以待之。計吾之貌與藝足以動之，故忍辱自耀，冀老賊聞而納我，吾計成矣，不幸疾死，此天不欲爲國家報仇也——！」因爲言辭激動，遂使病情轉劇，混身僵硬，轉瞬香消玉殞矣！

又過了十幾年，清廷實施「削藩」政策，命令平南王尚可喜撤藩返遼，又命靖南王耿精忠率藩兵北上候旨，復命平西王吳三桂移鎭山海關外。

至此吳三桂才徹底的覺悟了。於是親率百官，着明朝衣冠，齊集永曆帝陵下，高呼再拜，伏地不起，與祭皆慟哭，聲震如雷，遂自稱「天下招討兵馬大元帥」，移檄遠近，大舉反清，聲勢浩大，相持了八九年之久，終被平反。

不管怎麼說，吳三桂爲明室之罪人已成定局，曾有多次機會，可以將功贖罪但却徒然的放過了，倘若當年能迎立永曆帝，號召天下，當時吳三桂年事不高，精力充沛，則四海之內爲「清」爲「明」，誠難預卜也。

迨至「削藩」議起，三藩俱起抗清，川、陝響應，吳三桂倘能堅持復明之意，不作稱孤道寡之公，亦未嘗不可以有所作爲，惜乎其爲之不早，既爲之又急欲自立，雖然折騰了八九年，仍不免走上失敗的道路，如此自私自利的逆賊，倒不如早一點死在楊娥的手中，免得又使許多生靈爲他塗炭的好。

（完）

攝影記者奇遇記

李斯・文
可飛・圖

非洲美人

金髮美人 竟是罪犯

巨型的噴射機，發出震耳欲聾的聲響，震得人身的每一個細胞，都像是要散了開來一樣，掠過頭頂、彷彿伸手就可以碰到它那閃亮生光的機身一樣，降落在機場上。

施達慢慢地走向旅客出口處，他是到機場來接一個和他業務上有關的主顧，那主顧，施達以前沒有見過，是以他非得小心留意每一個人不可。

飛機已經從跑道的那一端，折了回來，閘口已聚集了不少人，施達在人叢中擠了進去，好多人向他瞪着眼，他則向人家抱歉地笑着。

當他已來到閘口前的時候，他眼前一亮，就在他的身邊，一個穿着得十分入時，明媚動人的女郎，正全神貫注地注視着閘口的情形，那女郎却正是施達熟悉的女警官王小鳳。

王小鳳好像還未曾發現施達，她正在向閘口裏面的一個搬運工人，在打着手勢，而那搬運工人，則向王小鳳在暗暗點着頭。

施達皺了皺眉，看情形，王小鳳是在辦案子，他心中在想着，如何向王小鳳打招呼才好，王小鳳也已轉過頭來，看到了他。

王小鳳的神情，表示她絕想不到會在這裏，遇到施達的。但是她隨即一笑，道：「你來接什麼人？」

「一個主顧，從東非洲來的。」施達回答。

「眞巧，我也在等一個從非洲來的人。」王小鳳補充着說：「一個女人。」

施達笑了起來，道：「雙倍的巧合，我在等的，也是一個女人。」

王小鳳雙眉揚了揚，施達忙解釋道：「我從來也沒有見過她，她有許多非洲動物生活的珍貴紀錄片，通過一個雜誌編輯的介紹，委託我代她賣出去。」

王小鳳淡然笑着道：「你有沒有見過她，不關我的事，不必解釋。」

已經有旅客從閘口走出來了，王小鳳已經轉過頭去，不再望着施達了，施達的神情尷尬，他搭訕着問道：「你在等什麼人？」

王小鳳將聲音壓得十分低，道：「一件販毒案中的重要人物，我們的情報說她會乘這一架飛機來，她是來收取一個月的販毒款項的。」

施達呆了一呆，道：「爲什麼不到裏面去截止她？」

王小鳳搖了搖頭，說道：「我們的情報不很完整，綫人在臨死時才透露了這件事，當我們進一步問他，來的是什麼人時，他只說出那是一個非洲女人，就嚥了口氣。」

施達點了點頭，沒有再問下去，他們交談的聲音雖然低，但是在那樣的公衆場所，畢竟不是談論那種大事的適宜地點。

而且，旅客已經魚貫地走出閘口，施

達必須注意他要迎接的人，他只知道那位來自東非洲的女狩獵家，是一個十分美麗的金髮美人，那是那位雜誌編輯告訴他的，施達這時，只希望那位金髮美人不要眞如他朋友所說那樣美，越難看越好，不然，王小鳳恰好在這裏，就會令他十分狼狽了。

可是，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這句話一點也不錯，施達希望那金髮女郎醜陋一些，可是，那金髮女郎卻是美得使人喘不過氣來，她不但美麗，而且熱情，她看來不是從非洲來，而是從北歐來。

施達看到她走出閘口，先向王小鳳笑了一下，可是，王小鳳卻連看也不看一眼，施達只好向那位金髮女郎問道：「慧絲小姐？」

金髮女郎立時向他報以一個甜蜜的笑容道：「你一定是施達先生了？」

她直來到了施達的身前，施達聞到一股醉人的香味，他急忙點了點頭，伸手接過了慧絲手中的手提箱。

慧絲立時挽住了施達的手，道：「彼德告訴我，你會照顧我的。」

彼得就是那個雜誌編輯的名字，但這時，施達卻將彼得的名字在心中連罵了十七八遍，同時，他也暗暗恨自己的運氣不好，爲什麼在自己的臂彎中，掛着一個美麗的金髮女郎之際，王小鳳恰好也在？

施達一面向機場外走去，一面偷覷了王小鳳好幾次，可是王小鳳卻一次也不轉過頭來，只是留心地注視着閘口，慧絲也跟着施達轉過頭去，說道：「你在看什麼呢？」

「沒有什麼。」施達忙回答：「我已經替你在酒店中訂下了房間，希望你喜歡這個城市！」

他們一起出了機場大廈，王小鳳仍沒有轉過頭來，因爲這時，她的心中十分失望，看來，所有的搭客，都已經通過檢查，走出閘口來了。但是，並沒有找到她要等的非洲女人，等到最後一個搭客走出閘口之際，那搬運工人（當然，他也是警官假扮的）向王小鳳走了過來。

王小鳳走進閘口，警方早已和機場的辦事人員取得聯絡，其他幾個假扮成接機者的警官，也圍了上來，王小鳳皺着眉，道：「沒有我們要找的人！」

一個警官道：「或許那非洲女人根本不在飛機上。」

另一位警官，已找到了那班飛機上當值的空中小姐，王小鳳問道：「機上沒有黑人？」

空中小姐搖了搖頭道：「沒有，有黑人搭客，我們一定會注意的，因爲黑人比較敏感，我們要加倍小心，才能使他們滿意。」

王小鳳的雙眉蹙得更緊，道：「有沒有可能，是中途下了機？」

另一位空中小姐也來了，她道：「有一個，是一位少婦，她說她的丈夫是聯合國駐亞洲機構的工作人員，可是她在韓國下了機。」

「她是從非洲來的？」

「是，她穿的服裝，也是非洲的民族服裝。」

王小鳳點了點頭，她帶着幾個警官，一起來到了機場大廈外一輛汽車中，才道：「看來，我們得到的情報是可靠的，一個非洲女人，她已在韓國下了機，知會聯合國警方，注意她的行蹤。」

一個警官道：「如果她是到本埠來收取毒款的，一定仍然會來。」

「是的，所以我們仍需繼續留意每一班飛機。」王小鳳回答：「這個非洲女人的行蹤，對於破獲大販毒案，有極大的幫助！」

另一個警官自言自語地道：「販毒組織也眞怪，派一個非洲女人來收毒款，我們這個城市黑人並不多，一個黑種女人走在街上，途人都會爲之矚目！」

還有一個警官道：「那就是他們的聰明，如果不是我們事先得到了情報，誰會想到一個十分惹眼的黑種女人，就是幹着不可告人勾當的犯罪者？」

王小鳳笑道：「有道理，犯罪者總是掩掩遮遮的，故意引人注目，反倒不易惹人起疑，但倒便宜了我們，要找一個黑種女人總比較容易些！」

警車在議論中駛動，駛向警局，在機場的出口閘處，仍有警方人員在那兒等候，嚴密看守着那個非洲女人，那是破壞日益猖狂的販毒罪行的重要綫索。

這時候，施達和金髮的慧絲小姐，已經走進了一個著名的豪華酒店的一個房間，房間是在最高一層，慧絲一進房間，便立時走向窗口。

由窗口向下望去，可以俯瞰整個城市，慧絲高興地叫道：「太美麗了！」她轉過身來，滿面笑容，道：「施先生，你準備怎樣陪我遊覽這美麗的城市？」

施達呆了一呆，他十分有禮貌地笑着，道：「自然，自然……不過，我想彼德所說的，有關你拍攝的那些影片 我們不妨先商量一下。」

慧絲來到施達的身旁，施達又陶醉在自她身上散發出來的那股幽 之中，慧絲的手指，在施達的衣服上，輕輕撫摸着，道：「別談那些影片，我只想你陪我，盡情遊覽一下。」

施達不禁苦笑起來，他仍然很有禮貌地道：「我……業務很忙——」

他話還未講完，慧絲像是完全不懂得施達語中的暗示一樣，道：「晚上呢？難道你晚上也忙？噢，我明白了，你已經結婚了？」

她問得那樣大胆，倒令得施達的臉上有點發燒，他忙說道：「不，我還沒有結婚。」

慧絲媚笑道：「那麼你爲什麼——」

施達不得不撒了一個謊，道：「我……我有未婚妻，或許你不知道，東方的女人，很善於妒嫉……」

慧絲嬌聲地笑了起來，道：「我明白了，天下任何女人都是一樣的，好吧，我什麼時候到你辦公室來？」

施達如釋重負，連忙說道：「明天，明天上午你來，談完了公事，我請你吃午餐。」

慧絲在沙發上坐了下來，施達趁機抹了抹汗，退向門口，道：「我告辭了。」

慧絲揮手道：「再見！」

施達拉開門，急急走了出來，當他乘

電梯，走出酒店的時候，他一直在想，自己應該讓王小鳳知道，並沒有和慧絲在一起太久，那才好。

所以，他一出酒店。就趕到機場，他趕到機場的時候，王小鳳已不在了，而施達則看到，兩個便衣人員，和一名女警，和一個黑種女人，一起登上了一輛警車，那黑種女人很媚人，她正滿面怒容，用法文在大聲抗議着，但是，她還是進了警車之中。

施達看見那黑女郎的年紀很輕，皮膚黑得像是焦炭一樣，他心中也不禁想，販毒組織派這樣容易暴露的人來進行活動，實在是太不智了，她混在一千個人中間，任何人也可以一眼認出她來的。

施達離開了機場，和王小鳳通了一個電話，王小鳳卻十分忙，只講一兩句話，施達只好回到家中，設想着明夜與慧絲見面時，應該如何來保持自己的冷淡，金髮女郎是誘人的，作爲地主，他也應該好好地招待慧絲。可是，施達卻在機場看到過王小鳳那種帶有嘲笑的神情，他這時只希望慧絲是一個七十歲的老太太。

第二天，他的精神很差，因爲他一夜未曾睡好，而當他比尋常的時間遲了半小時才踏進他的事務所之際，他看到了幾個工作人員，都用一種十分異樣的眼光望着他。

這種眼光，令得施達要低頭看着自己的身上，是不是有什麼好笑的地方。

他發覺自己並沒有什麼值得人家用這種怪異的目光來注視之處，是以當他又抬起了頭來時，他忍不住問道：「你們做什麼？」

他的女秘書微笑着，向他走了過來。同時，向他私人辦公室指了一指，道：「施先生，一位小姐，一早就來了，她堅持要在你的辦公室等候你，她說昨晚已和你見面，我只好開了門——」

女秘書的話還未曾說完，施達便不禁伸出手來，加在自己的額上。

小李也在這時來到他的身邊，小李的神情，十分鬼祟，道：「波士，那是一個動人的金髮女郎。」

施達早已料到，那一定是慧絲了，他幾乎轉身就想離開他的事務所，小李恰好在那時來到了他的身邊，施達心中一動，一把拉住了小李，道：「你說得對，她自東非洲來，帶着一批電影紀錄片，準備委任我們，轉售出去，這件事，就交給你辦了！」

小李有點不相信似地，睜大了眼睛，道：「交給我……去辦？這不是我的業務啊！」

施達笑着道：「交易成功之後，你可得到一筆可觀的佣金，而且，在交易進行中，你還可以和這位美麗的金髮女郎一起遊玩，我放你假。」

小李抓着他蓬鬆的頭髮，道：「可是，波士，爲什麼你自己不……」

施達不等他講完，便一手拉住了他，走向他的辦公室，突然推開了門，在他的辦公室中的，果然是慧絲，她正背着門，站在屋角處，她的背影十分窈窕，金髮像是金色的瀑布一樣，披在她的背後

施達突如其來開了門，好像使她嚇了一跳，她連忙轉過身來，臉上多少有一點不自在的神色，施達卻將小李拉到了她的面前，說道：「慧絲小姐，這位是李先生，你的紀錄片帶來了麼？你的事，請和他接頭，他會爲你處理得十分妥當的。」

自慧絲的臉上，本是浮起了一個十分甜蜜的笑容來的，可是，一聽得施達那樣說法，她的笑容卻僵住了，她呆了一呆，道：「施先生，你不處理我的事？」

施達抱歉地一笑，道：「是的，因爲最近我十分忙——」

施達講完了那句話，惟恐自己在慧絲動人的笑容下軟化下來，是以忙又轉過頭去，吩咐道：「小李，請你和慧絲小姐去商談那件事，慧絲小姐，請！」

慧絲又呆了一呆，並不再說什麼，就跟着小李，走出了施達的私人辦公室，在她走到門口的時候，還轉過頭來，向她剛才站的地方看了一眼。

施達十分禮貌地送她們出了辦公室，他聽到小李已經在向慧絲大獻殷勤了，

他一等兩人出去，連忙關上門，鬆了一口氣。

他爲了如何擺脫慧絲，盤算了一夜，想不到一到事務所，事情便迎刃而解了，他覺得十分輕鬆，在椅子上坐了下來之後，便撥了個電話給王小鳳。

當他聽到王小鳳的聲音之後，他忙道：「小鳳，今天你一定可以安閒一點了，昨天，我在機場上，看到警方已捉到那非洲女人。」

王小鳳的反應，卻十分冷淡，她道：「恰恰相反，今天下午，我要和幾個高級警官，一起到盧旺達領事館去向他們道歉呢！」

「道歉？爲什麼？」

「昨天我們扣留的那位女士，是領事館的三等秘書。」王小鳳沒好氣地回答。

施達呆了一陣，他只好訕訕地道：「那！可眞是糟糕得很了。」

「是的，夠糟糕的了，所以，請你別再沒事情打電話來煩我，你應該陪你那位金髮客人多談談，她很動人，是不是？」

施達像是受了冤枉的孩子一樣，揚聲叫了起來，道：「小鳳，你——！」

可是，他的話還未曾講完，王小鳳那邊，已傳來了「搭」地一聲，將電話掛上了。

施達的心中蹩了一肚子的氣，一伸手，將地桌上許多相片，全部掃了下去，然後呆呆地坐着，他坐了五分鐘之久，不想工作，當他眞感到生氣，心想不如和慧絲一起出去玩玩之際，他按下了對講機，吩咐女秘書道：「請慧絲小姐進來。」

女秘書道：「慧絲小姐和李先生一起出去了。」

施達伸手在桌上「砰」地敲了一拳，似乎沒有一件事是順利的，眞令他有說不出的厭煩，他在房間中來回踱着，忽然，外面傳來了一陣喧鬧聲。

施達來到了門口，打開了門，他看到一個瘦削的漢子，穿着得十分整齊，他身上的衣服，一眼便可以看出，是名師剪裁的。

但是，名師剪裁的衣服，卻不能令得穿着它的人斯文些，那瘦漢子就是，他揚

着拳，正在向着一個工作人員咆哮着，道：「聽着，我是來洽購那批來自東非的紀錄片的，我要見你們的負責人。」

那職員耐心地在解釋着：「我知道，這件事，由一位李先生負責，請你稍等一等，他很快就可以回來了，請坐。」

那瘦漢子仍然咆哮着，道：「不行！我要見這個事務所的負責人。」

施達的心頭，本來巳經夠煩的了，這時更是遏不住怒火，他立時接上口道：「我就是這裏的負責人。」

那瘦漢子立時轉過身，向施達打量了一眼，道：「很好！很好！」

他一面說着，一面向前走來，可是施達仍然站在門口，那瘦漢子來到施達的身前，不得不停了下來，他怔了一怔，道：「你不想我進去，談談我要購買那些紀錄片的事麼？」

施達冷冷地說道：「如果你想買那些紀錄片，那麼，請你在那邊的椅子上等一等，等李先生回來了，他自然會和你接頭的。」

那瘦漢子登時漲紅了臉，他顯得十分惱怒，他道：「你是用這種態度對待顧客的麼？」

施達昂起了頭，道：「我喜歡怎樣就怎樣。」

那瘦漢子勃然大怒，突然雙手在施達的胸前，用力一推，施達的身形，比那瘦漢子高出了許多，可是，那瘦漢子冷不提防的一推用的力道也十分强，却將施達推得向他的辦公室內，跌出了兩步。

而那瘦漢子的動作十分敏捷，施達這一退，他就一步搶了進來，施達怒氣陡升，不等那瘦漢子再有機會跨出第二步，對準下巴經巳揮出一拳。

那瘦漢子顯然也未曾料到施達的反擊，來得如此之快，他的身子向後一仰，整個人直跌了出去，撞在一張辦公桌上，將桌上的一切，都撞到了在地上。

施達早巳一步跳到了他的身前，喝道：「滾出去，這是我的地方。」

那瘦漢子的目光之中，射出了惡毒之極的眼光來，這種眼光，令得施達吃了一驚，因爲若不是一個爲非作歹的人，雙眼之中，是絕不會有那種惡毒的光芒的，是以施達連忙一伸手，抓了隻三脚架在手，以防萬一。可是，那瘦漢子却沒有再說什麼，也沒有什麼異樣的舉動，他只是整了整衣服，就走了出去。

事務所中的職員，却驚訝地望着施達，不明白何以今天，他的火氣如此之大。

施達向外面大聲喝叫道：「別來打擾我。」他關上了門，氣吁吁地坐了下來，心中還在想着那瘦漢子，那個瘦漢子看起來，不像是來買那些紀錄片，因爲這件事，他還未曾公開宣傳，只不過和他幾個朋友談起過，如果買主上門，一定有朋友的介紹。」

而更令得施達心中起疑的是，那瘦漢子爲什麼忽然動手推他，看來他還想不擇手段，走進他的辦公室，正在這時，他聽到外面，小李吹着口哨回來了，他在問：「波士呢？」

有人向他道：「波士今天心情不好，你還是別再去麻煩他的好。」

可是，門上立時再來了敲門叫聲，施達大聲道：「什麼人？」

小李推開了門，探頭進來，道：「波士，我巳經將些影片取來了。」

施達道：「我巳將這件事交給了你，你還來嚕嗦什麼？可是太空閒了麼？」

小李伸了伸舌頭，縮回頭去，施達走到了壁間所掛的大日曆前，想看看今天是什麼日子，事事不稱心，當他來到日曆前時，他呆了一呆。

噴水池畔　神秘約會

那日曆一共十二幅，幅幅都是施達的攝影傑作，現在是九月，畫面是一片金黃色的樹林，和一道清溪，充分現出秋天的情調來。

令得施達發呆的是，在金黃色的樹林上，有着兩行黑色的字。

施達在第一眼看到那兩行黑字的時候，心中十分惱怒，因爲那兩行字，將優美的畫面，破壞無遺，日曆掛在在他的辦公室中，居然有人進來；在日曆上寫下了那樣的字。施達立時決定，一定要查出這些字是誰寫的，並將之訓斥一頓，可是，當他看清楚了那兩行字寫的是什麼時，他却不禁呆了一呆。

那是一個日期、時間和一個地址，施達翻起手腕來，看了看手錶，寫在日曆上的時間，離現在還有四十分鐘，日期是今天，地點是在離施達事務到不遠遠的一個噴水池旁。

那顯然是一個約會。

可是，爲什麼這個約會的時間、地點，會出現在他辦公室的日曆上呢？施達的心中，實在充滿了疑惑。

他在想着，他的職員，是不會隨便進入他辦公室的，而今天，在他未曾來到之前，巳在他辦公室中的，只有一個人，就是慧絲。

施達一想到這裏，陡地震了一震，他突然推門走進來時，慧絲不是正站在這一個角落，背對着門麼？她是突然轉過身來的，當時，她的神態還有些慌張。

而留在日曆上的字跡，最後一個字，也有着一條半吋長的拖長的痕跡，那是一個人正在寫字之際，受到了突如其來的驚恐後，所有的正常反應。

而且，那種看來像是一個大圓圈的字跡，施達也曾看到過，他看到那種字跡的地方，正是在慧絲的行李箱上的標籤上。

這一切，全部說明了一點，這個地址，是慧絲寫在日曆上的。

當施達運用他的推理能力，想到了這一點之後，他心中的疑惑更甚了，他在想，慧絲爲什麼要在這裏，留下這樣的一個約會，他約會的到底是什麼人？施達知道當然不是他，因爲，如果約會的對象是他，慧絲可以當面和他說，不必弄這種玄虛的。那麼，她約會的對象是什麼人，幾乎立即地，施達就想到那個和他衝突的「買客」。

那個買客聲稱是來購買慧絲自非洲帶來的紀錄片的，但是他却又拒絕和他的職員商洽，硬要闖進他的辦公室中，施達當時就覺得十分奇怪，但却還未曾想到爲了

什麼原因。

而現在，他想到了，那買客一定是事先知道，會有一個約會的地點、日期，留在他的辦公室中，買客要闖進他的辦公室來的目的，就是要看那兩行字。

施達的心頭，不禁砰砰地跳了起來，如果他的預料不錯的話，那麼，慧絲是在鬧什麼鬼，何以她要用那麼間接的方法，來約晤一個人？

施達在日曆前，足足站了十五分鐘之久，他才下了決定：看看究竟有什麼事發生。

他轉過身來，就在他轉過身來時，桌上的對講機，傳來了一陣「滋滋」聲，施達走近桌子，按下了一個掣，他聽到了女秘書的聲音，道：「施先生，有一位老先生，他要見你。」

「他有什麼事？」施達問。

「他不肯說，他說一定要見了你才肯說。」

施達猶豫了一下，他是從來也沒有那種奇怪的訪客的，而恰好又是在他的日曆上有一個約會之際，有人想以見他爲名，進入他的辦公室。

施達只考慮了幾秒鐘，便道：「請他進來。」

他辦公室的門，立時被推開，推開門的是女秘書。女秘書讓一個扶着拐杖、彎着腰，留着花白鬍鬚的老年人走進了施達的辦公室。

那位老先生才一走進來，施達便幾乎大聲笑了起來，對方的技倆，實在是太拙劣了。

不錯，那位「老先生」的化裝，也可以算是過得去了，但是，他竟然不懂得，任何奇妙的化裝術，最難掩飾的，就是眼睛，但是，如果再加上一對隱形眼鏡的話，却可以將原來眼睛的神采，完全改變過來。

但是，那位「老先生」却沒有那樣做，他的那雙轉動得太快的眼睛，使施達一眼便看出他是什麼人來，他就是曾經來過一次的那位「買客」，那瘦漢子。施達忍住了笑，他忍住了一拳揮向前去的衝動，因爲他這時，巳經覺得事情十分蹊蹺，他要不動聲色，來察看究竟。

是以，當那瘦漢子進來時，他從辦公室桌後，走了出來，道：「這位老先生，有什麼事？」那瘦漢子裝出衰老的神情來，彎着腰，咳嗽着。可是他的一雙賊眼，却不斷轉動着。

他用裝出的蒼老聲青道：「噢，我想……出一本畫册，需要一點照片……」他說得十分慢，一面說，一面到處走着，走動得很快。施達微笑着，道：「老先生，你的身體很壯健啊！你要什麼照片？」

施達一說，那瘦漢子立時咳嗽了起來。他巳來到了那日曆之前了。施達看到他的眼光，閃電也似，在日曆上那兩行字上，掃了一掃、接着，他又抬起頭來，看了看牆上的鐘。

如果不是施達早巳對他的一舉一動，予以密切注意的話，他是不會覺察對方那兩個迅速的動作的。但這時，他却全看在眼中。

他心中在暗暗好笑，他心中想，當那瘦漢子看到時間巳差不多時，他一定急於離去了。果然，那瘦漢子立時轉過身來，道：「唉！我人老了，眞是不行，我要什麼照片，竟想不起來了。我改天再來看你吧！」

施達微笑着，道：「請便！」

瘦漢子又扶着拐杖，走了出去，他一定不知道施達巳發現了他的秘密。是以，他的臉上現出了一種十分喜歡的神色來。

他匆匆離開了施達的辦公室。施達在他離開了之後三分鐘，也跟着走了出去。他在到達那個噴水池附近時，那瘦漢子巳經在了。

施達在噴水池的對面，找到了一個隱蔽的地方，他是帶着一具小型望遠鏡來的。這時，他就利用那具望遠鏡，觀察着那瘦漢子。

在望遠鏡下，噴水池水柱的水點，也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他看到一輛車子，先駛到了噴水池旁，停了下來，車門打開。車中走出一個漢子來。那漢子倚着車門，站着，好像是在等人。但是施達却清楚地看到，他和瘦漢子打了一個手勢。自然，那人是瘦漢子的同黨了。

可是，直到那時爲止，施達仍然不太明白，他們究竟在做什麼。

施達看了看手錶，離日曆上所寫的約會時間，只有五分鐘了。施達的心中，緊張了起來。如果他的料斷不差，那麼，慧絲就快出現了！

那五分鐘似乎過得出奇地慢。然後，他看到了慧絲了。慧絲沿着馬路，在慢慢地走過來。陽光映在她的金髮上，閃閃生光。她來到了噴水池邊，連看也不向那瘦漢子看一眼。她的手中，提着一隻相當大的帆布袋。她將那帆布袋放在地上。然後

，退後了幾步，用一架小巧攝影機，對着噴水池，拍起照片來。

就在她後退之際，施達看到，那瘦漢子又向車旁的人打了一個手勢。那人自車中取出一隻同樣的帆布袋來，走到噴水池旁，在經過慧絲的那隻帆布袋前之際，他略俯了俯身。就掉換了那個帆布袋，那漢子根本沒有停留，便向前走了出去。

而他們的約會，也似乎完成了。因爲扮成老者的瘦漢子，也立時走向車子，車子就立時駛走，慧絲在那時，也收起了攝影機，提起了那帆布袋，慢慢走了開去。

一切的變化，來來往往的行人，是誰也未曾發覺的，但施達卻一一看在眼裏。

他放下了望遠鏡，慧絲已經看到了他，慧絲的臉上，掛着十分嫵媚的笑容，先叫着道：「施先生！」

施達一面答應着，一面不由自主，向她手中所提的帆布袋，看了一眼。但是，他卻無法看到帆布袋內的東西。他微笑着道：「要我陪你在市區散散步麼！來，我替你提這帆布袋。」

慧絲像是震了一震。但是施達卻不能肯定這一點。那或者是他的心理作用，因爲慧絲立時大方地將那帆布袋交了給他，道：「謝謝你。」

施達接過布袋來，那袋相當沉重，施達也猜不透袋中是什麼東西。然而他卻可以肯定，那袋不是慧絲原來帶來的那隻，而是被人換過的。

他裝成不經意地道：「這種帆布袋很普通，給人換錯了，也不容易發現的。」

慧絲突然停了下來，他碧藍的眼珠，凝視施達，使施達感到緊張。

慧絲望了施達一會，才道：「什麼意思？」

施達心中更緊張，但是他也覺得，要到攤牌的時候了，是以他道：「我覺得，你的帆布袋好像是被人換過了一樣！」

慧絲的回答是一個十分明媚的微笑，她道：「你的想像力很豐富。」

施達的心中，也不禁懷疑了起來，慧絲的態度很自然，那麼，是不是自己在瞎疑心呢？可是，他剛才在望遠鏡中，卻看得清清楚楚，那帆布袋的確是被換走了！

他又道：「你不要將帆布袋打開來看看是不是你的？」

慧絲又停了下來，她伸手要自施達的手中，接回那隻帆布袋，但是施達卻閃了閃身子，不肯將帆布袋給她，慧絲仍然微笑着，道：「施先生，看來你關心我的東西，還在我自己之上！」施達也笑着，但是他的心內在說：現在是攤牌的時候了，不應該一直在心中存於疑惑，他道：「慧絲小姐，你知道我是怎麼會來這裏的麼？我在我辦公室的一個日曆上，發現了一個地方！」

慧絲碧藍的眼睛，望定了施達，她仍然很安祥地笑着，令施達的心中有點迷惑，施達繼續道：「而且，還有一個瘦漢子，千方百計，想要闖進我的辦公室來，我想，他是要看到留在日曆上那個地址，慧絲小姐，那是你留下的。」

慧絲的神色，像是施達在講的事情，完全和她無關一樣。她是帶着十分有興趣的神情在傾聽着，施達又道：「所以，引起了我的好奇。我在對街，用一具望遠鏡觀察着。我看到一個人就在你面前，換走了你的帆布袋，可是你卻毫不在意！」

慧絲笑着，道：「施先生，那麼，你得出了什麼結論？」

施達沉下了臉，因爲他得到的結論，是十分嚴重的。他道：「我的結論是，你從非洲來，你負責進行一件事，這件事一定是十分秘密的。和你聯絡的人，也根本不知道，你是怎樣的一個人，但是，他們卻得到了命令，你的約會時間、地點，會留在我的辦公室的當眼處！」

慧絲仍然一點也不驚慌，她微笑着，道：「然後，又怎麼樣呢？」

「然後，你們就在這裏進行工作，那一方面的人，將一個裝着你所需要東西的帆布袋，換走了你的。你們的交易就這樣完成了。現在，慧絲小姐，請問，我可以看看那帆布袋中的是什麼嗎？」

慧絲道：「那我先問你一個問題。」

施達略呆了一呆。他本來已經要拉開那帆布袋上的拉鍊了。但是聽得慧絲那樣說，他就停了下來，道：「什麼問題？」

「你看過一部電影，叫做『知道太多的人』嗎？那部電影，是希治閣導演的！」慧絲的眼睛，在陽光下看來，格外地藍，而她問的問題，乍一聽，像是和眼前的事，全然不相干的。

施達陡地呆了一呆。但他心頭立時狂跳了起來。那電影就是講一個犯罪組織，追殺一個知道這個組織太多秘密的人的。

現在，他就是知道得太多的人！

一時之間，他還想不到慧絲會如何對付他。慧絲的手臂，已向他的臂彎中插來。施達一低頭，看到慧絲的手中，已多了一柄小巧的手槍。

那柄手槍的槍口，正對準在他的左脅下。如果慧絲扳動槍機，那麼，子彈將直接射中他的心臟！

施達的臉色，一下子變得蒼白了。慧絲的臉上，卻仍然掛着動人的微笑。她的身子靠得他很近，來往的路人，都要向他們望上一眼。

向施達望來的人，心中卻可能在羨慕施達，有這樣的一個金髮美人作伴，但是施達的背脊上，冷汗卻像是有着幾百隻怪足的虫一樣，在順着他的脊椎骨，向下爬來。施達定了定神，道：「小姐，這裏是……熱鬧街道，你不會在這裏進行謀殺勾當吧！」

「也許。」慧絲揚着頭。「但是你不必太具信心，這手槍不會發出太大的聲音。而且，在中了槍之後，你不會有什麼機會。」

施達又緩緩地吸了口氣，道：「我是一個知道得太多的人，你總不會放過我的，是不是？」

慧絲笑得很甜，道：「那也不一定。如果你肯和我們合作，那自然不同。」

施達又望了那柄小手槍，突然間，他揚起手中的帆布袋，向慧絲的臉上，直拋了過去。帆布袋重重地撞在慧絲的臉上。

慧絲的身子，向後仰了一仰。施達的左掌，立時在慧絲的手腕上，用力一拍，那柄小巧的手槍，脫手飛了起來。鍍銀的槍柄，在陽光下閃耀着，劃了一個弧形，

跌進噴水池之中。

慧絲的反應也十分快。她立時抱住了那帆布袋，用力一奪奪了過去。

她一奪過了帆布袋，便立卽向前奔去。一面奔逃，一面叫道：「搶東西，有強盜！」

施達立時向前追去。可是，他才奔出了兩步，他的手臂，已被兩個強壯的人拉住。施達向兩人一看，就知道那是兩個想扮演勇救美人角色的英雄。他大叫道：「放開我的手！」

可是，那兩個人卻仍然牢抓着施達。施達怒道：「你們爲什麼並不攔住那個女人？」他用力一掙，掙脫了那兩個男人的手臂，立時雙臂一縮，手肘在那兩人的胸際，重重撞了一下，撞得那兩個人，一起彎下了身子。

這時，他已有了機會，再向前追出去了。可是，慧絲卻已轉過了前面的街角。而且，一輛巡邏車在行人道邊，停了下來。自車上跳下了兩個警員來，攔住了施達的去路。那兩個受了施達一擊的男人，也立時趕過來，指着施達，道：「他，剛才想搶一個女人的帆布袋。」

施達瞪着那兩個男人。他心中有着七八十句罵這兩個男人的話。但是，他卻並沒有罵出來。因爲他並不責怪那兩個男人，他們是見義勇爲的人，雖然他不明白事情的實在情形。

兩個警員已經執住了施達的手臂。施達沒有抵抗，他無法在這時擊退警員去追慧絲。如果他那樣做的時候，警員就一定把他拒捕了。是以，他只是立即道：「別捉住我，我不會逃走，快和總局的王小鳳警官聯絡。告訴她，她主辦的案子，我已有了重要的綫索！」

那兩個警員，用一種詫異的眼光望着他。施達大聲喝道：「快照我的話去做。告訴王警官，我叫施達。」在警車中的一位警官，也聽到了施達的話。他立即拿起了無綫電話來。這時，在車警旁邊，已經圍了一大羣人，一兩分鐘後，那警官道：「王警官請你聽電話。」

施達走近車子，接過了電話之後，他聽到了王小鳳的聲音，道：「什麼事？你又闖了什麼禍？」

「不是闖禍。小鳳，我相信，我已找到了來自非洲的販毒組織的聯絡人。她就是慧絲，她被我識穿之後逃走了，她一定急於離開本市！」

「慢一慢！」王小鳳的聲音也變得緊張了起來：「你根據什麼樣說的？」

「唉！」施達嘆了一聲：「現在我不能詳細和你談，你快設法，別讓她離開本市。」

「好，請你到警局來，立刻！」

「我想不來也不行啊！」施達苦笑着，登上了警車。

警車向前疾駛而去，十五分鐘後就到了警局。一個警官，迎了上來，握着施達的手，道：「施先生，多虧了你，一分鐘之前，王警官從機場來的電話，已經將慧絲拘捕了。在她的帆布袋中，是巨額的現鈔！」

施達眉飛色舞，道：「王警官什麼時候回來？」

「她已經開始回來了。請你在她的辦公室中，等上一會，請！」

施達來過警局不止一次，但是，卻從來也未曾受過那麼有禮貌的待遇。警官將他帶到了王小鳳的辦公室中，他等了不多久，王小鳳就回來了。

接着好幾個高級警官都來了，王小鳳道：「施達，請將經過的情形說一說。」

施達揮着手，將他如何發現了地址起疑，如何那瘦漢子兩番闖進來的情形，說了一遍，最後才道：「所以，我想慧絲一定就是毒販的聯絡人！」

王小鳳點頭道：「是的，就是她。我們的綫人提供的消息是正確的。他在臨死之前，說是一個『非洲女人』，那是我們的疏忽，我們一聽得非洲女人，就想到那一定是一個皮膚黝黑的黑人。沒想到，非洲也有白人。現在已經查明，慧絲是標準的肯雅公民。她是在肯雅出世的，她是非洲人！」幾個高級警官，一起笑了起來，其中一個道：「是啊！固有的概念，眞是害人。不然，她一下機，我們就可以對付她了。」

王小鳳笑了起來，道：「施先生，國際警方有一筆相當數量的獎金，可以供你渡一個舒適的假期了！」

施達連忙湊近身去，道：「小鳳，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王小鳳低着頭。房間中的高級警官，忽然一起偏過頭去，都望着門口！

（全文完）

美蘇星球爭霸戰／麥海雲・文

太空風帆大戰

智利的科學家雷卡比博士，發明了太空風帆，邀請七個國家派出太空人參加，每人駕駛一艘風帆，飛往太陽，航行最遠的人獲勝，冠軍獎三百萬美元，因此發生一幕驚心動魄的太空風帆爭霸戰！

此行無異向太陽挑戰

「智利」這個國家，十分奇妙，有一部份高高在上，另外一部份却是在岸邊築城的，有名的海港變成它經濟上的大動脈，由於它的首都「利馬」是一座山城，遊客全是為了欣賞山色和古蹟遠道而來，故此它屬於在高山建國的一類。

其實一千年前它已經是很有名氣的山城了，至今仍有一座古城以及無數山田還留下來，那座城叫做「安卡」，並非在戰爭中毀滅，亦非地震崩陷，只是在短短的三幾年間全部居民搬遷到別個地方去。

當時他們必然是遭受到一種强大的壓力，那種壓力是甚麼？沒有人能夠解答這一個謎。

另一方面，智利的天文台是各國頗為重視的一環，因為它是南美洲最高的一座山上面最有份量的一座建築物，探測風雨雷電各種變化，特別出色，美國撥欵在龍骨山上面興建巨型「電子望遠鏡」，附連氣象台，希望它對全世界的氣象變化能夠預知，實情如此，它的天文台長「雷卡比博士」在科學家眼中是一個相當重要的人物，理該如此。

由於氣象變化對農作物有影响，對葡萄園也有影响，葡萄園的收成對釀酒事業也有很大影响，故此名聞全世界的釀酒商、菓商以及經營五穀生意的巨子都會駕臨智利，拜訪雷卡比博士，認為氣象是否受到控制直接影响到他們的生意，近年太空競賽越來越加劇烈，他更加受人重視了，至於他自己，更加自命不凡。

他渴望進行的一種驚心動魄遊戲，叫做「太空風帆競賽」，在各方面贊助之下，終於從理論到實踐，使他有機會舉世知名。

「風帆競賽」這種競技係世運會的一項比賽，每年在愛爾蘭舉行的三日風帆大賽，相當哄動，不過，這種比賽移到太空進行，那就大不相同。

在一個大堂之內，二百五十個科學家從各國氣象台走向智利龍骨山天文台，參加由他主持的盛會，他當衆介紹就快在太空出現的「風帆」，還說明這一項壯舉是怎樣子的一回事。

他叫各人把視綫投在牆壁上面懸掛起來的幾幅彩色掛圖。

其中有一幅彩色掛圖是描寫太空奇景的，它特別重視離開月球之後的「外太空」，掛圖上面顯示許多陰暗的畫面當中，繁星點點，同時可以看到更遠之處有一團火似的東西，那個火球無疑的是太陽。

雷卡比博士只是五十五歲，十分精壯，他用一條好像指揮棒似的東西指向二十四呎闊的大掛圖，說：「圖上的月亮處境十分重要，它等於地球的哨兵崗位，大大小小的隕石飛向地球來，月球先行承担它，因此之故，月球表面有許多地方凹入，傷痕纍纍。

「從月球到地球的距離不過二百萬萬哩多些，自成一個體系，叫做內太空，從月球伸展到銀河，叫做外太空，當中還有九千萬平方哩的黑暗地帶，在銀河之內有一個吸力特別强的漩渦，叫做黑洞，能把所有吸進去的東西吃掉，此外，太陽收縮又再擴張之際，有强大的風噴射出來，叫做太陽風，綜合報道，在月球以外的太空是很危險的，比較內太空危險得多。

「利用特別製造的風帆在地球跟月球之間航行，不算是冒險的舉動，現時我舉辦的太空風帆比賽，必須繞過月球，昂然駛入外太空最黑暗的一環，穿過了它，闖入銀河，還要向太陽航行，越是接近太陽，而又安然返回地球的一艘風帆，就是冠軍，他獲得三百萬美元的獎金，亞軍也有二百萬，季軍是一百萬，第四名的駕駛員沒有分文獎金，從第五名到第七名，更加是兩手空空的了，這樣安排可以加倍刺激他們的鬥志，希望各國氣象台推舉勇士參加。

「由於太空風帆係智利氣象台免費送出駕駛員的，玩完了這一項遊戲，它仍要交還智利氣象台，製造那種風帆十分昂貴，每艘要花掉五百萬美元，財力有限，我們只能製造七艘，到時萬國氣象台推舉的人選不管怎樣多，由我們挑選，只限七個，由於每一個國家只限一人參加，故此將來等於七國選手爭霸，被挑選的人先行在智利龍骨山最高峯居住三個月，接受嚴格訓練，然後升空，他必須簽署自願參加太空風帆比賽的證明文件，萬一喪命，或者

圖為橫渡銀河的太空風帆，航行的終點是銀河系最遙遠的一處，把火焰似的太陽看做目標，能夠航行最遠的一艘風帆奪標。

在太空發生意外事件，風帆跟他同歸於盡，本台恕不負責給以撫卹金。關於風帆的旅程，我巳經說過了，現時請各位看看風帆的構造。」

各人不約而同的抬頭看看「風帆」。

在各人的心中，不期然的湧起了一個疑問，認爲雷卡比博士可能弄錯，因爲他們眼中所見的一件物件，只是一張薄紙，下面有銀絲飄飄，並非帆船，雖然它的質料很輕，不過，飛到銀河那麼遠可不是玩的，動力何在呢？那是另外一種困難，越是對天體學有深刻認識的人，越加對它發生懷疑。

雖然座上客沒有做聲，可是，他們的目光含有懷疑的成份，雷卡比博士一眼就看得出來，笑了笑，說：「現時各位所看得到的，只是一幅圖，並非實物，可能對它感到驚奇，我應該略爲解釋幾句，首先要說的就是銀絲，它是銀色的東西．並非甚麼，只是各位熟知的玻璃筋而巳，由於玻璃製造出來的時候，它必然有些纖維構成核心的組織，叫做玻璃筋．把整塊玻璃敲碎，留下了筋，又把許多條玻璃筋放在一起，加以熔化，使它變成另外一種形式的玻璃，無疑的它比較第一次製成的玻璃堅實得多了，有許多種工業製成品就是靠它做原料再加入另外一些物質製造出來，最顯著的例子就是避彈玻璃，其實它只是在製造玻璃的時候加入鋼粒而巳，鋼質玻璃現時在工業用途很大，人所共知，由此可以反映出一種頗爲有趣的事情，玻璃筋不止是能夠抽取一次兩次，還可以繼續提煉，使它越來越加堅韌，並且柔軟如絲。

「我製造風帆的主要物質就是上述的絲狀玻璃，我把它定名爲玻璃絲，碰上了風，它可以順着風勢推進，使風帆進行得更快，不必用它的時候，它可以捲起來，收藏在葉形的帆之下。

「那塊葉形的帆是長方形的，它很薄，像一種奇異的合金製成，比鋁更輕，反光性更强，它表面塗上一層銀液，看來就像是一片銀色的落葉，可以達到最高的理想境界，它是最輕最韌同時反光性最强的東西，風帆靠它不斷的吸收陽光，反而爲電，那是推進的力量。

「其實推進它只是在地球到月球之間的航程，越過了月球，進入外太空，那就不必靠它本身的力量推進了，它儘可以利用太陽風以高速的姿態前進，快到難以估計，飄入銀河。

「葉形之下有一個艙，只夠一個人留在艙內過活，它有許多種科學儀器，盡量令到艙內的人能夠避免震動的感覺，減低思想的能力，有如機械人似的飄進銀河，直到他活着使風帆回航爲止，終點是月球，到時他們無法知道自己所駕駛的風帆巳經航行了多少哩，直到風帆回到地球之後，由我們幾個負責人把航程紀錄儀器拿出來計算，然後證實它航行到距離地球多少遠，照情形計算，最高的航程可能達到離開月球九百萬哩，那個地方巳經十分接近太陽，如果它飄入太陽的吸力圈，認眞危險，可能一下子被太陽吸去，以極高的熱力或火力把它燒熔，一秒鐘之內就化爲烏有。」

說得起勁，雷卡比博士指着另外一幅圖說下去：「由於太陽是供給電力的來源，對於陽光以及太陽本身，不能不作出高度的探討，越知得多越妙。

「太陽並非在太陽系的核心之內最巨型的一個星球，木星比它大得多，可是，太陽系本身任何一個星球都比不上它那麼重要，因爲它是使所有星球運行的動力泉源，沒有太陽，地球或火星金星之類的星球全部停止活動，它本身缺少動力，過度的寒冷使它發生劇變，到時它就毀滅，故此太陽是科學家急於研究的目標。

「經過多年研究之後，現時巳經證實太陽本身是一團火，地球表面所有物質脫不了固體、液體以及氣體這幾種形態．太陽偏偏就不是它們的形狀，如果我們拿一種物質去形容它，最適當的描寫該說它是一團火焰了，它的表面火力是攝氏五千萬度的高熱，有時它噴火，噴出來的火焰高達五百哩，噴火之際，它的熱力達到攝氏九千度。

「太陽的核心有許多氫彈，氫彈每分鐘爆炸一次，故此它有那麼强大的火力，不過，一連串的氫彈爆炸之後，它就會稍爲休息，那時它的表面火力可能降低到只有攝氏三千五百度，九千度以及三千五百度之間的距離很大，故此它的火力突然收縮那一段時間，就有一股强大的風，叫做太陽風。

「本來風是吹出去的，太陽風由於火力收縮的影响，它的風力就剛剛相反，並非吹出去，而是吸入，因此之故，沒有一個星體能夠貼近它，原因是它吸入的力量足以把那個星體整個吸到最爲貼近太陽表面的一處，火力突然加强，那個星體立刻燒熔，化爲烏有，靠近太陽的一處有一個特殊的名稱，叫做太陽吸力圈，假如風帆進入太陽吸力圈，駕駛它的人必死無疑，爲了爭取遠航的成績，風帆必須越去越遠，因此之故，駕駛它的人必須具有强壯的體魄，冒險的精神以及高度的判斷力，即使如此，仍有許多種意想不到的災難落在他的身上，銀河這個名稱非常美妙，在星體以及星體之間，眞的像是一條河，因爲該處有許多巨大的冰山飄流，那些冰山是另外一些古老星體分裂出來的，風帆必須造成那麼薄，因爲它需要在冰山與冰山之間穿過，這是指它的去路而言的，它闖入銀河深處，萬一它的方向弄錯，變成了迷途的羔羊，沒法走出來，它就完了，人類不能夠永遠在太空生存的，這一次七艘風帆遠征，可能只有一艘回來，倘有這種情況出現，那個駕駛者必然是冠軍了，因爲沒有人向他挑戰，聰明的舵手應該懂得這一點，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存他的生命以及保存那個風帆，如果眞有此事，只有他一個人回航，他的速度再慢也是冠軍了，三百萬美元就是他的囊中物，爲了避免有人採取這個奇妙的戰略，我定下了一個原則，第一次經過月球的風帆不准停留，言盡於此了，祝各位交好運。」

說完，雷卡比博士宣佈散會。

該項「太空風帆爭霸戰」就此展開，三個月之內，有許多個國家把它選出來的健兒姓名、體態，以爲家庭背景寫下來，遞到祂主持的「太空風帆中心」那個機構，他們幾個科學家作出最審愼的選擇之後

，分別通知入選的國家，叫他們從速把選出的健兒送到智利龍骨山受訓。

七個國家有美國、蘇聯、英國、法國、澳洲、荷蘭和丹麥。被挑選出來的健兒全部是傑出的體育家，對太空有很深的認識，特別是美國選手葛洛以及蘇聯選手薩伐，因爲這兩個國家在太空方面，任何一種形式的競賽都想奪標，派出來的選手當然是更加威猛了：別的國家所派出來的選手俱是有特色的，澳洲人對於駕駛風帆特別出色，那個選手叫做沙廸，根本上係澳洲風帆冠軍，他認爲在太空駕駛風帆也要具備在海洋以風帆航行的經驗，故此他很有信心。

法國的選手李昂．對這一項錦標很有興趣，根本上他是巴黎大學太空系的畢業生，年少英俊，且又擅長西洋劍，奪取歐洲劍擊冠軍時，他只是二十四歲。

那些選手之中年齡最大的一個選手恐怕是丹麥派出來的丹威博士了，今年他巳經有三十六歲，不過，他的體力很是堅强，鬥志旺盛，更難得的是他在丹麥太空中心工作，對「太陽風」以及銀河的冰山都有深刻認識，那些選手俱是沒有經驗的，只就除了他。

英國派出來的太空風帆選手金蒙，純粹是體育家，不過略懂太空的科技而巳，剩下來的一個荷蘭青年巴布，平平無奇，由於別的選手水準更低，故此雷卡比看上了他，巴布的戰鬥經驗也是不弱的，他除了奪取過海上遠航的冠軍之外，還是空軍的一名機師，兼且是一個有名氣的射擊手，故此他亦有資格入選。

七個選手先行在智利太空風帆中心報到之後，有人把他們引進集中營，接受高級訓練，爲期三個月，然後啓程。

他們志同道合，照道理說，應該是互相談得來的，很容易變成好朋友。可是，那一塲競賽係國際錦標．除了爭取個人的榮譽，還要爭取國家的聲譽，他們的立塲不同，當然沒法變成知己朋友。

雷卡比是最高的策劃人，他只是負責把他們訓練成爲「超人」，足以應付巨變，他們是否互相團結呢？絕不理會。

七個選手進入集中營之後的翌日上午，開始接受訓練，雷卡比在他們吃了早餐之後，召集各人在草地上面站立，他說：「現時我要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說出來，亦可以說是一種秘密，你們將來置身於太空，一個人很孤單的，留在太空艙裏了，被無邊無際的黑暗包圍，却又沒法閉上眼睛睡覺，這種苦況，不足外人道，故此你們首先要練習怎樣把腦袋裏面屬於思想系的一邊，完全閉上，有如老僧入定，你們明白我的意思嗎？」

蘇聯的選手薩伐，舉起右手，表示他有話說。

雷卡比點了點頭，說：「薩伐先生，你似乎有些疑問，請你盡快把它說出來，記得這一點，我是很歡迎各人提出問題的．你想說些甚麼？」

「是的，雷卡比博士，我有一個疑問，身在太空，四面黑沉沉，風帆以高速前進，如果避震的儀器優良，我們是不受影响的，爲甚麼不可以閉上眼睛睡覺呢？我想知道那種環境是否分分鐘發生災禍，故此太空人絕對不能夠酣睡，抑或另有其他原因，他不能睡覺，担心他閉眼就變成長眠呢？」

「問得好，首先我要解釋這一點，留在風帆的太空艙內，就像是置身於船艙，醒與睡的交替作用就像是在地球上面發揮，決不會閉上眼睛就是長眠，永不覺醒，不必担心，值得憂慮的是隕石，越是進入外太空，距離月球越加遙遠，隕石飄飄蕩蕩的迎面撞來，機會越大，甚至有可能出現一大堆的隕石，絕對不容許風帆闖入隕石陣內，因爲它太過脆弱，不堪一擊，故此一雙眼要摹仿駱駝在沙漠前進，旣非睜開，亦非閉合，但見紅燈發亮，知道隕石成爲直綫飛來，就快撞擊風帆，便要把風帆航行的方向稍爲改變，直到紅燈沒有發光爲止，避過隕石之後，風帆自行糾正方向，向太陽飛馳。」

「我明白了，想把自己訓練到變成駱駝那麼閒悠和機智，實在不容易。」

「你說不容易，只是你從來沒有下決心去訓練自己而巳！其實關閉了思想的系統，並不困難，只要你決心把任何一種屬於記憶或者屬於幻想的思路活動，在它剛剛從腦海裏一躍而出之際，便即叫它停止活動。久而久之，即可達到目的。

「上述的話只是許多種訓練當中的一種，至於體力，你們仍要在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簡直變成鐵人似的，才有資格担任這個職務，向太陽挑戰，在各種古怪怪的訓練當中，最不容易做得到的一種訓練無過於食物以及喝水的生活方式了，進入太空之後，你們不能夠吃日常生活所吃的食物，例如，鷄蛋牛奶或萍果，因爲它必然經過消化系統，被內臟吸收，變成糞便，對太空人來說，食物只是一種累贅，你們只能吃一種濃縮的餅，它含有蛋白質，維他命以及礦物質。只是一塊餅乾的四份之一巳經可以補充體力，一個星期不吃，換言之，你們每週只是吃一塊餅的四份之一，此外，你們根本不必喝水．因爲外太空的濕度很大，從每一次呼吸所吸入的水氣累積起來，巳經等於你們喝水的份量，不過，整天不吃又不喝水這種滋味是不好受的，儘管你們心理上有了準備，仍要接受訓練，明天開始，你們就不再吃普通食物，同時要在濕度極高的地方過活，習慣運用你的肺去適應它，初時我們替你注射抵抗力極强的針藥，過了一個時期，就不再利用打針或吃藥去增加你們的抵抗力了，到時你們要盡量發揮本身的潛力去適應太空每一個階段的環境，還要訓練在攝氏五百度的高熱之下過活，那時你們巳經接近太陽。」

只是聽到這些話巳經預先知道駕駛風帆在太空飛行的滋味是極難忍受了，不過，他們巳經在心理上有了準備，不再計較它。

換言之，每一個準備向太陽挑戰的太空人巳經抱了必死的心理準備，然後參加這一項壯擧，他們絕不後悔。

在三個月受訓期內，他們多次被雷卡比博士帶引到太空風帆前面，分段講解它的構造，更加重要的就是怎樣駕駛它。

有一次，各人齊集在一艘風帆前面．

英國選手金蒙提出一個問題：「風帆的確是很輕盈，可以在太空上面馭風而行，可是，它一邊飛行一邊吸收陽光，化而為電，這並不困難，成問題的是它如何從地面飛射到太空去，關於這點，我想向博士請教。」

「你不必担心，這是一種秘密，到時你們自然知道。現時我只能夠對你說知，所有風帆俱是個別發射的，它可以捲成一個個圓筒，向高空發射，進入太空，自然彈開。」

雷卡比博士只是透露一鱗半爪。

只是抓住這幾句推測，他對於把風帆送到太空的壯舉，已經胸有成竹，各人不再多問。

越過月球進入黑暗海

七個選手接受訓練期中，非常辛苦，不斷的操練，食物所含的蛋白質以及維他命特別多，所含的脂肪質很少，影响到各人的體重不斷下降，三個月後，平均每人瘦了十五磅，不過，肌肉結實許多，符合雷卡比博士的需要。

將來他們到了太空，各乘一艘風帆，當然不是互相緊貼，平排推進，亦非魚貫而行，原因是太空一片黑暗，視力所及之處，並非有一個闊大的範圍，故此看不清楚，不過，聽覺方面却是沒有甚麼損害的，他們可以利用無綫電話交談，必要時互相帮助，比較孤零零的僅是一人一船進入太空好些。

說到互相帮助，那幾個太空人仍是有些特色，蘇聯的太空人薩伐好像天生孤立似的，很少跟別人交談，相信他到了太空，這種性格也沒有改變，由於地球上面多次英法美聯手出擊，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他們聯手對付德軍，更加出色，故此七個人當中，他們三人的交情比較好，而且有些自傲。

澳洲的選手沙廸跟荷蘭選手巴布比較談得來，可能是他們二人對於駕駛遊艇出海有相當多的經驗，並且是獲獎級的人馬，談到遊艇如何駕駛，有很豐富的經驗，不自覺的聚在一起。

至於丹麥的選手丹威，他也是相當孤獨的，他好像是已經習慣了孤獨，不以為意。

那些人不管性格方面比較孤獨抑或開朗，俱是充滿了自信心的，到了打算升空的前夕，雷卡比博士召集各人訓話，然後把升空的秘密吐露出來，說：「你們雖然是太空人，所穿的衣裳跟蘇聯或美國的太空人不同，因為你們進入太空的一分鐘開始就要穿上那種衣裳，故此它比較輕便，效果是相同的，還多了一種避熱的設備，原因是你們準備向太陽挑戰，必須做好了避熱的措施，至於升空的動力，亦不相同，只是把風帆射到離開地心吸力的界限，即是離地十二萬呎，已經夠了，故此你們只靠一個具有兩個環節的噴射筒升空，已可達到目的，另一方面，你們的歸途最後一個站係月球，不必想辦法衝進地球來，那樣子可以減少關於燃料方面的憂慮，任何一天，你們在月球降落，我們立刻知道，派出特種航機從智利龍骨山起飛，把你們迎接，回到地球來，因為美國的太空部隊有許多種科學措施，偵悉別的太空人在月球降落，到時他們一定合作，盡快通知我們，要說的話我都說完了，最後，我只想多講一句，由於奪標是一個駕駛員可以得到美金三百萬元，兼且有最高的榮耀，旅程的長短是由風帆自行準備好的測量儀器計算出來的，那一個黃色長方盒子內就是紀錄器，切勿失落。」

七個太空人都有些緊張，度過了一晚，第二天，他們便即升空。

升空的時候究竟是怎樣子的？他們茫無所知，因為他們全部躲在圓筒之內，只是知道圓筒緊接於噴射器，靠噴射器的烈火使它向上升，一直升到脫離地心吸力為止。

剛剛離開了地心吸力的界限，便是太空，噴射器自動脫落，圓筒打開，附連太空艙的輕金屬從捲起來的形態自動打開，銀絲一條條垂下來，風帆恢復它本來的姿態，向前飄去。

即使沒有人駕駛，它也是向太陽飄去的，假如它飄行當中前途有些障碍，它自動避開，因此之故，七個太空人在甚麼時候覺醒都不成問題。

退一步說，留在太空艙的人如果永不覺醒，風帆不會停止，它一直飄到最為貼近太陽的一處，被熱力熔化，消失於茫茫無盡的太空中。

風帆是可靠的，反而太空人值得憂慮，畢竟他們是血肉之軀，未必捱得起一重又一重的打擊！

只是離開地心吸力之際，過份强大的震動力，已經有可能使他們喪生，葛洛是美國派出的健兒，他曾經接受過太空人的訓練，本身是個體育家，仍然被震動力弄到昏迷不醒，後來他覺醒，仍是迷迷惘惘如在夢中！

他看見眼前的景物絕非平時所見，定一定神，然後想起自己是個由智利雷卡比博士訓練的太空人，此刻他留在太空艙之內。

他自行檢查自己的健康，然後檢查風帆的機件，除了輕微震動力之外，沒有甚麼不安之感。

有一個疑問升上他的腦袋，不錯的，他能夠保持一切正常，風帆自動飄向太陽那邊，看來沒有甚麼不妥，他應該用無綫電話向同行的朋友通話。

他先行撥第四號，希望英國選手金蒙有些語聲出現，連續試三次，俱是落空，他不覺心上一沉，趕快打電話給李昂！

那個法國選手整天活跳跳的，活力充沛，好像不會死於强大的震動力之下。

果然不出所料，李昂有回音了，說：「我是李昂，如果我沒有聽錯，你必然是葛洛，恭喜你了。我曾經三次打電話給你，可惜你那邊沒有回音。」

聽了這句話，葛洛才知道他有一段頗長時間昏迷。

想了想，他就很率直的說：「眞是對不起，我似乎死去了又再復活，現時似乎仍是黑夜，我剛剛覺醒，照你說，我昏迷了多久？」

「你起碼昏迷了二小時之久。」

「眞的嗎？我能夠甦醒，太過幸運了，我曾經打電話給李昂，可是，那邊沒有聲响，他大概是昏迷了，是也不是呢？」

「是的，眞正甦醒的人只有三個。」

「還有一個，是誰？」

「他是蘇聯選手薩伐諾夫，這傢伙眞是厲害，他比較我覺醒得更快！」

「照情形看，其他的四個太空人，恐怕凶多吉少了，是否如此呢？」

「不，風帆能夠自動飄送，他們不必覺醒，也無大碍，只是他們在三天之內覺醒，仍可照常過活。」

葛洛吃了一驚，說：「怎會昏迷了幾天然後覺醒的？」

「很難說，它只是我的估計而已，我不是醫生，懂得不多，既然薩伐已經甦醒，你要跟他談談嗎？」

「不必由你搭綫的，你早已知道，美蘇這兩個國家永遠對立，根本沒有甚麼可談。」

說了那麼幾句，他們就不再談下去了，稍停，葛洛接獲澳洲太空人沙廸打來的電話，心上一喜。

跟着其他太空人也覺醒了，七個太空人先後恢復神志，清醒過來，那是一件喜訊。

將來怎樣？葛洛想到這方面去，頓覺心情沉重，不由自主的想起了一個人臨終的情形以及死後可能發生的各種變化。

他認為太多的思慮使一個人的精神無法集中，反而不妙，為了避免過份的寂寞，他試試打電話給李昂。

在所有太空人當中，李昂的交情最為濃厚，故此葛洛打電話給他，電話接通了，第一句就說：「李昂，如果你已經睡熟，被我的電話鈴聲吵醒，我就認眞抱歉了，是否如此？」

「並非如此，我此刻也沒有睡過。」

「不久就是天亮了，風帆頂上的一塊輕金屬，開始吸收陽光，變成電力，科學家的成就眞是了不起！不過，在太空飛行之際，不靠電力推動，風帆也可以飄送到太陽去的，陽光電池並非很重要的東西，我認為更加重要的還是我們本身的處境，可惜進入太空，我才發覺得到。」

「你發覺一些甚麼？」

「我自信發覺了少許秘密，很有價值，現時我沒有講出那些秘密之前，先行問你一句，為甚麼雷卡比博士叫我們進入太空之後就不要打電話到地球找他呢？希望你能夠解答這個疑團。」

「它不是疑團，雷卡比博士已經說過，由於智利太空中心的控制室缺少美國太空室中心的設備，無法收聽太空人打來的電話，至於太空人與太空人之間的電話，十分暢通，可能是相距太短之故，沒有甚麼可疑。」

「你有沒有覺察雷卡比博士舉辦太空風帆競賽可能有些陰謀在內呢？」

「我沒有發覺，因為我認為它是科學性質的活動，沒有陰謀在內。」

「怎會沒有陰謀？照我所知，建造風帆的錢以及將來付給冠軍亞軍季軍這三個人的獎金，皆是大富豪捐贈的，他很容易從中渾水摸魚，耗用材料可以虛報，甚至獎金也可以安排下來，預先知道那一個人奪標。」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可以解釋幾句嗎？」

「我認為他說所有風帆必須航行到最遠的一處，十分接近太陽，然後回航在月球降落，假如他在七個太空人當中預先安排一個人，沒有離開月球，過了一個月，然後打電話向美國駐守月球的太空戰機部隊求救，證實七個太空人當中只有他一個人生存，七艘風帆當中，只有他的風帆沒有破裂，他豈不是穩得三百萬元獎金？」

「是的，事實上的確有這種可能，不過，他眞的這樣做，先要把六個太空人謀殺，包括你和我，他犯不着這樣做。」

「世事難料，也許他有什麼不可告人的苦衷，需要一宗巨欵，超過百萬美元，他就有可能這樣做，別忘記，他用不着謀殺我們，只要弄破了風帆就可以達到目的了。」

「葛洛，你是否說他有可能派出刺客弄破我的風帆呢？」

「不，我沒有這樣說，我只是担心風帆太過脆弱，沒法支持吧」。他明知風帆離開月球進入外太空之後，分分鐘有危險，進入銀河，險上加險，沒有把那些可能發生的危險說出來，令到我們闖禍，那就等於變相的謀殺！」

「我不同意你的想法，事實上你想得太深了，他是一個很有名氣的科學家，怎會佈局謀殺七個國家的選手呢？我絕不相信你所講的一套。」

葛洛很痛苦的說：「李昂，我弄錯了，你可能就是我說的那一個奸細，倘非如此，你決不會處處維護他，替他辯白！」

「很難說，我可能就是你說的奸細，

葛洛穿了太空衣裳，在月球上面走動，跳過幾處岩牆，終於找到月球上面美國太空基地。

倘有其事，我答應你，決不會把你加害！

你一切放心好了，切勿胡思亂想！」

李昂的話似乎安慰他，又像是譏笑他，另一方面，還有多少恐嚇的意味，葛洛本來就是心慌意亂的，聽了更加慌張，終止那一次電話的交談。

天色還沒有吐亮，他有充份的時間思索，越想越加逼眞，突然，他的腦袋湧起一個意念，索性打電話跟英國太空人金蒙交談。

金蒙是英國太空人，當然站在葛洛的一邊，根本上英美永遠結盟，他獲悉葛洛的意見，想了想，說：「葛洛，坦白點說，我也覺得這件事情有些古怪，不過，雷卡比博士企圖把我們送上太空之後，逐個殺掉，我並不同意這個幻想，根本他不是一個貪財的人，假如整個局勢有甚麼變化，可能是政治的因素居多。」

「你的意思是否指蘇聯太空人薩伐諾夫可能跟他串同演戲呢？如果兩三個月後所有太空人以及風帆全部毀滅，只有薩伐成功，他就變成英雄，暗示蘇聯的太空科技勝過美國，聲威大振，假如眞有其事，薩伐必然沒有進入外太空之前，就停下步來，把風帆留在月球上面，你認爲這種猜測有沒有可能變成事實呢？」

「有可能變成事實，卻又未必如此，葛洛，我已經有了一個主意，不妨對你說知，無論如何，我的風帆緊隨在薩伐風帆之後，要是他突然改變方向，飛往月球，失去了那艘風帆，便有可疑之處，否則，我不會放棄競賽，中途退出。」

「好的，我已經跟李昂談過，把你加入，三個人合作監視他，薩伐一舉一動瞞不過我們的，最好找一個人跟他通話。」

「這個主意不錯，我想找丹威幫忙，他是正統派的科學家，相信薩伐不會拒絕跟他交談的，如果你同意，我立刻跟丹威聯絡。」

「好極了，我絕對同意。」

葛洛只是說了這一句，便即終止那一次交談，並非爲了他無話可說，而是爲了太空上面發生了許多古古怪怪的變化，他必須集中精神應付。

在黑暗無比的太空，陽光沒有投射下來，天色仍未吐亮，突然看見許多點微光，在遠處閃閃發亮，不過，風帆沒有避開它，照常直衝過去。

他還沒有拿得定主意打算怎樣應付那種不尋常的局面之前，風帆已經飄然而過了。

微光消失了，跟着，風帆本身震動不已，好像一艘眞的帆船在海上飄浮，波浪滔天。

葛洛覺得自己好像暈浪，沒法控制風帆，只好聽天由命，任由風帆自己控制。

雷卡比博士已經說過，七艘風帆本身都有電腦控制，除非碰上了大災難，例如：隕石密集衝擊，陽光的熱力增加到無法支持，或者在銀河裏面被冰山撞毀。

依照航程計算，風帆仍是在地球月球之間航行，並未進入外太空，照理不會自行毀滅，故此葛洛感到天旋地轉的時候，遁於讓風帆自己作主。

他在迷惘中渡過了相當長的時間，忽然一切寧靜下來，鬆了一口氣，不過，另外一種不愉快的事情忽又發生了，陽光逐漸旺盛起來，那是另一天開始，他正在感謝陽光替他驅除巨浪，由於陽光逐漸加强，吸熱板發生作用，把光裏的熱力吸收，使它化爲電力，他覺得不安，担心吸熱板失靈，太過熱的時候，他所穿的太空衣裳沒法使熱力減弱，那時他可能變成燒豬。

初時他只是在心理上面發生不安之感，過下去有些不對了，他眞的覺得熱，好像坐在火爐之旁，爐中的火力逐漸增加。

他有點慌張，打電話跟金蒙聯絡，後來，他又打電話問問李昂，相當奇怪，兩個太空人卻在電話裏面告訴他，一切正常，並非熱到如坐針毯。

他懇求金蒙把他的苦衷對丹威說知，希望丹威替他想個辦法應付那種不尋常的局面。

關於太空的知識，丹威懂得最多了，他在電話裏面通知李昂，叫李昂轉告葛洛，不必理會風帆是否出現了毛病，凡是吸熱板過份活躍，不妨使用冷凝器，在風帆內部噴出冰雪，向上發射，減弱它所吸收的熱力。

葛洛照做，化危爲安。

他由衷的感謝丹威，除了親自打電話向丹威致謝之外，還把他的疑念說了出來，問問丹威，是否風帆競賽是一個死亡陷阱。

「不見得那麼嚴重吧！」丹威很是肯定的說。

稍停，他加以補充，說：「儘管我信任雷卡比博士的爲人，我對這一次風帆競賽仍非信心十足，因爲裝嵌風帆各種機件的人，全是技工，並非智利天文台的高級官員親自動手，萬一那些技工當中夾着一兩個奸細，那就不堪設想。」

「你那邊有沒有甚麼不妥？」

「暫時沒有，不過，我仍是有些懷疑，似乎定向舵有些毛病，假如它眞的有問題，進入銀河就沒法閃避冰山。」

「丹威，你肯定我的風帆可以很順利的走入銀河嗎？」

「大概可以進入。」

「你是否相信銀河必有冰山呢？」

「冰塊一定有，如果那些冰塊十分細小，可以用激光槍毀滅它，較大的冰山就難以消滅它了，故此定向舵十分重要，希望你記得我說過的這一句，假如我的風帆毀滅，必然是毀於定向舵失靈。」

丹威的語聲有點沉重，他不再談了，電話截斷，葛洛立刻檢查他的風帆，發覺定向舵沒有損壞，然後放心。

在太空飛行之際，有時陽光很盛，有時它的光度淡弱下來，因此之故，葛洛的風帆雖然有些毛病，難以抵受太過强而且直接投射太久的陽光，仍然可以使他支持下去。

陽光越來越弱，他鬆了一口氣，自己暗中估計，地球上面有雲，太空可能有雲，故此陽光有時變弱。

跟着他又想：雲是水氣結聚的天然產物，如果銀河的冰山放出水氣，飄浮到地球那邊，便有可能出現半雲半霧的物體，遮住陽光。

那些物體微不足道，可是，它卻救了他，假如他一直被熱力所侵，不斷的流汗

，皮膚發燙，他可能因此喪命。

他發覺了這件事情，進一步的替自己着想，如果他的風帆朝着太陽駛去，吸熱板只能吸熱，不能散熱，終有一天他被熱力灼痛至死，絕對不能夠那麼幸運，每次瀕於生死邊緣就有雲霧相救，他想活下去，另有一條路走，放棄競賽，從速決定，選擇月球作爲降落的目標。

他這樣做如果被人發覺，認爲他有心逃避死亡的威脅，有「航程紀錄器」證明他沒有離開過月球，乃係懦夫，他寧死不辱，終於咬牙切齒的幹下去。

只是兩天多些，他們就離開月球了，七位太空人，沒有一個人離羣飛到月球去，葛洛心裏有些高興，慶幸自己沒有臨陣退縮。

風帆繞過月球，繼續飛行，便是「黑暗海」，那是天文學上面的一個名稱，表示那一截旅程到處被黑暗包圍，儘管陽光直接投射，仍是沒有絲毫光亮。

照雷卡比博士估計，渡過黑暗海，進入銀河，這一截旅程需要五六天的時間，至於風帆在銀河裏面逗留多久呢？那就難以估計，所知道的只是這一點，風帆離開銀河朝向太陽，越去越遠，距離太陽越近，必然碰着太陽風，那是他們的生死關頭，既然每一艘風帆都向前飄送，希望飄遠一點，卻又担心陽光把它燒熔，必須適可而止。

問題在這裏，太陽風有兩種力量，一種力量是吸入的，另外一種，向外噴出，如果它向外噴出，可以把風帆吹到很遙遠的地方，無法接近，反之，它以吸入的力量接觸風帆，風帆就有可能被火力燒熔，故此最後的一段旅程特別値得重視，誰也沒有把握如願以償。

葛洛在啓程之前已經懂得風帆在太空飛行必然有許多困難了，關於黑暗海，銀河以及太陽風之類的困難，只是預料中許多困難當中能夠計算的幾種，另外有些困難，無從估計，那就要隨機應變。

進入黑暗海了，他不知道別人怎樣想，至於他自己，覺得他跌進了一個噩夢，前面是甚麼？想也不敢想，更糟的是他企圖與同行的太空人聯絡，怎料無綫電話失靈。

他無法跟任何人聯絡，可能是「黑暗海」另外一種神秘力量控制了電話，令到所有電話不通，不然話來，那就可能是他所駕駛的風帆發生障碍，兩種情況俱是不妙的，失去了交談的機會，他的心情更加緊張。

在黑暗海裏面雖然失去了時間的指示，他無法辨別晝夜，不過，他的手錶照常活動，沒有片刻停止，他仍可以藉賴它的指示知道那一段時間在地球上面屬於白天或黑夜，保留最後的一種生活習慣，夜間入夢，白天覺醒。

雖然是入夢的一段時間，他也是無法睡得合眼的，因爲黑暗海裏面不時有些好像波浪似的氣流襲擊，令到風帆震動，此外，風帆碰上了一些意外發生的變化，它就會嗚嗚的叫，他驀然覺醒，竟然沒有看見任何一種異常的東西，沒有微光，也沒有隕石，他想睡也不能再睡了，卻又不是完全覺醒，不自覺的嘆息了一聲。

太空人金蒙向他告別

有一次，在他認爲是夜間的一段時間風帆發出警告，他覺醒了，沒法再睡。迷惘中，忽然看見前面有一個白衣人在太空飛翔，似是阿拉伯人，穿了長長的白袍，臉上還有濃鬍子，使他震驚，定神一望，白衣人消失了，跟着看見一條條閃亮的曲綫，從四方八面結集，湊成了人形，刻劃出一個裸女的形象。

她還向他招手。

眼睛一花，裸女去得無影無踪，他苦笑一下，便又閉上眼睛。

他知道那是「幻覺」，無可奈何。

突然，他聽到太空艙電話的聲響，把聽筒抓起來，打電話的人是金蒙，心上一喜。

可是，短短的一瞬，他就眉心一皺，因爲金蒙以極沉重的語聲對他說出這麼一句：「葛洛，這個電話是向你告別的，我恐怕沒法支持下去了。」

「爲甚麼？你不是好好的打電話給我嗎？」

「是的，我的確是一切正常，成問題的不是我，是風帆，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那麼洶湧的波濤，它簡直想一下子把我吞掉，難道你那邊沒有碰到巨浪襲擊嗎？」

「我碰到一些像浪似的東西襲擊，不過，它沒有水，只是一團有壓力的風，從你的說話看來，你並非碰着狂風那麼簡單了，是否眞的有水？」

「是的，它不是狂風，是巨浪，還有海嘯的聲响，我的風帆可能被它打擊到四方五裂，銀絲捲成的架一定鬥不過滾滾而來的波濤，永別了，祝你幸運！」

葛洛預感到他可能發生的災禍，頻頻呼喊他，一切做作俱是多餘的，風聲蓋過了金蒙的話聲。

「金蒙，你能否自行修理它呢？」

葛洛只是說出最驚慌的一句，突然聽到一聲極悽慘的叫聲，跟着有幾聲爆炸，一切寂然。

他認爲金蒙跟風帆同歸於盡，再也沒法聽到這個英國太空人的語聲了，不覺臉上帶着淚痕。

洒淚是沒用的，他盡快檢查風帆的機件。

看來金蒙跟他雖然接近，方向不同，倘非如此，他也會死於巨浪之下。

太空裏面怎會出現巨浪呢？只有一個解釋，他們已經走完了黑暗海，開始進入銀河。

丹威已經說過，銀河裏面有冰山和冰塊漂浮，既然有冰山，便有可能發生巨浪，金蒙大概撞上了一座剛剛溶解的冰山，因此死於巨浪之下。

他會不會發生這種災禍呢？想起這個問題，他立刻打電話找丹威。

他相當幸運，這一次電話搭通了，丹威仍然活着，不過，意氣消沉，他很痛苦的說：「看來我們都沒法活下去了，死亡是遲早的事。」

「爲甚麼你這樣悲觀呢？」

「因爲我發覺我的吸熱板越來越糟，它彷彿失效，缺少電力供應，我沒法保持

溫暖，進入銀河，必然凍死，還有一點，在銀河一定會碰到冰塊 別說冰山迎臉撞來，風帆很容易撞到四分五裂，就此喪生，即使很細的冰塊也會撞死我的，因為沒有電力就沒法使用激光槍。」

「出發之前，雷卡比博士不是把所有風帆檢查一遍嗎？」

「是的，他曾經檢查過，可惜他並非可以信賴的人，因為他去年三次到美國聖地牙哥秘密看過醫生，那一間醫院是當地第一流的大醫院，可能他患了腦癌之類的絕症。」

「患了腦癌的人就會佈局殺人嗎？」

「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只是這一點，如果一個人患了絕症，他認為生命不足留戀，甚麼危險的工作或者傷天害理的勾當也有勇氣幹下去。」

葛洛感到有些不妙，說：「丹威，你懂得那麼清楚，是否你有過多少這一類的經驗呢？」

「我本來沒有這種經驗的，現時我總算有些經驗了，雷卡比看過的圖片，我也看過，我之所以參加這一項太空風帆競賽，因為我患了腦癌 希望死得痛快些，如果我不理會它，一年之後，我就會無緣無故的殺人，或者變成姦殺婦女的色魔。」

「因此你明知這是絕望的航程，你也試一試，是也不是呢？」

「是的，依我的原定計劃，我盡量把風帆駛到最為貼近太陽的一處，讓高熱把我毀滅 看來我的目的沒法達到了，因為缺少電力等於缺少溫暖，我無法闖過銀河這一關。」

葛洛聽了，毛骨悚然，說：「你的吸熱板失靈，我的吸熱板過份強烈，俱是致命的傷害。」

「不，我是自願喪命的，即使我沒有死於雷卡比博士佈局謀殺，我也會自殺，你大不相同，你不想死，大可以掉頭把風帆向歸程駛回去，在月球降落，然後請求月球上面的美國太空站把你送回地球。」

「我覺得風帆已經做了一個固定的方向，不能把它掉頭，假如我把它掉頭，它會爆炸。」

「是否如此，很難說了，各有各的命運。」

「蘇聯太空人薩伐諾夫的處境怎樣？你有沒有跟他聯絡？」

「我企圖跟他聯絡，可惜辦不到，你知道的，所有風帆的無綫電話俱是不穩定的。有時能夠撥通，有時失靈，如果你關心他，可以打電話給他，隨意談談。」

它是丹威最後的遺言了，葛洛從方向指示器獲悉風帆進入了銀河之後，不再聽到他的語聲，看來他已經離開塵世。

葛洛感到萬念俱灰，不想參加這種毫無意義的競賽了，沉思了許久，終於把心一橫，硬着頭皮撥動風帆的機件，打算掉頭向原路駛回去。

丹威說對了，風帆的「定向儀」是固定的，它不能夠一下子作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在太空掉頭。

葛洛發覺到風帆沒法掉頭之後，等於被判死刑，呆若木鷄。

在銀河裏面前進，溫度變化極大，陽光直接照射的時候，氣溫達到攝氏五百度，沒有陽光照射，便即降落到攝氏零下二百度，葛洛的風帆除了每天有一段時間太熱，沒有別的損害，因為冷凝器可以不斷的噴射雪花使它的溫度降低，他能夠活下去，可是，風帆不斷飄向太陽，總有一天他被陽光活活的燒死，那怎樣辦？想到這方面去，葛洛就失去了鬥志，覺得自己變成了「活死人」。

人是相當奇怪的，只是蓄意自殺的人例外，沒有想起自殺的人，就算失去鬥志，環境上發生危險的遭遇，他仍是傾全力應付的，太空風帆的處境就是如此，只是進入銀河兩天，他就被冰山困擾，分分鐘提高警惕去應付它，無暇思索。

正如丹威所述，對付比較細的冰塊，只是用激光槍向它掃射，使它化整為零，便可自救，反之，較大的冰山就無法使用這方法求存，必須竭力避開它，因為銀河的冰塊有大有小，應付它的方法不同，葛洛忙個不了，沒法考慮到前途的安危，總算在心理上有一段時間穩定了些，可是銀河雖然深厚，風帆總是會渡過的，渡過銀河之後是否死路一條呢？葛洛想也不敢想。當時他太過迷惘，簡直忘記了時間，不知道在銀河裏面逗留了多久，忽然覺得陽光刺目，熱到片刻難以忍受，才懂得自己已經進入太陽風的範圍，不易逃生，他覺得每分每秒俱是逼近地獄。

如果眼前的太空真的是變成地獄，它必然是一個「火地獄」！

葛洛的風帆吸熱板力量太大，初時他還可以利用冷凝器噴出雪花，使它不會太過熾烈，後來冷凝器鬥不過它，熱得厲害，跟着風帆的速度自動加速，投向一團火似的太陽，顯然是太陽風發揮作用，不論遲早，他被那種含有吸力的風牽引，飄浮到某一個界限，便即整體燃燒化作飛灰。

到時葛洛也自然而然的「火化」！

太陽風把他送到月球

沒有人能夠帮忙他脫險，看來他已經置身於絕境了，奇怪的是這一點，太陽可以毀滅他，卻又可以救他。

太陽風之所以產生，純然是由於它本身擁有獨立的氫彈，按照一定的時間爆炸，同時，在爆炸之後休息，自行整理，準備下一次的爆炸，有如人類心臟，收縮又再擴張，太陽的氫彈爆炸之際，噴射一股強勁的風，把距離較近的東西吹走，反之，它爆炸之後自行整理，內部收縮，就有另外一種風出現，它是有吸力的，把它附近一切物體吸入太陽的洪爐，加以焚燒，因為太陽風變化的程序永恆不變，葛洛的風帆被吸到某一個距離，只是高熱，並未燃燒，太陽忽又噴出強大的火焰，本來是有吸力的風，變成推送的風，他的風帆竟然掉頭吹到銀河那邊，葛洛不過昏迷不醒，並非跌進地獄，到了他甦醒，氣溫已經變涼，因為他的風帆已經回到銀河，更妙的是風帆一經掉頭之後，就向原路飄送，離開銀河，進入「黑暗海」，最後，向地球或月球飄送。

葛洛認為他能夠死裏逃生，一錯不能再錯，便全力使風帆飄向月球那邊。

他的內心有這種感覺，對於雷卡比博

士，他懂得太多了，假如他讓風帆飄送到地球去，未必能夠闖過包圍地球的大氣層，即使他可以闖過那一關，在地球上面任何一個地方降落，一定瞞不過那個魔頭，到時他必然被魔頭追殺，因此他把心一橫，設法使風帆飄向月球那邊，快要抵達，他就把速度降到最慢，希望它在月球的表面降落。這樣做也是有危險的，不過，除了可能發生的危險，還有一個希望，假如風帆降落之際他不會撞死，他就有機會逃向美國太空戰機的停放地點，向月球上面的美軍求救，儘管這個機會十分渺茫，他仍是鼓足勇氣去做。

葛洛認為他不應該死，他要活着回到地球，找雷卡比這個魔頭算賬。

風帆的銀絲在陽光照射之下，彷彿一個水母的觸鬚，一眼望去，它是很美麗的，不過，在葛洛的眼中看來，它太過脆弱了，在高處降落，不能折斷，風帆的電力箱也有可能在降落的時候撞着岩石爆炸。

他只是分辨風帆有沒有足夠的支持力降落，沒有那種閒情逸緻去欣賞艷光四射的銀絲了，經過了長期在太空飄浮之後，風帆終於降落。

一陣猛烈的震盪使他接近死亡的邊緣，但卻沒失去知覺，在半生半死的境地中度過了相當長的時間，他終於覺醒過來。

他仍是置身於風帆的太空艙裏，他沒法扭亮任何一盞燈，只好打開太空艙，探頭到外邊看看。煞是奇怪，風帆在一處頗為低陷的沙丘降落，所有銀絲自動豎直，變成建築大廈的棚架，去支持吸熱板和太空艙，換句話說，他只是受到強烈的震動，風帆沒有撞到四分五裂，原來它在任何一處降落的時候銀絲就會變成棚架支持它，這種設計多麼精巧呢！不錯的，他能夠活下去了，可是，那種環境危機四伏，他的信心不能不發生動搖。

那是一個冷清清的寒夜，雖然他穿上太空衣裳，不會覺得冷，可是在黑暗中摸索，狂風吹起粗糙的沙粒迎面而來，無邊無際的寂寞，自然有一股寒氣湧上心頭。

沒有弄清楚整個局勢之前，他不敢離開風帆太遠，最低限度，太空艙已經變成了他的家，留下來總是有些安全感，此外，風帆沒有爆炸，證明電力箱沒有損害，仍有電力可用，只要他把電路發生的障礙修理妥當，他就可以使用電燈以及激光槍，這個思想給他一種新生的力量，他拿定主意，沒有弄清楚當前的環境究竟是怎樣子，他不想離開太空艙。

他渴望找到美軍在月球駐防的太空基地，可是，月球相當大，他應該怎樣走呢？如果他選擇一個方向不斷的向前走，他這個想法不斷的困擾他，留下來三天之久，他仍然沒法作出決定。

在月球上面過活，並不簡單，起碼需要氧氣、水和食物，如果他留在太空艙，那些困難是可以解決的，因為風帆的電力體系早已製造氧氣，留在另外一個氧氣箱內，可以源源不絕的供給他，至於糧食和水，短期內他不必担心，因為他沒有出征之前已給吃了奇妙的食物，太空艙內仍有這一類食物保存，只是一塊餅乾已經可以支持他十天的伙食，更妙的是他不必喝水，仍然可以保持健康。

他很細心的檢查過，只要他在太空艙留下來，他可以活三個月之久，不過，他不敢走到外邊活動，怎能跟美軍接觸呢？進退兩難，終於他經過深長的考慮之後，作出了一個新的決定，他已經把電路的障礙修理過，假如他把最大的一盞照明燈扭亮，忽明忽滅，每晚俱是如此，要是美軍派出巡邏機在空中巡視，可能發覺它，到時他就有機會逃出生天。

這樣做雖然消耗大量的電力，仍是值得去做的，主意打定了，他就決心把求生希望放在照明燈上面，夜幕低垂，立刻啓用它，在黑沉沉的地方閃出耀眼的光芒。

在生死邊緣掙扎了四天，毫無進展，葛洛的情緒低落，鬍子長了他也懶得剃，他的信心逐漸發生動搖。

另外的一晚，奇怪的事情突然發生了，他留在太空艙裏，竟然聽到外邊有人用拳頭敲打艙門，艙門是銅和鋁的合金製造，由於它太過薄的緣故，敲打之聲相當響，他初時以為那是幻覺，一再傾聽，他覺得它是有實質的，可以說是幸運之神在外邊敲門了，興奮如狂，大聲喝問：「是否有人在外邊敲門呢？」

「是的。」

「你是誰？」

「開門給我，你就知道我是誰了。」

葛洛以為他是美國太空基地的人，趕快開門。想不到那個太空艙門剛剛打開，首先閃入眼簾的是一柄白鋼手槍。

握槍的人閃身而入，喝了一聲：「舉手！」

葛洛逼於舉手。

「輪到我問你了，你到底是誰？怎會走進風帆的太空艙呢？」

語聲有點熟悉，葛洛衝口而出的喊了一聲：「薩伐諾夫！」

「不錯，你怎會懂得我的名字？」

「我不懂得才是一件奇事呢！我是美國太空人葛洛！」

他以為薩伐諾夫必然放下手槍，殊不料對方的態度仍是很嚴肅，把手槍推進一點，冷然說：「現時你不是太空人了，葛洛，你是逃兵！」

葛洛不甘示弱，說：「你呢？薩伐諾夫！風帆沒有進入黑暗海之前，我們已經沒法跟你聯絡了，顯然你是私自飛到月球降落的，你才是逃兵！」

「不，我是被逼而做的，並非有心逃亡，假如我不趕快在月球降落，我早已死在銀河了，我發覺激光槍失靈，吸熱板只能產生極少的電力，再過下去，我必然在銀河冷死。此外，我還發覺派給我的一份餅乾，只是普通餅乾，絕對不能夠靠它充飢，越吃越口渴，顯然是有人陷害我，我沒法可想，只好在月球降落，你呢？葛洛，難道你已經飛越銀河嗎？」

葛洛沉住氣說：「這件事情說來話長了，我不單是駕駛風帆飛越銀河，還親自聽到一些同伴臨終的慘呼聲，你不必收回手槍，但卻必須聽聽我所講的一番恐怖遭遇，然後判斷我是否逃兵。」

對方按納了他的請求，葛洛盡可能把他的遭遇濃縮起來，傾訴心聲。談到丹麥太空人丹威之死，他的眼角垂淚。

有了這種表情，顯然不是虛構的故事

，薩伐諾夫收」手槍，向他道歉。

稍停，葛洛很沉痛的說：「薩伐諾夫，我們顯然是跌進了一個陷阱，沒有喪生，簡直是意外的，照整個局勢估計，雷卡比博士早就想看看我們全部死亡，爲甚麼他這樣毒辣呢？百思不得其解，既然丹威對我透露過他曾經看過聖地牙哥的名醫，是一種毀滅狂的變態心理，我打算回到地球之後，就透過美當局的協助，澈查此事，不過，先決的條件還是設法回到地球，還要瞞住雷卡比博士，免得他獲悉有人活着回來就派殺手追擊，有一件事情我想問問你，你早已降落月球，只有幾塊餅乾，沒有食水，怎能活到現在呢？」

「我能夠活到現在，全食一幅地圖，它是我在莫斯科保密局拿到手的，由於那幅地圖，我找到了食物。」

「它是否指示你在月球找到蘇聯的太空基地呢？」

「不，蘇聯在月球上面沒有基地，我的地圖只是繪寫整個月球地形，包圍美軍太空基地以及糧倉，現時你大概明白我的意思了，我能夠活下去，全靠美軍太空基地所屬的糧倉，他們絕不懷疑有人偷取糧靠和水。」

葛洛哈哈大笑，說：「對了。薩伐諾夫，你能夠偷取糧食，當然是熟門熟路了，由你帶路，我冒險走到美國太空基地，謁見他們的主帥，便有機會離開月球，我保證他不會傷害你，你必須這樣做，因爲你是我參加太空風帆競賽唯一的證人，同時我也是你表白身份唯一的證人，實情如此，我們必須互相協助。」

薩伐諾夫被他說服了，考慮了一會，毅然點頭，說：「我要怎樣做呢？」

「首先，你留在太空艙，跟我共同過活，我有足夠的濃縮糧食，可以分一點給你吃，你不必再到太空基地的糧倉偷食物，你休息一兩天，索性指示我怎樣走向美軍太空基地。」

「好，我答應跟你合作到底，彼此消除敵對的念頭，重返地球，想辦法替死去的太空朋友報仇。」薩伐諾夫毅然說。

葛洛約見雷卡比博士

那時月球上面只是他們二人，沒有敵人，也沒有甚麼災禍，如果他們只是想活下去，並不困難，不過，他們想找尋美軍的太空基地，那就不容易，糧倉並非貼連太空基地，所有美國太空戰機都不是留在月球表面的，深藏在地面之下，作爲一個空軍基地，必有極强的防禦網，不容易走近，風帆的無綫電話已經損壞，就算沒有損壞，他們也不能夠憑着它跟美國太空基地的人交談，想接觸美國太空基地的主帥，實在不容易。

兩人計劃了很久，還是薩伐諾夫有主意，他沉着氣說：「葛洛，我有一個古怪的方法可以進入太空基地，未知是否可行，不妨講出來互相研究，我的意思是設法進入糧倉，俟機襲擊進入糧倉取食物的美國人，逼他們帶路，只要我們沒有傷害他們，謁見主帥之後，好好的向他解釋，大概不成問題的，尤其是你，你沒有參加太空風帆競賽之前，已經是美國太空人的後備，隨時補充，成爲正式太空人，你向他表白身份，更加不會發生意外變化。」

「好，就這樣做，」葛洛認爲他們沒有別的途徑可走，只好這樣做。

美軍在月球基地建造的糧倉，並非跟太空戰場聯絡在一起，太空戰機跟另外一批負責掘取太空礦石的工作人員隔離，分作三個部門處理，有深意存乎其間，萬一他們受到蘇聯戰機的攻擊，不會同歸於盡，因此之故，糧倉兩邊的保護力量比較輕微，原因是月球上面沒有人偷取糧食。

主意打定了，他們更進一步的商量另外一條妙計，認爲它必然很順利的驅使美軍引路。

在一個黑沉沉的晚上，由薩伐諾夫帶路，離開了太空艙。沿着低地走向高處，發覺有許多塊岩石震裂，遠處有微光。

在月球上面走動，因爲它缺少地心吸力，很容易就可以跳到二十呎高，即使它是六十呎的岩牆，中間稍爲有些地方突出，可以停步，不過跳三次就可以跳上去，沒有甚麼困難。

走過最後一塊岩牆，葛洛看見前面不遠之處有些鐵絲網，心上一喜。

伐薩諾夫說過，那些鐵絲網疏疏落落，根本上沒法阻攔陌生人闖進來，它也沒有通電，只是沿着鐵絲網露出來的空隙閃身入內，便即看見幾個洞穴，每個洞穴都可以通到擺放罐頭食物的地方，那邊有冷氣設備，夜裏比較冷，沒有啓用，另外一個貨倉全是放置水菓的，不分晝夜，都有冷氣，還有一個貨倉放置厠紙之類的雜物，他到過的地方只是這些，未必那麼湊巧，他們剛走進去就遇着美軍，假如他們看不見美軍，因此躲着等候，一天、兩天、三天，必有機會看見有人穿制服走進來，到時他們就可以表演一幕「捉賊記」。

這個計劃很好，只要葛洛挺身而出，擒住薩伐，大聲喊叫，引動美軍走近，指證薩伐是蘇聯人，他還表白自己的身份是美國太空人的後備，對方一定把他們帶去見主帥「奧德將軍」。

果然不出所料，三個美軍走進糧倉，發覺他們，聽了葛洛所講的話，立刻拔鎗扣押，把他們帶到太空基地，向值日官報告，再由值日官報告奧德將軍的副官。

葛洛終於跟奧德將軍會面，他花了二十分鐘的時間把自己參加太空風帆競賽的過程說出來，最後向奧德將軍說：「雷卡比不單是蓄意謀殺我，同行的蘇聯太空人薩伐諾夫，也險遭毒手，他現時被扣押，你可以在隔離的房間盤問他，他懂得講英語，可以證實我所說的話屬實，此外我還可以帶你去看兩艘停放在月球的風帆。」

奧德將軍對他所說的話大感興趣，說：「葛洛先生，你所講的話沒有弄清楚之前，仍要遵守軍法處理，你跟薩伐諾夫兩人在擅闖軍營糧倉的罪名之下，暫時扣押，直到我們獲得眞憑實據爲止。」

葛洛欣然點頭，說：「軍令不可違，我願意接受扣押，相信薩伐諾夫也是願意被扣押的，你沒有弄清楚這件事情的眞相之前，請你帮忙我，不要跟智利天文台的雷卡比博士聯絡，我懷疑他是魔頭。」

「好，我批準你的請求。」奧德將軍說。

葛洛一直被扣押，直到美國太空總署命令奧德將軍把他帶到運輸機，由月球送返地球爲止，當然的，薩伐諾夫的命運跟他完全相同。

那時已經有龐大的太空運輸機往返於月球以及地球了，它比較穿梭機大得多，由於運輸機每次到月球去，必然携帶許多種工具，器材，以及食物，從月球歸來，沒有甚麼物品，多帶兩個人，不算甚麼一回事，故此太空總署作出如此安排，對葛洛來說，很是滿意，他得到的優待不過如此，太空總署的副署長嘉樂在他重返地球一個月之後，派人召見他，說：「葛洛先生，你跟薩伐諾夫的身份巳經證實，確是太空人，擅闖月球美軍基地的罪名撤銷控訴了，不過，你打算控訴雷卡比博士這一點，太空總署決定不受理，因爲我們派人到聖地牙哥第一醫院看過病人紀錄，不單是知道雷卡比博士曾經入院三日，作全身檢驗，還知道他任何一處健康正常，並無腦癌的先兆，也沒有任何癌症，跟你指責的情況不符，故此我們對你的請求不受理，如果你想控訴他，請你到智利進行，從今日開始，你跟蘇聯太空人薩伐諾夫搬出太空人宿舍，這種事情就此結束。」

葛洛沒法可想，只好跟薩伐諾夫一起離開德薩斯州侯士頓太空城。

兩人在大餐廳吃餐，差不多要說一句：「再見」，薩伐諾夫突然說：「你向美國太空總署求助，宣告失敗，不妨由我出頭，向蘇聯海外情報局求助，如果你同意，不要走開，我立刻做出投石問路的姿態，跟他們聯絡。」

「爲了替同行的太空人報仇，我不會走開。」葛洛很堅定的說。

雖然他不是特務份子，他仍然聽見過一句：「所有蘇聯人，都是特務！」那時他有機會看見一切了，薩伐諾夫只是向侍役多要一份刀叉，把它依照指定的方式擺放，立刻有一個貌美如花的少婦走過來，說：「先生，我可以搭枱嗎？」

那是「隱語」，薩伐諾夫一聽就會意，連忙點頭，由佢請客，她也吃一份餐，吃完了餐，他們二人走到戶外，乘坐她的汽車，駛出郊區，進入一座園林別墅，謁見當地的俄國特務頭子巴地維夫。

巴地維夫說：「你們是自己人，需要我怎樣帮忙呢？」

「我不單是需要你帮忙，還盼望你指示我們應該怎樣做。」

薩伐諾夫把他們的遭遇講出來，還向他請示怎樣對付那個魔頭。巴地維夫果然有本領，想了想，說：「你們想逼雷卡比博士說出眞相並不困難，但要你的美國朋友扮演重要的角色，我們只能從旁協助，不過那個角色是有些危險的，因爲他要在身上携帶錄音機，背上裝置降落傘。」

「我甚麼角色也願意扮演，只要能夠報仇！」

「好，你不愧是一名好漢！」

有一晚，雷卡比博士在入黑之後不久，接獲一個電話，對方自稱是美國太空人葛洛，很想見見他。

「再好也沒有了，爲甚麼你不到天文台找我呢？」

「風帆毀了，我不好意思到天文台，免得丟臉，我不想在智利流浪，希望你給我一點錢，我收了錢立刻回到美國去。」

「你想要多少錢呢？」

「我想要五萬美元，多不多呢？」

「不多，我立刻可以把現鈔給你，符合你的數目，你現時在甚麼地方呢？」

「我在你附近的高崖附近，那是最爲貼近萬丈崖的一個食店。」

「好，你不要走開，三十分鐘後，我一定到來。」

有蘇聯特務在餐廳之內保護他，葛洛絕不慌張，三十分鐘後，雷卡比博士挽了一個公事包進來，哈哈大笑，走過去握手言歡，說：「葛洛，你想要的東西都在皮包裏。」

「請你不要把它當衆交到我的手上，我已經吃過了，同到外邊走走，好嗎？」

「好極了，你的主意一向不錯。」

葛洛付了帳，跟雷卡比博士同到外邊走動，很快就走到平台的邊緣，下面就是萬丈深淵，石欄杆也沒有。

葛洛接過公事包後，說：「照我的估計，你巳經替我們向國際知名的宇宙保險公司買了風帆保險以及人壽保險，我向你要一點錢，你不後悔嗎？」

「我絕不後悔，問題在這裏，你的名字巳經屬於死人的行列，如果你活着，我的計劃豈非被人揭穿？」

「我會躲起來的。」

「萬一保險公司査出你仍然活着，我仍然受累。」

「那麼，我跳下去吧！」

「這樣也好！」雷卡比博士說。

葛洛眞的跳下去，衣裳裂開，他的背脊上多了一個降落傘！

雷卡比博士狂笑，說道：「你是太空人，這種玩意我早巳料到了，看看我的槍法吧！」說着，立刻拔槍。

降落傘那麼大，他很容易把它打穿，多放幾槍就可以達到目的，可是，槍聲一响，他却很痛苦的倒地打滾。

薩伐諾夫不愧是神槍手，比他搶先射擊，一槍就把他擊中要害，手槍也拋在一邊。薩伐諾夫緩步走近，說：「雷卡比博士，認得我嗎？」

「你是薩伐諾夫，我當然認得！我記得起來，當時每一艘風帆都有致命的弱點，你根本沒法在太空取得糧食，居然活下去，葛洛也活下去，我該死了！」

他不由分說的狂笑。

薩伐諾夫十分機警，聽到狂笑聲，趕快伏地，四個黑衣人從隱蔽的地方走出來，打算找薩伐諾夫算帳。

他們還沒有動手，突然槍聲卜卜，蘇聯的殺手向目標瞄準發射，沒有走過來。

雷卡比博士忍痛對薩伐諾夫說：「你背後還有人，原來你是蘇聯的間諜？」

「你被捕了。」

雷卡比很冷靜的說：「我怎會被捕？你看吧！」雷卡比博士突然發動生命中最後一股力量，滾了幾滾，跌下懸崖。

薩伐諾夫沉住氣叫蘇聯殺手走出來，說：「我們回去吧，就當作甚麼事情沒有發生過好了，葛洛在高崖之下降落，他有五萬美元，可以自行回到美國，我們不必跟他碰頭。」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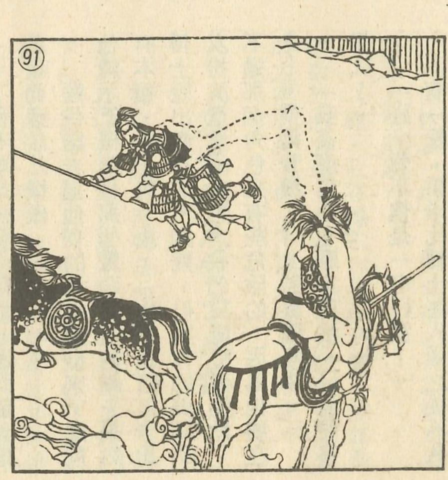
封神榜故事之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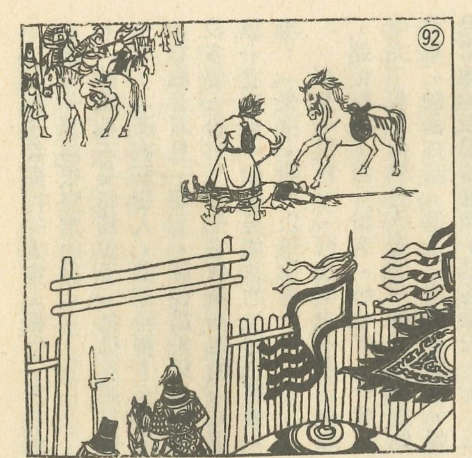
關趙于·編繪

蘇 護（四）

封神榜是中國流傳的一部古典小說，這一集描述冀州侯蘇護恨紂王無道，早有擇選明主，扶助武王，共伐昏君的心願。蘇護爲了早日投奔西歧，借紂王命他征伐西周的機會，想歸順武王，但副將鄭倫不從，又有殷洪下山阻擋，不能如願以償，這時赤精子下山掃除障碍，使蘇護得以歸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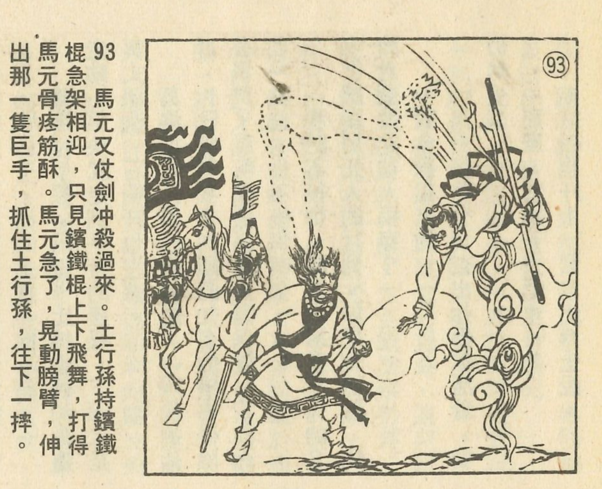
91 這時，猛虎大將軍武榮催馬前來助戰，馬元敵不住武榮的大刀，便搖動膀臂，腦後立刻伸出一隻手來，五個指頭把武榮抓在空中。





92 只見馬元巨手往下一摔，武榮掉在地上，被活活摔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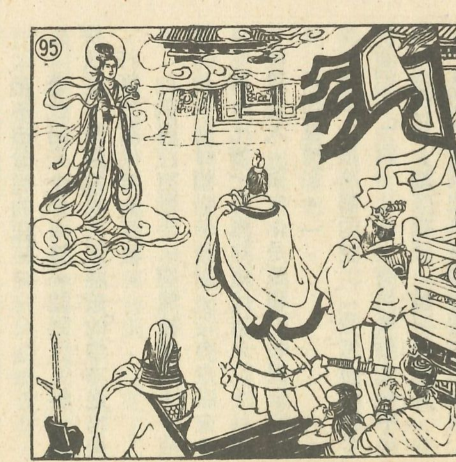
93 馬元又仗劍冲殺過來。土行孫持鑌鐵棍急架相迎，只見鑌鐵棍上下飛舞，打得馬元骨疼筋酥。馬元急了，晃動膀臂，伸出那一隻巨手，抓住土行孫，往下一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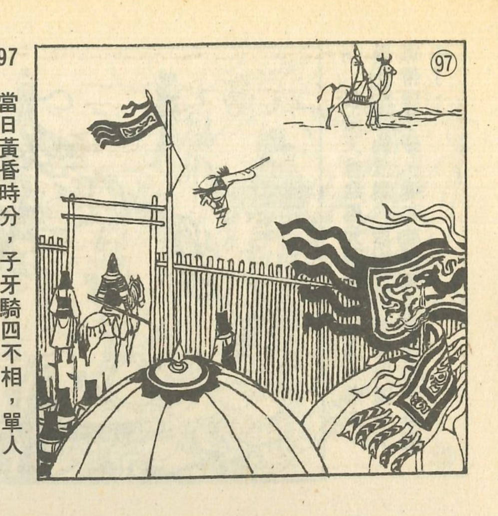
94 土行孫會地行術，摔在地上就不見了。馬元正在左右尋找，鄧嬋玉乘機取出五光石，朝馬元迎面打來。馬元沒有提防，正中臉上，趕忙用手捂住，敗下陣去。

95 子牙回府，與衆將商議道：「馬元奇術過人必須設法除掉。」正說之時，哪吒進殿來報：「文殊廣法天尊駕到。」子牙大喜，忙率衆將出迎。





96 衆人來到銀安殿，研究捉敵之策。文殊廣法天尊道：「要除殷洪，必先伏馬元。我意，由子牙公將馬元誘至山中，我略施小計，便可擒獲。」衆人聽了大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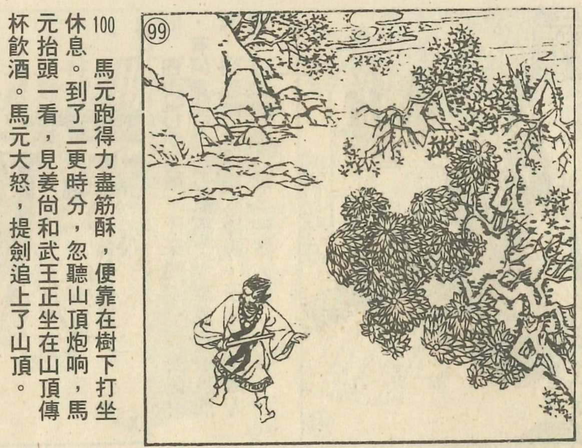
97 當日黃昏時分，子牙騎四不相，單人獨騎，在蘇護轅門外，作探望的祥子。巡哨探馬報與殷洪。馬元在旁言道：「姜尚足智多謀，待我看來。」說罷，提劍出營，直取子牙。



98 子牙手中劍急架相迎。步獸相交，沒幾個回合，子牙撥騎便走。馬元一心想捉住子牙，拔腿就追。馬元趕了多時，不能趕上，止步大叫：「姜尚！今日放了你，明日再戰。」說罷，轉身要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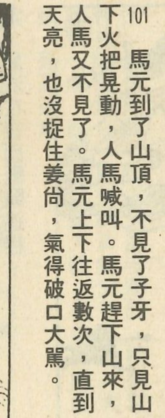
99 子牙見馬元不趕，勒回坐騎，大叫：「你敢來這平坦之地與我戰三合，我定擒你！」馬元大怒，調身邁開大步來追。這時天色已晚，馬元見前面一座山，轉過山坡，就不見了姜尚。





100 馬元跑得力盡筋酥，便靠在樹下打坐休息。到了二更時分，忽聽山頂炮响，馬元抬頭一看，見姜尚和武王正坐在山頂傳杯飲酒。馬元大怒，提劍追上了山頂。

101 馬元到了山頂，不見了子牙，只見山下火把晃動，人馬喊叫。馬元趕下山來，人馬又不見了。馬元上下往返數次，直到天亮，也沒捉住姜尚，氣得破口大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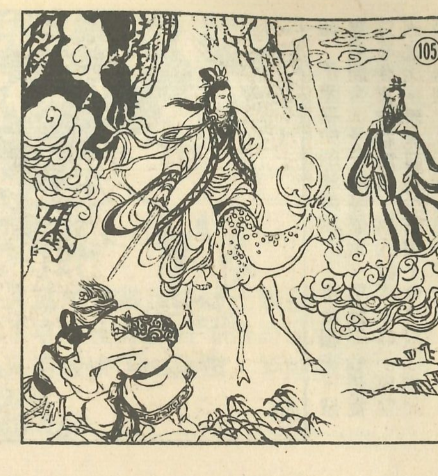


102 馬元疲憊不堪，心中十分懊惱。他離了高山，正往前走，忽聽山澗裏有人呼救，順聲望去，見一農婦害病坐在草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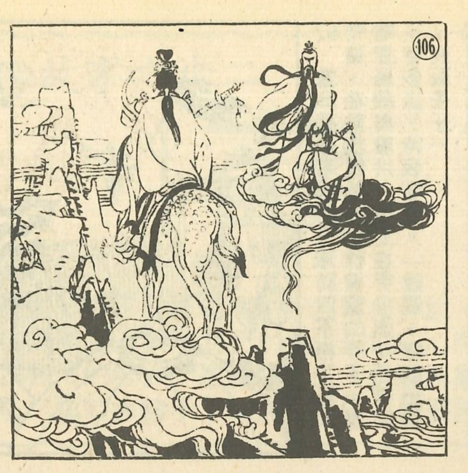
103 馬元一肚子怒火，正無處發泄，他走進山澗裏，持劍就要殺那農婦。只聽後邊有人大喊一聲。



104 馬元回頭一看，見一持劍道人，騎在梅花鹿上，從天而降。這個道人是文殊廣法天尊。馬元大怒，舉劍向道人刺去。只見道人用劍一指，立即閃出一束白光，將馬元擊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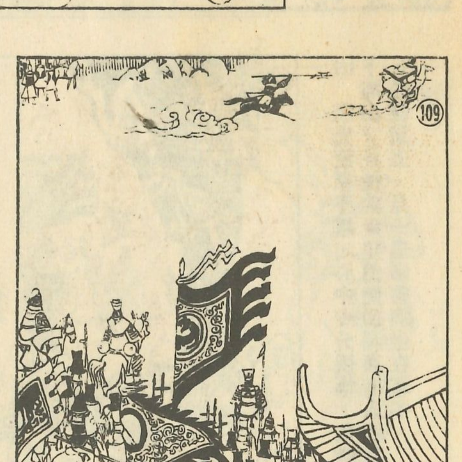
105 廣法天尊舉劍剛要斬馬元，又有人大喊：「道兄，劍下留人！」來者是准提道人。准提合稽道：「把馬元交與我，我自有處治。」廣法天尊聞聽甚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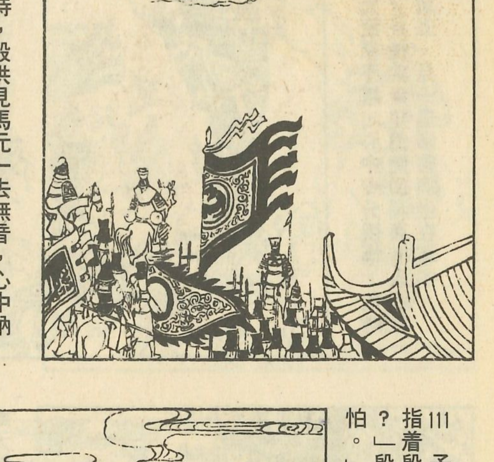


106 廣法天尊命馬元跟隨准提道人前去。馬元忙從豹皮囊內取出打神鞭交與廣法天尊帶與子牙，遂和准提道人同往西天修煉去了。

107 廣法天尊收了馬元，回到相府，與子牙、赤精子商議擒殷洪之事。楊戩進殿道：「慈航師伯來了。」三人聞聽大喜，忙出府迎接。

108 四人携手上殿，子牙問：「道長此來，有何見諭？」慈航道：「專爲擒殷洪而來。須赤精子啓用太極圖，子牙公誘敵入圖，方能除得此患。」衆人聽了大喜。





109 此時，殷洪見馬元一去無音，心中納悶。次日，殷洪來到城下大叫：「姜尚出來答話！」子牙聞報，引一支人馬，單獨出城。殷洪挺戟就刺，子牙不戰，落荒而走，殷洪在後面緊緊追趕。





110 赤精子見殷洪已到，忙放開太極圖。這太極圖是包羅萬象之寶，立時就化成一座金橋。



111 子牙把四不相一縱，上了金橋。用劍指着殷洪道：「你敢上來，與我大戰三合？」殷洪大笑道：「我師父在此，我也不怕。」說罷，催馬上了太極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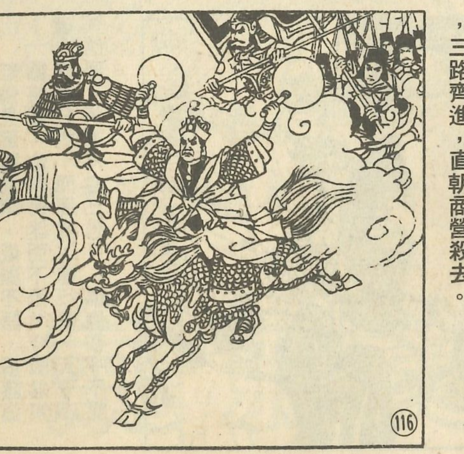


112 殷洪上了太極圖，不覺杳杳茫茫，如懸在空中。忽而一旁伏兵殺來，轉眼不見了，忽而子牙冲殺過來，又不見了。殷洪勞累不堪，慌作一團。

113 殷洪抬頭見赤精子來了，哭着叫喊：「恩師快來救我！」赤精子道：「前者我勸你悔改前非，你忠言逆耳，此時遲了。」說罷，將太極圖一抖，殷洪就化作一股飛灰而去。

114 蘇護得知除掉殷洪，心中大喜，忙修書一封，請子牙明晚來劫營。蘇護令全忠深夜將書穿在箭上，射入城中，時值南宮適巡城，看見蘇護的箭書，忙將書呈與姜丞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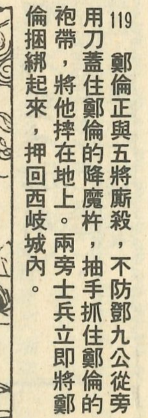
115 隨後蘇護將家眷送進西岐城內。子牙大喜，命軍士好好安頓蘇護家眷。



116 次日傍晚，子牙命將領率軍埋伏在城下。待至二更時分，一聲炮响，黃飛虎父子五人爲前鋒，左有鄧九公，右有南宮適，三路齊進，直朝商營殺去。

117 鄭倫聞報，急上火眼金睛獸，拎降魔杵往轅門殺來。鄭倫與黃家父子五騎，大戰在一處。西岐大軍闖大營，殺得瓦解星散，死屍遍地。

118 蘇護父子見西岐大軍殺入營中，急忙上馬，從亂軍之中闖出大營，投奔西岐城去了。

119 鄭倫正與五將廝殺，不防鄧九公從旁用刀蓋住鄭倫的降魔杵，抽手抓住鄭倫的袍帶，將他摔在地上。兩旁士兵立即將鄭倫捆綁起來，押回西岐城內。




120 經過一夜激戰，西岐大獲全勝。子牙升殿，傳令：「請蘇護上殿。」蘇家父子進見子牙，方欲行禮，子牙忙下座扶起，道：君侯大德，名聲海內，且識時務，寧棄國戚之威，以洗汚名，眞英雄也！」

121 蘇護父子還禮道：「我父子有心歸周，無奈幾經周折，且多有罪責，今蒙丞相寬恕，定當扶保周王，討伐商紂。」子牙大喜，令衆將與蘇護父子拜見。



122 子牙又傳令：「把鄭倫推來。」鄭倫立而不跪，不肯歸降。子牙令左右：「推出去斬首！」蘇護忙上前跪下，道：「丞相，鄭倫忠義，且胸有奇術，是可用之將才。待末將勸其歸降。」子牙扶起蘇護，准其所請。

123 鄭倫見蘇護前來，低頭不語。蘇護道：「鄭將軍，你爲何迷而不悟？今國君無道，四海分崩。而周武以德行仁，天下不久歸周，將軍可自三思。」鄭倫長吁不語。



124 蘇護再三勸說，鄭倫有所領悟，情願爲周出力，共伐紂王。鄭倫拜見子牙，子牙大喜，好言安慰。然後子牙傳令：「設酒宴犒賞全軍，以慰戰功。」（本段完）

武俠中篇連載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劍影迷踪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尹劍青練成秘宗玄功和迷踪劍法，又集「三絕劍」於一身，打退十二煞神之一的竹老四易如反掌，趕到山廟又打走煞神之一的竇鋒和沙老三，解救艾青青之危，但終逃不過煞神之一的行瘟使者温化龍，用毒迷倒將他倆送到金祥生的莊上，將二人分別隔離看管，雖然待爲上賓，派一身邊侍婢柔柔伺候，經過休憩和飲食之後，尹劍青試用玄功運氣，似有轉機，竟有袪毒之能，武功恢復，靜觀其變，金步嬌亦來送慇勤說爲他偷取解藥，尹劍青一笑稱謝，不久金祥生敦請他去謁見一位叫司馬綸的人，可能是他們的上司，由他詢問魔劍下落……

改扮中年人　逃離金家莊

尹劍青道：「在下不肯接受，但那位老人家，却放下劍就走，在下追上去問他名號，追了一段路，沒有追上，只好帶着鐵劍回去，那時家師已在房中練功，在下就把此劍藏到床下，也就睡了。」

他這番話，當時雖是編出來騙毒郎中，此時再說出來，自然毫無破綻了。

司馬綸聽得十分用心，接着問道：「尊師等人如何失踪的，尹兄可知道麼？」

「在下並不詳細。」尹劍青就把當晚覺慧上人等五人深夜來訪……

「尹兄慢點！」司馬綸一抬手道：「據在下所知，那晚去的只有覺慧上人、萬鎮河、冷清風、沈中慶四人，尹兄却說有五人，還有一個是誰呢？」

尹劍青道：「是神拳沈中慶的門人董欽池。」

司馬綸點頭道：「不錯，沈中慶確有一個門人叫董欽池的，在南嶽廟前中毒身死了。」

「什麼？」尹劍青聽得悚然一驚，失聲道：「董欽池中毒死了？」

司馬綸看了他一眼，問道：「尹兄和他很熟麼？」

「不！」尹劍青搖搖頭道：「因爲家師等五人，在沒有失踪之前，都已經中了毒。」

「這個兄弟怎的沒聽人說起？」司馬綸望着尹劍青，說道：「尹兄能否把那晚所遇上的經過，詳細說一遍麼？」

尹劍青就把那晚自己沏了五盞茶送出，就回房睡覺，後來聽到廳上起了爭執，覺慧上人和沈中慶先後中毒，冷清風、萬鎮河、董欽池認爲是師父下的毒，自己忍無可忍，拿劍衝出去，冷清風認出自己手中鐵劍，是魔劍桑老人家之物，硬指師父和桑老人家有勾結，但就在此時，師父也忽然毒發倒地，接着冷清風、萬鎮河也相繼倒下，董欽池看出情形不對，便穿窗而去……

司馬綸聽得極爲驚奇，他自詡在江湖上耳目甚靈，也聽到了許多紛紜傳說，但

尹劍青說的這些話，他竟然從未聽人說過，這就問道：「後來如何？」

尹劍青又把自己正在毫無主張之際，突聽有人說了句：「你師父死不了的。」抬目看去，門口站着一個獨臂人……

「獨臂人？」司馬綸對這個獨臂人極爲注意，不待尹劍青說下去，急着問道：「尹兄可不可以說得詳細一點，此人生相如何呢？」

尹劍青道：「這人穿一件藍色布長衫，生成一張黃蠟臉，笑起來很譎詭，右臂虛飄飄的，只有一隻衣袖……」

司馬綸回頭朝金祥生問道：「金兄，江湖上有這樣一個人麼？」

金祥生雖然坐着，却連連欠身道：「據兄弟所知，目前江湖上好像出現了一個獨臂帮，凡是加入該帮的人，都必須自斷一臂，因此各地都有獨臂人出現，尹少兄說的此人，似無特徵，就很難想得出是誰來了。」

司馬綸點點頭，自言自語的道：「不錯，這獨臂帮確是近幾個月才在江湖活動，咱們當眞一直忽略了他們。」

說到這裏，目光又朝尹劍青投來，說道：「尹兄，後來呢？」

尹劍青說道：「他說可以救活家師等人，又問在下送劍給我的老人那裏去了，在下說是往東去的，他就疾快的朝東追去了。」

司馬綸道：「你是這樣才追到北峽山脈來的？」

「不！」尹劍青道：「在下追出屋外就遇上絕情師太，她一見到在下，就問在下鐵劍的由來，在下照實說了，她問起家師，在下就把家師和覺慧上人等人中毒發作，說了一遍，絕情師太追入屋中，家師等人已經不見了……」

司馬綸略爲思索，問道：「尹兄追那獨臂人出來，和遇上絕情師太，再回屋去，大概有多少時間？」

尹劍青道：「在下追到門外，就遇上絕情師太，她劈面就把在下手中長劍奪去，再問在下此劍來歷，總共也只有幾句話的工夫。」

司馬綸皺皺眉道：「這麼說來，尊師和覺慧上人等人，說不定就是獨臂幫刦去的了……」

他「哦」了一聲，接又問道：「後來呢？」

尹劍青道：「絕情師太起先不予置信，後來經在下再三解釋，才問在下獨臂人去的方向，在下告訴他，獨臂人是追桑老人家往東去的，她就一閃出門，也朝東趕了下去。」

司馬綸略爲沉思，點頭道：「尹兄那天也是追趕獨臂人，才朝這一帶山區尋來的了。」

「是的，」尹劍青道：「在下在屋前屋後，仔細搜索了一陣，找不到絲毫跡象，唯一可疑的，就是那獨臂人了，所以也朝東追來，目的就是找那獨臂人來的，結果，却遇上了金莊主。」

司馬綸道：「尹兄那支鐵劍，怎麼不在身邊呢？」

尹劍青早就防他有此一問，憤然道：「桑老人家送在下那支劍，也給在下帶來了很多麻煩，許多人就因這支劍是桑老人家的，糾纏不清的向在下問他下落，在下一氣之下把劍丟入了一處山崖之間。」

「可惜，可惜，」司馬綸輕輕「唉」了一聲，搓着手道：「很多人都把魔劍桑同的這支鐵劍叫做黑鋒劍，那是因爲此劍不帶一點鋒芒，看去只是一支黑黝黝的鐵劍而已，其實，此劍乃是一柄有名的古劍，叫做陸離，尹兄把它棄之山壑實在太可惜了！」

說到這裏，口中又輕「哦」了一聲，又問道：「那艾姑娘，尹兄是如何認識的呢？」

尹劍青道：「在下就是遇上金莊主那天認識的。」

當下就把那時的大概情形，約略說了一遍。

司馬綸說道：「尹兄可知道她的來歷麼？」

尹劍青道：「她一向母女相依爲命，母喪之後，廬居山中，是一個本性善良的女孩子。」

司馬綸微微一笑，說道：「兄弟聽說她武功不錯，身法奇突，極似龍城派的傳人。」

「龍城派？」尹劍青並沒聽說過江湖上還有一個龍城派，因此愕然，說道：「這個在下倒是不太清楚。」

司馬綸笑了笑，口氣一轉，望着尹劍青道：「兄弟和尹兄一席長談，對尹兄極爲傾倒，因此兄弟想請尹兄加入兄弟的行列之中，不知尹兄肯否賞臉？」

尹劍青聽得一怔，問道：「不知司馬兄要在下加入什麼帮派？」

司馬綸淡淡一笑道：「兄弟並未創立什麼帮派，只是和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略盡江湖人的棉薄而已。」

尹劍青心中暗道：「你所謂志同道合的朋友，大概是十二煞神和金莊主等人了，這些人都是江湖黑道上，窮兇惡極之徒，還能做得出什麼好事情來？」

一面說道：「司馬兄領袖羣倫，行俠仗義，在下無任心折，只不知有些什麼行動呢？」

司馬綸道：「不瞞尹兄說，兄弟實是奉先師遺命，因爲先師在證道之前，曾預感江湖武林，隱伏危機，即將有一場浩刦，遺命要兄弟務必連絡武林同道，多作些釜底抽薪之事，以冀減少殺刦，自從先師證道之後，兄弟也曾拜訪過各大門派的掌門人，但他們大都不肯置信，兄弟只好盡我一己之力，能做多少，就是多少了。」

以他一個武林後生·去游說各派掌門，自然不爲所重了。

尹劍青問道：「司馬兄說的危機，是什麼呢？」

司馬綸輕輕歎息一聲道：「尹兄難道還看不出來麼？」

尹劍青道：「在下愚魯，實在看不出什麼迹象來！」

司馬綸道：「十年前江湖上出現了紅絲巾和青衣帮兩個神秘組合，到處都有傳聞，但因他們行動詭秘，始終沒有人知道他們的行跡，如今又崛起了一個獨臂帮，這些都是亂源……」

他不待尹劍青開口，接着又道：「再說，像魔劍桑同和劍煞秦中龍兩個著名魔頭，突然失去行蹤，尊師及覺慧上人，萬鎭河等高人，同時中毒，相繼失蹤，難道這還不夠證明麼？」

尹劍青經他一說，覺得事情確實大有蹊蹺，但他仍然感到面前這位司馬綸，說的果然大有道理，只是他率領十二煞神，和金莊主等人，也未嘗不是江湖的「亂源」之一。

他爲了要自己參加他們的組合，嘴上說得冠冕堂皇，以他們的種種行動來說，恐怕就不見得是正派人物。

尹劍青心中想着，口裏雖然沒說出來，但他究是從未在江湖上行走過，自然不能做到遇事不形之於色。

司馬綸是何等人物，只要看他臉上神色，就已了然於胸，不覺朗朗一笑道：「尹兄是冰壺草堂的高足，石前輩是一位持正不阿的持重之人，尹兄秉承師教，當然也是少年老成，遇事都要考慮週詳……」

尹劍青道：「司馬兄好說。」

司馬綸道：「兄弟說的是實情，兄弟和尹兄只是初次見面，因爲兄弟看尹兄是個肝胆相照的人，所以才竭誠相告，邀約尹兄參加咱們的行列，尹兄今晚不妨考慮考慮，再答覆兄弟好了。」

尹劍青抱拳道：「司馬兄如此垂注，在下實在愧不敢當，此事在下確須考慮之後，才能決定，還望司馬兄幸勿見怪。」

司馬綸站起身來道：「時間不早，尹兄那就請回房安歇吧，等尹兄考慮好了，再告訴兄弟不遲。」

尹劍青也站起身道：「在下還有一事，在下義妹艾青青……」

司馬綸不待他說完，大笑道：「尹兄放心，兄弟以誠待人，不論尹兄是否答應加盟，對艾姑娘決無留難之意，如果尹兄不允加盟，尹兄和艾姑娘明日就可相偕離去，只是今晚兄弟和尹兄談的一席話，不要對外人道及就好了。」

尹劍青道：「在下記下了。」

總管陸連奎一直站在階前，看到尹劍青走出，急忙迎了上來，陪笑道：「尹公子，在下替你帶路。」

尹劍青說了聲：「不敢。」

陸連奎已經搶在前面，給他領路了。金家莊屋宇連棟，迴廊曲折，尤其是在晚上，沒有人帶路，確實會走迷了路。

回到賓舍，尹劍青拱手道：「多謝陸總管，請到裏面坐一回再走不遲。」

「尹公子不客氣，」陸連奎笑了笑道：「時間已不早了，尹公子請安歇了。」

說完，轉身告辭。

柔柔聽到聲音，已經開門出來，迎着道：「公子回來了？」

尹劍青跨入房門，柔柔轉身掩上了門，就捧着茶盞，送了上來，說道：「尹公子請用茶。」

尹劍青道：「不用了，妳休息吧！」

柔柔嬌笑一聲道：「公子還沒睡，小婢要伺候公子睡了，才能退下去呀！」

尹劍青道：「妳不用在這裏伺候了，我也要睡了。」

「是！」柔柔應了一聲，轉身走近榻前，替尹劍青舖好被褥，才嫣然一笑道：「尹公子晚安，小婢告退了。」

轉身啓門而去，隨手又掩上了房門。

尹劍青心中掛念着艾青青，準備稍晚些到後院去探探動靜，如能把她救出，自己運功可以逼毒，自然也可以帮助她把毒藥逼出體外了。

心中想着，因時間尙早，就吹熄燈火，在榻上坐下暗中運氣調息。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光，正待下床，突聞門上有人用指輕輕彈了兩下。

尹劍青心中覺得奇怪，不知這叩門的是誰？繼而想道：「莫非是金步嬌弄到了解藥，給自己送來了？」

當下急忙橫身躺下，故作睡熟模樣。只聽房門被人輕輕推開，閃進一個身穿黑衣勁裝的人影，很快就走近榻前，壓低聲音叫道：「尹公子。」

尹劍青微闔雙目，只留了一條綫的目光，留心着黑衣人舉動。

黑衣人俯下身來，在他耳邊低低的又叫道：「尹公子。」

這回他湊近到尹劍青的耳邊，尹劍青不得不答應，倏地睜目，故作吃驚，問道：「你是誰？」

那黑衣人道：「我是奉小姐之命來救你的。」

果然是金步嬌派來的人！

尹劍青道：「你家小姐呢？」

黑衣人道：「莊上到處都有人伏樁，只有小姐才能把他們支開，此時處境十分險惡，但只要出了莊院，就可以無虞，莊外已經給公子準備了代步，一上路，他們就算發現，也追不上了。」

尹劍青道：「我還有一個妹子，被安頓在後院……」

黑衣人道：「艾姑娘早經小姐護送出去了。」

說到這裏，不待尹劍青開口，接着道：「此刻時間寶貴，小姐吩咐，尹公子武功尙未恢復，要我點了你的睡穴，把你運出去，在下冒犯了。」

說完，也不待尹劍青回答，舉手一指，點了他的睡穴。

尹劍青話到口邊，本待告訴他自己已經把毒藥逼出體外，但是話還未出口，對方已經一指點了過來，手法相當熟練，而且快捷無比，一時無備，就被她點住了穴道。

但尹劍青練的「秘宗玄功」，乃是玄門練氣心法，雖被點了「睡穴」，神智依然十分清楚，急忙暗自運氣衝穴。

只覺那黑衣人手法熟練，身子一伏，已把自己揹在背上，依然舉步輕靈，迅快的閃出門去，門口早已有一個人守着，低低問了聲：「成麼？」

黑衣人點點頭，當下由問話的那人領路，曲曲折折而行，尹劍青因須運氣衝穴，只能閉着眼睛，因此無法睜眼來看。

一會工夫，似已到了一處廊下，只聽前面那人學着貓叫。

接着遠處也有一處貓叫，似相呼應，這兩聲貓叫，竟然學得唯妙唯肖，和眞貓叫一般無二。

揹着尹劍青的黑衣人，忽然聳身一躍而起。

尹劍青心中暗道：「此處敢情已是圍牆了。」

心念方動，突覺身子往下沉，已經輕輕落到牆外！

就在這身子一沉之際，尹劍青運氣衝穴，已把睡穴衝開。

也就在此時，只聽遠處又傳來一陣犬吠之聲！

尹劍青心中暗道：「這犬吠之聲，大概也是接應的人，看金步嬌爲了搭救自己，買通了不少人！」

繼而一想：「她是莊中的大小姐，自然有許多人會聽她的了。」

黑衣人揹着尹劍青，脚下奔行極快，一下已奔入一處林中。

尹劍青悄悄睜開眼睛，只見林中早已有三個蒙面的黑衣人在等候，立即迎了過來。

揹自己的黑衣人前面，是一個身裁苗條的黑衣人，也同樣用黑布蒙着臉，這人不用說，自然是金步嬌了。

爲了怕金家莊的人認出她來，自然要蒙着臉才行。

她似乎十分焦急，朝迎來的三個黑衣人，急匆匆打了手勢。

其中兩個，立即從身邊取出一隻麻袋，另一個帮着張開了袋口。

黑衣人把尹劍青輕輕放下，裝入麻袋中，兩人迅快用麻繩紮起了袋口。

尹劍青心中暗暗覺得奇怪，已經出了金家莊，他們爲什麼還要把自己裝入麻袋呢？

這幾個人手法很快，紮緊袋口，就有人扯了起來，一路穿林急奔。

這時又聽到一陣馬蹄聲，往另一條路上急馳而去。

尹劍青被人扛着，又奔行了頓飯工夫，那奔行的人，忽然脚下一停，這時但聽一陣水浪打船之聲，就在身前傳來。

尹劍青心中暗道：「莫非已經到了江邊不成？」

心念方動，但聽有人輕輕打了一個唿哨！

接着欸乃一聲，果然是一條船搖了過來，此時船頭有人說道：「欸乃一聲山水藍。」

岸上有人接口道：「藍出於青。」

尹劍青心頭微微一怔，忖道：「他們說的話，似是暗號，金步嬌居然準備得如此週到！」

「對了，方才黑衣人揹自己出林之際，自己聽到一陣馬蹄聲 朝另一條路上馳去，那是故佈疑陣，讓莊上的人，以爲自己逃出金家莊，是騎馬而去的，金步嬌却在此地準備了船隻，看來她爲了自己，確是下了一番佈置。」

這時，小船已經靠岸停住，又有人扛起麻袋走下小船，把麻袋擱到中艙，小船立即離開江邊，朝江心駛去。

尹劍青正待運起指功，朝麻袋上戳個小孔，可以看看艙中動靜。

忽聽一個細碎的脚步聲，走了過來，用手解開麻繩，接着袋口大開。

一個嬌美的聲音說道：「快帮我把尹公子扶出來。」

尹劍青聽得不期一楞，這說話的竟是柔柔！

接着，果然有兩個人把自己從麻袋攙扶出來，尹劍青閉上了眼睛，故作穴道被閉，接着有人在身上輕輕一拂。

這一拂正是解睡穴的手法。

尹劍青自然不能再裝下去，雙目轉動一下，倏地睜開眼睛，艙中沒有燈火，但他目能夜視，看得清楚，他見面前站着兩個女子。

一個是眉目如畫的年輕婦人，頭梳宮髻，身穿青羅衣裙，看去已經有三十出頭，像是個少夫人。

另一個則是青衣使女，約十七八歲，這兩人自己竟然全不相識，並不是柔柔！

尹劍青心中暗暗奇怪，一面問道：「二位是……」

身穿青衣裙的少婦朝他嫣然一笑道：「尹公子醒過來了。」

這一開口，竟然又是柔柔的聲音！

尹劍青又是一怔，目光盯注着她，說道：「你是……」

「柔柔。」青羅衣裙少婦抿抿嘴笑道：「尹公子連小婢都不認識了？」

柔柔嬌柔笑道：「小婢又沒和公子說我不是柔柔呀！」

那青衣小姑娘只是站在一旁，抿嘴輕笑。

尹劍青道：「是姑娘把在下救了出來的？」

柔柔低笑道：「小婢那有這麼大的能耐，小婢也只是奉命行事罷了。」

「是金姑娘？」尹劍青問道：「金姑娘人呢？」

柔柔道：「小姐自己自然不好出面，所以要小婢護送公子一程。」

尹劍青道：「今晚多蒙金姑娘相助，她眞是費了一番心思，在下感激之至。」

柔柔瞟他一眼，輕聲道：「公子要謝，就當面去謝她好了。」

尹劍青道：「方才那黑衣人曾說在下妹子，也已救出來了？她在那裏？」

柔柔嫣然笑道：「尹公子眞是多情種子，心裏念念不忘的，就只有你妹子。」

尹劍青被她說得臉上一紅，說道：「艾青青是我妹子，姑娘休得說笑了。」

「怎麼？公子生氣了？」柔柔又看了他一眼，才道：「公子只管放心，艾姑娘大概早已到了安全的地方，明日一早，你就可以和她見面了。」

她說到這裏，不待尹劍青開口，接着又道：「只是在這百里之內，還是金家莊的勢力範圍，走脫了公子，他們一定會派人追踪，所以小婢改了裝，就是公子，最好也改扮一下，免得被人認出來才是。」

尹劍青問道：「姑娘要在下如何改扮呢？」

柔柔探手從懷中取出一張人皮面具，說道：「公子請戴上這張面具，再換一件衣衫就成了。」

一面回頭道：「翠翠，快把衣衫捧過來。」

那青衣使女答應一聲，果然雙手捧着一套衣衫送上。

柔柔道：「小婢給公子換上衣衫。」

尹劍青接過面具，戴在臉上，一面說道：「我自己來吧！」

柔柔嫣然一笑道：「慢點，公子面具還沒戴好呢！」

她走上一步，舉起粉拳，替尹劍青臉上輕輕貼着！

兩人相距極近，尹劍青隱約可以聞到她身上幽香，心中不禁微微一蕩！

柔柔輕聲道：「公子戴了這張面具，就是一個中年人，不論遇上什麼人，說話的聲音要沉重一些，就說你是携帶眷屬，到合肥去的，船上除了賤妾……小婢……小婢自然是你的……家眷了，還有一個丫鬟，和一個長隨。」

她眼中流露羞澀之色，連耳朵都脹紅了。

尹劍青也臉上一熱，點點頭道：「在下記住了。」

他因艙中地方逼窄，只好依言脫下身上長衫，換上了一件藍紗衫。

柔柔又從懷中取出一個小瓶，說道：「這是小姐交給小婢的解藥，公子快服下休息一番，就可復原了。」

回頭吩咐道：「翠翠，快給公子倒一杯水來。」

翠翠答應一聲，果然倒了一杯開水遞上。

尹劍青忙道：「不用了，這解藥還是留着吧！」

「這爲什麼呢？」柔柔望着他道：「難道公子……」

尹劍青笑了笑道：「在下不妨告訴姑娘，在下今日下午已經運功把體內毒藥逼出了。」

「啊！」柔柔目中閃起一絲驚異之色，說道：「公子原來內功精湛，已經把溫化龍的『行瘟散』逼出體外了，公子怎不早說呢？」

尹劍青道：「在下現在不是告訴妳了麼？」

「嗯！」柔柔若有所思，只輕輕的嗯了一聲。

尹劍青只當她假扮了自己眷屬，有些羞澀，也就不再言語。

翠翠識趣的道：「少夫人如果沒有什麼差道，小婢就到後艙去了。」

這聲「少夫人」，眞把柔柔叫得連耳根子都通紅了，啐道：「死丫頭，妳只管去吧！」

翠翠神秘一笑，轉身退了出去。

柔柔眼中漾起一縷柔情，低低的道：「尹公子，夜色已深，船上沒有被褥，只好委屈你坐一晚了，小婢聽說練武的人，都可以盤膝而坐，運氣調息，當作睡眠，你怎不坐下來呢？」

船在搖晃，柔柔却依然站着。

尹劍青朝她笑了笑道：「姑娘也請坐下來休息才是。」

隨着話聲，果然在艙板上坐下。

柔柔何等聰明，立時聽出他言外之意來了，一個不會武功的人，在搖晃的小船中，如何站立得穩？她就趁尹劍青坐下之際，跟着坐下，舉手輕輕掠了掠鬢髮，才說道：「小婢生長江南漁村，沒到金家莊之前，小時候經常跟先父在船上討生活，公子你信不信，小婢還會站在船頭上撒網呢！」

這話雖是和尹劍青談家常，但也是解釋她在小船上站得穩的理由。

尹劍青却並未在意，問道：「在下想問姑娘一件事，不知姑娘肯不肯說？」

柔柔眨眨眼睛，說道：「公子要問的話，只要小婢知道，怎麼會不肯說呢？」

尹劍青道：「在下問的，姑娘一定知道。」

柔柔道：「公子請說說看？」

尹劍青道：「姑娘一定知道金家莊主究是什麼身份了？妳肯不肯告訴我呢？」

柔柔眨了下眼睛，說道：「這裏已非金家莊，小婢既已出來，也不會再回去了，告訴公子也無妨，金莊主在十二煞神中，排行第六……」

尹劍青奇道：「他也是十二煞神中的人？」

「公子當他是什麼人？」柔柔低頭一笑，說道：「他善於理財，家財萬貫，本來大家都叫他金財神的，因爲他左手練成了『天罡掌』，出必傷人，後來又叫他天罡星。」

尹劍青道：「他使的好像鐵沙掌！」

「不錯。」柔柔說道：「他右手練的是『鐵沙掌』，而左手練的才是『天罡掌』，所以，有很多人不知道，吃了他的大虧。」

尹劍青又道：「那麼他們的主子呢？姑娘知不知道司馬綸的來歷？」

「不知道。」柔柔接着道：「我只聽說他自稱紫煞星。」

尹劍青道：「他也是十二煞神中的人嗎？」

「不是，十二煞神都是聽命於他的。」柔柔道：「他這紫煞星只是自己稱呼的咯！」

尹劍青道：「他們既有組織，應該有個名稱才是。」

「應該有。」柔柔輕輕的搖了下頭，說道：「但小婢不知道，因爲金家莊，從沒有人提起過。」

尹劍青道：「姑娘離開金家莊，到那裏去呢？」

柔柔低頭一笑，回答道：「小婢自有去處。」

剛說到這，翠翠忽然悄悄從後艙走入，蹲下身子，悄聲道：「船家說，咱們右後方，發現有一條船，和咱們同一方向駛來，他已在船頭掛起了一盞風燈，公子和少夫人從現在起，不可再說話了。」

柔柔臉上一紅，低低的罵道：「死丫頭，你少嚼舌根。」

翠翠道：「小婢爲了在人前不致喊錯，先練習叫妳少夫人，這也沒錯，少夫人怎的不高興了？」

柔柔嬌急的道：「妳……」

只聽艙後來一聲「噓」！

翠翠朝她扮了一個鬼臉，這才悄悄退去。

柔柔輕聲道：「公子記住了，咱們是從安慶來的，姓周，周吳鄭王的周，你叫周少卿。」

尹劍青點點頭，問道：「在下戴了這張面具，看來大概有多少歲呢？」

柔柔烏黑的眸子一轉，朝他看了一眼，悄聲道：「三十出頭。」

尹劍青又悄聲問道：「在人前，在下該稱妳什麼呢？」

他眞的不知道。

柔柔白了他一眼，羞澀道：「你叫我……娘子就好了。」

尹劍青心中感到有點飄飄然！

兩人不敢再說，只聽水聲嘩嘩，船底鼓浪而行。

柔柔敢情眞的有些睏倦了，身子倚着艙篷，漸漸睡去。

尹劍青也就盤膝坐定，緩緩的調息起來，不知過了多少時間。

只聽翠翠叫道：「公子，前面快到桐城了。」

尹劍青睜開眼來，只覺晨光曦微，天色經亮了。

柔柔一手拿着一面銅鏡，正在對着鏡子往臉上輕輕撲粉。

翠翠看到尹劍青醒來，又輕聲說道：「方才船家說，昨晚那條船，搶到前面去了，這裏離桐城巳經不遠，只是前面范家岡，江面較狹，船須沿着山脚而行，只怕會有麻煩，但只要應付得好，也許不會有事。」

她口氣略頓，又道：「路上如果有人查問，自會有周福應付，公子不到時候，不用和他們照面。」

尹劍青點頭道：「在下知道。」

船行依然十分迅速，敢情這一帶江面還是相當寬，風浪很大，船身顚簸得很厲害。

天色只要透出一點黎明，很快就會大亮，也很快就會升起晨曦。

現在晨曦巳經照進船艙裏來了。

柔柔雖然扮成年輕婦女，但經晨曦一照，她晶瑩的美眸，閃耀着盈盈光采，臉頰上雖然戴了面具，但經她薄施輕脂，更顯得嬌艷如花。

尹劍青和她目光一對，不禁看得有些發呆，柔柔發現他正在看她，轉而有些矜持。

翠翠看到兩人神情有些異樣，臉上不禁綻起神秘的笑容。

柔柔嬌叱道：「死丫頭，妳又在笑什麼？」

翠翠掩嘴輕笑道：「小婢剛才出去，看到江邊蘆葦間，倚着一個呆鷹，想想覺得好笑。」（呆鷹，是紅樓夢林黛玉說賈寶玉語，指呆雁也。）

正說話之間，船勢突然緩了下來，敢情巳經到范家岡了。

只聽前面有人沙着喉嚨叱喝道：「前面船隻，靠攏過來，接受檢查。」

柔柔低聲道：「他們果然在這裏出了點子。」

船緩緩的靠近江岸，船底發出沙沙之聲，終於停住。

只聽那沙啞聲音問道：「你們是到那裏去的？」

船上一個男子聲音答道：「到廬州（合肥）去的。」

這答話的，大概是周福了。

那沙啞聲音又道：「那裏來的？」

周福又道：「安慶。」

沙啞聲音又問道：「船上都是些什麼人？」

周福道：「回軍爺的話，船上是少主人，少夫人和一個丫鬟。」

尹劍青心中暗暗說道：「原來是官家的人。」

只聽沙啞聲音又道：「現在地方不寧，到處都在鬧盜匪，過往船隻都要檢查，你把船篷打開，給咱們瞧瞧。」

周福答應一聲，打開了船篷。

尹劍青和柔柔都坐在艙中，翠翠垂手站在他們身邊。

尹劍青眼光一抬，發現岸上站着四五名佩刀兵勇，還有一個頭戴瓜皮帽，身穿夏布長衫的老者，赫然是金家莊總管陸連奎。

尹劍青心中暗暗吃驚，忖道：「金家莊的勢力果然不小，居然動用了官家的人呢。」

柔柔自然也看到了，她神色端莊，當眞像是一派少夫人的模樣！

岸上那爲首的兵勇，走近船艙，探頭朝艙中打量了一眼，向尹劍青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尹劍青在他走近之時，早巳緩緩站了起來，拱拱手道：「在下周少卿，那是我的內眷，到廬州府探親去的。」

他早經柔柔叮囑過，所以說話的聲音故意放得緩慢而低沉，聽來倒也確合他的身份。

那兵勇又道：「你親戚做什麼的？」

尹劍青暗暗一呆，隨口道：「敝親戚在府台衙門担任錢穀。」

担任錢穀師爺，自然是府尊的親信。

那兵勇聽了這話，立時換了一副笑臉，說道：「周相公對不起了，實在四鄉都鬧盜匪，咱們奉公差遣，對過往船隻，不得不盤問清楚，才能放行，打擾了，你們請開船吧！」

尹劍青含笑道：「不要緊，軍爺辛苦了。」

周福立即走上前來，拉起了艙篷，船家就撐開船頭，繼續上路。

船到江心，柔柔朝尹劍青嫣然一笑道：「公子應付得好，他們對我們這條船，本巳經發生了懷疑，要不是你說出和府台衙門的錢穀師爺是親戚，他們說不定會上船來搜查呢！」

尹劍青道：「我這話也很冒險，他只要再問一句我親戚姓甚名誰，我就答不上去了。」

柔柔嬌笑道：「那也不要緊，你隨便說個張三李四，這些巡防兵勇，也不知道府台衙門裏有沒有這個師爺呀！」

「對呀！」尹劍青道：「看來還是妳聰明，方才我話是說出來了，心裏眞就担心着他再追問下去。」

柔柔道：「你看到陸總管沒有，一雙眼睛直向着你臉上瞧，他是老江湖，不知會不會看出你臉上戴了面具？要是給他看出來了，那就麻煩了。」

尹劍青道：「那也沒什麼，難道在下會怕了他不成？」

翠翠端來早點，那是一鍋白米粥和幾碟小菜，尹劍青和柔柔一同吃了。

這條水道，因爲通向廬州，江面上來往的船隻也增多了。

柔柔等翠翠收拾過碗碟，就要她打開一道船篷，好瀏覽江上景色。

中午時光，船抵橫店（地名）距離廬州不過二三十里水程了，船家在江邊上停了下來。

這橫店雖是一個小鎭，但因接近廬州，岸邊就停着不少船隻，因爲水路，二三十里船還得行駛一個多時辰，因此就必須在這裏打尖，一條小街上，倒也顯得十分熱鬧。

船停妥之後，周福提着食盒上岸。

尹劍青和柔柔儼然是一對恩愛夫妻，只是憑艙閒眺。

這時走來一個手挽竹籃的村女，脆生生叫道：「賣花，少夫人，要不要買一串茉莉花？」

柔柔抬了抬眼，就朝翠翠吩咐道：「翠翠，妳去給我挑一串吧！」

翠翠答應了一聲，走出船艙，在那賣花村女的竹籃裏東挑西挑，挑了一串茉莉花，給了她幾個制錢。

那村女說了聲：「多謝。」就挽着竹籃，回身行去，口中嬌聲喊着：「賣花！」

翠翠把一串茉莉花替柔柔掛在胸前。

船艙裏登時有一股沁人的花香。

周福提着食盒，從小街上回來，跨入船艙。早有翠翠把食盒接過，然後放到艙板上，打開食盒，取出四盤菜餚，和一籮白飯，她裝好了兩碗，又取出竹筷，一邊叫道：「公子，少夫人請用飯了。」

尹劍青和柔柔對面坐下，尹劍青回頭道：「翠翠，妳也一起來吃吧！」

翠翠道：「婢子不敢，婢子等公子，少夫人用過了再吃不遲。」

柔柔也道：「翠翠，我們出門在外，妳也不用拘泥了，一起坐下來吃吧！」

翠翠道：「少夫人陪公子用吧，菜飯快涼了呢，小婢等一回再吃的好。」

她這句「少夫人陪公子用吧」，聽得柔柔臉上不禁一熱，口中啐了一聲：「死丫頭！」

也就和尹劍青一同進食，翠翠站在一旁，抿抿嘴，粉臉上不禁綻起了笑意。

就在此時，忽聽岸上有人高聲叫道：「少爺，少奶奶行行好喲！」

跟着又有一人接口道：「吃剩的飯菜好佈施哪！」

翠翠抬眼看去，只見兩名缺了一條臂膀的化子，走進艙口，望着尹劍青和柔柔吃飯，口裏唱起蓮花落來。

周福走上前去，叱道：「你們快到別處去吧，咱們是過路的。」

左首一名化子也沒理，依然唱道：「飽人不知餓人飢喲！」

右首的一個接着道：「莫要狗眼看人低！」

這話聽得周福變了臉色，大聲叱道：「什麼？你們強要飯，還敢出口罵人？」

左首一個又唱道：「化子罵狗不罵人喲！」

右首一個接着道：「打狗也要看主人喲。」

左首一個又唱道：「主人若肯賞盅飯喲！」

右首一個接唱道：「走狗何必亂咬人喲。」

周福被他們罵成「走狗」自然怒不可遏，大喝道：「你們兩個化子當眞無法無天了，要飯還敢口裏不乾不淨？」

左首一個又高聲唱道：「化子要飯不犯法喲！」

右首一個接道：「睜着狗眼不認識人哪。」

周福聽得忍無可忍，嘿然道：「你們兩個才是狗眼不認識人！」

喝聲出口，雙手突出，朝兩人肩頭抓去。

那兩個獨臂化子身手毫不含糊，兩人同時一個旋身，轉到周福身後，各出左手，五指箕張，朝周福的雙肩「肩井穴」直落。

周福身手也極矯捷，口中冷笑一聲，身形疾轉，雙掌齊發，迎着對方兩隻左手擊去。

這一記三人出手均極快速，但聽「啪」的一聲，三掌接實，那兩個化子被震得退了三步。

左首化子臉上飛過一絲驚異之色，冷冷說道：「這位管家好高的身子，你報個萬兒吧！」

周福哼道：「我是周府的管家，不在江湖道上，沒什麼萬兒好報的。」

右首化子大笑一聲道：「好，好，老大，咱們走，他只是替主子看門的，有什麼好問的？」

兩人隨着話聲，揚長而去，眨眼工夫，巳在街角處一閃隱沒。

柔柔低聲道：「公子看到沒有，這兩人都缺了一條右臂，很可能是獨臂帮的人了。」

尹劍青道：「獨臂帮這樣强橫霸道的要飯，還能算江湖上的一個帮派麼？」

柔柔披披櫻唇，說道：「只怕他們來意不善呢！」

尹劍青道：「妳是說，這兩個獨臂帮的人，是衝着我們來的了。」

柔柔皺皺眉道：「方才周福不該和他們動手，這一出手，不就證明了咱們船上的人，會武功嗎？」

尹劍青道：「會武功也不犯法呀，難道江湖上只有他們獨臂帮才會武功？」

柔柔輕輕嗯一聲道：「你不知道。」

尹劍青道：「這裏離廬州巳是不遠，在下蒙金姑娘相救，又蒙二位姑娘相送，如今離金家莊巳很遠了，在下這就上岸去，二位姑娘請回吧！」

「啊……不……」柔柔忙道：「我們奉命把公子送到廬州，才能向小姐有交代，公子不可在這裏上岸……」

尹劍青道：「那又何必呢？在這裏上岸，和在廬州上岸，不是一樣麼？」

柔柔美眸一轉，嫣然笑道：「那自然不一樣了。」

尹劍青道：「爲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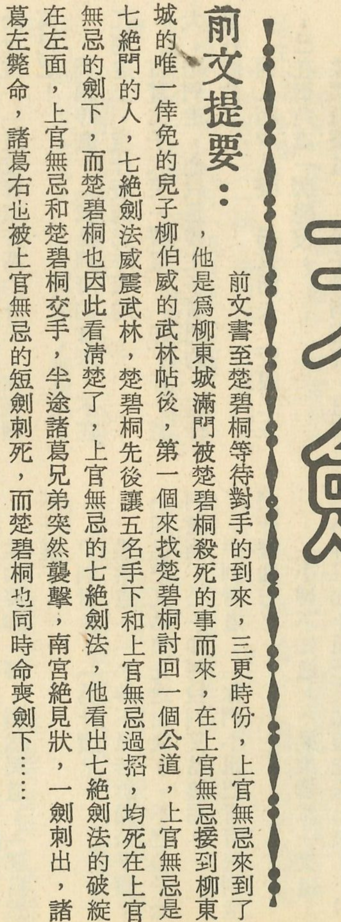
柔柔道：「小婢不是告訴過公子麼？小姐巳把艾姑娘先送出來了，不把公子送到廬州，公子如何找到艾姑娘呢？」

尹劍青道：「你們小姐把青青送到廬州什麼地方？」

「小婢不知道。」柔柔嫣然一笑道：「小婢只知小姐把艾姑娘先送出來了，只要咱們到了廬州，自會有人到岸上來接公子的。」

尹劍青搖搖頭道：「妳們小姐辦事還眞神秘。」

（未完・六）



俠義傳奇小說

天劍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楚碧桐等待對手的到來，三更時份，上官無忌來到了，他是爲柳東城滿門被楚碧桐殺死的事而來，在上官無忌接到柳東城的唯一倖免的兒子柳伯威的武林帖後，第一個來找楚碧桐討回一個公道，上官無忌是七絕門的人，七絕劍法威震武林，楚碧桐先後讓五名手下和上官無忌過招，均死在上官無忌的劍下，而楚碧桐也因此看清楚了，上官無忌的七絕劍法，他看出七絕劍法的破綻在左面，上官無忌和楚碧桐交手，半途諸葛兒弟突然襲擊，南宮絕見狀，一劍刺出，諸葛左斃命，諸葛右也被上官無忌的短劍刺死，而楚碧桐也同時命喪劍下……

江湖殺手　爲友報仇

南宮絶道：「就是那個時候斷的？」

「斷劍反射，也竟然就射進入他的咽喉內。」

南宮絕一皺眉。「這樣的一劍的確不易防備。」

「所以他雖然死了，一雙眼仍然睜大，充滿了疑惑。」上官無忌目光一落。「正如現在的楚碧桐一樣。」

「那樣的一柄劍，不容易斷下來。」

「也許就是斷折的地方鋼質不夠堅靭，又或者那個地方撞擊最多，巳變得脆弱不堪，一碰便會斷折。」上官無忌笑笑。「可是我却相信那是因爲那柄劍伴我巳經有十年，多少有一點情感。」

「劍也是情感？」

「它甚至可能巳成爲我生命的一部份，所以在生死關頭，便會警告我閃避。」

「太玄了。」南宮絕搖頭。「我用劍也巳有十多年，却從來沒有這種感覺。」

「南宮兄十年以來用的就是現在手中那支劍？」

「不是——」南宮絕緩緩將手中劍挑起，那只是一支普通的劍。

上官無忌目光落在劍上。「這柄劍不好。」

南宮絕並不否認。「好像這樣的劍什麼地方也可以買到。」

「以我看，很容易斷折。」

「不錯，而且很容易崩缺。」

「因爲劍鋒太脆薄。」

上官無忌試探着問：「好像這樣的劍，南宮兄能用多久？」

「不一定，要看情形，我曾經在半個時辰之內。一連換了二十一支劍。」

南宮絕怎能夠隨身帶備二十一支那麼多？」

「當時我是在一間專賣兵器的店子內。」

「對手又是什麼人？」

「鐵手無情。」

上官無忌動容道：「聽說這個人的一雙手可以斷金碎玉，開碑裂石。」

「而且出手極迅速，幸好在賣兵器的店子內，要換過一柄新的實在很方便。」

「南宮兄何以不找一柄較好的劍。」

「千金易得，一劍難求，而且比較好的劍都巳有主人，再聽上官兄方才那番話，這念頭更非要打消不可。」一頓接說道：「我們這種江湖人就像是風中柳絮，水中浮萍，還是了無牽掛的好。」南宮絕一笑，又道：「劍斷了算了，用不着再費心找高手匠人接回。」

上官無忌大笑。「什麼時候我找到一柄好劍，一定送給南宮兄，好敎南宮兄也嘗嘗這種滋味。」

南宮絕淡然又一笑。

上官無忌笑聲一頓，撫劍道：「這柄劍雖然帶給我不少麻煩，却也帮了我不少忙，每斷一次，救我一命。」

「上官兄的武功若是不好，劍就是斷了，也不起作用的。」

「這也許是運氣，一個人的運氣未必時常都是這樣好的。」上官無忌一頓又道：「若只是運氣，與劍無關，這柄劍再斷的時候，只怕也就是我絕命的時候。」

「好像楚碧桐這種高手並不多。」

「也不少，說不定很快我便又遇上一個，劍再折，我倒下。」上官無忌仰天一笑。「那未嘗不可以解釋劍經巳兩折，魂魄無存，到我這個劍主人要魄散魂飛。」

「上官兄是我平生所遇到的最奇怪的一個劍客。」

「因爲我將生死寄託在所用的劍上。」

「也所以劍若是再接不上，上官兄只怕會意志消沉。」南宮絕微喟。「方今江湖上道消魔長，好像上官兄這樣的劍客巳不多的了。」

「南宮兄的意思我明白，只是生死有命，一個人要死的時候還是要死的。」

南宮絕不能不承認這是事實。上官無忌隨又道：「人說南宮兄俠義無雙，今夜一見，果然名不虛傳。」

「這種話不是我們說的。」

「可惜——」上官無忌突然歎息了一聲。

「可惜什麼？」南宮絕有些詫異。

「我們之間並沒有仇怨，如今更是成了朋友，儘管我有意與你一較高低，劍也絕施不出來。」上官無忌語聲一頓，接一笑。「此間事既已了，你我何妨去痛飲三杯。」

「三杯就不算是痛飲了。」南宮絕笑應。

「此去西半里，有一間不醉無歸，雖然是小酒家，但賣的却都是自釀的陳年美酒。」

「我知道這個店子。」

「這間店子徹夜不休，原是什麼時候進去也一樣，但爲免麻煩，我們還是不要進去喝酒的好。」

「有什麼麻煩？」

「柳伯威就待在那兒，還有兩河的幾個英雄豪傑，他們準備明天一早便上門找楚碧桐拚一個明白。」

「上官兄沒有跟他們打個招呼？」

「沒有——」上官無忌搖搖頭。「這年頭江湖上俠義之輩日漸凋零，好像他們那些年青小伙子，仍有待磨練，我實在不忍心看着他們一一倒在楚碧桐掌下。」

「不錯。」南宮絕完全同意上官無忌的行事作風。

「一會經過那兒我們就將楚碧桐的屍體送給他們，不太麻煩，也無妨留下來，否則我就只好買一罈好酒，隨便找一個地方坐下——」上官無忌大笑舉步。「這座莊院，乾脆一把火燒掉算了。」

南宮絕並沒有異議。

× × ×

火開始燃燒，南宮絕上官無忌兩騎便離開楚家莊，只帶走楚碧桐的屍體，就縛在上官無忌坐騎鞍後。

上官無忌已披回外衣，六支短劍也已回到他的腰帶上，一個人身子挺得筆直了無倦意。

南宮絕同樣神彩飛揚。

× × ×

夜已深了，不醉無歸小酒家內燈火仍然輝煌，地方雖然不大，酒釀得實在不錯，再加上日夜營業，顧客實在不少，尤其是江湖人，對這一間小酒家更就是特別好感。

柳伯威他們七個人也所以揀中這個地方，而且索性睡在這個地方。

小酒家的小二沒有理會他們，多年的經驗所得，他們都清楚，江湖人還是少管爲妙。何況他們只是吃飽之後，在店子裏睡覺。

× × ×

南宮絕上官無忌飛騎奔來，經已是四更，下馬直入小酒家內。

兩個店小二迎上前，雖然看見上官無忌手抓着一具屍體，並不怎樣驚慌，這種事對他們來說並非司空見慣，却也不是第一次的了。

將屍體桌上一放，上官無忌一聲大喝：「柳伯威在那裏？」

語聲一落，店堂內桌倒椅翻，睡着的七個青年人紛紛躍起來，兵器也隨即撒在手中。

一個白衣青年排衆走出。「我就是柳伯威，閣下——」

上官無忌手一翻，一張帖子袖中飛出，刀一樣插入柳伯威身旁的桌子上。「這是你發的武林帖？」

柳伯威面色一變，其他青年人亦齊皆聳然動容，一個隨即道：「這個人一定就是楚碧桐，大家小心！」

「他不是——」柳伯威深深的吸一口氣，目光從帖子上移開，道：「這不錯是我發的帖子。閣下——」

「上官無忌——」

「上官前輩——」柳伯威脫口一聲。

「這是楚碧桐的屍體，你看殺你滿門的可是這個人。」上官無忌將屍體拋在柳伯威腳下。

柳伯威既驚又喜，目光及處，脫口大呼：「就是他——」

他隨即跪下，一跪下就叩頭。「上官前輩此恩此德，晚輩——」

「我既然收到你的武林帖，理所當然要替你討一個公道。」上官無忌一把將柳伯威扶起來，接指南宮絕。「你要多謝，應該多謝他。」

柳伯威目光一轉。「他——」

「你不是也送他一張武林帖？」

柳伯威心念一動，喜呼道：「莫不是南宮大俠？」

「除了他，還有那一個這般風采。」

上官無忌大笑。

柳伯威衝前便又拜倒，南宮絕伸手截住。

「兩位——」柳伯威熱淚盈眶。

上官無忌笑拍他的肩膀。「你們這些小伙子也不錯——」

「只有他們六個人願意到來。」

「有六個這樣的朋友你還不滿足？」上官無忌大笑。「你的運氣實在不錯，我也是——」

柳伯威尙未答話，一個青年已倏地搶前。「就是沒有你們幫忙，我們七個人未必對付不了楚碧桐。」

「狄兄——」柳伯威急叫。

「我叫做狄剛，『神刀』狄飛鵬是家父——」

「我聽過有這個人。」

「狄家神刀，江湖人稱第一，我雖然火候未到，但拚却一死，相信也可以將楚碧桐立斬刀下。」

「好，年青人最重要的就是自信。」

「我們已經作好了準備，一團高興趕來，却是給你們搶先一步。」

上官無忌笑笑。「可惜人死不能復生，我們不能賠你一個活的楚碧桐。」

狄剛目光從南宮絕上官無忌面上掃過。「兩位能夠殺死楚碧桐，可見武功在楚碧桐之上，楚碧桐雖然死了，找兩位也是一樣。」

上官無忌一怔。「這是甚麼話？」

狄剛撫刀一笑。「這一次我找楚碧桐除了武林正義，還想一試這柄刀。」

上官無忌回顧南宮絕，說道：「麻煩

來了。」

語聲未落，另一個青年從柳伯威身旁閃出，一步跨前，手中劍一抖，盯着南宮絕：「久聞南宮大俠一劍橫掃江湖，尙請賜教幾招。」

南宮絕一怔，那個青年又道：「晚輩慕容羽，是青城紅葉的徒弟。」

「哦？青城紅葉，劍名人盡知，三年前有幸遇於洛陽，也曾承他看重，賜了一劍。」

「那是一招『流星趕月』。南宮大俠當時並沒有還手。」

「沒有。」

「却說了一句話。」慕容羽語聲一頓一沉。「這一招『流星趕月』再高一寸就好了。」

「不錯——」

「就因爲這句話，家師一劍落空，立即收劍離開。」

「紅葉道長劍下留情，在下一直銘感於心。」

「家師却是說，南宮大俠在劍上的造詣無人能及，一眼便看出對方的破綻缺點，自問不是南宮大俠的對手，所以沒有再刺出第二劍。」

「令師言重了。」

「我也有練那一招。却是想不出高低一寸有何關係，家師也不說，那一次回來便閉關苦練那一寸，有意與南宮大俠再較量。」

「令師是一個出家人，對得失仍然看得那麼重？」

「站在研究武學的立場，家師的作爲無可厚非，我這個做徒弟的要向南宮大俠請教也是一樣。」慕容羽語聲一落，劍指南宮絕。「請指教。」

南宮絕苦笑，橫移三步。「請——」

慕容羽一聲暴喝，人劍如飛虹，疾向前射出，正是一式「流星趕月」。

南宮絕目光一閃，身形陡然一動，迎向來劍。

劍光迫急而輝煌，貼着南宮絕胸膛刺空，只差一寸便刺在胸膛上。

南宮絕右手即時一翻，揑住了慕容羽的握劍手腕，那刹那，慕容羽劍勢已三變，都是差那麼一寸，不能夠接上，也所以南宮絕的右手毫無阻碍的揑在慕容羽的手腕上，一揑便鬆開，掠回原位。

慕容羽怔在那裏，滿頭冷汗突然涔涔落下。

南宮絕隨即說道：「這『流星趕月』若是獨立施展，又或者能夠一擊即中的話，高低一寸的確沒有分別，否則那一寸之差，劍勢便有了空隙。一寸的空隙實在太多了。」

慕容羽一身冷汗濕透，拜倒。「多謝指點。」

南宮絕一手扶住。「令師閉關苦練，刻下想必已有所成，再傳給你，一定有一個簡單有效、事半功倍的辦法。」

慕容羽連連點頭，霍地轉身抱拳。「此間事既已了，小弟先走一步。」

柳伯威當然不會阻攔，慕容羽立即轉身舉步，疾奔了出去。

看着他遠去，上官無忌不由一笑。「這個人的性子也未免急一些。」

「換轉是我，也會立即趕回去的。」南宮絕亦自一笑。

他們談笑自若，那幾個青年人除了柳伯威，無一不怔在那裏。

狄剛突然又跨前一步，刀一揚。「上官大俠，現在可輪到我向你請教了。」

語聲一落，一刀齊展，匹練也似一道刀光，斬向上官無忌胸膛！

上官無忌那刹那身形已拔起，凌空一個風車大翻身，落在櫃枱的後面，雙手一抄，已將一罈酒捧在手中，接呼道：「柳伯威，這罈酒的賬算你的了。」

柳伯威一怔，應聲：「好——」那邊狄剛人刀已刺到，上官無忌連避三尺，人已經從櫃枱滾過，再一縱，竄出了店門之外。

他雙手捧着老大一罈酒，但身形絲毫不受影响，凌空一跨，便上了坐騎。

南宮絕身形同時落下，正落在他自己的坐騎上，右手托着兩只酒碗，左手一劃，轡繩兩斷。

喝叱聲中，兩騎疾奔了出去，狄剛這時候亦已經追到大門之外，一見頓足，口中說道：「我的一刀也不敢接，算甚麼英雄好漢？」

柳伯威快步趕出來，走到狄剛身旁，道：「狄兄，上官前輩已經還手了，他從櫃枱向外滾出的時候，我看見他伸手往你的衣襟上一揑。」

狄剛一怔，低頭一望，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在他的衣襟之上赫然穿了一個小洞。

上官無忌那一揑，便已將他的衣襟揑出了一個洞。而他竟然一無所覺，那若是揑在他的胸膛上，只怕已將他的胸骨揑碎了。

他呆着好一會又一頓足，奔回店堂內，拍桌大呼：「店家，拿酒來——」

兩個店小二慌忙拿酒上前，狄剛刀往桌上一插，突然大笑。「我一直以爲憑我這柄刀，已足以走遍天下，那知道在人家手下，根本過不了一招。」

柳伯威連忙安慰道：「他們兩位是方今江湖上高手中的高手，敗在他們手下，也算不了甚麼。」

狄剛伸手往柳伯威肩膀一拍。「柳兄，你莫以爲我是不知好歹的人，今夜若不是遇到他們兩個，這樣闖下去，總有一天糊裏糊塗死在別人手下，所以對他們我非獨不恨，還感激得很。」

柳伯威奇怪的望着狄剛。

「姓狄的今夜總算知道天高地厚，這次回去一定要好好的再下一番苦功，才出來江湖上行走。」狄剛大笑一聲，接道：「方才他們也說得不錯，我們七個人若是闖進楚家莊，只怕沒有一個能够活着出來，所以雖然被他們搶先一步，還得要多謝他們。」

其他四個青年不禁揑一把冷汗，柳伯威亦滿頭冷汗紛落。「姓柳的……」

狄剛截口道：「柳兄，這一次是我自願來的，便死在楚碧桐手下，他絕不會怪你。」

他顯然已想開了很多事情，豪氣大發，接又道：「現在我們都能夠活下來，實在應該慶祝一番，柳兄你大仇得報，更應

該痛飲三杯。」

衆人轟然應一聲，一齊圍上來。

狄剛隨又道：「今夜我們不醉無歸，回去之後，好好的再苦練幾年，再出來闖闖。」

狄剛反手劈開酒罈上的泥封，大喝：「拿碗來——」

衆人不由齊應一聲：「正該如此。」

衆人一齊拿起酒碗，迎前去，狄剛迅速倒滿了五碗酒，一聲：「飲——」將罈口湊近嘴唇，大大的喝了一口。

衆人一齊擧碗，一飲而盡。

酒香盈室，豪氣干雲，狄剛連隨又替衆人斟下了第二碗，這一碗尚未飲下，一個青年就叫了起來：「看，慕容兄怎麼回來了？」

衆人側首望去，只見慕容羽標槍一樣，站立在店門之外，狄剛旋即大笑。「慕容兄想必是心裏頭不大舒暢，回來跟我們喝一杯。」

柳伯威立即大呼：「慕容兄還站在門外幹甚麼，快進來——」

慕容羽眼直直的瞪着他們，一動也都不一動，狄剛越看越覺不妙，方待上前，慕容羽的身子突然往前一截，倒在地上。

在他的後心要害，釘着一柄劍，鮮血已濕透衣衫。

那柄劍很長，比一般的只怕要長出一尺多，劍鋒薄而狹，劍柄是一個鋼環，相連着一條細小的鍊子。

鍊子長逾一丈，握在一個白衣人的手中，那個白衣人面色亦是灰灰白白的，一絲血色也沒有，頭髮亦是蒼蒼白白，嘴唇更就是冰封過一樣，呈現出一種難以言喻，極其妖異的鉛白色。

他的一雙眼睛也沒有例外，彷彿籠罩一層白霧，燈光輝映下，閃動着寒人的光芒。再看他的身軀，比一般人瘦長，四肢也長得出奇，整個人驟看來，就像是一個白色的怪物。

黑暗中突然出現了一個這樣的人，無論誰看來，相信都難免大吃一驚。

柳伯威狄剛六人看見慕容羽那樣子倒下，已經吃一驚，再看見這個怪人，更就由心寒出來。

白衣人就在這時候一抖，「錚」的鍊子劍從慕容羽的後心飛起，飛入那個白衣人的右手裏。

劍曳着鮮血，三滴激濺在那個白衣人身上，那個白衣人的身上立時就像長出了三朶血紅色的小花，他若無所覺，隨手將劍一抖，「嗡」的一聲劍鋒上餘血盡飛。

狄剛忍不住大吼：「你是甚麼人？」

白衣人冷然反問：「你是在問我的姓名？」

語聲陰陰森森，簡直就不像是人的語聲。

狄剛接喝道：「說——」

「我沒有姓也沒有名，認識我的人習慣叫我做——」白衣人語聲突然一頓。

狄剛急不及待的喝問道：「叫你甚麼呢？」

「壁——虎！」白衣人一字一頓，語聲更陰森。

六個青年五個怔在那裏，只有柳伯威例外，他的面色陡然蒼白起來，失聲道：「你就是——就是壁虎？」

「不錯——」壁虎目光落在柳伯威面上。「怎麼，你知道有我這個人？」

「我知道—」柳伯威的語聲在抖顫。

「那告訴你的朋友，告訴他們應該怎樣。」

「我們……」

「我本該盡殺你們，因爲你知道有我這個人的存在，所以我也按照自己的規矩，給你們一個方便。」

柳伯威的面色更加蒼白，狄剛一旁忍不住問：「這個壁虎到底是甚麼人？」

「一個殺手。」柳伯威一頓。「聽說是楚碧桐的朋友。」

「唯一的朋友。」壁虎冷冷地接道：「他救過我的命，我欠他一條命。」

柳伯威道：「我知道，在找楚碧桐報仇的時候，我已經調查清楚。」

「可惜我來遲了一步，幸好還不算太遲。」壁虎冷笑。

柳伯威道：「想不到好像楚碧桐這種人居然也有朋友爲他奔走。」

「很多事你都想不到。」

「一人做事一人當，你找我就是。」柳伯威胸膛一挺。

「好——好漢子。」壁虎面上仍然一些表情也沒有。

狄剛即時道：「柳兄，怎麼你說這種話？」

其他四個青年亦圍了上來，一個隨即道：「我們到來這裏，早已將生死置於道外，少爲我們担心。」

「幾位——」柳伯威搖手。「楚碧桐已死，這件事亦告一段落……」

「柳兄，你這是不當我們是朋友的了。」狄剛大聲叫出來。

「狄兄有所不知。」柳伯威苦笑。

狄剛截道：「一個殺手罷了，你害怕什麼，大不了一死。」

「對——！」其他四個青年轟然齊應。

柳伯威感動之極，咽喉發硬，再也說不出話來。

壁虎目光一掃，怪笑地道：「好，視死如歸，連我也有些感動了。」一頓轉向柳伯威：「怎樣，姓柳的，依不依我的規矩？」

柳伯威方待回答，狄剛已問道：「這個怪物有什麼規矩。」

「每人留下兩隻手，放你們一條生路。」壁虎替柳伯威回答。

狄剛怒叱：「這是什麼規矩，你要我們兩隻手，自己動手好了。」

「若是我自己動手，要的就不是兩隻手，還有命！」壁虎冷笑。

「倒要看你這個怪物如何要我們的命！」狄剛拔出插在桌上的刀，拿刀在手中疾轉。

「這還不簡單。」壁虎移步走前。

狄剛右手刀一翻，將捧着那個酒罈挑向壁虎。

酒罈未到，壁虎的身子已拔起來，左手一探，凌空將那個酒罈抵住，身形竟然完全不受酒罈的影响，繼續迫前去。

狄剛不由吃一驚，一驚未已，酒罈已從壁虎手中飛出，回向他飛撞過來，他立即揮刀，刀光一閃，「噗」一聲，酒罈被

斬開兩爿，激飛。

罈中仍有酒，化爲千萬點酒珠，四面飛濺，酒香四溢。

狄剛破罈中穿過，連人帶刀飛斬向壁虎！

壁虎身形凌空仍未落，他的身形並不怎樣迅速，却是說不出的怪異，眞的活像一條壁虎，手中劍同時迎向狄剛的刀，將狄剛的三刀連斬截下。

兩人身形同時着地，壁虎突然問：「你姓狄？」

狄剛一怔。「姓狄又怎樣？」

「狄飛鵬是你的什麼人？」

「你認識我的父親？」狄剛冷笑。「家父相信不會有你這種朋友。」

「我也高攀不起，只是在他刀斬陰山雙煞的時候見過他。」

「那是多年前的舊事了。」

「雙煞跟我有多少交情，我應邀助他們一臂之力，結果始終都沒有出手。」

「爲什麼？」

「我沒有信心接下他的神刀一斬。」

狄剛大笑。

「有一件事應該告訴你。」壁虎沉着聲。「我雖然沒有出手，在旁却看得很清楚，狄家神刀，並非全無破綻。」

「是麼？」狄剛大笑不絕。

壁虎接一聲：「你小心了。」

狄大剛笑着一聲暴喝，人刀突然疾撲上前，十三道刀影襲向壁虎的要害。

壁虎既不閃也不避，四尺劍迎向狄剛的胸膛，那刹那，狄剛的面色陡然一變，他已經感覺到一股寒氣猛襲上來，刀勢中若是沒有，是不會有這種感覺的。

——破綻竟然就是在胸前？

狄剛心念一轉，刀勢一變，再變，狄剛神刀十三式盡展，護住了全身。

寒氣那刹那消散，狄剛第十三式變守爲攻，長刀一引，急斬向壁虎！

壁虎一聲怪異已極的輕笑，四尺劍一圈一彈，暴展！

狄剛立時又感覺到寒氣，目光及處，壁虎的劍已然刺進來，他的刀從壁虎的肩膀上斬過，壁虎如何閃開他這一刀，他完全不知道。

現在他却已知道，家傳神刀並非無懈可擊，然後，他感覺那股寒意尖針一樣，刺進自己的心房！

壁虎的那一劍迅速如閃電，狄剛目光方落在劍上，劍已刺進去。

一劍穿心，狄剛痛極大呼，曳着一股鮮血飛摔丈外，倒在地上。

柳伯威大叫一聲：「狄兄——」疾衝了過去，一振腕，一連十多劍刺出。

壁虎四尺劍盡將來劍接下，突然道：「我最後一個才殺你！」

話說完，他奇瘦的身子已飛舞半天，撲向其餘四個青年。那四個青年喝叱中，急迎上去，三劍一刀，迅速圍住了壁虎。

壁虎身形方落，兩柄長劍已向他左右雙脅刺到，他的身形却比這兩柄長劍迅速得多，閃左劍，拒右劍，身形再一轉，劍又刺入左面那個用劍青年咽喉上。

劍長逾四尺，他的手比一般人又長出很多，就是不動，也能夠殺人七尺！

好像這樣的一柄劍，實在是不容易應付。

壁虎劍殺一人，偏身一閃，又閃開了一刀一劍，手中劍一沉，「叮」的疾點在地上，身形借力往上疾拔了起來，劍就勢一挑一劃。

這一劍非獨角度詭異，而且也極之迅速，一個青年仗劍衝前來，正好迎上這一劍。

裂帛一聲，鮮血飛濺，那個青年鮮血中打了一個旋子，橫摔了出去！

壁虎身形繼續往上拔，手一探，已搭住了一條橫樑，眞的有如一條壁虎的斜貼在橫樑上。

柳伯威嘶聲怒吼，縱身拔起，凌空一劍疾刺向壁虎，壁虎的身形同時展開，左手一拍那條橫樑，身形凌空一轉，柳伯威的劍從他身旁刺過，他凌空再一翻，人劍匹練一樣射向樑下的一個青年！

那個青年擧劍急迎，一陣金鐵交擊聲中，那個青年手中的劍便被絞飛。

壁虎輕叱一聲，劍暴長，刺進了那個青年的眉心。

劍光與血光齊閃，壁虎出劍、拔劍、回劍、閃開柳伯威當頭一劍，倒踩七星，唿哨的一劍，刺進最後一個青年的心窩之內！

那個青年仗劍方待從後突襲，冷不防壁虎一劍從脅下刺出，他中劍慘叫，長身暴退，血箭也似從心胸射出，撞翻了一張桌子倒下。

壁虎人劍疾轉，面向柳伯威，笑道：「現在輪到你了。」

柳伯威睚眦迸裂，鮮血流下，咆哮聲中，奔向壁虎，一刺二十七劍。

壁虎全接下，還三劍，第一劍將柳伯威的劍封在外門，第二劍將柳伯威的劍再震開一尺，第三劍搶進，却點在柳伯威右腕上。

一縷鮮血激飛，柳伯威手中劍嗆啷墮地，壁虎劍一抖，震出十二道劍影，連點柳伯威身上十二處穴道。

柳伯威長身暴退，却快不過壁虎的劍，雪白的衣衫上立時出現了十二點血點，一個身子同時木立。

壁虎竟然就以劍點穴，封住柳伯威的十二處穴道，他奇瘦的身形同時拔起來，掠上了頭頂橫樑，手一抄，颯地又落下。

橫樑上赫然有一條眞正的壁虎，壁虎那一抄，正好將那條壁虎抄在手中。

他身形落地，劍亦入鞘，騰出手一拂，拂開了柳伯威右手五指，左手旋即將手中那條壁虎塞進柳伯威的手中，再將柳伯威的右手五指揑回。

柳伯威尚能說話，嘶聲道：「你在幹什麼？」

壁虎道：「要你替我傳訊給南宮絕上官無忌，說我絕不會放過他們。」

柳伯威厲聲道：「你有種現在就去找他們。」

「現在我是不會去的，因爲我必須有一個周詳的計劃，才能夠找他們算賬，將他們擊倒。」

「這算是那門子的好漢？」

「我本來就不是什麼好漢，所以無論你怎樣說，我也不爲所動。」

（未完・二）

民間宮幃歷史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九龍刀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王立等人來到方御史家中，正好看到方少飛，正要查看他的禿頭時，神州三傑適時來到，機警的爲方少飛掩飾了禿頭之處，王立等人無奈，立即離去，王御史立即要求神州三傑方少飛遠走，神州三傑立卽答應並連夜帶方少飛離去……半途中，布笠人出現，將方少飛的身份明告神州三傑，並說王立等人正在不遠處追趕他們，要神州三傑立卽遠走他方，神州三傑見狀，拚命逃竄，直奔出千里之外，到達河南。這日，他們在一間破舊的山神廟中歇下去，突然王立等人已來到，包圍山神廟，神州三傑誓死保護方少飛，雙方展出激烈的拚鬥……

鷹犬夠兇狠　追殺方少飛

一張天九牌破風而出，萬大才一側身，砰！的一聲，躲過腦袋，却躲不過肩膀，右肩頭當場開了一朶巴掌大的血花，嚇得萬大才叫了一聲：「我的媽呀！」躲到大夥兒後面去。

快刀王立越衆而前，朗聲說道：「你們已是籠中之鳥，甕中之鼈，再作困獸之鬥就未免太不識相了，萬大人寬宏大量，萬家的門現在還沒有關。」

張敏、哈山克、費無極、花三郎等人，也在一旁搖旗吶喊，竭盡威脅利誘之能事。

卜常醒却充耳無聞，對彭盈妹道：「三妹，到裏面去瞧瞧，如有出路就帶着少飛快逃走吧。」

彭盈妹心裏一酸，拉着方少飛往裏走，卜常醒操起了門口的一隻大香爐，當門而立，慷慨激昂的道：「不怕死的你們直管上，香爐底下無完屍！」

在樓外樓，廬州三傑早已見識過大香爐的威力，此刻一夫當關，更是威風八面，硬衝硬闖，必然傷亡慘重，一時半刻之間王立眞還想不出一個破敵之計。

大法師哈山克忽然說道：「咱們上房去。」

大紅袈裟猛一抖，第一個登上屋頂去，逍遙子費無極、江湖浪子花三郎接踵而上，三個人掀開瓦片，猛往地上扔，刹那間便掀空一大片，只要再拆掉棧板，山神廟就會開天窗。

快刀王立喜形於色，自不必急於强攻，卜常醒、包不輸却暗暗叫苦不迭，心知在刦難逃，今天這個刦難恐怕已是無可避免。

自己兄妹的死生固微不足道，皇子若因而慘遭不幸，何以對方御史、布笠人？

屋漏偏遇連夜雨，船破巧遇擋頭風，彭盈妹過來說道：「大哥，這廟乃依山而建，後牆就是山壁，連神龕都是穿鑿而成，根本無路可通，兩側雖爲土牆，但外有强敵，依然是死路一條。」

快刀王立聲若洪鐘似的道：「不錯，

是死路一條，想活命只有豎白旗。」

方才飛乍然掙脫了彭盈妹的手，一面向外奔跑，一面大聲地說道：「要殺你們就殺我一個人好了，可別難爲我的三位師父。」

這事來得太突然，彭盈妹、包布書皆措手不及，當卜常醒想要攔阻時，方少飛已跑到門外。

王立睹狀大喜，伸手就去抓人，卜常醒情急之下，擲出大香爐，猛砸王立，在包不輪拉回方少飛的同時，王立也將那隻大香爐接住了。

「找死！」

王立挾怒出手，大香爐帶起一片狂飆，疾取方少飛的後腦勺，彭盈妹一把將他推倒在地，大香爐筆直的朝側後牆飛去。

香爐太重，王立的推力又大，但聞「轟轟隆隆」一聲響，後牆被砸一個大窟窿，香爐穿壁而出。

此乃理所當然的事，不足爲奇，奇的是一轉眼間，又是一聲「轟轟隆隆」，那隻大香爐居然又撞破一個洞飛回來了，路綫也完全一樣，目標就對準快刀王立。

王立嚇一跳，慌忙伸手去接，却被强猛的力道推後四五步。

萬大才如墜五里霧中，道：「莫非有鬼？」

大窟窿裏有一個蒼勁有力的聲音說道：「好小子，敢咒我老人家死！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煩了。」

應聲走出一個身穿破衣，白髮蓬亂，手提竹杖，肩揹葫蘆，睡眼惺忪的糟老頭來。

「是東丐！」

「是金帮主！」

「是金八爺！」

你一言，我一語，大家齊聲驚呼，敬畏之情溢於言表。

東丐名頭太大，全場鴉雀無聲，哈山克、費無極、花三郎不敢再拆屋頂，偷偷溜下來。

金八爺揉一揉睡眼，拖着鞋，叭噠叭噠的走到門口，道：「剛才是那一個不長眼的小子亂扔香爐？」

方少飛伸手一指王立，道：「是他，香爐在他手上呢。」

東丐金八瞄了他一眼，慢慢的道：「原來是你呀！王大人，好像升官了，大概又殺了不少人吧？」

快刀王立放下香爐，恭謹有禮的道：「不敢，晚輩王立問候金前輩。」

東丐金八拍打一下漏酒的葫蘆，道：「問候倒不必，眼前的這筆帳應該先算一算。」

「算帳！算甚麼帳？」

「打壞了我老人家的酒葫蘆，至少損失十斤好酒。」

「哦！這是小事，改天晚輩賠八爺百斤。」

「『綠芙蓉』？」

「『綠芙蓉』只有『芙蓉谷』才有，別無分號，西仙王立可惹不起。」

「然而，我老人家損失的正是『綠芙蓉』，還是不久前潛入芙蓉谷偷來的，你怎麼賠？」

「皇上亦嗜酒，大內有御釀『女兒紅』，如何？」

「好吧，改天你搬十大罎出來，就馬馬虎虎算了。」

方少飛就站在東丐旁邊，金八爺摸摸他的頭，道：「小孩子家看甚麼熱鬧，那個大窟窿裏有半隻被砸爛的燒鷄，就賞給你了。」

卜常醒聞言如夢初醒，給包布書、彭盈妹使一個眼色，拉着方少飛就走。

快刀王立見狀大急，提着大刀就要率衆闖入，却被東丐攔住了，道：「王大人，咱們的帳沒有算完呢。」

「還有甚麼帳？」

「我老人家有一隻燒鷄，被你砸得稀爛，剩下來的還不到半隻。」

「這簡單，趕明兒賠八爺十桌酒席該夠了吧？」

「夠了，只要不虧本就成。」

這時，神州三傑已帶着方少飛鑽進那個香爐洞，發現原來是一個天然生成的山洞，洞內舖着一堆零亂不堪的乾草，果然有一隻被砸成肉泥的燒鷄。

洞穴深處有一通道，足可容一人出入行走。

卜常醒不遑多想，也無暇偷聽金八爺的胡謅八扯，立與二弟三妹，護着方少飛，向那個不知通往何處的通道行去。

耳畔又傳來東丐金八的聲音：「鷄酒的帳好算，下面的帳就難算了。」

快刀王立吹鬍瞪眼的道：「八爺，你還有帳？」

「我老人家正在睡大覺，而且還正在做着好夢，覺好補，夢却難圓，你如何賠我？」

這簡直是找碴兒嘛，明擺着是故意爲神州三傑製造逃走的機會，萬大才怒氣冲天的道：「姓金的，你別倚老賣老，十二刀客、三十六偵緝手，再加上太師府的三位教師爺，管保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以下的話神州三傑就聽不到了，隱隱約約似有打鬥之聲傳來。

山洞很長，彎彎曲曲的行出百十餘丈之後，始重見天日，原來已到了山的另一邊。

强敵就在那邊，隨時都有追來的可能，大家一刻也不敢多停留，順着山谷飛奔而去。

× × ×

爲了不辜負方御史、布笠人的重託，爲了皇子的安全，更爲了日後除奸報國的大事，神州三傑只好忍辱負重，再度邁開逃亡的脚步。

又是一連串的艱辛歲月，又是一連串捉迷藏式的驚險歷程。雖曾被偵緝手撞見，所幸應變及時，烽火、響箭未發前便將人斃在當場，滅跡毀屍，亦曾發現刀客的魅影，經巧施妙計，卒未正面相逢。

半月之後，神州三傑終於無聲無息的回到自己的家鄉廬州。

玉面觀音彭盈妹住在鄉下，又是順路，他們決定先到彭家去，當大家摸黑來到彭家大院時，却發現彭家已是人去屋空。

彭盈妹不禁心頭一震，暗想：「難道爸媽他們遭了意外？」不祥的念頭在腦袋裏直轉，她很快想到，新上任的廬州知府是萬家的人，如果說萬大智得到他叔姐的

指示，對她的家人採取報復，這個可能性是絕對存在的。

遍尋屋內，並無陳屍，有翻箱倒櫃的痕跡，一些貴重的細軟也不見了，事情透着古怪，大家百思不解。

彭家係獨門獨院，並無近隣，又不便去挨家挨戶的問，三個人琢磨一下，覺得不管彭家發生何事，包家一定有所耳聞，只要到包家一問，當可瞭然於胸。

包家住北關，四合院，大房子，大家不敢敲門，越屋而下，糟！黑忽忽的，空蕩蕩的，同樣不見一個人。

牌仙包不輸急得直跳脚，道：「這是怎麼攪的，假如眞是姓萬的對彭包二家有所不利，咱們就砸爛廬州府。」

醉俠卜常醒輕聲說道：「二弟，別說氣話，是官兵不該翻箱倒櫃，是强盜應該有爭鬥跡象！兩者似乎不太像，說不定另有隱情。」

彭盈妹歎道：「大哥，也先別談家人們的死生下落，眼前弄不到盤纏咱們就無法遠走他鄕，如何安穩無慮的調教少飛這孩子？」

卜常醒道：「無妨，盤川費用，由大哥一人負責，卜家雖非富戶，四個人十來八年的生活還負担得起。」

十三歲的孩子已經懂事了，離京之後歷經艱險，懂得更多，眼見三位師父爲自己受盡屈辱，吃盡苦頭，實在於心不忍，這時大人大樣的說道：「請別再爲徒兒受苦受難了，少飛這就去廬州府，乾脆讓他們捉住算了，免得再連累三位師父。」

卜常醒聞言大爲不悅，臉一沉，板起面孔責怪道：「胡說，你爹將你交給師父，是希望你學一身萬人莫敵的功夫，做一番頂天立地的事業，現在可好，吃了一點苦，受了一點罪，就要打退堂鼓，還能成甚麼氣候，對得起你爹娘嗎？對得起布笠人嗎？對得起我們兄妹嗎？你可曾知道，師父爲你，已經很久滴酒不沾。」

彭盈妹一見大哥發了火，忙將方少飛拉到自己身邊來，道：「大哥，少飛這孩子也是一番好意，不忍見咱們繼續亡命，再受屈辱，你又何必生這麼大的氣。」

其實，卜常醒何曾生氣，但是有意借題發揮，因爲他發覺少飛生性剛烈，重義輕生，深恐有一天他不忍再連累自己兄妹三人，眞的不告而別，甚至自投羅網，以圖一了百了，故意給他一個當頭棒喝，堅其心志，從而爲日後練功的苦日子作好心理準備。

這一着果然奏效，方少飛忙不迭的跪倒在地，淚流滿面的道：「請你老人家息怒，徒兒以後再也不敢胡思亂想，惹你老家生氣了。」

包不輸將方少飛拉起來，裝腔作態的道：「聽話就好了，以後再胡說八道，小心二師父打你的屁股。」

彭盈妹望望天色，道：「大哥家住城裏，知府衙門就在附近不遠，我們就這樣貿貿然去，是否妥當？」

卜常醒道：「這個愚兄也想到了，咱們化個裝再入城。」

大家一齊入內，出來時包不輸、彭盈妹已經變成一對老態龍鍾的老夫婦，方少飛扮作土里土氣的鄕下孩子，卜常醒則是一身車把式的打扮，面黑如炭。

就這樣，這幾個冒牌的夫婦，主僕、祖孫，駕着一輛馬車，堂而皇之的駛進廬州城。

車抵家門附近時，遠遠就看到，卜家的大門半開半掩，卜常醒緩緩駛近，發現有一個人鬼頭鬼腦的正在門外張望。

卜常醒懔然一驚，過門而不入，將車駛進一個廢棄不用的染坊。

包不輸道：「怎麼了，剛才的那個人不是大哥家的？」

卜常醒憂心忡忡的道：「不是，愚兄懷疑我們卜家也出事了。」

意外一波接着一波，彭盈妹憂心如焚的道：「那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卜常醒道：「你們先在此歇着，我過去瞧瞧再說。」

也不管他們是否同意，身形一長，人去如烟，抽冷子竄上屋旁一棵合圍大樹。

居高臨下，又是自己的家，景象一目了然，只見花架下，荷池旁，迴廊上，閣樓邊，處處皆埋伏着有人，鬼影幢幢，草木皆兵。

房裏的燈火却是亮着的，偶而還會有人出入。

卜常醒注目良久，未敢妄動，返回原處後道：「事情不妙，寒舍已在廬州府官兵的控制之下。」

包不輸一怔，問道：「萬大智想幹什麼？」

卜常醒道：「顯而易見，姓萬的已得到老賊的指示，佈下天羅地網，欲將咱們兄妹一網打盡。」

彭盈妹道：「這樣看起來，包、彭兩家的變故也是萬大智的傑作！」

「若無意外，應該沒錯，他們大概是想將咱們集中到此地來，方便行事。」

「大嫂跟孩子們，他們還在家？」

「在，都在，連家父母在內，都還是好好的，這是他們的餌，眼前還不會有危險。」

「可是，身在虎口，不救他們出來，實在危險萬分，再說，籌不到銀子，咱們也動彈不了。」

這的確是一個大問題，一文錢難倒英雄漢，無錢寸步難行。憑廬州府的官兵衙役，當然不會放在神州三傑的眼內，怎奈投鼠忌器，一旦打起來，免不了會累及家人。

包不輸擂一下車板，咬着牙說：「可恨！可恨！萬家的人實在太可恨了，有朝一日，非要將萬家的人殺個鷄犬不留！」

罵歸罵，恨歸恨，問題還是沒有解決，大夥兒你瞧瞧我，我瞧瞧你，一點主意也沒有。

霍然，卜常醒拍一下大腿，道：「有了，解鈴還須繫鈴人，就這麼辦！」

這話沒頭沒腦，弄得彭盈妹滿頭霧水，道：「大哥，是什麼神機妙算？」

卜常醒將二人叫過來，附耳說了幾句話，彭盈妹不停的稱善叫好，包布書道：「我陪大哥一塊兒去。」

醉俠卜常醒搖搖手，道：「我一個人就夠了，人多反而不便。」

說做就做，半時半刻也不敢躭擱，穿過兩條街，繞到知府衙門的後院，彈身上

房，悄沒聲息的落在院內。

一條狗，張開嘴，還沒有吠出聲來，就被卜常醒揪住尾巴，摔死在牆外。

一名護院，才跳了出來，刀尚在鞘內，卜常醒已扣住了他的腕部脈門，另一隻手抓緊天靈蓋，沉聲喝問道：「你怕不怕死？」

螻蟻尚且貪生，人怎麼會不怕死，護院嚇得渾身發抖的道：「大爺饒命！大爺饒命！」

卜常醒收回天靈蓋上的手，道：「怕死就好說話，萬大智在那裏？」

「剛才在五姨的房裏，後來又離開了。」

「老夫是問你現在！」

「府裏又抓來一個姑娘，他……好像正在……」

「快說，在什麼地方？」

「在……大概在知府大人書房裏。」

「書房又在何處？」

護院指一下天井盡頭的小花圃，道：「就在花圃一側的拐角處。」

卜常醒朝那邊望望，道：「柴房又在什麼所在？」

「在東北角的牆脚下。」

「好，帶我去！」

護院奇怪卜常醒要去柴房做什麼，但又不敢問，只好領着他來到東北牆脚柴房內。

卜常醒見裏面有一大堆薪柴，命令護院弄了一個大洞，叫他自己跳進去，護院臉都嚇白了，道：「大爺千萬高抬貴手，小的是不得已才來當狗腿了，家有八十老娘，九十老——」

醉俠冷哼一聲，道：「哼，沒有出息，老夫並沒說要殺你，只是想朋友你在此歇歇，明日此時就沒事了。」

屈指一揮，立有兩股勁風箭射而出，護院僅僅哼了半聲便僵住不動了，點穴手法高明已極。

將薪柴覆蓋在護院身上，卜常醒從容的步出柴房，走向書房。

在天井裏就聽到書房裏有女子尖叫的聲音，廬州知府萬大智像一頭惡狼，將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姑娘的衣裳撕得絲絲縷縷，小姑娘緊抓住褻褲死命不放，正奮力相抗。

萬大智是個急色鬼，眼看着一頭白白淨淨的小肥羊擺在面前，就是吃不到口，那比一個得了狂犬病的人喝不到水還難過，氣急敗壞的呼看道：「死丫頭，妳休想逃出本府的手掌心，依了我，萬爺一高興，也許會娶妳做七姨太，不然的話，小心妳爹妳娘的命！」

小姑娘嚇壞了，依也不好，不依也不好，淚流滿頰，放聲大哭起來。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卜常醒的聲音在門外說道：「萬大智，你已經有五六個老婆，還想摘嫩芽，未免太貪了吧。」

發話之初尚在門外，話聲未落，不但已闖進書房，且已將萬知府的麻穴制住，像木偶似的杵在原地不動了。

萬大智張口欲呼喊衙役捕快，卜常醒拔出一把七首來，抵住他的咽喉，道：「你最好別嚷嚷，這書房如果再闖進來第四個人，老夫就要你的命！」

刀尖一挺，先在他的喉結上劃一道血口子，以爲警告，萬大智醜態百出的道：「好，本府不叫，壯士可千萬別傷本府的命。」

卜常醒先不理他，叫小姑娘火速離開，然後才說：「想活命可以，那要看你的表現如何。」

萬大智惶恐萬狀的道：「只要不殺人，其他的事本府都可以聽你的。」

卜常醒沒料到萬家的風水都被萬太師、萬貞兒拔光了，這位廬州知府比他的堂弟萬大才更不好。靈機一動，在懷裏一陣搓揉，由於月餘未曾沐浴，汚垢甚多，很快便搓出一顆黑色丸子來，交給他，道：「萬大人，爲了證明你是否眞的聽話，請先將這粒藥丸服下去。」

爲了活命，萬大智那有違抗的胆子，口一張，囫圇呑下。

卜常醒笑道：「很好，謝謝萬大人的合作，不過有一點老夫應該言明，這是一粒絕毒的毒藥，十二個時辰以內若無解藥服用，將必死無疑。」

萬大智氣忿忿的說道：「老匹夫，你說不殺人，怎麼又下毒，哼！簡直言而無信。」

卜常醒說道：「知府大人放心，只要你肯實話實說，到時候老夫自會給你解藥吃。」

有了「毒藥」，諒他也不敢妄動，索性收回七首，解開他的麻穴。

萬大智活動一下筋骨，道：「你說吧，夜闖廬州府，究竟爲了何事？」

「首先我想知道，卜家的官兵捕快可是大人派的？」

「不錯。」

「你憑什麼私困民宅？」

「萬太師飛鴿傳書，本府要捉拿欽命要犯。」

「這樣說來，北關包家的人也是你派人抓走的咯？」

「絕無此事。」

「你說什麼？不是你幹的？一樣的案情，會有兩樣待遇？」

「老太師的命令自然是神州三傑一起抓，於理包家亦當有人埋伏，只惜一步走遲，包家的人全逃了。」

「逃到那裏去了？」

「知道的話早就抓回來了。」

「你沒有騙人？」

「本府不會拿自己的性命作賭注。」

「那麼，彭家全家失踪的事也與廬州府無關？」

「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原先大家都料定，彭、包二家人失踪之事，必然是廬州府一手包辦，現在都突然走了樣，頓令卜常醒如置身雲中，摸不清這中間到底透着什麼古怪。

「萬大人，老夫想知道，令弟萬大才與快刀王立他們現在何處？」

「不遠，今天不到，明天大概一定可以到。」

「可知那神州三傑的行踪？」

「據研判，必會潛回廬州。」

「故而張網以待，對不對？」

「本府只是奉命行事。」

「好了，謝謝萬大人的合作，咱們該

走了。」

「走？要到那裏去？」

「去卜家。」

「去卜家幹什麼？」

「到時候自會明白。同時老夫鄭重警告你，不論遇見任何人，皆不得有任何異樣的言行，像往常出府逛花街一樣就行了，老夫就跟在你後面，倘有半絲半毫的閃失，一個對時之後，你那六個老婆就可以爲你收屍了。」

言畢，打開房門，作了一個請他出門的手勢。

萬知府身中「劇毒」，別無選擇，他只好任令卜常醒擺佈，乖乖的步出後院側門。

二人一前一後，穿街過巷，與包布書、彭盈妹會齊之後，才大模大樣的來到卜家。

彭盈妹一見到萬大智就火冒三千丈，要不是留着他這條命尚有大用，早就一掌將他劈死了，道：「姓萬的，你聽清楚，立刻將所有的官兵捕快全部撤走；卜家的人若是少了一根汗毛，你就必須付出十倍的代價！」

這正是卜常醒最初的構想，欲以萬大智的命要脅，迫他撤走官兵，這樣便可在毫無危險的情況下將卜家的人救出，一起遠走高飛。

然而，事情的發展却大大地出乎他們每一個人的意料，當他們押着萬大智，踏進卜家的大門時，院子裏都是死人，沒有活人，橫七豎八的，觸目皆是。

死者赫然都是廬州府的官兵捕快。

卜家的人並沒有遇難的。

可也沒見到半個活人。

卜常醒飛快的轉了一圈，家裏的一些銀錢細軟全都不見了，彭盈妹走過來說道：「三家的遭遇差不多，難不成是遭了强盜？」

包不輸道：「强盜只搶銀錢，沒有理由將三家的人全帶走。」

卜常醒察看一下蹄痕，道：「來人係乘馬而來，人數衆多，此刻循綫追下去，也許還來得及。」

彭盈妹一把揪住了萬大智，道：「好，解決了這個狗官咱們就上路。」

萬知府駭得全身發抖，兩條腿軟得更似煮熟了的麵條，幾乎要癱下去，對卜常醒道：「這位黑面壯士，你親口答應不殺本府，現在怎麼又變卦了？」

卜常醒給彭盈妹使一個眼色，叫她放開萬大智，信口編了一個姓，說道：「張大爺說不殺你就不殺你，萬大人可以回府了。」

萬大智怎麼肯，低聲下氣的道：「張大爺，你還沒有給本府解毒藥呢。」

卜常醒「哦」了一聲，將他領進一間空屋，命他鑽到床下去，如法泡製的搓了一團烏黑汗臭的污垢，放在地上，道：「萬大人，這種解藥很特別，必須昏睡十二個時辰才有效，呶！解藥在此，張某現在帮你點睡穴，咱們有緣再見了。」

萬知府欲語未語，但覺身上一麻，一陣昏眩襲上頭來，馬上昏昏入睡。

彭盈妹指着地上的黑丸子，道：「大哥，這是什麼東西？」

當卜常醒說出「解藥」的來歷時，大家不由皆哈哈大笑起來，連日來萬家的鷹犬死追活纏，受夠了委屈，今日總算在萬大智的身上出了一口氣。

彭盈妹收起笑聲，踢了萬大智一脚，惡狠狠的道：「爲了成全我大哥的千金一諾，今天便宜你這狗官，下次見面之時，也就是你納命亡魂之日。」

歡樂總是短暫的，笑聲一歛，馬上又回復到現實中，盤川無着，追兵已近，三家的家人又生死下落不明，忙又駕着馬車，朝城南駛去。

傍晚曾下過一場小雨，蹄痕甚是顯明，此時早已雨過天晴，明月高照，流輝如洗，痕印清晰可辨。神州三傑心急如焚，一路向南，卜常醒將皮鞭舞得震天價響，一鼓作氣追下去二十餘里。

糟糕，蹄痕突告左轉往東，再往前行數里，便是崎嶇山路，馬兒踏石無痕，綫索遂就此中斷，頓失憑依。

偏偏前面又是一條岔路，卜常醒勒馬停車，一時間竟不知該從何追起。

還是方少飛耳尖，突如其來的說道：「三師父，請聽，那邊好像有打架的聲音呢。」

彭盈妹側耳細聽，果然隱隱約約，斷斷續續，聽到有刀劍相撞，慘叫的聲音傳來。

卜常醒、包布書也聽到了，辨明係來自右前方，當即掉轉馬頭，疾駛向左邊岔路。

也不過才駛出去二三里地，怪哉！喝叱慘叫之聲突然靜止下來。

三傑相顧失色，卜常醒快馬如鞭，通過一條不太長的狹谷，地勢漸行開闊，再行里許地，便見到不少散亂奔竄的馬匹，且有一股濃濃的血腥味順風吹來。

揚目望去，前面黑忽忽的，有翻覆的馬車，也有倒斃的屍體。

卜常醒、包布書、彭盈妹，還有方少飛，四個人像快速旋轉的陀螺，在屍堆中一陣亂轉。

他們發現，死者中有數名錦衣衛。

死的最多的是一大羣身份不明的黑衣蒙面人。

而死的最慘的則是卜常醒的父母妻兒，身首異處，屍骨不全。

一下子，卜常醒傻了！呆了！僵了！硬了！杵在原來的地方，一動也不動。彷若一尊石像，一個泥人。

他沒有喊，沒有叫，沒有罵，也沒有哭！

甚至連半滴眼淚也不會掉下來！

他不是不想喊，不想叫，不想罵，不想哭，不想掉淚，而是事情來得太突然，太令他悲痛，使他根本沒有辦法接受這個事實，心靈衝擊太大，好像突然間整個人全被凍結起來似的。

這實在是一個極端危險的情況，一個處理不當，就會發瘋發狂，彭盈妹淌着一臉的淚水，抓住卜常醒的一隻手猛搖，呼天喊地的叫：「大哥，你哭呀，你爲什麼不叫，爲什麼不掉淚。」

卜常醒呆滯的目光，茫然的望着遠方，沒有任何反應。

包不輸慌了，上前猛搖他的身子，道

：「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殺妻之恨，不能不報，大哥，你要保重啊！」

一時悲從中來，已是涕淚交流，泣不成聲。

方少飛同樣悲不自勝，噗通！一聲，跪倒在卜常醒面前，哭喊道：「大師父，你老人家可千萬不能想不開，記得師父曾敎訓徒兒，要吃得起苦，受得難，禁得起煎熬，你老人家也應該更堅强才是，將來好去殺那個大奸臣，以及無惡不作的萬貞兒。」

三個人淚眼相對，泣聲凄楚，鐵石心腸的人也會愴然涕下，終於將卜常醒從心神崩潰的邊緣喚回來，哇！的一聲，撲倒在父母妻兒的身旁，痛哭出聲。

包不輸、彭盈妹虛懸着的一顆心，這才稍稍放下來，陪着卜常醒掉了一會兒淚，開始在散亂的屍堆中，尋找是否有生還者。

死者多數是死於刀傷，且從現場有錦衣衛的死屍判斷，殺人的兇手應是快刀王立、十二刀客、廬州三兇那一夥人無疑。

然而，死的最多的黑衣蒙面人是何方神聖，却是一個解不開的謎。

是擄人刼財的强盜？

是拔刀相助的俠士？

同樣撲朔迷離，諱莫如深。

黑衣蒙面人的蒙面巾，被彭盈妹、包不輸一條條的掀開來，都是生面孔，沒有一個是熟識的。

又是方少飛眼尖，叫道：「二師父，三師父，那邊有一個人在動。」

果不其然，就在包布書的後面，一塊大靑石的下邊，躺着一個人，身子動彈了幾下，坐起來，用力搖一搖頭，猛地站了起來，宛若沒事人似的。

彭盈妹跨步而上，手裏面抓住兩條蛇，作勢待發，面無表情的道：「你是什麼人？」

黑衣人扯下蒙面巾，露出一張四十多歲的方面大臉，朝醉俠那邊望望，二話不說，放步奔過去。

包不輸大怒：「你想幹什麼？」伸手攔阻，沒料到黑衣人身手極爲矯健，居然未能截住，身形三閃，人已到了卜常醒身邊。

彭盈妹彈身而上，左掌右蛇，包不輸右鐧左拳，兄妹二人正打算要動手，那方面大臉的漢子已跪倒在卜常醒面前，聲淚俱下的說道：「師兄，都是我的錯，都是我的錯，請師兄殺了我好了。」

這眞是大水冲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包不輸、彭盈妹聽得一呆，這位黑衣人原來正是大哥常常提起，而又緣慳一面的師弟——鐵掌遊龍吳元俊。

醉俠卜常醒抹了一把淚，忙將師弟拉起來，二人相對而立，道：「元俊，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你一向在南方，甚少涉足中土，跑來廬州作甚？」

鐵掌遊龍吳元俊向包不輸、彭盈妹打了一個招呼，道：「此事說來話長，由於無意中介入一樁江湖恩怨，而結識了巢湖三十六寨的總寨主。此後，每當老寨主有事江南，必與小弟把酒言歡，久而久之，已建立起深厚的友誼，小弟視他如父親，老寨主亦將小弟當作子侄看待，後來乾脆將小弟收爲螟蛉義子。」

卜常醒道：「這中間，師弟一直沒來巢湖？」

鐵掌遊龍吳元俊說道：「小弟天生的勞碌命，雜務纏身，想來却始終抽不出空來。」

「那這一次怎麼來了呢？」

「數月前義父得了重病，小弟不能不來。」

「但願老寨主能早日康復，此老的口碑一向很好，是個性情中人，也是俠義中人。」

「很不幸，小弟到總寨還不到一個月就撒手西歸，臨終前，並當着三十六寨主的面，將總寨主的重責大任交給小弟。喪禮加上責任，足足忙了個把月始稍見頭緒，當元俊有時間來拜望師兄時，你們神州三傑已經遠赴北京，不久江湖上便傳出師兄爲了一位御史的兒子，而亡命天涯的消息。」

「於是，你想到了救愚兄的家人？」

「是的，萬貞兒父女姐弟惡如虎狼，小弟想請大嫂他們到姥山暫住，以避風頭，並將金銀細軟帶走，免得便宜了萬大智那個狗官，做夢也沒有想到，會在此遭了刦，反而斷送了大嫂他們的性命，請師兄殺了小弟好了。」

經過這一陣子交談，卜常醒的情緒已大致穩定，握住吳元俊的手，含淚說道：「元俊，別這樣說，你沒有錯，愚兄反而應該感激你。」

鐵掌遊龍吳元俊說道：「快刀王立那一羣王八蛋來得太快，也太狠，說來慚愧，我們幾乎是在無力抗拒的情形下被屠殺的。」

「快刀王立、廬州三兇、還有十二刀客，都不是省油的燈，咱們四個人加起來也不見得能討了好，但不知這一羣鷹犬往何處去了？」

「萬大才他們是從城外抄過來的，以爲是師兄與家人結伴逃亡，當他們弄清楚神州三傑不在現場，也找不到要找的小孩時，一陣瘋狂屠殺後，便向南追下去，可能他們誤以爲師兄等先一步逃了。」

「哦？快刀王立可曾查清楚師弟的來歷？」

「沒有，寨子裏的人皆黑巾蒙面，守口如瓶，一點口風也沒有洩出去。」

「沒有就好，一旦走漏風聲，萬貞兒說不定會血洗巢湖三十六寨。」

「師兄，不是小弟賣瓜說瓜甜，巢湖三十六寨在老寨主數十年的刻意經營下，已有堅實的基礎，王立胆敢來犯，小弟就將他拖下水去餵王八。」

包布書見他全身上下一點傷都沒有，甚覺詫異，這時插言道：「王立一夥，素行陰狠毒辣，趕盡殺絕，吳兄何以能夠虎口餘生？」

吳元俊道：「這件事連我自己也有點莫名其妙。」

彭盈妹道：「此話怎講？」

吳元俊道：「混戰之中，眼見大嫂，部屬傷亡殆盡，原想以死相殉，故而力戰不退，後來也不清楚是有人誤打誤撞的點了我的穴道，還是有心人故意救吳某一命，總之，一陣天旋地轉便倒下了，直至你

們到這時才自行醒過來。」

卜常醒奇道：「如果說是有人存心援手，會是誰？」

包不輸道：「不可能，魔羣之中那來的有心人，八成是誤打誤撞的。」

卜常醒點點頭，亦深以爲是，道：「元俊，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來，三妹的家人可是你接走的？」

鐵掌遊龍吳元俊道：「得知你們出事的消息後，曾細加思量，師兄家在城裏，距知府衙門又近，顧忌頗多，所以先將彭家的人接走，其次是包府，最後才到卜家，不巧這時候卜府已被官兵捕快控制，萬般無奈之下，只好兵分二路，前門佯攻，後門突襲，幸而一舉奏功，刹那之間便將那羣狗腿子給解決了，卜家大小毫髮未損，誰料到後來——」

後來的事太悲慘了，望着滿目的殘屍，吳元俊不忍心再細說當時的經過。

彭盈妹道：「家父母現在何處？」

吳元俊道：「包、彭二府的人均已安頓在巢湖姥山總寨內，大家很快就可以見面。」

卜常醒道：「你的意思是想接大夥兒去姥山住？」

「是呀，小弟原來就是這樣計劃。」

「愚兄另有打算，只是想回來取些盤川，遠走邊荒。」

「師兄認爲巢湖姥山不安全？」

「更不想連累師弟，尤其是成千上萬的弟兄。」

「卜師哥，你放心，姥山四面環湖，王立一夥插翅也飛不過，外圍又有三十六寨屏障，水上不比陸地，小弟巴不得他們來嚐嚐苦頭，至於弟兄們更沒有話說，大明子民有那一個不恨萬貞兒的。」

「不錯，巢湖姥山的確是個最安全的好去處，四面環湖，外有三十六寨屏障，乃天險之地，易守難攻，老夫贊成在此定居。」

後面這一句話是布笠人說的，話到人也到。

卜常醒替吳元俊，布笠人略作介紹，並將別後之事說了個大概，道：「你怎麼也到廬州來了？」

布笠人道：「老夫一直在釘王立他們的梢。」

「鷹犬此刻在那裏？」

「已在南方二十里外，假如老夫的計劃沒有失敗，他們也許會不再回頭，一口氣追趕到江南去。」

「閣下莫非另有巧安排？」

「是的，弓某已安排了三老一少，三男一女，乘馬一路南下，等他們發現追錯目標時，最快也在千里以外！」

「你剛才說弓某？」

「沒錯，狡兔煮，良弓藏的弓。」

「是本姓？」

「當然不是，是爲稱呼方便，臨時取的代姓。」

卜常醒、包布書、彭盈妹、以及方少飛，皆頗感失望，吳元俊道：「師兄，事不宜遲，快將府上的金銀細軟搬上車去，掘一個大坑，將大家暫時葬在一起，然後就連夜到巢湖去吧。」

神州三傑投來徵詢的一瞥，布笠人說道：「金銀細軟可以帶走，埋屍的事千萬不可。」

卜常醒一楞，吳元俊道：「弓兄是要這些人暴屍荒野？」

布笠人道：「正是如此，卜府之人若無人收埋，證明卜大俠亡命在外，巢湖總寨的弟兄任憑風吹日晒野狗拖，他們就休想查出任何綫索來。」

這個決定是很殘酷的，甚且不人道，想皇子的安全高於一切，卜常醒、吳元俊皆毫無怨言的接受了。

將金銀細軟搬上車去，吳元俊找回來自己的坐騎，正打算揮鞭上路，布笠人却另有意見：「吳兄請勿與他們同行。」

吳元俊大惑不解的道：「哦？這是何故？」

布笠人條理分明的道：「他們四個人都經過化裝，即使被人識破，也不會扯到你吳總寨主身上，吳兄日後要是有什麼紕漏，自然也不會牽連到神州三傑，老夫的意思是盡量拉大你們師兄弟之間的距離，免得啓人疑竇，發生聯想。」

方少飛天眞無邪的道：「三位師父的化裝術最差勁了，被吳師叔，弓先生一眼就識破了。」

布笠人笑笑，道：「化裝術本來就是假的，只能騙騙半生不熟的人，騙熟人談何容易。」

微頓又道：「爲了確保少飛這孩子的安全，弓某斗胆建議，吳兄最好主動的跟萬知府打打交道。」

吳元俊懷疑是自己聽錯了，反問道：「弓兄要吳某跟那個狗官攀交情？」

布笠人一本正經的說道：「兵不厭詐，能跟姓萬的攀上交情，即使是諸葛再生，也絕對想不到他們四個人會藏身在巢湖姥山。」

鐵掌遊龍吳元俊道：「話是不錯，但這種事一個巴掌拍不響，也得有適當的機會。」

布笠人道：「眼前就有一個攀龍附鳳的絕佳好機會。」

吳元俊道：「什麼好機會？」

「去卜家，解開萬大智的穴道，揭開毒藥騙局之謎，保證姓萬的會把你當活神仙，這個朋友就交定了。」

「弓兄可曾想到，一旦過從甚密，那狗官說不定會到姥山去逛。」

「你最好主動邀請他去，這樣姥山才更安全！」

卜常醒、包不輸、彭盈妹都一致認爲這是一條絕妙好計，萬一將來有什麼漏洞破綻被人發現，亦可以及時補救，更可從萬大智那兒隨時得知王立、張敏的行止動態。

主意一定，吳元俊將赴姥山的路徑、暗語、連絡方法等說清楚後，大家便分手各奔前程。

× × ×

廬州距巢湖並不遠，僅數十里地，天方破曉，便到了北岸。

卜常醒十分小心，找了一個荒僻無人之處將車停下來，撮口爲哨，三短二長，待湖中小船聞訊靠岸，說明來意後，大家這才將東西搬上船去，馬車則連馬推到湖裏去，這樣就算三十六偵緝手追查至此，

也只有望湖興歎的份兒。

當天下午，神州三傑便由水路到達姥山，進入總寨，除去化裝，包不輸的妻兒，彭盈妹的父母，早已聞風趕來，大家久別重逢，喜極而泣，益令卜常醒倍增無限悽愴。

鐵掌遊龍吳元俊是第二天傍晚才到的，布笠人妙計得售，萬大智果然上了惡當，把吳元俊當作救命恩人，一定要留他在知府衙門裏盤桓了一整天才放人走。

吳元俊早有妥善的準備，總寨的後面，有一棟別院，包、彭二家的人就安頓在這裏，而且劃爲禁區，有專人把守，任何人皆不得隨便出入。

別院的後面，山脚下，另有五間精舍，則專供三傑與方少飛起居練功之用。

爲了感謝吳元俊的仗義臂助，彼此也實在一見投緣，到達姥山的第三天，四個人便結拜爲異姓兄妹，卜常醒仍然最大，吳元俊行二，包不輸退居第三，彭盈妹依舊殿後。

從此，神州三傑變成四傑。

無形中，方少飛又多了一位師父。

方少飛爲人本就聰明透頂，資質極佳，又肯學肯練，學什麼像什麼，練什麼是什麼，再加上四位師父的嚴管嚴敎，五年多的時間，便將他們四個人的功夫全部學會了。雖然火候尙嫩，但與任何一位師父動手餵招，已足可支撐三百合而無敗象。

當然，卜常醒、吳元俊、包布書、彭盈妹也沒閑着，課徒之餘，自己也在痛下苦功，功力皆大有精進。

這中間，吳元俊與萬大智走得很近，萬知府亦曾來過姥山數次，從他的口中得知，王立那一夥人急得鷄飛狗跳，却始終查不出方少飛師徒的下落來。

逼得萬貞兒懸下重賞，捉到卜常醒、包布輸、彭盈妹者，賞白銀十萬兩，方少飛五十萬兩，通風報訊而確實無誤者半。

布笠人亦曾來過兩次，只是每一次均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傳達一些必要的訊息後便即離去，不作深談，亦不作久留，更不願談到他自己，透着無限的神秘。

好在，大家皆習以爲常，很能體諒他的苦衷，沒有人認眞去追查他的身份來歷，大家也一致堅信，布笠人來頭不小，是俠義中人，却別有一番不便告人的不凡際遇。

這日，師徒五人正在精舍前的廣場上練功餵招，魏總管忽然神色慌張的跑來說道：「稟總寨主，有一艘畫舫駛近姥山，船上的人要求來咱們總寨一觀。」

吳元俊臉色大變的道：「魏總管，你是幹什麼吃的，本總寨主早在數年前就宣佈，姥山四週十里內的水域全部封鎖，任何外船皆不得通行。」

魏總管愁雲滿面的說道：「這個屬下知道，曾派出數十條船在水上封堵，奈何畫舫太大，舫內之人武功又高，根本堵不住。」

吳元俊更加困惑了，是誰有這麼大的本領，能令巢湖的水上蛟龍束手，當下急急追問道：「可是官衙的水師？」

魏總管道：「是西仙芙蓉。」

「西仙芙蓉」四個字一出口，神州四傑皆大吃一驚，吳元俊道：「她來幹什麼？擋駕！」

總魏管道：「西仙芙蓉已經撂下狠話，說總寨主要是不親自出去迎接，她就要硬闖了。」

吳元俊道：「這是什麼話，按照江湖規矩，她應該先投帖，再拜山。」

「屬下也是這樣要求，那白芙蓉不答應。」

「她怎麼說？」

「先拜山，後補帖。」

「豈有此理，她簡直沒把我巢湖三十六寨放在眼內。」

「請總寨主速作定奪，再晚了那白芙蓉可能就會强行硬闖。」

鐵掌遊龍吳元俊目注醉俠卜常醒，道：「茲事體大，請大哥作主。」

卜常醒有意測驗一下方少飛的胆識見地，道：「少飛，你已長大成人，爲師的想聽聽你的意見？」

十八歲的方少飛，長得眉清目秀，英挺俊拔，已經差不多跟師父一樣高了，在四位師父的悉心教導下，不僅學得一身絕技，江湖典故，武林軼事，亦瞭如指掌，尤其穎慧過人，往往能見人所不能見，言人所不能言，聞言略作尋思，畢恭畢敬的道：「南儈、北毒、東丐、西仙乃當今武林的泰山北斗，徒兒以爲，在可能範圍內，沒有樹强敵的必要，但西仙若欺人太甚，又當別論，大可訴諸一拚，憑咱們三十六寨的水陸實力，芙蓉谷遠來巢湖，力量有限，不見得眞能討了便宜。」

微微一頓，接着又換了一副莊嚴肅穆的神情，道：「簡而言之，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自當挺身而戰，退縮適足以助長敵焰，迎接挑戰應爲解決問題的正道，不知四位師父意下如何？」

這番話說來不亢不卑，頭頭是道：「四傑相顧欣然，不停的點頭稱許，二師父吳元俊道：「少飛，關於眼前的這一件事，師父想知道你的具體意見。」

方才飛不假思索的道：「西仙若照規矩正式投帖，師父自當以禮相迎，今却反其道而行，顯然意存輕視，沒有出迎的必要，只要請魏總管傳個話出去，口頭表示歡迎就夠了。以後的發展，端視西仙的態度而定，可和可戰，可禮可兵！」

十八歲還是一個大孩子，能有此氣度胆識，委實令四傑喜出望外，他的意見圓通而面面俱到，無懈可擊，四傑照單全收，鐵掌遊龍吳元俊道：「魏總管，你聽到沒有，就照着少飛的話去做好了，說請她自行入寨，老夫在總寨候駕。」

魏總管領命自去，吳元俊也跟着離開精舍，卜常醒、包布書、彭盈妹、方少飛則仍留在原地，繼續練武，如無必要，他們還不想在此時此地公開拋頭露面。

詎料，事情的發展，並沒照着四傑的意思進行，魏總管才跨出別院，吳元俊的一隻脚尙未踏出，另一名管事已飛奔而到，劈面就說：「西仙已强行登岸，是迎是戰，請總寨主示下。」

吳元俊道：「不迎不戰，讓她進來好了。」

那管事辦事甚是精明，登上一處高地，拿出一面旗子，一陣招展擺動，已將總寨主的指示傳出去。（未完・五）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縷甲‧秋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徐少華等人闖入自在谷，以為是千毒谷，長驅直入，迎面矗立着一座宮殿式的樓宇，莊嚴壯觀，但闃無人聲，轉入大門，兩旁武士、莊丁已被人制住了穴道，就在此時有人自稱是絕塵山莊的人，截攔去路，互相拚鬥，對方大漢武功極高，似難抵禦，此時出現王天榮和壬貴趕到，喝止停鬥，帶見莊主，原來就是史元的父親史其川，山莊是他養息別莊，連史元也不知道，史其川招呼衆人住下，說出千毒谷不好招惹，有意想收徐少華為入門弟子，但不直說，先讓他看看自己的武功著述，破解各門派的拳劍招式，暗中叫滕管事查賈老二的來歷……

夜奔石窟中　送上秋水寒

賈老二笑着道：「只要大家聽得懂就好。」

時間快近中午，有一名青衣使女在門口欠身說道：「啓稟莊主，酒菜已經送來了。」

史其川點點頭道：「好，大家請到外面入席了。」

他領着四人步出起居室，中間一張八仙桌上，果然已經擺滿了菜餚。

史其川走到上首一把椅子落坐，含笑抬手道：「二位小兄弟，賈總管請快些下來，咱們不用客氣。」

賈老二接口道：「是，是，到了這裏，就和自己家裏一樣，不用客氣最好，嘻，嘻，小老兒吃相不好，在外面總歸要受點拘束，在家裏就不用拘束了。」

「哈哈！」史其川大笑道：「賈總管說得極是，大家不用拘束，老夫一向不喜俗禮，越隨便越好。」

說話之時，徐少華幾人已依次坐下，兩名青衣使女手執銀壺給幾人面前斟滿了酒。

徐少華起身道：「史伯父原諒，小侄遭大故，不能喝酒……」

賈老二趕忙跟着站起，說道：「沒關係，少莊主不喝酒，小老兒代你喝。」說着舉起酒杯，朝史其川道：「史大莊主，這一杯小老兒代少莊主敬你老的。」咕的一口，就乾了一杯。

史其川和他對乾了一杯。

藍如風也相繼站起，說道：「史伯父，小侄一向不會喝酒，這一杯是小侄敬史伯父的。」

接着史元也站起身道：「爹，孩兒也敬你老人家一杯，我們都只有一杯的量，喝了這一杯就不喝了。」說完，也乾了一杯。

賈老二說道：「三位公子不喝，小老兒都可以代，好，現在該小老兒敬史莊主了。」一面朝身邊手執銀壺的青衣使女笑道：「姑娘還是把酒壺交給小老兒吧，小老兒自己斟，比姑娘給小老兒斟方便得多

呢。」

說完，從青衣使女手中把銀壺拿了過來，斟滿一杯，舉杯笑着說道：「史莊主是祖師爺，小老兒佩服得十五體投地，所以要……」

史元道：「那有十五體投地的？」

賈老二道：「小老兒對史大莊主是佩服、再佩服，三佩服，比五體投地還要加上兩倍，那不是十五體投地？所以小老兒敬的酒，也要加三倍喝酒……」

史元嗤的笑道：「原來你是想多喝兩杯酒，才這麼說的，眞是酒鬼！」

賈老二笑道：「這叫做酒多人不怪。」他在說話之時，果然連斟帶喝，一連乾了三杯。

史其川含笑道：「夏雨，妳乾脆給賈總管取一隻飯碗來，可以喝得過癮些。」

賈老二感激的道：「史大莊主眞是小老兒天大的知己，小杯子喝酒，實在不過癮。」

一名使女奉命拿着一隻飯碗送上。

賈老二馬上倒了一碗酒，站起身道：「小老兒敬史大莊主一碗。」雙手捧碗，咕嘟咕嘟一口氣喝了下去。

史其川看着他，含笑道：「喝酒可以看出一個人的性情來，賈總管果然是個爽快的人。」

「史大莊主說對了。」賈老二又倒了一碗，酒壺已空，他把空壺朝夏雨遞了過去，低笑道：「麻煩姑娘……」

夏雨接過酒壺，退下去添酒。

賈老二才接下去說道：「小老兒是個直腸子的人，有什麼話，心裏就彆不住，可是小老兒最怕史公子了。」

史其川含笑問道：「為什麼？」

賈老二看了史元一眼，聳聳肩，笑道：「小老兒說話多了，史公子就會罵小老兒嘮叨。」

「好哇！」史元哼道：「賈老二，你敢在爹面前告我的狀。」

「不敢，不敢。」賈老二忙道：「史公子別生氣啦，罰小老兒喝一碗吧！」捧起酒碗，一口氣喝完。

藍如風笑道：「二哥，你上當了，賈總管這是找藉口喝酒。」

夏雨送上酒壺，賈老二趕緊又倒了一碗，笑嘻嘻的道：「史公子認為罰得太輕了，小老兒再罰一碗如何？」口中說完，又把一碗酒喝了下去。

史元哼道：「我要罰你不准喝酒。」

「這可不成。」賈老二雙手牢牢捧住酒壺，一面說道：「三位公子都不喝酒，只有小老兒奉陪史大莊主，小老兒若是也不喝了，祇得大莊主一個人喝酒，多沒意思？」

史其川含笑說道：「元兒，你們三個都不喝酒，就該多吃些菜，來，大家吃熱的。」

大家舉筷之時，賈老二也舉筷夾菜，但他酒也喝得極快，一壺酒，斟上三碗，夏雨就得替他添酒。一陣工夫，夏雨已添了五次酒，現在第六次添了酒送上，這就是說他已經一連喝了六壺酒去了。

史其川差不多只喝了一壺酒，看得不禁暗暗點頭，忖道：「這是莊上特別釀製的桂花酒，入口不烈，但後勁大得很，賈老兒連喝了六壺，當眞可以稱得上是洪量了！」

兩名使女給徐少華三人裝了飯送上。

賈老二趕緊把面前的一碗酒喝乾，咂咂咀角，笑道：「史大莊主，這頓酒喝得眞過癮。」

一面伸手入懷掏出一個扁形玉瓶，回身湊過頭去，朝夏雨低聲說道：「麻煩姑娘，再給小老兒裝一瓶酒來可好？」

史其川目光一抬，說道：「這酒瓶玉色不錯，給老夫瞧瞧！」隨着話聲，左手一招。

這時賈老二剛把扁玉瓶朝夏雨手中遞去，那知玉瓶忽然「嘶」的一聲，從賈老二手中脫出，越過放滿了菜餚的桌面，朝史其川手中飛去。

賈老二嚇了一跳，口中忍不住驚「啊」出聲。

這是一張八仙桌，上首是史其川，左首坐的是徐少華，右首是史元和藍如風，下首才是賈老二。在座的徐少華和史元，藍如風也只看到玉瓶冉冉從桌面上飛過，却落到了史其川的手中。

史其川一手拿着玉瓶，只看了一眼，含笑道：「這個玉瓶，不但是稀世紫玉，瓶上這條盤龍，雕刻也精細得很，看來不是尋常之物。」

賈老二驚魂甫定，就聳着肩笑道：「是，是，這是從前皇帝老子的酒瓶兒，大概這皇帝老兒和小老兒一樣，片刻也離不開酒，這是他上朝的時候，放在懷裏，趁滿朝文武不注意的時候，偷偷喝上一口，潤潤喉嚨，小老兒有一年逛到皇宮裏去，看它對小老兒很有用，就隨手拿來的。」

他一說起逛皇宮，就口沫橫飛，頗為得意。

史其川頷首笑道：「老夫眼力不錯吧？賈總管接住了。」

五指輕輕一放，那紫玉扁瓶又「呼」的一聲飛了出來。這回玉瓶並沒有從桌面上直飛過去。史其川左手五指鬆開，玉瓶就朝左首飛出，繞過徐少華背後，然後又轉了彎，平平穩穩的飛回賈老二手中。

賈老二聽史其川要他接住，他雙手剛剛伸出，玉瓶已經落到他手掌之上了。

這一下直看得在座的人，莫不目瞪口呆，不知這位史伯父使的竟是什麼手法。

賈老二一把捏緊玉瓶，張大了口，半晌才道：「史大莊主，你……你老這神乎其技的手法，小老兒連聽都沒聽說過，你老好精深的功夫！」

史其川呵呵一笑，說道：「你可以把瓶交給夏雨裝酒去了。」

賈老二連應了兩聲「是」，才把玉瓶交到夏雨手中，說道：「煩勞，煩勞！」

夏雨接過玉瓶，轉身下去。

史元說道：「爹，你老人家方才露的那一手，這是什麼功夫呢？孩兒也從沒見過。」

史其川一手摸着垂胸黑鬚，微微一笑道：「為父只是一時高興，給你們小兄弟助助酒興的，其實也沒有什麼，你們只要把內功練好了，到了收發自如之境，自然也可以辦得到了。」

說到這裏，口氣微微一頓，接着又道：「從前崑崙派有一種功夫，叫做『縱鶴

擒龍』，一伸手就可以把人摔出去，再一招手，又可以把摔出去的人平空招過來，可惜崑崙派的人，久已絕迹江湖，據說此一功夫，也已失傳了，不過據老夫想來，所謂『縱鶴擒龍』，其實也不外乎把內功練到收發由心而已！」

史元道：「那要練多少年？」

「哈哈！」史其川大笑道：「內功一道，和劍法、拳法一樣，各門各派都各有心法，但眞正玄門正宗內功，舉世又有幾人能夠領悟？如果練的不得其法，就是練上一百年又有何用？江湖上會武功的人，比比皆是，他們誰都練過內功，眞正的高手，又能屈指數得出誰來？」

「是，是！」賈老二插口道：「天下各大門派，像你史大莊主這樣能夠把內功練到指揮如意，收發由心的，小老兒看，大概也只有你史大莊主一個了。」

「哈哈！」史其川聽他當面奉承自己，而且看樣子，也確實對自己是由衷的佩服，所以這就不能算是當面奉承了，心裏自然極爲得意，大笑道：「古人說得好，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武功一道，永遠沒有人可以稱得上第一的，但放眼當今武林，老夫雖然不敢自詡第一，但老夫也絕不至於排到第三位去。」

天下沒有第一的人，他又不至於排到第三位去，那不是天下第二？但再推算一下，天下既沒有第一的人，他自稱第二，豈不等於是天下第一了？

這時夏雨已經替賈老二裝了一瓶酒回來，雙手把玉瓶送上。

賈老二接過玉瓶，忙說道：「多謝姑娘。」

夏雨道：「賈總管不用謝。」

大家酒醉飯飽，各自站起身來，史其川道：「大家還是書房裏坐吧！」

於是又回到書房落坐，春風重新給幾人沏上香茗。

賈老二喝了七壺桂花釀，已是滿臉通紅，忽然站起身，笑嘻嘻的拱拱手道：「史大莊主，三位公子，小老兒也要獻個小醜，給大家助助興。」

史元首先笑道：「好啊，賈總管，你也要露一手給我們瞧瞧嗎？」

賈老二聳聳肩道：「露是露一手，但可不是眞功夫。」

史元問道：「你要怎樣練法呢？」

賈老二目光轉動，朝春風道：「姑娘可不可以去叫一個莊丁進來？」

春風因這裏是莊主的書房，平日未奉呼喚，什麼人都不准進來的，聞言不覺抬頭朝史其川看去。

史其川頷首道：「妳去叫滕傳忠進來好了，他就在前面。」

春風答應一聲，轉身退出。不多一回，只見一個身穿青布長衫的瘦高中年漢子急步從門外走入，朝史其川恭敬的行了一禮，說道：「莊主召喚屬下……」

史其川沒待他說下去，朝賈老二一指，含笑道：「這位賈總管，要表演一手絕技，大概要一個人當他助手了。」

賈老二連忙搖手道：「小老兒表演的不是絕技，小老兒只是給大家酒後茶餘消消遣的。」

瘦高中年漢子轉身朝賈老二抱拳道：「在下滕傳忠，不知賈總管要在下……」

史其川朝賈老二道：「他是本莊的管事。」

賈老二連忙朝滕傳忠抱拳還禮道：「原來是滕管事，小老兒失敬。」

滕傳忠道：「在下這助手不知要如何當法？」

「小事情，小事情。」賈老二探手從懷中掏出那個裝滿了酒的紫玉扁瓶，在手上晃了晃，笑道：「方才史大莊主拿小老兒的酒瓶露了一手天大大的功夫，現在小老兒也拿這酒瓶給大家看個障眼法兒……」

史元忍不住道：「你別光說不練，好不？」

「是，是，小老兒馬上就練。」賈老二把玉瓶朝滕傳忠面前晃了一下，說道：「滕管事，你瞧清楚了，這個玉瓶，小老兒現在放進口袋裏去。」說完，果然把玉瓶放進他大褂右首一個口袋之中，接着又道：「現在就請滕管事來搜小老兒的身，把玉瓶找出來。」

原來他要人搜他的身，所以春風、夏雨不能當他的助手了。他明明把酒瓶放進口袋，如果光搜口袋，也許他玩了花樣。但他却叫滕管事搜他的身，難道玉瓶已不在他身上了？

這下連史其川也聽得奇怪，大家自然睜大眼睛，一霎不霎的朝兩人看去。

滕傳忠當然不信，望着他說道：「在下那就要搜了？」

「是是！」賈老二連連點頭道：「小老兒就是等滕管事搜身，不過滕管事可要搜得仔細一點！」

史元說過，那些練擒拿手的莊丁，是滕管事敎他們的，滕管事跟爹爹多年，他小時候也跟滕管事學過幾手。那麼這位滕管事一定是擒拿的好手了。

此刻他聽了賈老二的話，就依言伸手朝賈老二口袋摸去，大褂兩隻口袋果然空空如也。口袋裏沒有，當然藏在兩隻袖管裏了，他立即搜賈老二的兩袖，依然搜不到玉瓶，接下去再搜全身。

賈老二只是個瘦小老頭，身上衣服也簡單得很，滕傳忠一點也不肯放過，從上到下，仔細搜索了一遍，賈老二的身上，那有玉瓶？

賈老二及時笑嘻嘻的問道：「滕管事，你搜好了沒有？」

滕傳忠搜不到玉瓶，只好停下手來，說道：「在下搜過了，確實沒有玉瓶。」

史元好奇的問道：「賈總管，你把玉瓶藏到那裏去了？」

賈老二笑嘻嘻的道：「玉瓶自然在小老兒的口袋裏了。」

說着，右手一探，果然從口袋中取出一個紫玉扁瓶來。

「啊！」史元驚異的道：「滕管事怎麼會搜不到的呢？」

賈老二聳聳肩，嘻的笑道：「這叫做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

他把手中玉瓶又朝口袋中放了進去，伸手拍拍口袋，說道：「不信，滕管事就請再來搜上一遍。」

他拍口袋的時候，誰都可以看得到袋中沉甸甸的，玉瓶明明就在口袋之中。

滕傳忠道：「在下眞還有些不信。」

果然又走上一步，動手去搜賈老二的身。

這回他出手奇快，而且也搜得更仔細，但搜完賈老二全身，依然搜不到玉瓶的影子。

賈老二問道：「滕管事搜好了嗎？」

滕傳忠道：「賈總管手法果然高明，在下還是沒有搜到。」

賈老二摸摸下巴，嘻的笑道：「滕管事怎麼不搜搜自己身上呢？」

滕傳忠聽得一怔，急忙朝自己身上摸去，直到此時，他才發現自己長衫口袋有沉甸甸的感覺，伸手入內，果然從口袋裏取出一個紫玉扁瓶來，不由得驚奇的道：「眞會在在下口袋裏！」

賈老二笑嘻嘻的從他手中接過玉瓶，收入袋中，連連拱手道：「雕虫小技，獻醜，獻醜。」

史元喜得跳了起來，說道：「賈總管，你眞有一手，幾時敎給我才好！」

「嘻嘻！」賈老二聳聳肩，笑道：「小老兒這一手，是江湖下五門的玩意，公子爺怎麼能學？」

滕傳忠朝史其川躬身一禮，便自退了出去。

史其川一手捋鬚，點頭笑道：「賈總管這一手，實在不錯，老夫差點也看不出來。」

賈老二傻笑道：「小老兒早就知道逃不過史大莊主的法眼。」

史元問道：「爹看出來了？賈總管把玉瓶藏在那裏呢？」

這話也正是徐少華、藍如風想問的，是以四道眼光都朝史其川投去。

史其川呵呵一笑道：「第一次，賈總管在滕管事走近之時，就把玉瓶從袋中取出，放到了滕管事身上，等滕管事搜畢，他又從滕管事身上取回來，放進自己口袋裏。第二次也是一樣，只是沒有從賈管事身上取回來而已，不過滕總管手法快速已極，不易被人發覺，這一手着實高明！」

賈老二道：「史大莊主這是過獎，這些手法，不過是江湖上不入流的玩意，你老見笑了。」

他雖然表演了一手絕活，也只是江湖上的扒竊手法，自然不登大雅之堂，但手法之快，也看得自詡爲天下第二的史其川讚賞不已！

大家坐了一回，徐少華站起身，拱拱手道：「小侄等人打擾了史伯父半天，也該告退了。」

史其川抬了下手，說道：「徐小兄弟，你且坐下，老夫還有事要和你說。」接着朝史元道：「元兒，你不妨陪藍小兄弟去外面走走，爲父要和你大哥談談。」

史元心知爹有意把大哥收列門下，聞言喜孜孜的答應一聲，就站起身道：「三弟，我們走。」

藍如風，賈老二跟着站起，向史其川告退，三人迅快的退了出去。

徐少華恭敬的道：「不知史伯父有何教誨？小侄洗耳恭聽。」

史其川朝他微微一笑，說道：「小兄弟，你身負血海深仇，可知千毒谷的厲害嗎？」

徐少華聽他提起父仇，不禁熱血沸騰，切齒道：「千毒谷縱然厲害，小侄也要和他們一拚。」

史其川點頭道：「父仇不共戴天，當然要報，小兄弟孝思可嘉，但太自不量力了，你要和他們拚，和誰拚？寃有頭，債有主，你知道殺死你令尊的仇人是誰？」

徐少華自然不知道。

史其川又道：「我們姑且假定殺害令尊的是千毒谷某一個人，據老夫所知，千毒谷門規森嚴，門人弟子沒有個人恩怨，不是奉命行事，決不會亂殺一人，你小兄弟要報父仇，自然要找他們谷主交出仇人來，憑你現在的武功，只怕連千毒谷週圍十里還進不了，就是谷中護法之流也見不到，就會棄屍荒山了，你和誰去拚呢？」

徐少華俯首忙說道：「史伯父說得極是。」

史其川朝他笑了笑，又道：「兵法有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知彼，就是先要瞭解敵人，知己，就是瞭解自己，你小兄弟只怕連自己也並不瞭解……」

徐少華沒有說話。

史其川又道：「老夫是說小兄弟心裏，對自己報雪父仇，有多少把握？哈哈，以你小兄弟目前的武功，只怕連老夫莊上一名武士都還要差上一點哩！」

他這話徐少華承認，他今天早晨看到莊上武士們練的劍法，自己就無法接得下來，就是莊丁們練的擒拿手法，也比自己强！

雲龍山莊，不，淮揚派的武學，就是自己會的「雲龍劍法」和「雲龍十八爪」了。他臉上不禁一紅，低頭不語。

史其川溫言道：「但小兄弟不用氣餒，以小兄弟的資質來說，可說是練武的上上之選，能得名師指點，只要有三年苦練，老夫包你快意仇讎，手刃元兇，不知小兄弟意下如何？」

徐少華抬頭道：「史伯父……」

「哈哈！」史其川不待他說下去，就大笑一聲，接着道：「小兄弟方才也看過了，天下各大名派，千百年來傳到現在，已是徒具虛名，他們那些所謂鎭山絕技的拳劍，不是破綻百出，就是徒有其表，精粹盡失，早已不足觀了，小兄弟如要另投名師，你說還有誰是名師？」

徐少華俛首道：「史伯父敎誨得極是，小侄內心極爲感激，只是……」

史其川溫笑道：「你和元兒是結義兄弟，老夫面前，有話只管直說，不用吞吞吐吐。」

徐少華說道：「小侄已經拜敝師叔爲師……」

史其川頷首道：「這個老夫知道，你師傅就是人稱馬陵先生的聞天聲。」

徐少華應了聲「是」。

史其川點着頭，嘉許的道：「小兄弟能夠不忘師恩，不見異思遷，果然難得！」說着，看了他一眼，續道：「但這是平常的時候，小兄弟遭遇非常之變，就不能以常情常理處之。」

徐少華欠身道：「小侄愚昧，願聆史伯父高論。」

「哈哈！」史其川大笑一聲，說道：「處非常之變，就得有應非常之變的决心，那就是說，小兄弟沒有遇上非常的變故，你拜在馬陵先生門下，學會淮揚派一套

武功，上有令尊的蔭庇，作一個雲龍莊少莊主，也可以安安穩穩的過一輩子，但小兄弟遭遇了這場非常之變，而你又立誓要報雪父仇，重建雲龍山莊，那麼僅憑淮揚的一套武功，就辦不到了。」

徐少華聽得不覺聳然動容！

史其川看在眼裏，微微一笑道：「前人帶藝投師，和遇上厲害仇家，另訪名師，江湖上也多得是，老夫一生從未收徒，因為小兄弟孝思可嘉，資質不錯，才動了收徒之念，不是老夫誇口，當今之世，能夠幫助你報雪父仇的，大概除了老夫，也屈指可數了，小兄弟好好考慮考慮！」

直到此時，他才說出口來！

那麼武士們在院子裏練劍，和書架上盡破各大門派拳劍，以及當筵表現了一手以氣功攝取賈老二酒瓶等等，也都是有意安排，好讓徐少華看得口服心服。

徐少華低下頭去，遲疑的道：「史伯父意欲成全小侄，小侄萬分感激，只是……小侄師父失蹤……」

史其川道：「那天在洪澤湖，老夫已經聽說過，馬陵先生在雲龍山莊出事前兩天，無故失蹤之事，小兄弟的意思……」

徐少華道：「家師失蹤，生死未卜，小侄的意思，原想……」

史其川點頭道：「老夫明白，你想去找令師？」

徐少華說道：「是的，小侄要為先父報仇，另投名師，家師不但是小侄的師父，也是小侄的師叔，自該稟明他老人家才是。」

「如此也好。」史其川一手摸着垂胸黑鬚，說道：「小兄弟只管放心，馬陵先生失蹤一事，老夫立時派人前去偵查，只要沒有遇害，自可把他找到。」

徐少華感激的道：「小侄那就先行謝了。」

史其川含笑道：「等馬陵先生來了，老夫再收小兄弟作衣鉢傳人，小兄弟就心甘情願了，好了，元兒他們可能等着你呢，小兄弟去吧！」

徐少華起身道：「小侄那就告退了。」鞠躬一禮，退出書房。

管事滕傳忠閃身而入，口中叫了聲：「莊主。」

史其川抬頭道：「傳忠，你有什麼事嗎？」

滕傳忠一旁垂手說道：「關於那個賈老二……」

史其川忙問道：「你查到他的底細了嗎？」

滕傳忠道：「屬下已飛鴿傳書，要賀天錫查明具報，還沒有消息。」

黑面龍王賀天錫是洪澤湖鳳尾帮的帮主，看他這口氣，好像賀天錫還是屬下一般！

史其川道：「那麼你還有什麼事？」

滕傳忠道：「屬下覺得賈老二方才那一手，十分高明，此人是不是可疑？」

史其川一手摸鬚，呵呵笑道：「不錯，他手法相當精熟快速，但只能說是扒竊中的高手而已，老夫在酒席上，從他手中攝取酒瓶，再還給他，已試出他毫無內力，不足為慮。」

滕傳忠躬身道：「莊主高明！」

×　　×　　×

徐少華匆匆回轉蘭苑賓舍，史元、藍如風、賈老二三人，圍坐在樓下起居室喝茶，自然正在等着他。史元看到他跨入，急忙起身問道：「大哥，爹和你說了些什麼？」

徐少華道：「史伯父問起家師失蹤的事，他說：只要家師不曾遇害，一定可以找得到。」

史元問道：「爹有說別的了？」

徐少華道：「史伯父有意思要愚兄拜在他門下……」

史元急急問道：「你怎麼說，有沒有答應呢？」

徐少華道：「家師也是我的師叔，愚兄就是要拜在史伯父門下，自然也要等找到家師，稟明了家師，才能另行投師。」

史元急道：「爹怎麼說呢？」

徐少華道：「史伯父聽愚兄這樣說，自然也同意了。」

史元鬆了口氣，說道：「爹答應了就好。」

賈老二道：「小老兒看得出來，史大莊主對少莊主真是一片好意，嘻嘻，可惜史大莊主沒有女兒，否則少莊主一定會雀屏中選，當了絕塵山莊的乘龍快婿呢！」

史元聽得臉上一紅，叱道：「你胡說些什麼？」

賈老二聳聳肩，笑嘻嘻的道：「史公子要是有個妹子，嫁給大哥不好嗎？」

史元氣道：「你還要胡說八道。」

「好，好，小老兒不說。」賈老二又回過頭去，說道：「藍公子有沒有妹子，嫁給大哥才好呢！」

藍如風也臉上一紅，說道：「你真該挨罵，二哥罵你還不夠，還要我罵嗎？」

賈老二道：「小老兒身為總管，媒做得成，就可以討杯喜酒喝了。」

×　　×　　×

一天很快過去，上燈時分，蘭風在八仙桌上擺好碗筷，不多一回，兩名莊丁提着食盒走入，送來酒菜。三個小兄弟和賈老二各坐一位。

賈老二一手取過酒壺，笑道：「三位公子都不喝酒，這壺酒是小老兒的了。」

史元道：「你真是酒鬼！」

賈老二道：「中午那一席酒，有史大莊主坐在上面，小老兒酒是喝夠了，菜可吃得不多，史大莊主雖然要大家不用拘束，小老兒還是拘束了些，現在，嘻嘻，在三位公子面前，小老兒就不用拘束了。」說着，也不斟酒，拿起酒壺，對着咀就咕咕的喝了起來。

史元道：「你不許再說話了，否則我要蘭風不准再給你添酒了。」

「好，好！」賈老二道：「小老兒不說話就不說話。」他把一壺酒一口氣就喝了下去。

徐少華三人就自顧自吃飯。等三人吃畢，賈老二已經喝了三壺酒，他看三人停下筷來，也只好跟着停住。

蘭風收過盤碗，又給四人沏上茶來。史元坐了一回，就起身告辭，賈老二也跟着下樓而去。

藍如風等他們走了之後，就低低的道：「大哥，小弟有一句話，不知道該不該說？」

徐少華笑道：「我們是結義兄弟，情同手足，有什麼話不該說的？你只管說好了。」

藍如風低聲道：「我看這裏有些不大對，我們還是早些離開的好。」

徐少華聽得一楞，問道：「三弟覺得那裏不對了？」

藍如風微微搖頭道：「這個小弟也說不出來，只是有此感覺而已！」

徐少華含笑問道：「你怎麼會有此感覺的呢？」

藍如風壓低聲音說道：「小弟總覺得好像一直有人在暗中監視着我們，因為我走在你和二哥後面，才有此感覺，回頭看去，又沒有人，所以小弟認為還是早些離開的好。」

徐少華道：「我們昨晚才來，史伯父一再要我們多盤桓幾天，如果馬上要走的話，只怕他會不高興，我看，過幾天再說吧！」

藍如風點點頭道：「大哥怎麼說，就怎麼好，時間不早，大哥請休息吧！」

徐少華道：「你也去休息吧！」

各自回房之後，徐少華掩上房門，脫下長衫，就在床上盤膝坐定，徐徐吐納，運起功來。

正當由靜生定，靈台漸入清明之際，突聽耳邊響起賈老二的聲音說道：「少莊主，快出來。」

徐少華一怔，緩緩睜眼，抬頭問道：「是賈……」

他原想說：「是賈總管，有什麼事嗎？」但「賈」字堪堪出口，就聽耳邊「噓」了一聲，響起賈老二的聲音說道：「別說話，小老兒在北首窗下，少莊主窗戶開得輕些。」

徐少華不知他有什麼事情，就披衣而起，走近後窗，悄悄打開窗戶。

只見賈老二從窗下探上一顆頭來，輕聲道：「少莊主快跳出來。」說完，一縮頭，朝邊上閃開。

徐少華一手在窗口一按，點足穿窗而出，問道：「你有什麼事？」

賈老二等他躍出，就隨手掩上了窗戶，聳聳肩低聲道：「少莊主只要跟小老兒走就好，咱們看熱鬧去。」

徐少華聽得又好氣，又好笑，半夜三更，去看熱鬧，不知他又在弄什麼花樣了？一面說道：「你……」

賈老二急道：「時間差不多了，再遲就來不及了！」說着，一手拉着徐少華的衣袖就走。

徐少華但覺被他拉住了衣袖，一個人就身不由己的跟着他掠起，飛越圍牆，他奔掠得極為快速，自己竟然跟着他奔掠，好像毫不費什麼力氣。

不過眨眼工夫，已經到了大廳左首，賈老二拉着他從角門閃出，隱入暗陬。

現在，徐少華發現絕塵山莊今晚果然有事，因為大廳上燈燭輝煌，二門前站着八名青衣武士，雁翅般排列，好像正在迎接什麼貴賓！

正因大廳上燈燭輝煌，他們隱身的轉角上，就越顯得黑暗，而且也是最不為人注意的地方。

徐少華心中暗道：「這地方倒像是特地為自己兩人隱身而設的，就是有人提燈進出，燈光也照射不到。」

正在思忖之間，只見史其川一手携着一個長髮披肩身穿淺紫衣裙少女的手，緩步從大廳走出，向二門外迎去。

那少女看去不過十七八歲，體態輕盈，眉目之間，極像義弟史元，彷彿是孿生兄妹一般！

兩人身後，緊跟着管事滕傳忠。這一情形，自然是有什麼貴賓來了，滕傳忠進來通報之後，史其川才迎出來的。

徐少華心中暗暗感到奇怪，賈老二已經睡了的人，怎麼會知道史伯父有貴賓來了，要自己一同來看熱鬧的呢？一面回過頭去，悄聲問道：「你知道來的是什麼人嗎？」

賈老二附着他耳朵，低聲說道：「他們馬上就會進來，你看到了就知道了。」

不過一回工夫，只見從二門外走進八個一身宮裝打扮手提宮燈的少女，兩人一對，欵步徐行。八名提燈少女後面，史其川滿面春風陪着一個一身道裝的女子也緩步徐行，從二門走入。那道裝女子看去不過三十許人，生得粉面桃腮，柳眉鳳目，風情萬千，冶艷動人！

徐少華只覺她十分面熟，好像在那裏見過！

兩人身後則是紫衣少女和一個眉目如畫，美而且嬌的玄衣道姑。

這道姑徐少華認得，正是桃花宮的宮主秦妙香！這一瞬間，他不由得暗暗「哦」了一聲，忖道：「那道裝女子，怪不得自己看來十分面熟，好像那裏見過，原來就是桃花娘娘了！」（他見過桃花娘娘的神像。）

這時史其川已陪同道裝女子進入大廳，紫衣少女和秦妙香也隨着進去，賈老二悄悄拉了一下徐少華的衣袖，附耳說道：「咱們可以走了。」

徐少華心中暗道：「既然是看熱鬧來的，總該聽他們說些什麼再走，何以急着就要走了？」但話還未出口，已被賈老二拉着衣袖就走。

這好像一陣風，徐少華身不由己的跟着他閃出角門，掠過長廊，接着又掠出圍牆，一路往後奔掠，幾乎連開口的機會都沒有！

現在，他已可證明賈老二的的確確是一位深藏不露，身懷異能的高人，只不知他何以要來當什麼總管？尤其他今晚這番舉動，極為怪異，不知他葫蘆裏究竟賣什麼藥？

徐少華現在既然知道他是一位高人，就想到他此舉必有用意，也就任由他拉着自己奔掠。

不多一回，已經奔近一處山腳，賈老二竟然越跑越起勁，朝危崖巉岩上縱躍如飛，徐少華幾乎連看也看不清楚，只是在感覺上，已經越過一重山嶺，正待開口詢問他到底要去那裏？

賈老二已經站停下來，吁了口氣道：「總算到了。」

徐少華問道：「賈老人家，你把我帶到這裏來，到底要做什麼？」

賈老二聳聳肩，說道：「小老兒不是

老人家，小老兒是少莊主的總管，少莊主怎麼忘了?」

他不待徐少華開口，就接着道：「咱們是辦一件正事來的，嘿嘿，要不是老天帮忙，他今晚來了貴賓，咱們只怕到不了這裏了，但也要快，遲了會被人發現。」

徐少華焦急地問道：「你到底要做什麼呢?」

「自然是救人了。」賈老二道：「昨晚小老兒摸遍了整座山莊，才算找到這裏，所以今晚一定要把他救出來，才算這一趟沒有白來。」

徐少華聽他說得沒頭沒腦，忍不住問道：「你要救什麼人呢?」

「不是小老兒要救，是你要救他的。」賈老二道：「少莊主不用多問，進去了就知道。」

徐少華心中一動，急急問道：「關在這裏的會是家師嗎?」

「你想到那裏去了?」賈老二聳聳肩笑道：「如果關在這裏的是馬陵先生，咱們就是把他救出來了，他也跑不掉呀，好了，時間不多，這一路上有不少人，都被小老兒點了穴道，咱們辦完正事，還得一一替他們把穴道解開了，才會不露形迹，你快跟我來吧!」

徐少華聽得又是一怔，這一路上他還制住了不少人的穴道，他拉着自己奔掠之際，還居然一路出手，自己却連人家影子都沒看到，心中更是驚奇不止!

賈老二領着他轉過一方大石，眼前不遠就有一個黑黝黝的石窟，石窟外面，面對面站着兩個一身黑衣的漢子，自然是守護石窟的人了。

徐少華乍見有人，不覺脚下一停。

賈老二及時輕聲道：「不要緊，他們都被小老兒制住了。」

他脚下跟着一停，忽然從身邊取出一柄一尺多長的短劍，和一個精緻的火筒，叮囑道：「小老兒不能進去，要在這裏替少莊主守着出路，萬一出路被人堵住了，那就乖乖不得了啦。」

他口氣微微一頓，接着道：「少莊主進去之後，約莫五丈光景，就得往右拐，再走五丈光景，要往左拐，然後再走五丈右拐，再走五丈左拐，拐過四個彎，就可以筆直走去，這點很重要，這洞裏有許多岔路，走錯不得，到底有一道鐵門，裏面鎖着一個怪老頭，你只要把鎖削斷，推門進去，他問你做什麼來的，你就說奉酒仙之命，借一件東西給他的，就把這口劍遞給他，咱們大功就告成了，你就要很快退出來，不可在裏面躭擱得太久。」

徐少華問道：「這人究竟是誰呢?」

賈老二道：「我的少莊主，時間不多，你只管照小老兒說的去做，決不會錯，快進去吧，驚動了史莊主，咱們兩條小命都保不住了。」

徐少華看他說得這麼鄭重，就點頭道：「好吧!」雙手接過短劍、火筒，正待舉步走去，只聽賈老二又道：「他如果問你是誰?你就說是雲龍山徐少華，一定要把你的名字告訴他。」

徐少華點點頭道：「嗯!我會告訴他的。」

他因賈老二說的時間不多，就急步朝石窟中走去。此時夜色已深，洞窟中更是黝黑如墨，徐少華一直走了五丈光景，才打着火筒，凝目看去，距自己不遠，就是「十」字形的岔路，直的一條，路面較寬，橫的一條，就比較狹小，如果不知就裏，準會筆直走去。

他牢記着賈老二的話，就舉步朝右首一條彎去，走了五丈光景，前面果然又有「十」字形的岔道，他就朝左彎，這樣每隔五丈，就轉一個彎，一連轉了四個彎，就往直走，果然不過走了五六丈遠，迎面就有一道鐵柵擋住了去路，柵門上，鎖着一把大鐵鎖。

徐少華不敢怠慢，伸手掣出短劍，耳中但聽「鏘」的一聲，眼前就出現一道青光吞吐的晶瑩短劍，宛如一泓秋水，森寒逼人，口中暗暗叫了聲：「好劍!」舉劍朝大鐵鎖上輕輕一揮，只聽「噹啷」巨响，鐵鎖立被削斷，墮落地上。

徐少華急忙返劍入鞘，伸手拉開柵門，走了進去。

這裏面竟有五六丈深，徐少華剛走到三丈光景，就聽到一個蒼老聲音沉喝道：「小伙子，你是什麼人?不怕老夫一掌把你劈死?」

徐少華凝目看去，只見裏面坐着一個白髮披肩白鬍垂腹的老人，根本看不清他的面貌，所能看到的，是白髮覆蓋之下一雙比電還亮的眼神。

徐少華連忙抱拳拱手道：「老人家，小可是奉酒仙之命，給你老送一件東西來的。」

白髮老人問道：「是酒仙要你來的?你是什麼人?」

徐少華恭敬的道：「小可是雲龍山莊徐少華。」

「雲龍山莊姓徐的?」白髮老人問道：「徐鳳雛是你什麼人?」

徐少華恭敬的道：「老人家說的是小可祖父。」

「小徐是你祖父!」白髮老人忽然呵呵一笑道：「不錯，不醉翁和小徐是忘年之交，哈哈，小徐居然有了孫子，孫子也這麼大了?好，他要你送一件什麼東西給老夫?」

徐少華聽他口氣，好像這位白髮老人認識自己祖父，不錯，賈老二叫自己要說出雲龍山莊的，這就恭恭敬敬的說道：「小可奉酒仙之命，是把這柄劍借給你老人家的。」說着，走了上去，雙手把短劍呈上。

「秋水寒!」白髮老人目光一凝，驚奇的道：「不醉翁要你小友借給老夫的會是秋水寒，哈哈，老夫正需此物，普天之下也只有秋水寒可以使老夫脫困，好，老夫就暫時借用一下……哦……」

伸手接過短劍，目光忽然一注，問道：「你是怎麼進來的?」

徐少華道：「小可是偷偷進來的。」

白髮老人又問道：「那麼你如何出得去?」

徐少華說道：「小可外面還有人等着，要小可把劍送給你老之後，就要急速出去。」

白髮老人點點頭道：「好，你快出去吧!」

徐少華答應一聲，急步退出，心中暗道：「原來這柄短劍就是秋水寒，江湖上傳言秋水寒是被賈老二弄到手了，果然沒錯!」

他一路上緊記着每隔五丈拐彎，與方才進來之時，反其道而行，不過一會工夫，就已退出石窟。

賈老二看到他走出，急忙迎着道：「咱們快些走!」一手拉着徐少華，轉身就走。

徐少華問道：「那兩個人的穴道解了嗎?」

賈老二邊走邊道：「他們就會醒了，咱們走得越快越好。」

他不待徐少華再問，這回奔行得更快，徐少華只覺自己身子好像被風裹着飛行，幾乎連脚尖都沒點地。

他暗暗運功，凝足目力，朝賈老二看去，只見他正在奔行中的人，右手不時向外揚起（他左手拉着徐少華），好像從他掌心飛出極細的石粒，朝兩邊林中投去。

徐少華終於明白了，賈老二掌心，敢情藏着一把細小的石粒，他打出去的石子，正是替兩邊林中的暗樁解開穴道之用。

不到一盞熱茶工夫，兩人已經回到蘭苑賓舍，賈老二在徐少華後窗停下身來，放開手，細聲道：「你快進去。」

徐少華道：「賈……」

賈老二聳着肩，「噓」了一聲，細聲道：「有話且待明天再說，你快進去，別驚動了人，小老兒也要回去睡覺了。」說完，身形一閃，很快的溜進簷下，就已不見。

徐少華不敢怠慢，趕緊輕輕拉開窗戶，穿窗而入，然後又輕輕掩起，回到榻前，剛脫下長衫，就聽到一聲蒼勁嘹亮的長嘯，像是從後山响起，劃空而來，嘯聲悠長，宛如龍吟，瞬息之間已從頭頂飛過。

徐少華聽得心頭驀地一動，暗道：「莫非這嘯聲會是白髮老人?這位老人家竟有如此快速的身法，不知他會是什麼人?自己聽了賈老二的話，把他放出去，不知他會不會是壞人?」

但繼而一想：「聽他口氣，好像認識自己祖父，那就不會是什麼壞人，但史伯父何以要把他困禁在後山石窟中呢?史伯父對自己不錯，自己却把他囚禁的人，偷偷地放了出去，萬一給史伯父知道是自己把他放出去的，這……怎麼對得起史伯父呢?」

就在他心念轉動，不知這件事自己做對了?還是做錯了?突聽前面响起一陣擊撞雲板的噹噹之聲，連續傳了過來。

徐少華立即披衣下床，開出門去，藍如風也正好開門走出，問道：「大哥，這好像是雲板聲音，不知發生了甚麼事?」

徐少華道：「不知道，我們下去看看吧?」

兩人匆匆下樓，蘭風敢情也是聽到雲板聲才起來的，一手拿着燭台，看到兩人，急忙欠身道：「小婢見過二位公子。」

徐少華問道：「姑娘可知道這雲板聲音是做甚麼嗎?」

「不會有事的。」賈老二睡眼惺忪，開出房門，一面還在扣着大褂扣子，聳聳肩，說道：「這裏是絕塵山莊，有誰吃了豹子胆，敢闖進來?」

說話之時，噹噹雲板之聲還在不停的敲着!

蘭風神色微變，說道：「二位公子和賈總管還是請坐下來吧，小婢給三位沏茶去。」

「不用了。」徐少華道：「雲板敲得這麼急，莊上可能有事，我們還是出去瞧瞧的好。」

蘭風聽得一急，叫道：「徐公子!」

徐少華回頭問道：「姑娘好像有甚麼話要說?」

蘭風俛首道：「公子說得是，這是莊上的緊急訊號，凡是沒有任務的人，聽到了，就得躭在屋中，不准到處走動，三位乃是莊主的貴賓!雖不在此限，但莊中還有很多人並不認識三位，萬一言語冒犯了三位，引起誤會，總是不好，所以小婢認為還是坐上一回，也許很快就會沒事了，小婢這就沖茶去。」說完，轉身往屋後退去。

她說的雖然婉轉，但已很明白的告訴三人，聽到緊急雲板聲，就不准隨意走動，只能在屋中坐着。

藍如風擧目望望窗外，說道：「這時候不知是甚麼時間了?」

賈老二從大褂口袋中取出紫玉酒瓶，拔開瓶塞，咕的喝了一口，才道：「快四更天了，奇怪，這個時候會有甚麼緊急事呢?」

就在此時，只聽一陣輕快而雜沓的脚步聲，走近院前，光聽脚步聲，少說也有七八個人，但已在院門外停了下來，只有一個人進入院門，一直走近階前，才响起一個壯漢的聲音叫道：「蘭風。」

蘭風急忙應一聲「唷」，匆匆走出。

那壯漢道：「杜管事就在外面，叫妳出去。」

蘭風答應一聲，跟着那壯漢走出院外。這不用說都可以猜想得到，這位杜管事敢情是負責巡邏的人，他把蘭風叫出去，自然是問話去的了。

過了半晌，蘭風才回進屋來，她是從後面出去的，所以回進去也沒從客室經過，過沒多久，他已沏了一壺茶走出，說道：「二位公子，賈總管請用茶了。」

賈老二問道：「方才杜管事叫姑娘出去，有甚麼事?」

蘭風粉臉微微一紅，說道：「杜管事關照小婢，莊上剛才發現敵蹤，目前正在搜索之中，不要驚動了貴客，小婢告訴他三位聽到雲板聲都起來了，小婢正在燒水，他就走了。」

賈老二拿起茶壺，斟了三盅，一面湊過頭去，低聲問道：「蘭風姑娘，這裏有沒有酒?」

藍如風笑道：「難怪二哥要罵你酒鬼，眼睛才睜開，就要喝酒了。」

蘭風道：「這裏沒有酒，酒要去廚房裏拿，如在平時，小婢可以給總管到廚房去打，但這時候，每條通道都有人守崗，不准通行，賈總管只好再忍一忍了。」

「沒關係。」賈老二又從大褂口袋中取出酒瓶，打開瓶塞，喝了一口，笑道：「幸虧小老兒瓶裏還有小半瓶，過過癮夠了。」

（未完・十一）

魔域赤子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丁潔雲因父母逝世，只好跟着凌浩雲——林祖聰去登封，不知道凌天鳳帶兒子和徒弟去攔截他們，伍鐘從凌家知道消息之後趕去通知凌浩雲，他只好在登封附近的大金店躲避，寃家路窄，又發現凌天鳳在富戶金天河家作客，抗拒來犯的山賊海山關，凌浩雲怕海大哥有閃失，念舊報恩，挺身干預，使海山關等人脫險離去，自己願作階下囚被捉……凌天鳳離莊後並不知道萬高樓和酒長劍找上門來，挾持凌英傑、凌英英作人質，僱馬車追踪到襄城，再趕去登封，仍未找到凌天鳳等人和凌浩田的下落，便暫住在客棧，明查暗訪……

追踪尋徒媳

一戰救傻徒

僱人餵飯，這種事未曾發生過，掌櫃用詫異的目光望着他，道：「小號人手少，可抽不出人來！」

萬高樓冷哼一聲，道：「老子已決定，你無人也得替我找一個，錢不會短你！假如你再說一聲不字，老子便拆掉你這爿鳥店！」

掌櫃雖不知其厲害，但見他凶神惡煞的，不想將事情鬧大，果然派了個動快的小二去服伺他，那小二要做這種事，自然十分不願，臉色甚不好看，萬高樓這些日子來，也不知因此而鬧過幾次了，雖然每次店家均懾於其淫威之下，不得不陪笑臉，可是心裏到底不甚愉快，這不由勾起往事，想起凌浩田來。「林祖聰那小子雖然傻，但這年頭，傻蛋比聰明的好多了！」

小二道：「大爺，您快點吃吧，俺還有活要幹！」

萬高樓臉色一沉，眞氣一鼓，左袖管忽然彈了起來，將桌上的酒壺推開。這種功夫幾時見過，嚇得小二臉無人色，不敢再吭一聲！

萬高樓心中忖道：「假如找不到林祖聰，不如買個丫頭來服伺老子！」只是買來的女人，除了生活方便，甚至可以在她身上發洩之外，志趣不同，又毫無見識，甚是沒趣！

他在未跌落絕谷之前，是黑道上有數的高手，又尚在盛年，野心勃勃，有心自創一帮，或角逐武林盟主的寶座。但這次「再世」爲人，往日附驥於尾的嘍囉經已星散，自己亦變成殘廢，到處遭受厭惡的眼色，雄心壯志早已灰飛烟滅，只求安安穩穩渡過晚年。

數十年來，他所接觸到的，不是奸險小人，便是在名利圈中逐角者，像凌浩田那樣的人，可說絕無僅見。相處時覺得其蠢無比，有不屑爲伍之感，但分開之後，又生懷念。

眼看一頓飯已快吃飽，忽然有個小乞丐慢慢走過來，却又趦趄不前，萬高樓不知爲何，忽然對他一笑，道：「老子吃飽之後，把剩下的都給你！」

那小乞丐忽然向他遞出一個信封，吶吶地說道：「有位大叔叫我將這封信交給你！」

萬高樓立即轉頭往門口望去，却看不到他要找的人，忙問：「託你將信交給老子的那個人，是什麼模樣的？」

「那個大叔這裏長了一個好大的肉瘤！」小乞丐指指左額角。

萬高樓怪笑一聲：「是『雙頭怪鷹』龐金城！他去了那裏？」

小乞丐囁嚅地道：「他走了好一會兒了！」

「哼，快將信封替我拆開，把信箋鋪開！」

小二搶着來做，將信展開，拿到他面前，只見上面寫道：「高樓吾兄足下，久未謀面，故人風采依然，令人欣慰不已，啓者適才獲一女子，芳名英英，伊人自謂乃故人之徒媳，小弟聞後，自然妥加保護，只是有美作伴，小弟總覺難堪，蓋自慚形穢也，是故盼吾兄能領回，即晚翠峯碑前，恭候大駕，並敍闊別，盼吾兄依時赴約，勿令小弟失望，切切。筆墨難盡心底言，見面方能訴衷情，即頌台安，知名不具，即日。」

「放屁！」萬高樓氣得鬢髮齊豎，怒道：「怪鷹匹夫，謀害老夫於前，尚敢出言相戲於後，此仇不報枉爲人也，小二會帳！」

萬高樓怒氣冲冲，返回客棧，酒長劍正元龍高臥，聞聲睜眼，笑道：「你那徒媳呢？」

萬高樓袖管一拂，龐金城那封信飛落床上，酒長劍撿之閱讀。萬高樓怒道：「都是你起了色心，爲了討好女娃，放走了她，反讓那匹夫擄去！」

酒長劍笑嘻嘻地道：「二十年前匹夫，已非你我敵手，今日又何足懼哉！」

「你說得倒輕鬆，他敢約老夫，自然有所安排，而且小英還在其手上！」

「大不了老夫陪你走一趟！」

萬高樓冷冷地道：「這禍是你惹出來的，你能坐視麼？」

「你不是要找他報仇麼？如今不是遂了你之心願？」

萬高樓瞪了他一眼。「你是眞傻還是假痴，他並不好色，擄走小英，自然是爲了對付老夫，由此證明他已釘梢了很久，不會不知咱們焦不離孟，今日胆敢下戰書，自然有把握！」

酒長劍道：「兵來將擋，担心又有何用？翠峯在何處？」

「在登封北面，嵩山之南端。」

「由此去那裏，不過是七八里路而已，咱們先設想一下，那匹夫會使出什麼手段！」

萬高樓道：「他必在該處設下陷阱，或者放了一干狐朋狗黨，準備圍攻！」

酒長劍眼珠子一轉，道：「所有這些，都需要時間安排，那匹夫不過早咱們一步而已，咱倆何不現在就趕去，先埋伏在那裏，瞧他們使什麼技倆，再作計議！」

萬高樓讚了一聲好。「你說了這許多話，只有這一句最中人聽！」

× × ×

萬高樓與酒長劍帶着凌英傑，乘兩匹快馬上道，七八里路，眨眼即至，眼看一座蒼翠的山峯已在望，萬高樓回頭問道：「老酒，咱們在此下馬？」

酒長劍忽然担憂地道：「老夫却怕他並不在此，那封信目的只是引開咱們！」

萬高樓急道：「你怎不早說？」

「老夫也是剛剛才想到的！」酒長劍說道：「事至如今，只好去石碑那裏看看了！」

翠峯之下，果然有座石碑，隆冬時候，遊人絕跡，即使是樵夫也不見有一個，萬高樓冷咳了一聲：「這匹夫到底在弄什麼玄虛？」

酒長劍跳下馬，走到碑後，忽然蹲下，拿開一塊石頭，石下壓着一封信，小心翼翼，用劍割開信封，再以樹枝撥開信箋，只見上面寥寥寫着幾行字：高樓吾兄足下：啓者，只因小弟臨時有事，不克前往翠峯，臨時將地點改在登封城南兩里處的一座樹林裏。相信吾兄閱此書之後，即會趕來，知名不具。

萬高樓勃然大怒。「這筆帳，不好好跟他算一算，老子便跟他姓龐！」

酒長劍笑道：「姓龐的一向就深藏不露，只怕登封城南也只是一個幌子，目的是消耗咱們的體力！」

萬高樓道：「難道不去？」

酒長劍抬頭四望，道：「咱們先在附近走一遍，再回登封未遲！」

三人兩騎在附近勘查了一遍，不見有何異狀，知被其戲弄，只好策馬折回登封去。

× × ×

凌浩田望着凌天鳳的長劍，道：「咱們將眞經藏在登封……」

「胡說！凌某在登封查過，根本沒有你跟那女娃的踪影！」

凌浩田只好繼續編造下去。「是埋在城外……」

「城外何處？」

「城外……南面一座樹林裏……」

凌天鳳劍尖抵在他胸膛上，冷冷地道：「凌某如何相信你？你爲何不將其帶在身上？」

凌浩田似模似樣地嘆息道：「我早已說過，我對那本眞經十分痛恨，因爲他害得我一家家破人亡！本來我想燒掉的……但我朋友說，此是異物，不宜燒毀，所以最後咱們就將它埋在樹林裏！」

「這本眞經得自何處？」

「終南山玉泉洞！」

凌天鳳又是一聲冷笑，道：「爲了你，咱們這許多人去找，都找不到，偏偏讓你找到？」

凌浩田拚命想藉口應付，吶吶地道：「這是機緣……」

凌天鳳厲聲道：「什麼機緣，你給我說清楚！」

其實那次去玉泉洞，我根本是被迫的，後來我跌落絕谷……再後來又爬了上來……因爲要救令愛，所以……我見到山籟便拉，不想就掉下了一本經書來了……這件事只有我知道……」

「山洞有山籟，你當老夫是三歲小孩麼？」

凌浩田一急之下，說話居然流利起來了。「山籟自通氣洞伸下來！」

凌天鳳仍然半信半疑，不過他久存成爲武林第一人之心，亟欲得到那本眞經，只好幸妄信之了。一頓又問：「你去襄城是爲了什麼原因？」

「敝友是襄城人，我送她回去探親，只因她親人早死了，所以跟我去登封……我是登封人，雖然早知沒有親人，却想將眞經在那裏燒掉，以慰先父在天之靈！」

這席話說得合情合理，凌天鳳精神一振，忖道：「這小子一向傻得很，料他不會騙老夫！」當下道：「如果你騙老夫的，效果如何，你自會知道！我會將你身上的肉，一寸寸割下來，讓你受盡痛苦才斷氣！」

凌浩田機伶伶地打了個冷顫，凌天鳳封了他的暈穴，開門對外面的徒弟道：「先歇一下吧，吃過早頓再上路！」他也不睡，盤膝坐在床上運功調息。

早飯過後，金天河知道他要走，再三挽留不住，只好封了幾包黃金，雙手奉上，凌天鳳正色道：「老爺子，你這是看不起我凌天鳳！」

金天河忙道：「老朽絕無此意，凌大俠以助人爲本，自然不會收取酬金，不過貴价辛勞了一夜，又有受傷受苦的，這算是老朽給他們的一點補償，請大俠替老朽轉給他們！」

凌天鳳見那幾包金子重量不輕，故意沉吟一聲，道：「老爺子盛意，却之不恭，如此凌某便代他們多謝了！」當下叫凌英武收起。

金天河又親自送他們出門，還再三致謝，岑原低聲道：「這老頭倒也識趣！」

凌天鳳輕哼一聲，親押凌浩田上路。大金店至登封只有廿多里路，未時他們便到城南，凌天鳳解開凌浩田的暈穴，道：「林祖聰，你將眞經埋在何處？」

凌浩田心中忖道：「丁姑娘大概已去遠，料他們已追不上，我死了又何足惜，能夠死在家鄉，已是萬幸，罷了罷了，何必多受苦乎？」當下張目四望，道左附近有座樹林，便道：「就埋在林內！」

凌天鳳見他跟昨夜所供符合，不虞有詐，當下指揮手下向樹林進發，岑原道：「師父，要否派人進城買點吃的？」

凌天鳳厲聲道：「如今辦要事要緊，還顧得了吃的？」

岑原道：「師父，只怕走漏消息，咱們要長途趕路，沒有乾糧可不行！」

凌天鳳心頭一動，忖道：「原兒素來深藏不露，而且心思縝密，留在身邊，敎老夫有後顧之憂！」心念轉動，已有了主意，笑道：「原兒，還是你聰明，一言提醒了爲師，眞不負爲師對你之期望，好吧，你帶兩個人進城，此事便由你負責！」

岑原應了一聲，立即帶了兩個機伶的家丁，驅馬進城。

家人來至林外，忽聞林裏有人聲，而且有挖掘的响聲，凌天鳳心頭一跳，沉聲問道：「林祖聰，這件事還有誰知道？」

「沒有呀！」

「爲何林內有人？是否你女友帶人來挖掘？」

這事根本是凌浩田臨時編造，是以他放心得很，道：「不會，絕對不是！」

凌天鳳臉色十分難看。「因爲是你騙老夫的，所以她不知道？」

凌浩田一向甚爲厭惡他，換作是別人迫問，他必然坦然承認，但他有心耍他，道：「敝友是孤兒，自幼在關中出家，除了我之外，沒有朋友。」

「那你替老夫解釋一下？」

「也許……也許當時咱們埋藏時，讓人看出破綻。」

凌天鳳沉吟着道：「去兩個人探探虛實！」

兩個欲邀功的家將轟應一聲，跳下馬，彎腰向樹林奔去，不久便鑽了進去，但隨即傳來兩道淒厲的慘叫聲！

凌天鳳等人臉色全是一變，凌英武問道：「爹，如今怎辦。」

凌天鳳怎肯將「神鼎眞經」拱手相讓，略一沉吟便道：「大家過去看看！」一行人散開，似扇影將樹林前端包圍住，凌天鳳將凌浩田交給樊愛弟看管，一把握住劍柄，慢慢走進，凌英武連忙跟在他後面。

一進樹林，迎面便飛來一蓬梅花針，凌天鳳父子長劍及時離匣，一陣揮舞，將梅花針絞落，可是，梅花針剛落地，又有鐵蒺藜射到！

凌天鳳飛身閃開，目光一及，只見林裏有六七個人，揮鋤挖掘，地上已出現了一個深洞，他冷哼一聲道：「諸位在此何幹？」

林深處閃出一個頭長肉瘤，身裁高大的老者，冷笑一聲：「老夫在此幹什麼，你管得了？」

凌天鳳指着地上的兩具屍體道：「小价是被你們殺死的！」

那老者傲然道：「是又怎樣？」

「那就是要請閣下給回凌某一個公道了！」

「他倆偷窺老夫行事，還能不死麼？」老者忽然咦了一聲：「閣下自稱姓凌，莫非是中州凌天鳳！」

凌天鳳道：「正是，瞧諸位也非善類，報上名來！」

那老者嘿嘿一陣大笑。「別人怕你凌天鳳，老夫又何足懼哉？」

凌天鳳見他雙眼精光四射，心頭一懍，語氣稍頓。「凌某從未要人害怕，尚未請敎閣下大名。」

「老夫龐金城，這些都是老夫的朋友！朋友們，在凌大俠面前，還不自通姓名。」

一個三角眼的中年漢子道：「在下牟長盛。」

另一個皮膚白皙，尖頭圓腮的漢子接道：「閔秋江拜見凌大俠。」

他背後一個又高又瘦的老者，聲音十分尖銳難聽，一開口便把人嚇了一跳：「鄔平野！」

凌天鳳這一驚非同小可，這幾個人他素未曾謀面，但却久聞大名，心中暗道：「素聞『雙頭怪鷹』龐金城，『鋸齒刀』牟長盛，『白花蛇』閔秋江，『索命鬼』鄔平野等人，素在西北一帶活動，是西北黑道上有數的高手，今日怎地全來此處？唔，莫非眞的是爲了那本眞經？」

龐金城見他沉吟不語，不由打了個哈哈。「凌大俠，你不是被龐某這幾位朋友的名頭嚇壞了吧！」

凌天鳳乾咳一聲，道：「凌某的胆子素來大得很，諸位還嚇不了我。」

「好極了……」龐金城道：「請凌大俠立即將貴价的屍體帶走。」

凌天鳳在中原一帶名頭响噹噹，就此一走了之，將來怎還能在武林中混？當下沉着臉道：「閣下無故殺人，難道連話也不用說幾句麼？」

閔秋江白面闊嘴，露齒一笑。「哈哈，莫非你還想咱們向你道歉。」

「理該如此。」

鄔平野一瞪眼，道：「放屁，你若識時務的，便立即滾開，滾得越遠越好。」

凌天鳳臉色一變，冷冷地道：「凌某相信鄔兄若果落單，絕對不敢對凌某說這種話。」

鄔平野嘿嘿大笑。「那你就看錯了，鄔平野之被人冠以『索命』兩字，便是因爲不怕死，只要誰得罪過鄔某，鄔某便死纏不放，直至討回公道爲止。」

龐金城道：「鄔兄且慢，凌天鳳你何事來此？」

凌天鳳反問道：「閣下又因何自西北來中原。」

龐金城冷哼一聲，道：「中原可不是你凌天鳳的！」

「不錯，此林亦非閣下的產業，你來得，難道凌某便來不得？」

龐金城左額角的肉瘤，忽然轉紅，就像有一顆大紅柿掛在他頭上般。

凌天鳳微微一退，右手抓緊劍柄，手肘輕輕向後一擱，凌英武會意，立即轉身出林。

龐金城額上肉瘤忽又恢復正常，道：「剛才是咱們魯莽，誤殺了貴价，異日到中州，龐某再登門謝罪。」

凌天鳳是何等人，立即見好收篷，說道：「他倆魯莽，擾及諸位，也算咎由自取，不過凌某實在難明，諸位在此挖掘什麼？」

牟長盛厲聲道：「凌天鳳，好話咱們已經說了，你還敢多管閒事，難道眞以爲咱們害怕你不成？」

鄔平野道：「他正是這個意思，說咱們落單就不會如此，這豈非說咱們恃衆凌人。」

閔秋江插腔笑道：「不是凌人，是『凌』天鳳！」

他這個凌字一語相關，凌天鳳臉色眞是難看，忖道：「要老子跟你們拚，可能難免一敗，但若單對單，我凌天鳳難道還會被你們兜住不成？」

當下接道：「未知三位有誰要指點凌某？」

鄔平野道：「老牟，他向咱挑戰，誰下場？」

閔秋江道：「這匹夫奸狡得很，知道龐大哥硬，不敢沾手，却挑軟的吃。」

饒得凌天鳳是頭老狐狸，此刻臉上不禁發熱。

幸而凌英武已帶了人進林，他胆子一壯，道：「凌某只是以事論事，誰叫凌某下不了台，凌某自然跟他算賬，在凌某的眼中，閣下等幾個人，全都一樣，不分軟硬！」

龐金城雙眼一睜，道：「凌天鳳，你眞要强出頭？」

「諸位侮辱凌某，凌某已多方忍住，奈何諸位以爲凌某害怕，凌某若就此罷休，將來還能在江湖立足麼。」凌天鳳語氣一轉，道：「除非諸位離開此林，那就一筆勾銷！」

龐金城額上肉瘤再度轉紅，澀聲問道：「此林有何寶貝，只要凌大俠說出個理由來，自可斟酌！」

凌天鳳暗哼一聲，道：「凌某想在此埋葬小价！」

「好好，請便！但埋好之後，便請離開！」

凌天鳳忖道：「如今只好見一步走一步了，大家耗着對老夫總是有利！」當下吩咐家丁用刀挖掘，却暗打眼色，示意他們慢慢來。

四個家丁，分成兩組，在林中那個大坑附近用刀挖掘，龐金城臉色一變，道：「凌大俠可否吩咐他們到旁邊挖掘去！」

凌天鳳忖道：「果然有蹊蹺！」當下道：「他們不會阻碍閣下吧！」

牟長盛怒道：「正是阻碍了咱們，將屍體放下，咱們替你們掘吧！」

「不敢勞煩諸位。」

龐金城抑住胸中怒火，道：「閔老弟，把鋤頭借給他們！」

凌天鳳忙道：「多謝龐兄好意，只好若用諸位之物來挖掘，恐怕小价靈魂難以安息！」

龐金城尖嘯一聲，肉瘤紅得發亮，忽

然向凌天鳳撲去，道：「那老夫便把你也埋了吧。」

他一掌護胸，一掌拍出，人未至，掌風已刮得凌天鳳袍角飛揚，凌天鳳早有準備，斜閃兩步，長劍一劃，刺向對方的脅下。

龐金城身子轉了半圓，另一掌側拍，掌風將劍刃震歪，可是凌天鳳亦非浪得虛名之輩，劍刃在半空一圈，反向對方手腕絞落。

龐金城食中兩指一屈一張，彈在劍脊上，長劍再度滑開！

凌天鳳斜退半步，但一退又進，手腕一抖，長劍泛起幾朵劍花，將龐金城籠住，龐金城怪笑一聲。「老夫今日便領教一下，中原凌家的『落英劍法』。」

牟長盛道：「鄔兄，咱們動手吧！」

鄔平野雖是個難纏的人物，但城府不及同伴，尚在猶疑，閔秋江則領悟牟長盛之用意，知道凌天鳳這干人，人數雖多，但除了凌天鳳一個之外，餘者均不足畏，只要凌天鳳的兒子徒弟遇險，凌天鳳心腸再硬，精神也會受影响，如此龐金城則穩操勝券，是以他立即抽出一柄獨門兵器，蛇形劍來，向對方衝去！

凌天鳳忙道：「武兒，你們小心！」

此刻他又後悔支開岑原。」

「鋸齒刀」牟長盛顧名思義，他的武器便是一柄大鋸齒刀。「凌大俠你還是自己保重吧！」他隨閔秋江之後，也向人叢中撲去。

鄔平野及另外兩個大漢見狀自然不能閑着，也殺了過去，閔秋江劍法狠毒，但衝鋒陷陣，卻不如牟長盛鋸齒刀的威力。

牟長盛鋸齒刀來回砍殺。眨眼間便殺死傷四五個凌家家丁，其他人見狀，都唯恐避之不及。

「白花蛇」閔秋江除了使劍砍殺之外，尚不時利用懷內的兩條毒蛇，放出來傷敵，是以他亦威風凜凜，擋者披靡！

鄔平野赤手空拳，但他拳沉力猛，被他擊中，立即骨折倒地！

凌英武及樊愛弟眶眥欲裂，同時抽出長劍截住牟長盛及閔秋江，凌家的家將平日訓練有素，善於結陣聯手禦敵，當他們稍站穩陣脚之後，立即結陣抵抗，情況才稍為好轉，不過依然缺人抵擋鄔平野，不時被他冲亂陣脚，更何況凌英武及樊愛弟非對方之敵，被殺得節節敗退！

凌天鳳劍法雖然老辣，但因心繫兒子安危，也不時露出破綻，三番兩次，幾乎讓龐金城得手！連忙收懾心神，專心應付對方，不管他如何，要想打贏對方，幾乎沒有可能，因為龐金城本身的功力在他之上。

凌天鳳苦戰仍處於下風，不由忖道：「莫非我凌天鳳今日要命喪於此？」忽又覺慶幸：「幸好這次沒帶傑兒及英兒來，否則凌家真要至此而絕矣！」

凌天鳳那知道凌英英就在不遠之處的一棵大樹上面？她把一切看在眼中，可惜全身穴道被制，只能乾着急。」

被樊愛弟放在林外石後的凌浩田，自然不知道凌英英在林內，而且處境跟他相若，不過突然發生的事，令他大感意外，亦有一份痛快之感，心中暗道：「龐金城不是好人，凌天鳳也非善類，最好兩敗俱傷！」

× × ×

萬高樓及酒長劍帶着凌英傑，一口氣馳回登封縣城，正想出城向南馳，不料萬高樓忽然叫停，緊接着飛身下馬，擱在三個大漢之前。「哈哈，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原來那三人正是岑原和兩個家丁，他見到萬高樓，如遇鬼魅，立即轉身欲逃，豈料一匹快馬驟然停在身前，小夥子，何必去乃匆匆。」

岑原一眼見到凌英傑在馬上騎客懷中，大吃一驚，脫口道：「師弟，你……」

酒長劍哈哈笑道：「原來是凌天鳳的大子！」

萬高樓道：「是凌天鳳的徒弟，姓岑的，令師在何處，我那徒弟是否在你們手中。」

岑原心頭突突亂跳，吶吶地說道：「晚輩因為與家師分散，正在找尋他老人家呢！」

萬高樓冷哼一聲，袖管迎面彈拂。「小子，你拿着這許多食物，難道是你們三個要吃的?還敢騙我。」

岑原連忙向旁閃開，懷中的燒餅跌了一地，萬高樓第二袖再拂去，岑原跳開，抽劍而出，萬高樓冷笑一聲：「好啊，你是敬酒不吃吃罰酒了，老子便送你上西天吧。」

他一句未說畢已攻出三招，岑原長劍揮舞，連跳帶閃，這才堪堪避過，心頭之震驚，無以復加！

酒長劍道：「老萬，辦正事要緊，隨便抓個活口。」

萬高樓道：「你怎不動手！」

酒長劍冷哼一聲，右手中指忽在袖管中彈出，一塊砂粒射在旁邊一個家丁的身上，那人登時不能動彈。

萬高樓忽然凌空飛起，雙脚連環踢！這一招正是他授凌浩田的「天馬行空」！岑原已見識過，見狀大驚，也顧不得地上骯髒，和衣滾落地上，一路滾開，見路旁有一對靴子，左掌順勢一掃，那看熱鬧的人，虞不及此，被推向前，不料萬高樓並不追來，飛起一脚，踢在那家丁的後臀上！那家丁身子飛起，如騰雲駕霧般，落下時，卻穩穩當當地坐在馬鞍上。

萬高樓揚聲道：「岑原，你給老子滾得遠遠的，下次讓老子撞及，決不饒你！」你字尾音未落，他身子亦已飛上馬背！

一陣蹄聲响起，兩匹馬馱着兩個人，風馳電掣出了縣城！

萬高樓沿途追問家丁，那家丁照實供出一切，萬高樓哈哈大笑：「眞是天助我也！」

兩里路途，不過一瞬之間而已，萬高樓跳下馬來，把家丁拋在路旁，縱身便向樹林飛去，人未至，樹林裏的喊殺聲已盈耳！

萬高樓十分驚詫，心想：「莫非龐金城與凌天鳳在林裏相鬥？」來至林前，目光一瞥，忽見一人瑟縮在石後，轉頭一望，可不正是凌浩田？萬高樓大喜，一把將他捲起，隨即解開其穴道：「小林，凌天鳳那匹夫在林裏麼?他可有虐待你?」

凌浩田乍見萬高樓也有幾分高興，道：「萬前輩，你怎也來了？」

萬高樓桀桀笑道：「還不是為了你老婆！快進去看看，等下再說！」他袖管一帶，拉着凌浩田進林。

樹林裏已倒着十多具屍體，都是凌天鳳帶來的人，而牟長盛兩個手下，也受了傷！

萬高樓一見龐金城便縱聲大笑：「龐匹夫，眞是人算不如天算呀！」

龐金城見他進林，忽然捨了凌天鳳，轉身飛起！

萬高樓大叫一聲：「那裏跑！」吸氣提身追去！他武功雖然勝龐金城一籌，但龐金城起步在先，只見他左臂抓住一根橫枝擰腰一盪，身子倒射上樹梢！

萬高樓大笑：「老匹夫，就算你飛上天去，老夫也要將你拉下來！」他袖管在樹枝上一捲，微一借力，亦翻上去，姿勢比龐金城更加瀟洒，速度亦更快！

猛聽龐金城大喝一聲：「你還要不要你徒媳的生命！」只見他提着凌英英，撥開樹枝，又飛落地上。

萬高樓急忙換氣沉身下降，龐金城足尖落地，身子一掠，不料面前已多了一個人。「龐兄數年不見，為何去乃匆匆!你不是說筆墨難盡心底言，見面方可訴衷情麼？」

龐金城一把抓住凌英英，一掌放在她的頭上，乾笑了一聲，說道：「酒兄別來無恙？」

凌天鳳等人正在九死一生之際，事態突然起變化，得以喘息，卻暗叫僥倖，而牟長盛等人亦不由都住了手。

凌天鳳喘息稍定，見一子一女都分別在人手中，一顆心又再提起，這個意外令人茫然不知所措，一時之間，竟然呆在當塲！

酒長劍哈哈一笑，道：「龐兄何不將人放下？」

龐金城怪笑一聲：「酒兄好眼光，竟然看上凌天鳳的愛女！這小妮子是長得不錯，連龐某也捨不得割愛！」

萬高樓冷冷地說道：「龐金城，當年你推老夫下山之仇，老夫今日一定要與你清算！」

龐金城道：「萬兄心胸何其狹窄，那天小弟一時錯手，乃無心之失，這些年來，小弟日夜禱告上蒼，望能保佑吾兄逢凶化吉，安然歸來，如今吾兄武功更勝從前，小弟更覺安慰！」

萬高樓早已怒火滿腔，再吃他一激，不啻是火上加油，標前一步，舉袖欲拂，龐金城急道：「萬兄心腸何其硬，竟欲辣手摧花？」

萬高樓說道：「你放下凌姑娘，老夫跟你單打獨鬥，即使你落敗，也絕不折磨你！」

酒長劍道：「酒某可以作公證！」

龐金城才沒這般傻，他哈哈一笑：「龐某也捨不得將此嬌娃拱手相讓！」

酒長劍沉聲道：「你意欲如何？」

凌天鳳道：「不如大家將人放下，有話好說！」

萬高樓大聲道：「凌天鳳，你給老夫閉上鳥嘴！老夫還未跟你算賬呢！」

凌天鳳臉色鐵青，道：「姓萬的，你莫自恃痴長幾歲，便出口傷人，凌某可不是低三下四的人，可任你呼喝！」

萬高樓頭上稀稀落落的灰髮，突然豎起，冷冷地道：「上次若非杜鐵心等四夫助你，老子早取你狗命！」

所謂人要臉，樹要皮，凌天鳳此刻就算鋼刀架頭，也不能退縮。「凌某一條命就在此，只怕你沒本事取！」

酒長劍忙道：「老萬，先辦正事，再慢慢跟他算帳不遲，傻小子，接住他！」他將凌英傑向凌浩田拋去，凌浩田本不屑做這種事，可是此刻也不能放走凌英傑，只好提着他。

萬高樓長長吸了一口氣，目注龐金城，問道：「老匹夫，你有什麼道兒，快劃下來！」

龐金城心中早已轉過無數個念頭，只是沒一條有十足把握的，當下反道：「老夫正等你呢！」

酒長劍道：「你兩面受敵，還想走出此林？」

龐金城哈哈一笑：「兩面受敵的，不是老夫，而是你倆！凌天鳳，你兒子在人手中，為何還不去搶？」

凌天鳳何嘗不想，只是投鼠忌器而已，他是老狐狸，審時度勢之下，決定採取坐山觀虎鬥之策！

那知林內幾個老傢伙，都是心機奸詐之輩，他有對策，人家亦有如意算盤。當下龐金城忽然道：「凌天鳳，你再不動手，老夫可要拿你們女兒來祭旗了！」

萬高樓道：「小林，他若敢踏前一步，你便殺掉凌英傑！」

龐金城又道：「凌天鳳，難道你連一個後生小子也畏懼？」

凌天鳳略哼一聲，却道：「凌某投鼠忌器，左右為難，並非害怕那小子！」

酒長劍道：「凌兄，只要你跟你的人守住樹林四周，酒某保證事後放回令郎，不損他一根膚髮！」

凌天鳳心中暗道：「傑兒和英兒至今有此危險，還不是你們兩個老魔幹的好事？」當下說道：「酒兄原諒，小女在他手上！」

酒長劍道：「為了表示咱們誠意合作，小子，你將他兒子放了吧！」

凌浩田早有此意，不等萬高樓有何表示，立即將凌英傑向其父拋去！凌天鳳微微一怔，伸手接住，道：「酒兄光明磊落，令人欽佩！」

酒長劍正色道：「你該懂得自己的責任！」

凌天鳳道：「你們散開。」心中却暗道：「老夫就做個樣子給你們看看，最好你們來個玉石俱焚，好讓老夫挖掘眞經，至於英兒可就顧不得那許多了，誰叫她女生外向，胳臂彎出不彎入！」

龐金城趁機道：「凌天鳳，你敢移動，老夫便先殺了令愛，這是老夫的最後警告！」

萬高樓向酒長劍和凌浩田打了個眼色，三人走前，將龐金城團團圍住，鄔平野哈哈一笑：「三位要以衆取勝麼?鄔平野陪你們玩玩！」

他雖不如閔秋江等之奸狡，這時候

也懂得挑軟的吃，向凌浩田迫去，道：「小子，先吃我一拳！」他拳法大開大闔，力道又猛，却合了凌浩田的脾胃，他一言不發便與對方對打起來。

「咦，原來你這小子還有兩三下！」鄔平野天生愛打架，見狀精神更振，攻勢更急！

不料他遇到的凌浩田跟他一樣，有不怕死不怕打的精神，只見他拳來脚往，絕不退縮！

鄔平野勝在經驗豐富，拳脚嫻熟，而凌浩田則氣力充沛，一時間難分勝負。不過鄔平野還是佔了上風，忽然拳擊在凌浩田上胸，但尚未來得高興，凌浩田已回敬了一拳，擊在他上肩！

鄔平野怪叫一聲：「好好，老子今日非跟他打個痛快不行！」

凌浩田跟海山關學拳，身上也不知挨了多少拳，仍能反擊，鄔平野那一拳雖然比海山關沉重，但凌浩田此刻之功力，更非當年在牢房裏難相比較，是以那一拳對他根本沒有影响！

兩人再鬥二十多招，鄔平野又一拳擊中凌浩田的胸膛，但幾乎與此同時，他脅下也吃了一記，痛得他吡牙瞪眼，再看對方，却越打越帶勁，不由一驚，忖道：「莫非這世間還有人比老子更不怕死的？」

心念未了，兩人又再擊中一記，凌浩田亦中一拳，出拳越見沉重兇猛，氣勢比對方更盛，鄔平野心頭發慌，第一次嘗到害怕的滋味！

酒長劍抽出劍來，忽向牟長盛飛去，牟長盛揮刀急架，但酒長劍的劍就像是自己的手臂般靈活，劍至半途，突然一偏，改削閔秋江的肩膊！

閔秋江心細，早有準備，及時揮劍擋開，酒長劍身隨劍走，一個轉身，長劍已挑開鋸齒刀，右掌內力一比，向閔秋江襲去！

他以一敵二，仍能着着取得攻勢，果然不愧是黑道上有數的高手！不過閔秋江也非省油燈，他身法靈活，脚踏「蛇形步法」，避開掌風，反向酒長劍迫去，蛇形劍急戮，如毒蛇吞信，取的正是酒長劍的喉頭！

酒長劍長劍一翻，劍絞牟長盛手臂，一個「鳳點頭」，又避過蛇形劍，可是就在此刻，閔秋江懷裏忽然竄出一條七彩斑斕的毒蛇來，向酒長劍脖子噬去！

這一着才是閔秋江的殺着，西北道上也不知有多少成名英雄，死在他這一招之下！

酒長劍若就此死在他蛇口之下，也未能縱橫江湖數十年，花蛇吐信之嘶嘶一响，他右手已陡地翻上，中指一曲一張，「篤」的一聲，已將花蛇彈開！那蛇兒一吃痛，又陷回閔秋江懷中！

與此同時，酒長劍身子已竄出，再一個風車大轉身，「刷刷刷」三劍，急攻閔秋江，閔秋江拚命抵擋，有點手忙脚亂，牟長盛見同伴危急，急忙揮舞着鋸齒刀，助他解危！

酒長劍以一敵二，仍然取得上風，不過閔秋江那兩條蛇：小白和小花，却不時予他威脅，使他分神。

萬高樓恨不得一脚將龐金城踢斃，不過又投鼠忌器，雙方僵在那裏。凌英武冷聲問道：「爹，想個辦法先救下英妹！」

凌天鳳淡淡地問：「你腿上的傷包紮好了沒有？」

凌英武道：「傷口雖長，幸而不深，不過樊師弟受的傷却重！」

「他那裏受傷？」

「爲了閃避那兩條活蛇，被閔秋江的蛇形劍在脅下刺了一劍！」

「回家之後再料理！」剛才凌天鳳恨不得離開，如今見情勢有變，又希望留下來了。

萬高樓忽然想到一個辦法，他估計龐金城不敢貿貿然下殺手毀掉凌英英，因爲如此一來，他將兩面受敵，死無葬身之地，是以冒險向龐金城拂出一袖！

龐金城拉着凌英英閃開一步，道：「萬兄眞以爲老夫不敢殺她？大不了來個玉石俱焚！」他一對眼睛一直注視着對方另一隻袖管，果然萬高樓左袖一展，向他面門彈去！

就在此刻，萬高樓口微張，飛出兩顆瓜子，射在凌英英的身上，他這以口噴物擊穴之技，世上無雙，比之常人以指擊穴，更爲神妙方便，只見凌英英嬌軀一震，穴道已經解開。

龐金城的視綫被萬高樓肥大的袖管所遮掩，更加正在後退，是以凌英英穴道已解，渾然不知！

萬高樓忽然飛身踢出一腿，龐金城獰笑一聲，將凌英英向他送去。「萬兄，還是由你自己結果她吧！」

不料凌英英在此刻也同時發力，只聽「嗤」的一聲响，後背碎裂，凌英英已脫出他的魔爪？而危機也在此刻產生！

萬高樓一見凌英英飛過來，急切之間收腿不及，只得凌空擰腰，勉强改了個方向，身子落定，居然站立不穩，在地上打了個滚！

凌英英也大吃一驚，連忙低頭彎腰閃避，龐金城乘勢一掌向她後背擊去！

凌天鳳一家都站在遠處，袖手旁觀，根本不知道會有此變化，而最近的萬高樓亦已滚落地上，眼看凌英英即將香銷玉殞，忽聞一陣刺耳的「嗚嗚」之聲，由遠而近！

龐金城吃了一驚，一抬頭，只見一隻酒盞迎面飛至，那隻翠玉所製的酒盞，滴溜溜地轉個不停，一看其來勢，已知上面注滿了眞力，龐金城只好舉掌將他掃掉！

「噗」的一聲，翠玉酒盞側飛，射在一棵樹上，居然嵌在樹幹上而不碎！

龐金城只此一躭誤，凌浩田已一陣風般衝了過來，一拳畢直擊出！

這一拳力道之强，氣勢之猛，一時無兩，龐金城手臂一移，全力拍出！

凌浩田的拳頭擊在其掌心，龐金城只覺體力氣力翻騰，後退了一步，凌浩田也同時站立不穩，蹌蹌蹌退後！

說時遲，那時快，鄔平野已追了上來，「蓬」的一聲，在他後背上擊了一拳，龐金城的眞力在凌浩田體內尚未消除，再吃鄔平野後背一擊，兩股力一併發作，凌浩田再也受不住，「哇」地一聲，吐出一口血箭！

萬高樓尖嘯一聲，在地上飛起，雙袖飛捲，瘋狂般向龐金城攻去！

凌浩田似喝醉了酒，向前蹌蹬了幾步才站穩了脚，凌英英見他爲救自己而受重傷，大爲感動，連忙扶住他，轉頭叫道：「背後施襲，算得什麼好漢！」

鄔平野對凌浩田甚是佩服，擊中他一拳之後，頗有悔意，聞言訕訕地道：「鄔某以爲他避得開！」

凌英英大聲道：「他避得開便不算偷襲？假如你認定他一定避得開，又何必打出這一拳！」

鄔平野不由語塞，凌英英低聲問道：「林……大哥，你覺得怎樣？」

「我沒事！」凌浩田舉袖拭去嘴角血跡，道：「你怎會被他抓住！」

凌英英嘆了一口氣，道：「說來話長，以後……有機會再談吧！」

鄔平野說道：「你們說完了那情話沒有？」

凌英英滿面通紅，啐道：「狗嘴長不出象牙！」

凌天鳳喝叫，道：「英兒，還不快過來！」

凌英英極不願意地走過去，龐金城面對萬高樓，感到壓力可大，知道二十年的苦練，依然沒法反超，是以喝道：「老鄔，還不快動手！」

鄔平野只好道：「小子，再來，假如你已無再戰之力，你不再動手，我鄔平野便放過你！」

龐金城急罵道：「你喝酒喝糊塗了？還不來助老夫？叫老牟的助手對付他！」

凌浩田自然不能讓鄔平野過去助龐金城，反而先發動攻勢，連續三拳，往鄔平野身上招呼！

鄔平野「哈」地叫了一聲：「你眞的不怕死呀？」他接下三拳，也還了三記。

凌浩田受傷之後，可有點招架不住，不久便中了鄔平野一拳，凌浩田勉强用了一拳，但力道大減，鄔平野渾然無覺，展開攻勢，又擊了凌浩田一拳。這一拳打得凌浩田再度口滲鮮血。

凌英英大是不忍，忙叫道：「爹，他剛才是爲了救女兒才受傷的，你快替下他吧！」

凌天鳳斥道：「閉嘴！爲父還未向你問罪，你倒敢干涉我起來！」

凌英英道：「爹，女兒不是干涉，但……他多番救女兒，理該投桃報李！」

凌英傑冷笑道：「敢情是你心痛情郎被打！」

凌英英氣得手足冰冷，大聲道：「爹，假如你不出手，女兒可要去助他了！」

「賤人，你敢出去，以後便不要踏進我家門一步！」

萬高樓在旁聽見，忍不住譏諷道：「凌天鳳，你不是自命大俠麼？怎地又見死不救？」

凌天鳳道：「凌某若救你們這些邪魔外道，豈非自甘墮落？」

「萬某是邪魔外道，難道林祖聰也是？哈哈，他可是你的未來女婿！」

「住嘴！凌某怎會有這樣的女婿？他自甘墮落，拜你爲師，凌某絕不會讓女兒跟他！」凌天鳳道：「咱們走！」他轉身揮手，示意手下離開。

凌英英忽道：「爹，女兒不回去！」

凌天鳳臉色一沉。「爲何不走？」

凌英英一反常態，理直氣壯地道：「女兒不能見死不救，何況他對我有恩！爹，你平時不是教咱們要恩怨分明，要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麼？」

凌天鳳臉色十分難看，喝叱道：「丫頭，你敢不聽話，老夫便與你脫離父女關係！」

凌英英忽閃到一個家丁身旁，劈手拿下一把長劍，飛了出去，頭也不回地道：「爹，女兒事後再回家向你負荆請罪！」

凌英武道：「英妹，你犯不着爲他涉險，快回來！」

凌天鳳大聲道：「走，不要叫她！老子就當作沒有這個女兒！」

凌浩田也大聲道：「凌姑娘你快回去吧，不必理我……我不會有事……」由於他說話分神，話音未落，又吃了鄔平野一拳！

凌英英更不能坐視，飛身過去，揮劍便刺向鄔平野的後背！

鄔平野聞得背後聲响，及時閃開，獰笑一聲：「丫頭你眞要找死！」

凌浩田舉袖拭去嘴角血跡，喘息一陣，重整旗鼓，再度加入戰團，道：「凌姑娘，你歇歇！」

「不，還是你歇吧！」凌英英態度十分堅決。

鄔平野道：「你們四個一齊上，不用爭！」

凌浩田與鄔平野換了數十招，知道無論是凌英英，還是自己以現在的實情，單打獨鬥，都非對方之敵，因此只好沉住氣應戰，但兩人以衆敵寡，依然落在下風。

龐金城越鬥越是心驚，萬高樓雙臂雖殘，但一對袖管使動起來威力比以前還大，實在出乎意料，而其腿上之功夫，因雙臂斷後，克苦鍛練，更是使得出神入化。

他在凌天鳳等人離開之後，更不必顧着面子，大聲叫道：「你們兩個還站着作甚？」

牟長盛兩個手下已受了重傷，此際在他催促之下，只好硬着頭皮上前，萬高樓喝道：「你們要來送死，老子只好成全你們！」

話雖如此，萬高樓因爲失去雙臂，一對袖管全靠眞氣鼓動，消耗內力極大，久戰未能克全功，再加上兩個對手，形勢立即拉平！

另一方面酒長劍以一敵二，在摸清對方的武功路數之後，已逐漸取得上風。激戰中，只見閔秋江蛇形劍在鋸齒刀之下，沿着對方的長劍削下。

這一招十分歹毒，酒長劍如果撒劍，便閃不掉鋸齒刀，不撒握劍之手又難免受傷，萬般沒奈之下，只好一個倒縱後退丈二。

牟長盛鬥志鼎盛，喝道：「那裏跑！！」忙揮刀撲上。

閔秋江十分機伶，繞了半圈，來至酒長劍身後攻緊！

酒長劍也是成精的狐狸，豈有不知腹背受敵之險的道理？只見他斜飛七尺，背靠一棵大樹，面對强敵苦鬥。

（未完・十三）

易水寒

四大名捕故事／溫涼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雷捲、唐晚詞、戚少商正準備暗中協助無情押運血書回京，此時突來了銅鐵二劍僮，衆人知道青風寨又發生了甚麼事情似的，兩劍僮尚未開口說明情況，無情便率先與戚少商、雷捲、唐晚詞走入內房，四人心頭沉重，另作商量……青天寨殷乘風雖然把黃金鱗的追兵引走，心懷稍寬，向鐵手、息大娘、高鷄血、赫連春水、唐肯、喜來錦等報告這個大好的消息，同時嘉許謝三勝和姚小雯把這一羣煞星引走，原來謝三勝、姚小雯是周笑笑、惠千紫假扮，再誘副寨主盛朝光出外佈防將他擊殺，回來又對寨主殷乘風說設卡子暗樁，殷乘風深信不疑……

臥底接應

一次令尤知味道出了「滋味粥」裏放的「五股烟」的製法，一次使他交出了另一種有色美味的毒藥「笑迎仙」，並還逼他逐步說出幾種特殊珍餚的秘製方法，看來，這便是把他「留着不殺」之用處。
　——只是這種「留着不殺」，恐怕遲早仍難免一死。
　尤知味無時無刻不在想盡辦法逃，可是身上有三處要穴被封，扣上了七道鎖鍊，外面還有每天三組、每組七人在戍守，尤知味自知逃不出去。
　——假使逃不出去，被抓回來，可能反致對方動了殺心！
　——好死不知賴活。
　——只要不死，總有機會。
　尤知味忽然有些明白了戚少商、息大娘這一行「逃亡者」的心境。
　身上憂患動盪中的人，只求活得平安無事。
　已經活得安穩的人，才求要生活多采多姿，要遂青雲之志。

拔掉樁卡

　遂了大志又如何？那時候，又有更高的奢望、更多的欲望，人的欲求，是永遠不會有止境的。
　尤知味開始後悔，他何必要幫顧惜朝幹這件出賣武林同道的事情，他大可以兩不相帮的。也許，他一向都在暗自憎忿息大娘跟戚少商的深情相知，或許，他無法忍受息大娘除了邀他助拳之外，還有赫連春水、高鷄血這兩個「情敵」的插手，他知道相帮反而不見得會受息大娘青睞、重視，却寧可做那出賣朋友的事，如此，息大娘才會明白他的舉足輕重，後悔不該薄待他。
　——如果息大娘只求他一人相帮，他會不會帮呢？
　尤知味捫心自問：如果息大娘眞是求他一人，他倒眞的會爲她賣命，絕對不會帮顧惜朝來倒戈相向的。
　他在「安順棧」制住了息大娘一干人之後，曾故意當衆說過：「我要把其他人都殺光，把大娘的身子也要了，才殺她，

就像把最好的菜餚，總要留到最後，才回味無窮。」這句話，他是故意侗嚇高鷄血等，也故意使顧惜朝對他信任放心的。
　他說的也是衷心之言，只不過，他才捨不得殺息大娘，他只望可以把息大娘唬得向他求饒，那他就可以爲所欲爲。
　這却成了他最後悔的一句話。
　其實，他也深知息大娘的個性，要是她怕嚇，也就不是息大娘了，他就是喜歡她這種個性，是別的女子所難得見的。他把話這樣一說，又爲樹立威望而打死了一向跟他爭地盤的韋鴨毛得力手下「衝鋒」，那就情斷義絕，只剩下深仇大恨了。
　這些都是尤知味後悔無及的事。
　他眞希望事情能倒往一次，他便不再爲虎作倀，跟息大娘、赫連春水這一伙，雖然亡命，但到處有江湖人物尊敬，道上朋友放緣，而今自己這一鬧，就算能逃出生天，武林中人也會不齒於他所爲。
　況且，他也是老精細明的人，如果他當天不殺「小盛子」禹全盛，那還可能有活命的機會，而今他殺了「衝鋒」，高鷄血第一個就不會放過他。而最近高鷄血在青天寨裏又召集了手下大將，「陷陣」范忠和七八位手下趕到，這范忠跟禹全盛合稱「衝鋒陷陣」，「禹衝鋒」與「范陷陣」一向是焦不離孟，有過命的交情，一是高鷄血親信，一是韋鴨毛心腹，禹全盛爲自己所殺。范忠是決不會放他活着離開南寨的。
　尤知味正是思前想後，左揣右度，十分難過的時候，鐵欄裏突然閃進一條人影來。
　尤知味心中一凜，暗自危慄：這回慘了，敢情是龔楚忍捺不下，悄悄過來了結他。
　只見那人左右四顧，掏出一大把鑰匙，試了幾根，好一會兒才把鐵門吱呀打開來。
　尤知味心中一喜，以爲是來救命的，却見是殷乘風的幕客謝三勝，手上還持着利劍，登時冷了半截。
　只聽謝三勝問道：「你想活不想？」
　尤知味忙道：「螻蟻尚且貪生，求謝兄予我生路。」
　謝三勝獰笑，把劍一晃，尤知味以爲我命休矣，不料謝三勝把劍鋒往他脖子微微一壓，並不發力，只低聲疾道：「我要是救了你，你可知感恩圖報？」
　尤知味聲音都抖了，說道：「謝大哥，只是蒙你相救，尤某永誌不忘，粉身以報。」
　謝三勝目光閃動：「我不姓謝我姓周，江湖人稱『獨臂劍』周笑笑便是我。」
　尤知味見他左臂僵直，而劍鋒沾血，想必是已殺死看守的人，周笑笑一向有惡名，「獨臂毒劍」可是黑白兩道都憎惡的人物，而今反出青天寨，想來不假，便道：「周大俠，尤某一切憑你吩咐。」
　周笑笑道：「我師妹跟你曾會過面，她也不叫姚小雯，原名惠千紫，武林素稱『天姚一鳳』，跟我們是同一道上的，我們今晚要裏應外合，打開寨門，造成騷亂，接應文、黃、二位大人，顧公子的兵馬，亟需人手，要你出力。今日在此地並肩子作戰，他日在官途上相互照應，你可別忘了今晚的事！」
　尤知味知道有望逃生，心中狂喜，忙不迭道：「一定一定。」
　周笑笑問明尤知味身上鐵鎖是那一根鑰匙，一面替他開啓，一面囑咐道：「青天寨裏有不少能手，我們攻其不備，暗中下手，能殺一個，便是去一名强敵，知道嗎？」
　尤知味嘴裏唯唯諾諾，心中却有些爲難：這一來，豈不是又要跟他們更結深讎嗎？但回心一想，此乃生死關頭，决不能婦人之仁，拚着活命，就非要殺敵不可。
　這時候，周笑笑忽疾道：「有人來了！」即要尤知味佯作鐵鎖未解，仍纏在身上，掩上鐵柵，自己閃身門後。
　只聽一個人落步甚輕，自遠而近，巡邏一陣之後，又躑躅不去，尤知味怕自己逃生希望告吹，一顆心忐忑亂跳着。
　只見那木門「吱」的一聲，被推了開來，一個獅鼻闊口的青年，張望走入，尤知味一看便知是赫連春水的「四大家僕」的其中之一。
　原來赫連春水與高鷄血，都覺得該對青天寨付出一分防守的責任，赫連春水遣「四大家僕」對各處多加留意，高鷄血也囑咐范忠參與巡邏戒備。這家僕獨經此處，發現空蕩蕩的，把守的四名士卒，都不知去了那裏，大起疑心，便進來瞧瞧，見尤知味仍鎖在牆上，囚在柵裏，這才算放了心。
　家僕正要離去，忽見地上投了一條長長的人影，疾退數步，單掌護胸，掣刀在手，喝道：「是誰？」
　人影立即走了出來，道：「是我。」
　家僕一見，原來是寨中的謝三勝，即收刀拱手道：「不知是謝爺，得罪之處，尚祈見諒。」
　周笑笑道：「你是不是覺得有點奇怪？」
　家僕微微一怔，不明白他何有此語。
　周笑笑道：「這兒看守的四位兄弟，却到那裏去了？」
　家僕道：「是呀，我正覺得奇怪，所以進來看看。」
　周笑笑揚手拿出一件東西來，說道：「我發現一物，沾有血迹，你看看可有蹊蹺？」
　家僕湊臉過去一看，發現只不過是一只鋼鏢，也沒沾什麼血迹，不待發話，倏地，周笑笑一甩手，鋼鏢迎面打到。
　家僕又驚又怒，急閃身急避，鋼鏢釘入肩膊，家僕正待喝問，周笑笑一劍已刺入他的胸間，一面笑道：「沒辦法，你旣送上門來，我非殺你不可，這兒的人，遲也是死，早也是死，你就先走一步罷。」
　家僕手中巨鏟半式未展，已含恨而歿。周笑笑把他的屍身擺成尤知味蜷伏牆角的模樣，把家僕身上的衣服卸下，叫尤知味換上。周笑笑返身對尤知味道：「你瞧見了吧！」
　尤知味忙說：「瞧見了。」
　周笑笑道：「文大人、黃老爺、顧公子、高鏢頭的兵馬，二更就到，惠師妹已領了人，左腕蒙上黑巾，作爲暗記，儘可能把青天寨暗卡引開，或引不開，便逐一掩殺，你我兩在此處，把站防班守的翦除

，最好也把青天寨高手格殺，裏應外合，不愁南寨不破，我還有幾名手下，已散佈四處行事，都是以腕纏黑布爲記。」

尤知味諾諾，但心下議定：無論往那兒去，殺人放火，都要隨着周笑笑，這不是爲別的，只因爲尤知味自知幾日來身受打熬折磨，萬一遇上强敵，可能眞應付不來，豈不自找死路。

尤知味心裏想着，咀裏却道：「我們下一步該怎麼做？」

周笑笑道：「大軍從西北二門攻入，西門的人馬，已受控制，大軍一到，定必響應，北門有范陷陣與三大家僕值夜守更，撞上時，便先解決誰，范忠饒勇善戰，遇上了可得小心。四大家僕聲氣同心，而今一人失踪，其他三人必定往尋，爲免張揚，還是及早除去的好。」

尤知味說道：「是，是，是，只不過我對這地頭不熟，只望能跟在周大俠身邊行事……」

周笑笑以手比唇，低聲道：「噤聲，快臉向牆角蹲下。」把先前那家僕的武器巨銼迅遞給尤知味，尤知味連忙找陰黯處伏下了。

有人沉聲喝道：「今年是十二生肖那一肖？閣下何人。」

周笑笑即以暗句回答道：「今年肖貓，在下非人。」

那人立即現身，原來又是「四大家僕」中另一人，手持巨剪，見是周笑笑，揖道：「原來是謝爺。」

周笑笑招呼他，道：「老哥出來巡察麼？」

那名家僕道：「老三剛往這邊看看，但却不見了，不知謝爺可曾見着？」

周笑笑揚眉道：「你那位大眼闊嘴的弟兄麼？他剛才……」突發一聲斷喝：「是誰？滾出來！」指着蹲着的身影，神色十分緊張。

尤知味心頭一震，以爲周笑笑要出賣自己。那家僕也吃一驚，隨指望去，只見一個老三服飾手持巨銼的人影，正待喝問，忽覺背心一痛。

這僕人此驚非同小可，他迎變奇快，往前急縱，但劍尖已嵌入背肌三分。

僕人往前掠，周笑笑也往前掠。劍尖仍在背上。

劍再刺不進去，僕人也甩不掉劍鋒。

兩人一追一逃，僕人只覺剌痛入心，但脚下絕不能停，只想換得一口氣，呼叫求助，但前面那影子突然立起，巨銼橫截，已擊在他胸前。

他的肋骨，登時碎了七、八根。

這一頓之間，劍已刺入背內，自胸前冒出一截尖劍。

這僕人瞪目吐舌，仆地慘死。

周笑笑笑道：「又一個……」

尤知味知情識趣，忙道：「周大俠好劍法。」

周笑笑遜道：「那裏，我們是合作無間。」

尤知味趕忙道：「我是誓死追隨。」

周笑笑看看沉沉天色，道：「二更天早過去了，不知惠師妹可順利否？」

× × ×

「天姚一鳳」惠千紫一向是周笑笑最得力的左右手，所以江湖人都傳說：周笑笑雖然失去了左臂，但有惠千紫，就等於有兩條右臂。

周笑笑其實並不殺人放火，結夥掠刦，也不行俠仗義，抱打不平，只偶爾明搶暗盜，江湖人稱他「毒劍」，是因爲他心胸極窄，裂眥必報，甚至鷄毛蒜皮的小事，他也會記仇在心，報復得慘無人道。

商邱有一家綢店，因東家不怎麼瞧得起周笑笑，語言刻薄了幾句，周笑笑也不發作，到得夜裏，竟持劍到了東家屋裏，姦污了他的老婆，還要逼那東家姦他的女兒，鎭江有一家「曉嵐鏢局」，遭周笑笑攔路索財，局主甘曉嵐是個老英雄，脾氣剛烈，說什麼也不交呈「拜禮」，周笑笑戰之不勝，居然偷了官帑貢品，栽贓甘家，害得甘曉嵐滿門抄斬充軍，鏢局也因而消散。

所以，武林中人，大都鄙薄周笑笑爲人，又不敢宣之於口，怕惹來這個魔星尋仇。

周笑笑最令人不齒的行爲，是慣「抽後腿」，誰跟他結下樑子，他固然不擇手段，施加報仇，但就算相交甚篤，一旦有禍患來時，或利益當前，他也把夥伴照「賣」不誤。

如果說周笑笑也有「原則」的話，那麼肯定就是他從不做對不起惠千紫的事。

周笑笑的斷臂，便是爲惠千紫力退强敵「神劍」蕭亮，惠千紫生性淫狠，又極好面子，凡是跟她相好過的男子，她多在事後殺而滅口，蕭亮的一位友好，不會武功，詩文極好，受惠千紫所誘，胡塗就纏綿了幾天，以爲飛來艷福，結果一顆頭顱被惠千紫的鋸齒刀鋸剩下一塊頭皮。

蕭亮大怒，爲友出頭，追殺惠千紫，周笑笑竟然爲惠千紫奮勇迎戰，被蕭亮斬去一臂，負傷逃逸，後蕭亮要力戰「大夢」方覺曉，不能再追殺二人（事詳見四大名捕故事之「開謝花」）。周笑笑，惠千紫作惡如故，洪澤旁一家飯舖的夥計見周笑笑獨臂憔悴，服務態度惡劣，招待不周，惠千紫斥喝幾句，那夥計反說：「我是你家奴麼？我是你兒子嗎？去你奶奶的，你們不怕生個沒屁眼的兒子！」

周笑笑聽了恨極。公然把那夥計扭到菜市街口，大庭廣衆之下，挖眼拔牙，穿耳剁鼻，還把他的牙齒全打落，逼他吞下，然後才揚長而去。這件事，恰好驚動了要追查那一批官帑、貢品眞相、還「曉嵐鏢局」清白的無情，他知道周笑笑在何地帶出現，立即追了過去。

周笑笑和惠千紫自然不是無情之敵，聞風而逃。周笑笑雖談不上有什麼朋友，但和惠千紫却握有綠林同道的不少「秘密」，以此爲脅，要他們設法阻攔截下無情，有些不怕死的，不知四大名捕厲害的，也在沿路阻截無情，但全都被打得落花流水，狼狽不堪！

周笑笑、惠千紫一急，投奔九九峯連目上人，連目上人本是周笑笑父執輩的世交，好心勸諭周笑笑，要他向無情自首投案。周笑笑惡向胆邊生，狙殺了連目上人，待謝三勝和姚小雯回來，佈下陷阱，把二人格殺，然後裝扮成他們形貌，投奔南寨，殷乘風一時不察，便將這兩個禍患收

容。

其實大凡武林中人，挾技求快意恩仇，也是常事，只不過，大都智者知藏，適可爲止，恩怨分明，尤其不對不識武藝的常人恃技行兇。周笑笑這種作爲，實犯衆怒，是故才引動「四大名捕」裏的無情，千里追緝，因而誤將戚少商捕拿，惹起了跟劉獨峯的一場誤鬥，爲九幽神君所趁的種種事故。

周笑笑和惠千紫却爲無情這一逼，迫入了青天寨，靈機一動，惡念又起，知道自己被緝拿得緊，總不能逃亡一輩子，决意跟官府合作，將「功」贖罪，要殲滅南寨，換取自己的自由、生命與功名。

× × ×

惠千紫參與「青天寨」的佈防，第一步便把暗卡撤後十五里。

由於她有寨主殷乘風的手令，對暗卡的調動，別人也不敢置喙。

她第二步便要把後五里地的明卡歸由她的部屬掌管。

這遭致薛丈一的反對。

薛丈一這樣說：「沒有寨主的命令，誰都不可以作這樣的調度。」

惠千紫幽怨地瞧了薛丈一一眼，故意挨近身子，肩膊微觸薛丈一的胸膛，妮聲道：「你天天晚上都忙這忙那的，總沒歇過，人家怕你辛苦嘛。」

薛丈一是個老粗，心中有點陶陶然，咀裏却說：「辛苦點也沒辦法。」

惠千紫笑擰他的臉：「你這人怎麼那麼呆板。」

薛丈一的大手摟住了她的腰：「什麼板？」

惠千紫斜乜了他一眼：「你歇歇呀，我待會兒就來陪你。」

薛丈一樂不可支，張着嘴闔不攏，一味的說道：「好，好，待明晨換哨了就回去。」

惠千紫跺足嘟着嘴兒道：「什麼換哨？這兒就留給我啦。」

薛丈一色迷迷的看着惠千紫，道：「不行，不行。」

惠千紫給他氣煞：「你幹什麼啦！」

薛丈一的手一路摸了上去，惠千紫把他的手打開，他正色道：「什麼我都可答應你，但不能違背青天寨的規矩。」

惠千紫見他對美色興趣盎然，但決不因私廢公，恨不得一刀把他殺了，但這樁子裏雙方都有部屬，一旦鬧了開來，事情就穿了，惠千紫也不敢冒這個險，只好裝作佯怒，說道：「你要是不放心我，我就不睬你。」

薛丈一扯她衣角，央她不要生氣。

惠千紫又施溫柔手段：「你就少管一晚事罷。」

不料薛丈一仍是道：「就這樣不可以。寨主把責任交給我，我樂歸樂，不能誤事。」

惠千紫游說道：「你交給我，我替你盯牢着，那有誤事來着！你別婆婆媽媽娘點子樣兒，放點男人氣概出來好不好？難怪殷寨主只瞧得起盛副寨主，沒把你看在眼裏！」

薛丈一恨恨的道：「寨主看重誰，我也拿他沒法，誰胆小手脚軟，誰才是好漢，用不着我姓薛的充！不過，有違責守的事，我老薛說什麼也不幹！」

惠千紫只好翻臉：「你不幹，便是對我不好，我這輩子都不睬你。」

薛丈一急得跳脚，但仍是道：「你體諒體諒。」

惠千紫沒法可施，忽靈機一動，拏出盛朝光的印信，冷語道：「其實盛副寨主早已下達命令，要你撤守寨內。」

薛丈一氣得乾瞪眼，忿忿地道：「那姓盛的這不明爭功麼！我——」

惠千紫以爲薛丈一必定不服，誰知薛丈一道：「按照寨規，我也不能不聽副寨主的行軍調度，唉，算了。」便依令撤軍退守入寨。

惠千紫不意誤打正着，正要順水推舟，實行第三步驟：「外面的傳訊，盛副寨主有令，也一概由我明、暗二卡接收，你們不得插手。」

薛丈一怒笑道：「沒這樣子的事！」

惠千紫以爲露了馬脚，暗吃一驚。

薛丈一忿忿地道：「副寨主權限只能叫我撤人，不能不准傳遞急信。青天寨設在外的傳訊三十七處，萬一有敵掩撲，少說也有十幾路信號告急，分七種門道，明卡接收五成，暗卡接收三成，我們寨防接收二成，另外三路，直接通告殷寨主，誰也更改不得。」

惠千紫聽青天寨傳訊系統這般嚴密，知道此事難以求功，心裏準備一旦官兵掩近青天寨，她即率部屬將忠心防守的南寨弟子除去，反撲大寨，先把薛丈一格殺再說。至於傳遞給殷乘風的訊息，有周笑笑在內截阻，理應無碍。當下便矍然道：「好，你先退返寨內罷。」

果然，接近二更時分，官兵急撲青天寨，由於南寨外圍疏於防範，軍隊又有備而來，行動猶如迅雷，不少樁子猝不及防全給拔掉，其他方面未被驚動，猶是如此，仍有十三道伏樁，發出了告急暗號。

這些急訊，有用烟花作訊號，有燃火以傳遞，有快馬傳信，有飛鴿傳書，但給惠千紫的明卡，截去六件，暗卡截去四件，且把傳訊者誅殺。

但仍有三件傳訊，成了漏網之魚，不透過旁人之手，直入青天寨，其中兩項，是要直接逕達殷乘風之手的。

剩下一個快訊，是經拒馬溝的護寨溝道，塞在空瓶子裏，流經寨前，由薛丈一親信接獲，立刻交給薛丈一。

薛丈一命人展開一看，此驚非同小可，却因未證實消息眞假，立即單騎赴前卡，找上惠千紫，問個清楚。

薛丈一是一個極遵守寨規的人，古板而老實，偏偏古板而又老實的人，往往也不怎麼聰明，此事頗爲蹊蹺，怎會前卡風聲全無，而告急訊息反直達寨裏呢？薛丈一却不加思索，也沒命人走報寨主，逕自去察看卡樁。

他找着惠千紫，劈面就問：「你是幹什麼的？敵人逼近都不知曉！」

惠千紫察看他身邊旣帶手下，便道：「那有此事。」

薛丈一粗聲道：「趕快傳七路分卡的頭目來見我！」

（未完．卅三）

千門奇俠故事／馬雲・文
可飛・圖

機密（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俱樂部內，一個白俄的商人白先生正和一位黃先生賭沙蟹，白先生明明是賭贏了，却自己說是輸了而棄牌，黃先生也因此而贏得一大筆金錢，但這件怪事却讓千門奇俠游天虹瞧見，而引起他的好奇心，決定探個究竟，游天虹接到一個自稱是代表美國政府的人的電話，要游天虹阻止黃先生和俄人交易，同時給了大筆金錢給游天虹，游天虹答應了他的要求，游天虹知道江强也在偵查此事，於是互通電話後，兩人決定合力來辦此案……監視黃先生的手下發現黃先生失踪了，適時酒店房內電話响起，是找黃先生的，江强順口答應了對方……

快艇遭轟炸　江强倖獲救

「哈哈……」江强惟有强作鎭定：「那只不過是表面上的事情，我才不會那麼笨啊！」

女郎瞪住阿强問道：「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江强解釋說：「不怕坦白對你說吧，我欠了人家的賭債，所以才非走不可。」

「我明白了，所以你就爲了還債，出賣美國政府，是不？」女郎道。

「是的，陪我東來，負責暗中保護我的，也正是我的債主。」江强無非爲自己鋪定後路，因爲他身上有電子追踪儀器，萬一游天虹師徒二人和他的手下們突然出現，他也可以解釋：這是債主的人。一則可以令對方減輕心理上負担，二則也可以再展開討價還價。

就在這時候，外面有個人入來，對女郎不知說了什麼，只見女郎面色大變：「哼，你眞不知死活，竟敢向我們施詭計。」

「我實在不明白你的意思。」江强故作驚奇！

「你的同黨正用另一艘快艇追踪我們，你還敢裝蒜麼？」女郎吩咐身邊的人：「叫大家準備一下，必要時向他們開火！」

江强立刻作出反應：「切勿亂來！」他又解釋道：「我有家人在他們的手上，萬一他們出事，我的家人也會完蛋！」

「哦！原來你早已知道他們是誰了！」女郎杏眼圓睜，顯得更加生氣！

江强担心這班人的確有實力毁滅他們，於是說道：「妳且息怒，他們追踪前來，只是時間問題。」說到這裏，他又從口袋中搜出一枚電子追踪儀器，說道：「我的債主並非武裝，他們來得及時，正好讓我們談談這宗交易的價錢問題。」

「你一切由他作主？」女郎又是一怔！

「是的。」江强點點頭：「我們雙方約好分賬的，除了還給債主的欠債之外，我當然另有一大筆金錢，然後才可以過下半生啊！」

江强本來由甲板被人押進入艙內，現在又再由槍手由船艙押到甲板上面去。

視綫之內，海面上不遠處果然出現了一艘較大型的快艇。

艇上的人正用燈號閃動，但江强却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更加不知道游天虹他們怎麼可以一下子找來這麼大的一艘快艇！本來江强已

絕陷於絕望，因爲事前他們根本想不到對方突如其來地由水路出現。

中年人面色突變：「他們警告我們，若不投降，就轟沉我們！」

航海燈號並非每一個人都看得明白，中年人神情這麼緊張，相信他必然看得非常明白。難怪連帶剛才仍然威風八面的女郎此刻也有些慌張！

江强更加覺得萬二分意外，他雖則因爲彼此距離太遠而看不清楚對方是什麼人，但從表面看，對方可能是另有其人，而不是游天虹他們。如果是游天虹他們，「警告燈號」分明是靠嚇。

大型快艇越迫越近，女郎雖則下令戒備，但是中年人却低聲叫他們勿輕舉妄動，也許他也看得明白，對方的火力可能高過他們。

快艇有許多類，有些是商用的，有些是軍用的；後者的速度自然很高。看眼前這艘大型快艇的速度，極有可能是屬於軍用的。不過外型可能經過修飾而已。

當大型快艇駛入視綫範圍之後，小型快艇上面的人，包括女郎、中年人和江强在內，都可以清楚見到，大型快艇上面的裝備……單是甲板上架着的重型機關槍，就夠令他們口呆目瞪！再仔細看清楚，甲板上的其他人，都配備了新式槍械！

船頭上站了一名大漢，手持擴音器，對準小型快艇這邊廣播：「你們小心聽清楚，我們只是想了解一件事，並無惡意，要是萬一你們先開火，我們惟有發射火箭炮將你們連人帶艇轟沉！」

「火箭炮？」小型快艇上面所有的人都怔了一怔！

這時他們才留意到甲板後面有些東西閃閃生光，一幅墨綠色油布正被一名大漢揭開，油布覆蓋着的，正是一支火箭炮。

對方來得突然，令到小型快艇上的人都爲之愕然！江强越來越想，尤其是此刻他已看得清楚，對方絕對不是游天虹他們。分明是另外一批人。

海面上的風浪不太大，有人正企圖由大型快艇跳過來。就在這刹那間，江强身邊一名槍手先發制人，立刻開了一槍！江强反應迅速，立刻伏在甲板之上。

一連串槍聲响起，情況立刻變得非常之混亂！

江强彷彿感到血肉橫飛，鮮血好像開了花洒一樣洒落在他的背上！他雖然是一名退休警探，又是現役私家偵探，但從來就未嘗試過這麼可怕的場面。他伏在甲板上，暗忖這次絕無生還的希望！

然而事情似乎出人意料之外，槍聲很快又靜止下來。

江强動也不敢動，靜伏甲板之上。大型快艇上的人紛紛跳了過來！

似乎毫無疑問，小型快艇上的人處於下風，大局已由大型快艇上的人控制！

在一陣詛咒、漫罵之聲中，小型快艇上的人紛紛被繳械，這時江强被人由甲板上揪起來。很快就有人過來對江强說道：「你有沒有受傷？」

事實上，江强也不知道有沒有受傷，他回頭看看，原本站立在他身邊的一名男子，已被亂槍擊斃，渾身鮮血，死狀可怖！江强的身體上也染滿了血漬。

江强猶有餘悸地說：「你們到底是什麼人？怎麼可以胡亂地開槍呢？」

一名年約二十餘歲的男子笑道：「放心！我們槍法如神，不會錯殺良民的。」他隨即又瞪住江强問道：「你可就是帶走美國國防機密文件的黃博士？」

江强點點頭：「坦白說，我只爲了錢，但文件不在我的身上。」

那男子向其他人打了一個眼色，叫他們將江强帶到大型快艇上面去！

江强不知道對方的來龍去脈，更加不敢反抗；尤其是當他看清楚這班人的手上武器如此新式的時候，就已經猜到這班人來頭不小。

江强也是剛剛踏上大型快艇的甲板，已聽到一陣槍聲，場面變得非常混亂！

江强後來回頭看了看，只見小型快艇之上，屍體遍甲板，血漬濺滿各處，令人見了也噁心！

大型快艇上的人紛紛跳回來，隨即有人叫道：「快些開船！」

不久即聽到一聲爆炸！小型快艇在一團濃烟之中沉沒！江强看見這種情形，更加感到忐忑不安，因爲他自己知自己事；自己明明冒充的，而這班人又如此心狠手辣，萬一讓他知道了假冒的身份，當然生氣，那時候，江强肯定難逃刧數！

大型快艇開得很快，這方向應該是開返市區吧！江强心裏想。

有人過來安慰他：「博士，放心吧！你不會再有事的了，我們是奉命來救你的。」

江强半帶驚喜，以爲這些是游天虹派來的人。但仔細看清楚，却又不似。

他問道：「你們到底是何方神聖？」

「我們的身份不可對你講得太清楚，但你的身份我們反而十分清楚。」那男子笑了笑說道。

江强到底也曾經是握過槍的退休警探，對眼前這班人槍法如神以及心狠手辣的表現看，暗念他們絕不可能是正派人物。

同時從另一角度看，「黃博士」如此受到重視，分明與「機密文件」有關。到底黃泰萊手上所擁有的是一些什麼文件？

江强平時很冷靜，但這時反而有些驚慌，因爲他猜不透這班人的來龍去脈，不知道自己的僞冒身份何時才被人揭穿，萬一被對方識破，後果是不難想像的！

不過無論如何，事情發展到目前這個階段，江强事前發夢也想不到。

快艇漸漸駛入接近市區的海域，速度減慢後，正逐漸靠近一艘貨輪，而不是靠向碼頭，爲什麼？江强又是一陣迷惑！

貨船懸巴拿馬國旗，但未必就是該國的船隻，只是在那兒註册而已。

江强忽然感到無比恐懼，因爲他想像到可能有人要偷偷把他當作貨物一樣，偷運出口，而運到某個希望得到「黃博士」的國家去。

他忍不住就要跳入海中，因爲這樣仍有一綫希望，總好過被人當作貨物一樣，放入貨櫃箱裏面。

江强忽然靈機一觸，趁住快艇仍未靠泊貨輪之前，對身邊的人說道：「你們雖然聰明，只怕今回可能棋差一着！」

那男子瞥了他一眼問：「哦？這是什麼意思？」

江强道：「可不是嗎，我的東西全不在身上，此刻你們應該送我返回市區酒店，否則就會功虧一簣！」

然而那男子不爲所動，反而警告他：「你切勿强行離去，否則，只會死得不明不白。」另一人對江强說道：「我們只想弄清楚一件事，那批機密文件可能已落入我們手中，你放心好了！」

這時候，快艇已靠向大貨船的吊梯旁邊，那些槍手都小心翼翼地，正將江强押向吊梯！

「小心地慢慢爬上去吧！」江强身邊的人

又警告着說：「我們不會讓你逃脫的，必要時只有開槍殺死你！」

江强不會懷疑他們的能力，因爲那些人的確擁有最新式的槍械，甚至也會有滅聲手槍。

他無可奈何地，乖乖的沿住吊梯爬到大貨船上面去。

原來貨船船舷旁邊已聚集了另一批槍手，他們正虎視眈眈地，注視着江强。

江强決定放棄冒險，乖乖的登上甲板去，然後，他迅速被人押進船艙裏面去。

他被帶進一間房內，裏面有數名外國男子，神情顯得非常嚴肅！其中一個金髮碧眼的，看上去最少也超過五十歲了，似是這班人的首領。他坐在一張辦公桌後面。辦公桌的桌面之上，正散佈着一些照片。

這男子盯實江强，態度沉着地問：「你到底是什麼人？」

他問得直接了當，令到江强這位假博士不由得暗暗地吃了一驚！

身邊站立的其他人，分明都是身懷武器的槍手，他們也不懷好意地，盯實江强，令到江强更加如坐針毡！

江强訥訥地說：「你想知道我是什麼人，似乎應該先讓我知道你是什麼人。」

「我不妨告訴你，我是來找黃泰萊，你肯定不會是黃泰萊。」那男子迫視着江强。

「你憑什麼說得這麼肯定呢？」江强問反道。

「你過來看看這些照片，自會明白自己到底愚蠢到什麼程度。」

江强走到辦公桌前面，只見散佈在桌面上的，全是黃泰萊的照片。有正面的，有側面的，有生活照片，亦有在工作室拍下的，種種式式，足足超過十餘幀以上，就是揀不出一張與江强的面貌稍爲相似的。

江强苦笑道：「我也不妨告訴你，我一直只在忠於自己的工作，並不算犯法！」

「你冒充別人，還不算犯法？」

「我有迫不得已的苦衷。」江强道：「我是一名私家偵探，有人出錢託我去找黃博士，剛好又有人致電酒店房間，要約黃博士見面，我惟有暫時冒充他。」

「是誰出錢聘請你找黃博士的？」

「他是一名美國人，雖則他不允透露身份，但我猜可能是美國太空總署派來的人。」

「美國人？」金髮男子與他的同伴交換了一個眼色，很快就說道：「如果你眞的只是一名私家偵探，我也不妨告訴你，我們正是美國政府派來的人。但我們並未花錢去聘請任何人協助我們找黃博士，我想你可能只是被人利用而已！」

江强這時才如夢初覺。

眼前這班人似乎不會胡扯，他們的確似是美國政府派來的人，否則絕不可能有這麼多的黃博士的照片。

江强對於這班人的身份，有點半信半疑，他的想法就是：如果對方眞的是美國政府派來的人，爲什麼會出手這麼狠辣？

但從另一方面去想：如果這班人不是美國政府的人，那麼他又是何方神聖？

無論如何，這班人可以用狠辣手段去對付別人，將他搶回來，現在却發現他的假冒身份，相信亦可以同樣地用狠辣手段去對付他。

江强想到這裏，又不禁打了一個冷顫！

那金髮男子又說：「我們初到貴境，對這裏環境非常陌生，所以不得不找一些朋友從旁協助，現在才知道他們雖然做得不錯，到底還是棋差一着，連你這個冒牌貨也認不出！既然你說你是個私家偵探，又受託於人，而那人又在冒充是美國政府派來的，我倒想與你來一個君子協定！」

江强心裏想：只要不難爲自己，還有什麼不可以答應的呢？

於是他故意說道：「你們雖則是美國政府派來的，但是，我的當事人相信也未必說謊，因爲美國政府亦有許多部門。」

金髮男子道：「我要令你明白整個事件，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總之，你想獲得自由，我有條件，只要你答允我的條件，大家都有好處。」

「好吧，你先說出你的條件，讓我考慮一下好嗎？」

「由現在起，我們合作去找黃泰萊，只要任何一方面先找到黃博士，都要通知對方。」金髮男子道。

江强抓抓後腦：「我……我不大明白你的用意。」

「你想明白，並不困難。」金髮男子由他的座位站立起來！「我們只要找到博士，一切危機將會變成過去。而我們非常希望知道用錢去聘請你的人是何方神聖！」

「你要去對付我的當事人？」江强又是一怔！

「不！只是想弄清楚對方的底子而已。」金髮男子友善地遞了一支香烟給江强：「如果你肯合作，我們不但不會難爲你，還給你一定數目的報酬！」

「我可以選擇麼？」

「你沒有選擇的機會，因爲這是關乎到整個自由世界防衞體系的大事，如果你不答應，我們也絕對不會殺你，因爲我們不想觸怒本地政府，但我會另外找人對付你，就像對付他們一樣。」

江强也聽得明白，這是相當露骨的恐嚇！但聽到這裏，他總算明白了，眼前這班人可能是外交特權人員，由於不想觸怒這裏的政府，所以才會另外用錢聘請某一種人代辦一切，而那帮人急功近利，又有美國特務供應新式軍火，所以就不顧一切，可惜他們只憑綫索，從未知道眞正的黃泰萊博士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因此才會擺了烏龍。

剛才金髮男子分明有心放走江强，但又警告他不得胡亂說話。江强在無從抉擇的情況下，惟有答允了。

金髮男子於是很大方地，將那批黃泰萊的不同角度拍攝的照片，都送給江强：「這些東西可能對你有帮助，你拿走吧！」

江强正想伸手接收照片，又有人在旁警告他：「別忘記，你隨時會有生命危險，除非你乖乖的與我們合作。」

江强苦笑：「我萬一有博士的消息，到什麼地方找你們？」

「每隔若干時間，我會派人找你，包括電話和傳呼機。」金髮男子很有把握地笑了笑！

×　　×　　×

另一方面，游天虹和小牛他們，憑江强的電子訊號，追踪到公海之上，豈料當他們正想接近那艘快艇時，只見那邊海面之上發生了一次爆炸，而另一艘較大型的快艇則飛快地開走，憑游天虹他們那艘小船的速度，自難追上對方。

游天虹和小牛他們正在忖測，到底那邊公海之上發生了什麼事？

就在這時候，他們見到海浪中湧出一個人頭來。

他們仔細看清楚，原來是個女人。她正在海浪中不斷地掙扎；看來分明是該次「海上爆炸」的餘生者。

游天虹立刻指揮船上的人設法搶救！

一個救生圈拋到那女郎身邊，女郎已有些

筋疲力盡；幸好在最後一剎那，她僅可抓住救生圈旁邊的一條繩子！

游天虹還未想完，船上已有人「撲通」一聲，跳入海中去，他正是小牛。

小牛担心女郎溺斃海中，所以急不及待，主動跳入海中救她。

女郎被衆人合力拖上甲板時，已陷於半昏迷狀態。

「妳是什麼人？要不要我們送妳到醫院去呢？」

游天虹和船上的人都十分關心地盯實那女郎。

那女郎面色蒼白，神情不安，搖搖頭表示不用把她送入醫院去！

游天虹發覺她身上有傷痕，手臂正在滲血，衣服也破爛了。於是再叫人替她治傷。一邊又將她扶到一張放在甲板上的沙發椅上。

有人遞過一杯熱茶，讓女郎喝了一口。

女郎輕輕嘆了一口氣，瞥了游天虹他們一眼，眼神中充滿了感激。

游天虹在她身邊忍不住又問道：「妳可是受到襲擊？」

女郎反問道：「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總之不是警察，妳大可以放心說話。」游天虹道。

「我們的遊艇出了事，受到不明來歷的人的襲擊。」女郎又深深地透了一口氣。

游天虹心裏逐漸明白過來：「妳身上的槍傷，就是與人駁火，而弄成這樣的？」

「是的！」女郎口快快地說了一句，隨即又改口說道：「不，我們沒有槍械，只是被襲擊。」

游天虹靈機一觸：「妳的遊艇上面有多少人？」

「十餘個。」女郎很快又更正說：「不！只有幾個而已。」

她的身邊本來已有個人替她敷治傷口的，這時游天虹却故意問那個人：「她的傷勢可有危險？」

「暫時可能沒有，但是，這傷口是槍傷，我們手上的藥物有限，最好還是送她去見見醫生，注射一口破傷風針似乎較爲安全一些。」

游天虹道：「那麼，快些吩咐把船駛往水警碼頭吧！」

豈料就在這剎那間，突然發生劇變，那女郎出其不意地伸手將一名大漢腰間的一支手槍奪過來，指嚇着各人：「不要動，否則我就開槍！」

帶槍的大漢，是江强的手下一名私家探員，事前他絕未想到有此一着，難免感到錯愕！

剎那間，船上的人都呆住了！

游天虹最接近那女郎，此外，就是剛才替她治傷的人。

她很機警，首先命令身邊的人：「放下你手上的利剪！」原來替她治傷的人正想用剪刀將綳帶剪斷，但這時惟有將利剪抛下，再將雙手舉起！

「妳不應該恩將仇報！」游天虹雙眼瞪住她說。

女郎杏眼圓睜：「少講廢話，給我站過一旁！」

游天虹明知那是一支實彈手槍，只好聽命於她。

女郎又命令着說：「把船駛去市區的第七號碼頭。」

「爲什麼不駛回十六號碼頭呢？」游天虹道。

「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我猜妳那艘快艇可能是由十六號碼頭開出的。」

「嗯！你眞聰明啊！」女郎笑了笑：「看來你們也是來自十六號碼頭吧？」

游天虹故意地道：「對了，我們正是由十六號碼頭開出的，否則我又怎麼知道我們的目標可能一致呢？」

「你的意思是——黃博士？」

「對了！」游天虹毫不隱瞞地說：「他去了那裏？」

「告訴你也沒有用，他被人刼走了。」

「你們失敗了？」

女郎點點頭：「我可能是唯一的生還者。」她又把槍咀一擺，說道：「把船開往第七號碼頭，否則，我這支槍相信最少也可以殺死六個人吧？」

「但是妳不要忘記，我這艘船最少有超過十個人。」

「以一博六，我還是賺了！」女郎道。

游天虹盯實她說：「妳這麼年青貌美，從驚濤駭浪中掙扎求全，死了豈不可惜？」

「反正我這麼樣回去，也不容易作出完滿交代。」

游天虹聽她這麼說，於是乘機說道：「既然如此，我們之間的目標一致，又何必一定要對立呢？假如我們併肩作戰的話，說不定還會事半功倍呢！」

「你肯與我合作？」女郎又感到有些意外地，怔了一怔！

游天虹試探着說：「妳爲政治理由，我爲的只是錢而已，怎麼不可以合作？」

「嗯——」女郎果然有些意動！

「不過，我們彼此之間的立場，似乎有說明的必要。」游天虹道。

「那就易了，我是代表一個小國來爭取黃泰萊博士的，只要找到他，我保證可以給你們許多錢。」

「那一個小國？」

女郎杏眼圓睜：「何必追問？總之保證你們可以發達！」

游天虹苦笑：「我聽了『小國』二字，只担心所得的代價太少而已！」

「放心，只要黃博士平安到達我國，過億美元你們可以穩得！」女郎道。

游天虹於是一反常態，認眞地對各人說道：「各位弟兄請小心聽着，這種機會實在不可多得，因此，由現在起，我們應該改口，稱呼這位小姐做『老闆娘』才對！」

小牛他們也會意，於是交換了一個眼色之後，就異口同聲地叫出了一聲道：「老闆娘萬歲。」

如此一來反而令到那女郎有些猶疑起來：「你們眞的肯與我合作？」

游天虹立即更正：「不，坦白說吧，我們根本不知妳是誰，沒有理由與妳合作的。不過，我們拚了性命亦無非爲了錢，只要妳守信用，給剛才那個高價錢，我們原則上滿意，因此，我們要聲明：並非與妳合作，只與一億美元合作。」

女郎悄悄舒了一口氣。

她滿意地笑了笑：「放心，這筆錢包在我身上。只要一個完完整整的黃博士，以及他手上的東西。」

「嗯！妳是指——」

「他帶來的藍圖據講有好一大批，人固重要，這些美國政府的機密文件更加重要！」

「由此可見，妳的目標果然是與我們一致，」游天虹伸手過去，「祝我們合作成功。」

女郎看見游天虹一片誠意，也不虞有他，把手伸了過來，豈料當她的手被游天虹一握，剎那之間彷彿觸了電似的，渾身乏力，手腕麻木，當她發覺上當時，經已太遲了。

女郎手上的手槍，迅速被游天虹以閃電手法奪取過來。

但是游天虹並未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把手槍拋給了小牛。

小牛接過手槍之後，大局又再度扭轉過來，各人都鬆了一口氣！

游天虹得意洋洋地笑了！

女郎頓足嬌嗔道：「你眞卑鄙，我從未見過這麼樣下流的男人。」

「我眞開心！因爲我從來未見過這麼性感的女人！」游天虹「哈哈」大笑起來，其他人也忍不住笑了。

女郎這時才發覺甲板上所有男人的視綫都集中到她身上各重要部位，原來她衣衫盡濕，於是穿上了的衣服也變得透明，等於沒有穿上一樣。

她情急之下，「撲通」一聲，突然跳入海中去！

船上各人當堂大吃一驚，只有游天虹表現得異常冷靜。

他走到船邊，把一個救生圈拋入海中去，讓女郎抓住！

女郎本來已經倦得要命，這時候那裏還有氣力借水遁呢？

她把頭部穿過了救生圈，雙臂搭在圈上，喘息着說：「爲什麼你不索性殺了我？」

游天虹俯視着她，笑道：「殺了妳對我並無好處，何況我的確有意與妳合作呢？不過，我不習慣在槍咀底下談話而已。」

「你可是眞的要找黃博士？」

「是的，他被什麼人帶走？」

「我也不大清楚，總之，刦走黃博士的人，一定來頭不小，那艘快艇很快，武器也很新式！」

游天虹明知她口中的「黃博士」是假的，他只是江强而已，想起江强可能處於險境，游天虹面上的笑容也消失了。

他忽然面色一沉，問道：「妳所講的小國，到底是什麼國家？」

「我首先要明白：我們講好的條件，是否仍然有效？」

「當然是有效。」

女郎反問：「是不是仍然是：你要錢，我要文件？」

「妳如今已經是一無所有，怎麼還會有錢呢？」

女郎說道：「你放心好了，我的國家很富有，保證我的話一定兌現，但以文件到我手爲準！」

「我有些奇怪，妳根本從未見過那些文件的，如何確定黃泰萊擁有的，就是你們要追尋的？」

「聽你這口吻，肯定不是我們這一行業中人。」女郎又說：「否則，你沒有理由不知道文件的重要性。」

「妳是那種行業的？」

女郎說：「國際間諜，所以文件失去後，我們立刻有消息，後來證實帶走文件的人就是黃泰萊，於是各國派在海外的特工人員都奉命出盡一切辦法找他，只要找到他，文件就是他們的。」

「我猜未必，也許文件早已被人偷走了！」游天虹故意說。

「你怎麼知道？」

「聽妳剛才說的，試想想，這麼多人找他，我們未必是第一個找到他，或者接觸他的人，所以，當我們找到他時，他可能已經一無所有！」

這時候，天空中突然出現了一架直升機，當初游天虹他們以爲是警方的，但是後來直升機越飛越低，還有人居高臨下開槍射擊，他們才大吃一驚。

游天虹和小牛等人紛紛找地方閃避，直升機這時也迅速垂下一條繩梯！

那女郎急急攀上繩梯，直升機立刻高飛離去！

船上有人想開槍，但被游天虹制止！

小牛道：「爲什麼放走她？」

游天虹道：「我們至今仍未分清敵我，何必傷害她呢？況且不久之前大海之上巳死了不少人，這件事似乎越鬧越大。」

衆人惟有目睹直升機越飛越遠，那女郎的身手和胆色也實在令人震驚，她很快巳由繩梯爬了上去。

小牛道：「江强怎麼了？他會不會葬身於大海之上？」

「不會的，照剛才那女郎所講，他只是被人刦走。」游天虹道：「由於他是『黃博士』的身份，對方大概不會難爲他！」

× × ×

游天虹等人回到市區時，首先與江强的偵探社連絡，想不到出乎意外地，江强却比他們更早回來了，而且平安無事。

游天虹於是便急急的趕到江强的辦公室裏去！

當他們會面時，先後將他們的「奇遇」說出，大家都感到事態嚴重，但是他們都不贊成報警。

「這件事好容易演變成爲國際事件，說不定警方政治部巳經插手了，」游天虹說：「我以爲，應該繼續監視黃泰萊住過的酒店。」

江强道：「我一直有人留在那裏，據最新消息，黃泰萊一直未再在那間酒店出現過。」

「我今晚會去找廂子老三，」游天虹道：「明天我會向美國領事館方面查探一下。」

「廂子老三只是江湖中人，不懂國際政治，找他也沒有用。」

「我有一種感覺，這可能是個老千局！」

游天虹笑了笑，然後走了。

小牛跟住也想走，但江强留住他，對他說道：「明天，你提醒他，最好還是去找那位白先生。」

「你是指那位白俄商人麼？」

「是的，別忘記，那是一條十分重要的綫索。」

「好吧，我會把你的意思告訴我師父的。」小牛說。

回到汽車裏，小牛把江强的話說了一次。

游天虹道：「在老三的俱樂部內，說不定今晚就可以見到白先生。」

小牛說：「剛才你在江强面前說這是個老千局，有什麼根據？」

「那只是我個人感覺，並無根據，如果有根有據，就不算推測，而是事實了。」游天虹一邊開車一邊說道。「要知道美國太空總署發生過的事，最好是到美國領事館去一次。」

「現在去還是明天去？」

「我對江强說明天去，是怕他邀功，急不及待；其實我們現在就去！」

「但是——」小牛看看腕錶，「現在辦公時間已經過了。」

「告訴我，這是什麼時間？」

「還差十分鐘左右，便是晚上八點。」小牛說。

「接個電話到美國領事的家裏去，就說我們有要事找他，接通了，讓我聽！」

小牛於是拿起身旁的無綫電話，把電話接到半山區去！

但是對方說：總領事不在家！

游天虹稍爲思索一下，就把車子開往希爾

頓大酒店去！

小牛道：「你以爲總領事這個時間會在那兒麼？」

「是的，我知道他最喜歡在那兒吃晚餐，而且，我們也應該是吃晚飯的時候了。」

× × ×

當游天虹帶着小牛進入餐廳時，本來想直接對領班說：要找美國領事的，因爲他們約好了。這樣比較簡單得多。但是游天虹目光銳利，這兒的光綫雖則昏暗，他也可以見到這裏餐廳一角坐着幾個人，而其中一個正是他認識的美國領事雷文。

於是他只好對侍役領班說道：「替我找一張兩個人的小枱吧！」

領班把他們帶到一條柱子背後，那是利用倚着柱子的空間擺放的一張小桌。柱子的另一邊不遠處，剛好就是坐了美國領事雷文的那一桌。

小牛腹如雷鳴，侍役替他們寫了一些西式食物。

游天虹則在心裏猜測與雷文一起的，那幾個人的身份。不管他們是誰，從他們的表情看，顯然有些重要事情正在商量。

他們說話的態度極之小心謹愼，幾個人不時俯首向前，頻頻低語，尤其是雷文，更加愁眉不展！

其中一個美國人忽然從口袋中取出一幀照片，出示給同桌各人觀看。此人態度是鬼鬼祟祟的，很快又將照片收回口袋裏，左張右望的，顯得十分神秘。

游天虹固然看見了當時的情形，但更加留心四周圍的環境；他發覺有些人對雷文那一桌人虎視眈眈，分明不懷好意。

小牛低語問道：「要不要悄悄去通知雷文一聲？」

「何必打草驚蛇呢？」游天虹道：「看戲不是更妙麼？」他笑了笑！

從雷文等人的面色如此沉重可以想像得到；一定有些不愉快的事情發生。

不久，雷文揮揮手，示意侍者結賬；較遠處那一桌兩個人也召來侍者結賬。

游天虹和小牛才剛剛坐下來，食物仍未送來，所以想走也不可以。

游天虹對小牛示意道：「你去見機行事吧！我想吃點東西才走！」

雷文帶着那個美國人離去，另一帮兩個神秘人物也尾隨而出，小牛跟在最後！

食物送來了，游天虹獨自先食，小牛一份則令侍者用銀光閃閃的蓋子蓋着。

游天虹一邊吃一邊盤算着，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會不會與黃泰萊有關？

大約數分鐘之後，游天虹看見小牛回來了；他一邊叫小牛先吃些東西，一邊低聲問道：「他們怎麼啦？」

小牛道：「那兩個可能是高級扒手，與雷文在一起的人，分明是美國特工。」

游天虹反問道：「何以見得？」

小牛道：「兩個高級扒手掠過一名特工身邊，扒到了他口袋中的一幀照片。」

「就是剛才出示給雷文看的一幀麼？」

「正是——」小牛說到這裏，順手將一幀照片由口袋中取出，放在餐桌之上。

游天虹未看到那幀照片之前，還以爲那是一幀黃泰萊博士的近照，豈料一看之下，却不見任何人的人像，而是一件物件。

那物件相當古怪，看上去好像一個占士邦式手提箱，但裏面彷彿載了一套爆炸裝置；照片分上下，上半截正是「手提箱」的外表，下半截則是「內裏乾坤」——看來相當複雜的爆炸裝置。

游天虹知道小牛以前是個無人管教的孤兒，也曾是小流氓，後來才由他收爲徒弟，納入正途，所以對於扒竊此等小技藝，他是做得到有餘的。

不過這次游天虹也有些担心，因爲小牛「扒上扒」，做了賊阿爸，對方到底是何方神聖，他還未弄清楚。

有一點似乎可以肯定的，就是那班人不會是一般扒手小偷之流，而是一些國際性的特務和間諜，不管是受僱性質，抑或專業的，他們都不會是好惹的。

游天虹不想引人注意，示意小牛將照片收藏好。

小牛喃喃地說：「照片中所示，到底是什麼玩意兒？」

游天虹道：「核爆裝置！」

「核子炸彈？」小牛幾乎跳起來。

「是的，這就是美國國防部多年以來一直在秘密研究的核爆裝置。也可以把它稱做『袖珍核子炸彈』，全世界的恐怖組織都希望得到它！」

「那麼剛才那班人——」

「可能是國際恐怖組織派出的人，他們一直在找尋黃博士，希望與他接觸。也許找不到，所以轉向美國人打主意，因爲他們一定明白，美國人遲早會派人追殺黃博士的。」游天虹分析着形勢。

「那麼，與美國領事在一起的人，豈不正是美國派來追殺黃博士的人？」

「是的，他們可能一方面奉命追殺黃博士，一方面希望制止黃博士將袖珍核彈的設計藍圖出售，無論是出售給國際恐怖組織，抑或任何非自由國家，美國人也不會高興的。萬一這東西落入國際恐怖組織之手，後果就更加不堪設想！」

「原來黃泰萊博士從美國偷出來的，竟是美國秘密武器，而不是太空武器！」

「可能是利用太空武器做個幌子而已，其實，袖珍核彈比任何太空武器更加危險！因爲恐怖份子最低限度暫時未有可能飛到太空上面去。」

「看來我們應該將消息告訴江强。」小牛說。

游天虹看看腕表：「我們走吧！你去找江强，我去找廂子老三！」

結賬後他們離開了餐廳，師徒二人分道揚鑣！

游天虹獨自開車走了，留下小牛等計程車將他載到江强的辦事處去！

小牛左看看，右望望，這一帶，竟然未見到有任何計程車經過，於是他走向大街那邊！

路邊分別停放了不少汽車，看來都沒有人，但是當小牛經過那裏時，其中一輛汽車的車門突然開啓，撲出一個人——一個握住手槍的人！他攔住小牛的去路，以槍咀相向，小牛當堂呆住！

「不要輕舉妄動啊！」持槍的男子說：「慢慢地上車去，否則我只好殺死你！」

小牛由於事出突然，同時亦可以看得出對方是有備而來，所以他不敢反抗，乖乖的上車去。

車上還有另外三個人，一個坐在司機位之上，另一個坐在司機位旁邊，此處還有一名男子握住一支手槍坐在後面，槍咀對住小牛。

由於彼此的距離拉近，小牛這時才看清楚對方，原來他們正是不久之前被小牛「光顧」過的人，也就是偷偷從美國人身上扒去了那幀照片的神秘人物。

小牛被威脅着登上了那輛汽車之後，汽車迅速開走！

坐在司機位旁邊的人分別就是這班人的首領，他頭也不回地說道：「你眞有種，居然做賊阿爸！」

小牛苦笑道：「一幀照片而已，我還以爲是美鈔呢，否則，我才不會浪費時間。」說着他正想探手口袋，立即被兩旁的槍手制止！

有人警告小牛：「最好你不要亂動，否則我開槍！」

小牛聳聳肩：「我只不過是想把照片還給你們而已！」

他左旁的槍手道：「讓我自己拿，不用你動手。」

果然有人探手到小牛的口袋裏，摸出了一幀照片來，正是小牛不久之前從這班人手上扒過來那一幀的。

槍手把照片遞到前面去，那名似是頭目的中年人接過了，說道：「原來你對這照片中的東西也有興趣？」

小牛裝蒜道：「坦白說，我只對美鈔有興趣；落手之前，我並不知道只是一幀看上去簡直莫名其妙的照片，否則我也懶得動手呢！」

「別裝蒜了，我們既是行家，何不坦坦白白講清楚？說不定彼此都有好處呢。」中年人道。

小牛說：「我根本不知道你說什麼，並非裝蒜。」

「你可曾聽過黃泰萊的名字？」

「過去有個荷里活明星羅拔泰萊，但我未聽過什麼黃泰萊。」

「他是美國一名華裔科學家，最近爲了私人理由，突然逃離美國，照片中的東西是一枚袖珍核彈，製作藍圖就在黃博士的手上。」

「哦！原來如此！」小牛反問道：「然則，你們又是何方神聖？」

「不怕坦白對你說清楚，我們只想從中賺取一筆錢。」

「就憑這幀照片麼？」

「當然不是，我們今次只是從美國特務身上獲得進一步證據而已！其實這件事我們早已經知道了。」

「美國特務？」小牛故意反問：「誰是美國特務？」

「最近才由美國派到這裏來的人，他們奉命找回黃泰萊。不久之前，這班人在一間餐廳裏，跟美國領事共晉晚餐！」

「噢！我明白了，原來是殺手！」

中年人道：「對了，正是美國政府派來的合法殺手，所以我們必須搶先找到黃博士。只要找到這個人，我們就有如找到一座金鑛！」

小牛的腦筋忽然變得亂了起來，怎麼一下子會有這許多不同路綫的人出現？而他們的目標又竟然同是要找一個黃泰萊的。

小牛道：「我有辦法查出黃泰萊的行踪，就是不知道你們會否相信我。」

「你有什麼辦法？」

「我有個朋友做私家偵探的，他的綫路最廣。」

中年人說：「你先講出他的名字，讓我派人調查一下，然後才釋放你。」

這番說話令到小牛十分震驚，因爲對方分明在懷疑他，同時亦等於間接告訴他：暫時不可能放他走。

小牛生氣地說：「你們把我留下，對你們根本就沒有好處。」

中年人陰森地笑了笑：「不要當我是個傻瓜好嗎？你以爲我眞的相信你的說話，把照片當作美鈔嗎？那是不可能的事。因此，你肯定是個大有來頭的人。」

他打了一個眼色，立刻看見那二名大漢齊齊用槍指住小牛。

車子停了下來，這是一間私人車房。閘門徐徐落下，小牛也在手槍的指嚇下，被人押下車去。

× × ×

游天虹獨自開車到瓶子老三的俱樂部去。時間尚早，最低限度對於這一類俱樂部來說，入黑之後不久，的確要算是早了。通常應該由晚上十時開始才漸漸熱鬧。但當時只不過九點未到。

瓶子老三還未回來。游天虹在他的辦公室找不到他，轉向貴賓房那邊走去！

在彎彎曲曲的走廊上，游天虹遇上了瓶子老三的弟弟老五。

老五打着哈哈說：「你想出老千也不該太早到這裏來，因爲所有大魚必須十一點後，深夜才出現啊！」

游天虹乘機問老五：「不要胡說八道，告訴我，那個白俄人有來過嗎？」

「沒有啊！」老五說：「自從那晚之後，我一直未再見白先生。」

「以前他不是常常來這裏玩麼？」

「是的，但最近就少見，記得自從那晚你出現這裏之後，他一直未再來。」老五又開玩笑道：「你把我三哥的大客戶趕走，看來他遲早會找你算賬。」

「奇怪！爲什麼白先生不再來？」游天虹喃喃自語地說。

老五笑道：「如果他眞的是你所懷疑的老千，那麼，他躲起來避開你這位千門奇俠，也是想當然的事啊。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

游天虹忽然又問：「白先生會不會在他開設的出入口行中出現？」

「很難講，到底他是老闆嘛，老闆不一定要上班的，可不是嗎？」老五說道。

豈料話猶未完，走廊那邊有個人走過來，他，正是俄人白先生。

老五低聲道：「眞的是日間不要講人，夜間不要講鬼，一講曹操，曹操就到。」

「我還未正式認識他。」游天虹低聲對老五說：「可否介紹我們認識？」

老五還來不及答話，白先生已走到他們的面前來。

白先生與老五打着哈哈，游天虹却留意跟在他後面的幾名大漢；表面上他們似無關係，實際上游天虹早已看得出這班人正是白先生的保鏢！

白先生被老五捉住：「來來來，讓我介紹個新朋友給你認識。」老五又指指游天虹說：「這位游天虹乃沙蟹名將，賭桌上的高手！」

白先生用一種奇異的目光，瞥了游天虹一眼：「幸會，幸會！」

游天虹很有禮貌地，伸手過來與白先生握了一下：「老五一向喜歡開玩笑，尤其是以嘲諷朋友爲樂。其實我父親的遺產巳被我這個敗家仔輸得七七八八！」

白先生一邊與游天虹握手，一邊笑道：「你們中國人有一句俗語：無賭不聚！坦白說，我出來賭錢只不過在交朋友，輸贏反而其次！講眞一句，要穩操勝券，倒不如做生意。」

游天虹也附和着說：「是的，做生意沒有錢賺就可以不做，但賭博却非靠運氣不可！」

白先生乘機慫恿道：「來吧，難得有機會玩玩，就讓我們試試運氣好嗎？」

游天虹正是求之不得，二人於是在老五的安排下，進入一間貴賓房去。那數名彪形大漢並沒有立刻跟入去，他們只候在門外。老五以中間人的語調問道：「兩位喜歡單對單賭呢，抑或另外湊脚？」

白先生道：「不必再找其他搭子了，只須找個派牌的女荷官來就行。」他又問游天虹：

「閣下高見如何？」

游天虹笑着聳聳肩：「我向來但求有得賭，方式從不計較！」

「那好極了，就讓我們靜靜地玩幾鋪吧，人太多太吵鬧，似乎沒有意思。」

老五退出房外。

三分鐘後，有個穿制服的女郎，由一名男侍役陪伴着入來。

女荷官笑容可掬，男侍役手上托住一個銀托盤，上面放了兩副簇新的樸克紙牌。

女荷官先將其中一副紙牌拆開，盡傾出桌面之上，用十分純熟的手法，把紙牌亮相。除了二張小丑牌之外，還有五十二張樸克牌，只見她玉指輕輕一劃，五十二張紙牌順序攤開，由「A」至「K」，每款四張，張張可見，每張相距完全一樣，絕不混亂。此擧之目的就是要讓賭客看清楚這副樸克牌的全部內容，表示公正，內裏並無機關！

當二名賭客表示並無異議之後，女荷官才開始「洗牌程序」，以非常熟練手法，將五十二張樸克紙牌三番四次地互摔，目的是表示公正！

兩個賭客則分別掏出鈔票來！

那名男侍役在旁問道：「兩位喜歡喝香茶還是喝酒？」

「茶、烟、酒都免了！」白先生很有禮貌地對游天虹說道：「我們集中精神玩幾手，然後才到外面去喝個痛快好嗎？」

游天虹也很大方地笑了笑：「我沒有意見，一切聽從閣下！」

游天虹以欣賞的心情瞪住這一位俄人白先生！

白先生示意女荷官派牌。

單對單的賭局，貴賓房之內氣氛也不見得太緊張。

游天虹固然是個賭沙蟹的高手，就是白先生亦只以技術取勝；所以一向擅於抓老千痛脚的游天虹——這位千門奇俠也只好以靜制動！

游天虹覺得這是一個悶局，輸贏不太大，含笑對白先生道：「看來我們只不過是半斤八兩，可能對手太小了。」

白先生哈哈大笑：「我明知你一定會失望的，因爲我今晚既不想贏，也不想輸！」

游天虹一怔：「我不大明白，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我知道閣下是大有來頭的千門奇俠，但是，今晚我只賭技術，絕對不會出老千，你不失望才怪呢！」

「你知道我一向與老千過不去，却不知道我內心的想法。其實今晚我與你交手，只希望交個朋友，絕對不想令你輸錢；但另一方面我又不想你贏。做人之難，似乎就難在一切都擺平了！」

游天虹一邊說着，一邊將堆在前面桌上的鈔票點算好。白先生也彷彿有所悟地，開始計算自己鈔票的數目，想不到一元不會多，一元也不會少。也就是沒有輸，也沒有贏！游天虹把一張五百元面額的鈔票遞給女荷官：「這是妳的小賬。」

女荷官說了一句：「多謝！」跟住又笑道：「我在這裏工作了超過一年，今晚算是最難忘的日子。以前我見過有人出千，也有人換牌，但從未見過有今晚這一局這麼精彩！」

白先生也言不由衷地說：「是的，我也算是大開眼界，賭沙蟹賭了那麼長的一段日子，從未見過有人能夠控制注碼控制得這麼恰到好處的。」

說完，他又塞了一張五百元面額的鈔票給女荷官。

女荷官謝過了白先生之後又問：「兩位不再玩了？」

游天虹含笑答道：「沒有輸贏的賭局根本就不好玩。」跟住他又對白先生說：「還是讓我們找個地方談談生意吧！」

「好極！」白先生也答得十分爽快：「我們現在就到外面去詳談。」

二人走出貴賓房，隨即離開瓶子老三的俱樂部。

游天虹明知後面跟了一些人都是白先生的手下們，但他仍然當作沒有看見。

白先生招呼游天虹登上他的豪華房車。那一帶路旁也出現了不少人影幢幢，有一些還登上停在路邊的汽車去。但是游天虹仍然若無其事。

好像目前這種環境，對游天虹來說，只算是小兒科而已！何況他早已抱住：「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理呢！

白先生一邊吩咐司機開車，一邊對游天虹道：「我喜歡交朋友，更加喜歡以賭會友，今晚交上你這位高手，的確是值得慶祝的事。」

說着他已將收藏在汽車酒櫃中的名貴洋酒取了出來，還取出兩個杯子。倒了兩個半杯的美酒。

游天虹道：「我不想阻時間，所以也不繞圈子了，還是開門見山，談談黃博士好嗎？」

「黃泰萊？」白先生會心地笑了笑！

「是的。」游天虹道：「他可是在你的手上？」

「這個消息從何處得來的？」白先生反問道。

「那一晚的賭局，你似乎露出太多的破綻了！」

「哈哈……」白先生得意洋洋地，大笑起來！然後他又呷了一口酒，悠閒地說：「原來你一直在監視着我！」

「偶然的巧合而已，不算蓄意啊！」游天虹也呷了一口酒：「我事前絕未想到閣下不但賭術高明，原來在這方面也有一手！」

「是的，我這個商人也有不少國際友人，所以一向勝在消息靈通。」白先生道：「當一座金礦送上門時，相信你也會像我一樣，不會拒絕！」

「這算是答覆我剛才的問題，是不？」

「隨便你怎麼想。」

「那麼，我可否見見他？」

「你指黃泰萊？」

「是的，我想，讓我見見黃泰萊，可能對你也有多少帮助。」

白先生道：「目前他在郊外一個隱蔽地方，暫時不可以公開。」

「爲什麼？」

「你心裏其實也明白，太多人希望得到他，但他只相信我這個生意人比較公道。」

游天虹笑了笑：「你明明綁架他，却說成合作，果然是個奸商的本色！」

「哈哈……」白先生並不生氣，反而笑了！

「我剛才說，如果讓我與黃博士見見面，對你會有好處是有理由的。」游天虹道：「只有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分出眞僞！」

「你的意思——」

「國際特務與間諜的圈子裏，目前已出現了另外一個自稱黃泰萊博士的人，說不定你手上那個是假的。」游天虹道。

「眞眞假假相信再也沒有人比我更清楚。」白先生很有把握地說：「因爲主要是他手上的一批藍圖，我已派人小心分析過了，你可能未聽過，我向來不喜歡做虧本生意的。」

「嗯——」游天虹道：「那麼，目前你正在待價而沽，是不？」

（未完・二一）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龍遊鳳魔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伍明珠阻止金長久出谷召人再來，出谷不易，入谷更難，說明道理，閻五從旁勸止，金長谷見老叫化對伍明珠信心十足，既是同路人，不能分路走，免得引人恥笑，於是按照伍明珠的計劃，一起前進，勘察黑谷的秘密，遇到毒火飛射，冷箭圍攻，田榮將發號施令的黑衣女子殺掉，繼續找尋黑谷女子住處，不久出現一黑衣婦人，自稱是谷主，和伍明珠打話，知道其中有後起三秀之一的田榮、高泰，便將衆俠延入石室內，提出條件，輸者延聘爲護法，金長久、閻五、高泰、田榮被擊敗，而江玉南看出她用接引神功克敵，最後才和她拚搏……

男子漢屈服　三鳳閣打尖

黑谷谷主道：「你倒是豪氣干雲。」

江玉南說道：「不敢不敢！谷主請先出手。」

黑谷谷主冷笑一聲，道：「看不出來，你倒眞的勇敢得很。」

揚手一掌，拍了過來。

江玉南右掌斜出，五指半屈，反扣黑谷谷主脈門。

黑谷谷主點點頭，道：「好！看來，你比他們强一些。」

側身避過，反拍一掌。

這兩人動手惡戰，表面上，却看不出一點緊張激烈的樣子，掌指擊出，立刻變化。

江玉南打得更奇怪，雙手既非握拳，手指亦不伸直，攻出的招式，一直是輕飄飄的不見一點力道。

但那黑谷谷主，却似有所畏懼，不敢對付閻五、高泰一般，直攻直取。

她視利劍如頑鐵，不避强猛鐵錘擊岩一般的掌勢，但對江玉南那半伸半屈的五指，却似是有所顧忌。

伍明珠看不懂。

井望天皺起了眉頭，顯然，也有些不明白。

但金長久看懂了，江玉南半屈五指，一直蓄勁不發，對方雖然身懷接引神功，却無力可接，無力可引，只有憑仗招術上的變化和江玉南纏鬥。

片刻工夫，雙方巳纏鬥了數十招。

黑谷谷主巳然有些不耐，忽然冷笑一聲雙掌連環拍出。

他掌勢招招直逼，如影隨形一般，隨着江玉南轉動的身子折轉，表面上看去，就像是黑谷谷主的兩隻手，沾在了江玉南的身上一般。

只聽江玉南叫道：「蛛絲掌。」

緊接着，蓬蓬蓬連聲大震。

原來，江玉南被掌力所迫，只好硬接對方的掌勢，連接九掌。

九掌過後，拚鬥停了下來。

黑谷谷主肅然而立，雙目神光逼人，

但如仔細看去，可以瞧出她雙目中血絲隱隱。

江玉南却雙手捧胸，身體半屈，連吐出兩口鮮血，緩緩坐下。

石室中一剎間靜得鴉雀無聲。

足足過了一盞熱茶工夫，黑谷谷主才輕輕吁一口氣，道：「你小子不錯，還能再戰麼？」

江玉南臉色蒼白，星目微閉，搖搖頭，沒有開口。

黑谷谷主目光環顧了石室一眼，道：「你們都是男子漢，一言既出駟馬難追，那一位如是不想遵守約言，現在可以提出來，老身再給你一次機會。」

連問數聲，無人回答。

黑谷谷主拍活了閻五和田榮的穴道，道：「閻五、田榮、高泰、金長久，由此刻起，你們巳是老身座前的四大護法。」

四人相顧默然，點頭受命。黑谷谷主笑一笑，道：「江玉南，你是黑谷的總護法。」

江玉南星目微啓，淒苦一笑，表示受命。

黑谷谷主目光轉到井望天的身上，道：「你可以離開黑谷，回去告訴伍堡主，老身任命他爲黑谷中第一分舵的舵主，要他好好準備一下，老身一月之內，會帶人到伍家堡中。」

井望天輕輕咳了一聲，正想開口，伍明珠早巳搶先，說道：「二叔，快去吧！別誤了谷主的大事，一月之期，時限很緊逼。」

黑谷谷主點點頭，道：「金花，送這位井二堡主出堡。」

金花應了一聲，帶着井望天離去。

黑谷谷主道：「伍明珠，妳很聰明，就留在老身身側，作一個傳令使者吧！」

伍明珠連忙一欠身，說道：「晚進受命。」

黑谷谷主目光轉到小蛇女李青青的身上，道：「妳這丫頭，能和他們相處一起，定然也有一點本領了。」

李青青道：「我會招蛇逐蛇，收服各種毒物。」

黑谷谷主笑一笑，道：「那很好，老身也養了一些毒物，妳就去飼管那些毒物吧……」

她用人不疑，剛剛收服三人，立刻予以要職。

金長久、閻五聽得心頭震駭不巳，原本只道，她是息隱於此，練功有成，靜極思動的一個不知江湖中事的人，想不到她對江湖中事，竟然是清楚的很，這一切事情，似乎都早在她計劃之中了。

閻五輕輕咳了一聲，道：「谷主，老叫化心中有一點疑慮，想問個清楚，不知谷主願否作答？」

黑谷谷主冷笑一聲，說道：「本來是不該問的，因爲你是黑谷中的護法，不過老身很敬重你的爲人，破例允許你問幾句話。」

閻五道：「多謝谷主。」

語聲一頓，接道：「咱們今日在此會見谷主，是出於偶然呢？還是谷主刻意的安排？」

黑谷谷主淡淡一笑，道：「說是刻意安排，諸位未必會來，說是偶然湊巧，不會這麼一個巧法，老身可以答覆你，這是半由天意半由人的機會。」

閻五說道：「那位絕情谷主，和妳谷主？……」

黑谷谷主接道：「絕情谷主是老身門下的大弟子。」

閻五苦笑一下，道：「這就一切都明白了。」

黑谷谷主輕咳了一聲，道：「閻五，你可是心中有些不願意屈就本谷的護法之位？」

閻五道：「如若要老叫化子說實話，我實在不願意，不過，不願意歸不願意，但却沒有法子。」

黑谷谷主說道：「你可以死啊！死了，一死百了，老身總不能用鬼魂作我的護法。」

閻五道：「可惜的是老叫化子，一生之中，從沒有一句失信於人的話，我沒有法子，只好强己所難，任妳護法了。」

黑谷谷主沉吟了一陣，道：「作本谷護法，有三件大事，你們必須記下。」

閻五道：「谷主吩咐？」

黑谷谷主道：「第一件事，要絕對的聽命。」

閻五道：「哦！第二件呢？」

黑谷谷主道：「入我門下，永遠忠心，不許妄動背叛之念。」

閻五道：「第三呢？」

黑谷谷主道：「奉命行事，必須貫徹，不許有陽奉陰違的行爲……」

語聲一頓，接道：「本門之中，沒有太多門規束縛，你們只要遵守這三件事，其他的，都可自由行事。」

閻五道：「聽起來，雖只三條，但包含所及，十分廣泛。」

黑谷谷主微微一笑，說道：「我用人大處着眼，小節不會計較，你們好好休息幾天，老身還要指點你們幾招武功，少則十天，多則半月，我們就要離開這座黑谷了。」

金長久突然說道：「谷主，在下還有數事請教。」

黑谷谷主道：「什麼事？」

金長久道：「在下歸依黑谷，七刀塘是否也要歸屬黑谷呢？」

黑谷谷主道：「你的看法呢？」

金長久道：「在下向谷主請教。」

黑谷谷主道：「最好歸屬，如若七刀塘不歸黑谷，很可能是老身征服的目標，那時，你們將兄弟相殘了。」

金長久苦笑一下，欲言又止。

閉目調息的江玉南，突然睜開了雙目，道：「谷主，在下亦有一問。」

黑谷谷主道：「好！」

江玉南道：「谷主重出江湖，總該有一個目的吧？咱們最重要的目的何在？」

黑谷谷主道：「如若老身說：主盟江湖，霸令武林，題目是不是大了一些？」

江玉南說道：「古往今來，不知有多少才智之士，都有此心，但却從無一人能成事實，徒然在江湖上造成了一片悲慘殺刦。」

黑谷谷主微微一笑，道：「老身和別人不同，古往今來，雖有不少高人，欲圖霸

業，但却從無一人像老身一般的用了數十年光陰，作諸多準備。」

江玉南道：「谷主，這麼說來，咱們一出黑谷，天下皆是敵人了?」

黑谷谷主道：「那倒未必，咱們正值用人之時，所以，能够為我所用的人，就盡量收為己用，而且，老身的作法也和他們不同。」

江玉南道：「請教谷主。」

黑谷谷主道：「老身不要毀去江湖上任何一個門派的基業，只要他們作到一件事情，那就是聽從老身之命，至於他們的門規傳統，仍然保持不變。」

江玉南說道：「那有什麼不同?他們的門規傳統，就是保有他的門派獨立性，如聽咱們之命行事，還有什麼門規傳統可言?」

黑谷谷主道：「很大的不同，他們的人事自立，傳統依舊，只不過有些事須聽從老身的吩咐罷了。」

江玉南沉吟了一陣，道：「聽起來，確然和過往的武林霸主作法不同，不過，他們仍然是被置於一人領導之下，各大門派，各方豪雄，都已經失去了自己的主張，對麼?」

黑谷谷主冷冷說道：「江玉南，老身已經為你解說得很清楚了，對麼?再問下去，那就有些過份了。」

江玉南淡淡一笑道：「在下想多知一些谷主的心願，既是不能多問，在下就不多問了。」

黑谷谷主目光突然轉到了高泰、田榮的身上，道：「你們兩位，心中可能有什麼疑問之處，是麼?」

高泰道：「小叫化子有一個。」

黑谷谷主道：「說出來。」

高泰道：「如若在下奉到的令諭，既不能執行，又不便抗命，那將如何?」

黑谷谷主道：「你提出了這個問題，自己想過沒有?」

高泰道：「想過了，但我却想不出應該如何，才向谷主請教。」

黑谷谷主道：「眞有那麼一天，你可以在奉命和死亡之間，選擇一個去路。」

高泰道：「好，我明白了。」

黑谷谷主道：「你明白什麼?」

高泰說道：「我們還有選擇死亡的自由?」

黑谷谷主目光轉到田榮的身上，道：「你有沒有什麼事要問?」

田榮道：「有!」

黑谷谷主道：「你說?」

田榮道：「谷主和咱們相處不久，就很胆大的任我們作了護法，難道不怕咱們口是心非，背叛谷主麼?」

黑谷谷主道：「老身相信你們，因為你們都是目下江湖上有名的人，我給了你們選擇的機會，也沒有用任何的陰謀詭計對付你們，老身用眞本領，硬功夫擊敗你們，千百年來，武林中有一個傳統的規矩，那就是一諾千金，生死不渝，你們這些話，當着了你的朋友說出來，我相信，沒有人會不承認這個諾言，這就是我信任你們的原因!」

田榮輕輕歎息一聲，欲言又止。

閻五等就被安排在這一座大石洞中。

經過了一段很長時間的休息，羣豪的體能，都已恢復。

金花帶着兩個女婢，送上了豐富的佳餚、美酒。

酒足飯飽之後，閻五突然長長吁了一口氣，道：「老叫化現在才相信，禍從口出這句話。」

金長久道：「閻兄，我金長久當年論刀定品，血戰數十陣，負傷十餘處，自信會過了不少的高人，但我從來沒有見過黑谷谷主這樣的武功，似乎是已經衝破了一個人體能的極限，咱們不該答應她什麼的?」說至此，語聲微微一頓，四顧室中無人，低聲接道：「閻兄，難道眞的作她的護法麼?」

閻五道：「難道咱們不守諾言。」

金長久道：「諾言，閻兄，咱們先被誘入了黑谷之中，可能先中了毒，……」

江玉南打探地道：「如若咱們不守諾言，她就會用另一種方法，叫咱們遵守諾言。」

金長久道：「什麼法子?」

江玉南苦笑一下，道：「你剛才已經說過了?」

金長久道：「下毒。」

江玉南道：「是!咱們巳經中了毒，一種附骨之毒，只要咱們離開她，毒性就會發作。」

金長久霍然站起身子，說道：「當眞麼?」

江玉南道：「你不相信?」

金長久道：「咱們幾時中的毒，我怎麼一點都不知道。」

江玉南道：「和她動手時，我也是運氣調息時才發覺。」

田榮道：「我說呢?她怎麼對咱們那樣的信任。」

江玉南說道：「所以，她不怕咱們逃，咱們一離開，就會嚐試到那種毒發的痛苦。」

田榮苦笑一笑，道：「你是說，我們都中了毒?」

江玉南道：「她不會厚此薄彼，只在我一個人身上下毒。」

田榮道：「這個，我要證明一下。」

江玉南微微一笑，道：「事實上，諸位都很需要求證一下這件事。」

田榮閉上雙目，當先運功察看。

果然，片刻之後，他失聲叫了起來，道：「不錯，我果然中了毒!」

這一叫，金長久、高泰、閻五、都開始運氣默察。

敢情，他們對江玉南自稱中毒一事，心中還是有些不信。

但現在，他們相信了，每一個人都中了毒。

伍明珠被黑谷谷主帶走了，李青青被派去看守毒物，這室中，還餘下五個人，高泰、田榮、閻五、江玉南和金長久。

五個人都中了毒。

高泰輕輕吁一口氣，道：「江兄，今年貴庚啊?」

江玉南道：「區區二十三歲。」

高泰道：「和小叫化子同年，不過，小叫化子是正月出生，我應該比你大了一些。」

田榮道：「這是什麼辰光，你們還有心情論庚敍歲啊?」

高泰冷冷說道：「田榮，江湖後起三秀閣下是其中之一?」

田榮道：「不錯，閣下也是其中之一啊!」

高泰道：「還有一個，是什麼人?」

田榮道：「他一直很神秘……」

突然若有所悟，目光轉注到江玉南的身上。

高泰接道：「雖然，稱謂後起三秀，但事實，那一位不為世人所知的，才是三秀之首，他的武功，高過咱們很多，只不過他不肯揚名罷了。」

金長久問道：「江少兄，那人是不是你?」

高泰道：「此時此情，咱們之間，似乎是用不着再隱藏什麼了。」

金長久道：「是，就算咱們之間，有些道不相同，但此刻也要坦然相見，生死與共。」

江玉南道：「不錯，是我。」

高泰道：「江兄，你和那黑谷谷主動手之時，能够支持數十招，而且是赤手空拳，比起我們高明多了。」

田榮嗟嘆道：「如若我們出手之時，你也肯參與其事，也許我們還有勝她的機會。」

江玉南道：「不行，她巳練成了接引神功，就算咱們合力圍攻她，也是一樣，她能引你之力，接彼之力，咱們變成了自相殘殺，人手越多，她越是有利。」

金長久道：「世上有這種武功，金某人怎麼從未聽人說過?」

江玉南道：「我早巳聽人說過，只不過，今天才見到這種武功。」

高泰問道：「你幾時知道自己中了毒的?」

江玉南道：「我和她動手搏殺，受傷調息的時候，才知道自己中了毒。」

高泰道：「這麼說來，你也不知道自己幾時中毒了?」

江玉南道：「不知道。」

閻五歎息一聲，道：「幸好，咱們還有另一個選擇。」

沒有人接言，每個人都明白他所謂的另一個選擇的意思，那就是死亡。

不論多大的事，以死亡作代價，大概都可以抵銷承諾。

良久之後，金長久才重重咳了一聲，道：「閻五，咱們眞的就這樣死了麼?」

閻五道：「老叫化走了幾十年的江湖，見過不少稀奇古怪的事，却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事，除了一死之外，簡直想不到第二個辦法。」

江玉南道：「至少，目下咱們還不到該死的時候。」

閻五道：「江少兄，老叫化覺着，咱們現在還有選擇的能力，萬一到了無選擇的時候，那將如何?」

金長久笑一笑，道：「閻五，別的不說，選擇死亡的意志，大約還不致於被人剝奪吧?」

閻五道：「你可知道，咱們中的什麼毒?」

金長久怔了一怔，道：「這個，金某人不知道，難道閻兄知道?」

閻五道：「老叫化也不知道，不過，我想咱們身中之毒，必有某一種作用，經過一些時間，也許咱們就會喪失了選擇死亡的意志。」

高泰道：「小叫化也有這種想法，咱們在江湖上，都算稍具聲名的人，如若助黑谷谷主為虐，那眞是曠古絕今的一大笑談了。」

江玉南道：「這是一股濃烟，預見到它會瀰漫江湖，我們可以死，但死的價值何在?」

閻五道：「老叫化也不是輕易言死的人，但我一直担心有一天會失去自絕的能力。」

但聞石門呀然而開，一個穿着紫衣的少女，緩步行了進來。

是絕情谷主。

所有人的目光都流露出仇恨的怒火。

紫衣女却似有如不覺一般，帶着動人的微笑，緩步行了過來。

高泰霍然站起身子，冷冷說道：「以貌取人，貽害不淺，咱們看錯了妳。」

紫衣女脂粉不施，但却掩不住天生麗質，一襲紫衣，托襯出高貴雅緻，怎麼看也是個嫻靜、美麗的淑女。

田榮也站起來，冷冷道：「姑娘可以見告一下姓名了?」

紫衣女擧手理一下鬢邊的散髮，笑道：「行!小妹百里香。」

閻五道：「老叫化的看法，妳應該改個名字。」

百里香年紀不大，但她的修養功夫，却相當的深厚，笑一笑道：「閻前輩覺着改個什麼樣的名字好?」

閻五道：「百里香改作萬年臭，那才名符其實。」

百里香一聳柳眉，笑道：「看來，諸位內心之中，似是很恨小妹。」

高泰說道：「不止恨妳，而且要殺了妳!」

田榮道：「妳不該來這裏的。」

百里香道：「小妹奉命而來，沒有法子。」

高泰右手一揮，拍出一掌，道：「這叫報應，小叫化子臨死之前，先宰了妳，也好撈些本錢。」

百里香道：「君子動口不動手，你怎麼一下子動起手來?」

口中說話，右手却未閒着，駢指如戟，點了出去，封開高泰攻勢。

高泰冷哼一聲，放手搶攻。

他心中積滿了忿怒，攻出的拳脚，銳利異常，招招都是攻向要害大穴。

確有一擊致敵於死的用心。

但百里香全採取守勢，掌指突穴、截脈，封死了高泰的攻勢。

高泰攻出二十掌，踢出一十二腿，竟未能把百里香逼退一步。

場中人都是武林高手，人人看得清楚，百里香的武功，决不在高泰之下，只是她有意的只守不攻。

田榮突然高聲說道：「高兄，兄弟也要算一份了。」

側身而上，攻出兩拳。

百里香雙手一展，把田榮的攻勢也接

了下來。

兩位名聞江湖的後起才俊，雙門百里香，仍然打了一個平手。

這一下，不但閻五和金長久心頭震駭不已，連江玉南也有些震動了。

緩緩站起身子。

百里香玉掌翻飛，接下高泰、田榮綿連不絕的攻勢，一面說道：「兩位聯手，小妹勉可應付，不能再多一人了。」

金長久回顧了閻五一眼，低聲道：「閻兄，邪門的厲害，咱們跑了幾十年江湖，難道都是閉着眼睛瞎闖？」

閻五苦笑一下，道：「老叫化子也有點迷糊了，難道咱們服下的藥物，減少了功力？」

突然一掌，拍在石地上。石地上出現了五個宛然指痕。

那證明他的武功未失。

只聽江玉南高聲說道：「住手！」

百里香突然屈指彈擊，兩縷指風應手而出，擊中了高泰和田榮的右臂。

兩個人的手臂，軟軟的垂了下來，失去了再戰之能。

這證明了一件事，那就是百里香本來可以一舉間擊敗兩個人，但她却應付了兩人很多。

江玉南輕輕吁一口氣，道：「姑娘臨敵時仍能藏鋒斂刄，高明啊，高明！」

百里香輕輕歎息一聲，道：「江兄，不要見面就打，聽小妹說幾句話如何？」

江玉南道：「姑娘把我們引入黑谷，被黑谷谷主以絕世武功，逼我們訂下了城下之盟，又使我們身中奇毒，這一份『恩情』，好深厚啊！」

百里香苦笑一下道：「江兄，事情已然發生，現在，你就算抱怨小妹，也是沒有用啊！」

江玉南道：「姑娘這一次找來此地，不知又有什麼陰謀詭計？」

百里香道：「江兄，小妹只想說明一件事。」

江玉南道：「什麼事？」

百里香道：「小妹覺着一個人應該適應環境，除非諸位希望眞的這樣死了。」

江玉南冷冷說道：「姑娘來這裏，就是告訴我們這幾句話麼？」

百里香道：「最重要的就是一件，希望諸位能够忍辱負重的活下去。」

閻五道：「苟安偸生？」

百里香道：「話不是這麼說，一個人，只要活下去，就有希望……」

放低了聲音，道：「諸位，你們就算死了，但對武林大局，有什麼裨益呢？」

閻五道：「咱們不死，又有什麼帮助？而且，只有助紂爲虐。」

百里香低聲說道：「江兄，勸勸他們，水可載舟，亦可覆舟，你們如是自絕一死，只不過於心無愧罷了，但你們是否想到，你們死了之後，還有別的人來塡補你們的空缺，那些人，是否有你們這些志節呢？」

江玉南呆了一呆，道：「妳……」

百里香接着說道：「現在我們沒有太多的時間，以後，咱們還有見面詳談的機會。」

江玉南道：「姑娘……」

百里香道：「我只要你們打消尋死的念頭。」

江玉南道：「哦！」

百里香道：「諸位，願意聽小妹的勸告麼？」

閻五點點頭，道：「好吧，咱們再聽妳一次。」

百里香肅容說道：「大勢已成，黑谷谷主必須出山，你們如若肯用心扶助谷主，日後自有天成。」

閻五一皺眉，正想接言，却被百里香以眼色阻止，接道：「諸位可以仔細想一想我的話，谷主如是成了江湖霸業，咱們都是創業的英雄。」

一個冷冷的聲音接道：「不錯，諸位如是願和老身合作，諸位都是老身成就霸主的開山的功臣。」

淡淡笑一笑，接道：「老身很希望能借重諸位，但老實說，也並非要完全都仰仗諸位，諸位願意合作，老身十分高興，如是不願合作，老身也不勉强。」

閻五吁一口氣，道：「咱們是否願意合作，那似乎已經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了，重要的事，咱們已對谷主有了承諾。」

黑谷谷主點點頭，道：「好，諸位既有此心，老身胸中之秘，也就很明顯的說出來了。」

閻五道：「咱們洗耳恭聽。」

黑谷谷主說道：「諸位都已經中了一種奇毒，當今之世，除了老身的獨門解藥之外，不可能有別的人替諸位解去身中之毒。」

閻五道：「這個咱們已經知道了。」

黑谷谷主道：「那就好，香兒，和他們說過沒有？」

百里香道：「還沒有，我也是剛剛進來，沒來得及談到正題。」

黑谷谷主道：「好吧！你們談談，明晨離開黑谷，展開行動。」

轉身而去。

閻五道：「看來，姑娘和谷主的關係，十分親密了。」

百里香道：「我們之間，如不親密，只怕絕情谷早已不復存在了。」

江玉南道：「姑娘才慧卓絕，竟然騙得我們人人相信。」

百里香道：「江兄，現在似乎不是抱怨過去的時候，急在善後。」

閻五問道：「姑娘準備和我們談些什麼？」

金長久道：「妳是不是代表着黑谷谷主在發號施令？」

百里香道：「不是，我不能代表谷主，我只是奉命和諸位談談咱們馬上要展開的行動。」

金長久道：「剛才谷主要我們明晨一早行動，辦什麼事？」

百里香道：「第一次出動，對諸位也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金長久道：「什麼事？」

百里香道：「諸位知道鐵劍門麼？」

金長久道：「知道，這是近十年來才崛起江湖的一個門戶，氣勢很盛。」

百里香道：「對！對！就是這樣一個門戶，門中弟子，都是用一把不見光的鐵劍。」

金長久道：「鐵劍門和我們有什麼關係？」

百里香道：「關係很大，諸位第一次出動，就是突襲鐵劍門。」

高泰道：「突襲鐵劍門，爲什麼？」

百里香道：「黑谷踏入江湖第一次，先征服鐵劍門主，誅殺首腦，收服他們的弟子，黑谷人手太少，必須要借重其他門派的人手。」

金長久道：「這個門戶崛起不久，雖然很風頭，但他的基礎，却說不上雄厚，弟子也不會太多？」

百里香道：「這正是我們要突襲他們的原因，這個門，由鐵劍三雄創起，目下人數，約有五十餘人，不過，眞正的弟子，只有二十四個人，加上鐵劍三雄，也不過二十七個人，算是眞正鐵劍門中人，其餘的二三個人，都是他們僱用的傭人家屬而已。」

金長久道：「這樣一個門戶，就算咱們突襲成功，又有些什麼好處？」

百里香道：「鐵劍門武功，以辛辣見稱，門下二十四個弟子，個個都在二十五歲左右，體能充沛，敢拚善戰，而且，性格也不穩定，只要咱們施展一些手段，就可能會使他們甘願效命，但必須先給他們一個厲害，讓他們心中畏服。」

高泰道：「姑娘，可否說的更明白一些。」

百里香道：「我們的目的，只要收用鐵劍門中的弟子，至於鐵劍三雄，一齊給我殺了。」

高泰道：「鐵劍門中弟子，看到我們殺了鐵劍三雄，豈肯罷休，搏殺之中，難免也會傷到他們了。」

百里香道：「諸位不用心存顧忌，他們有二十四個弟子，我們只希望保留下一半人手就行了。」

語聲一頓，接說道：「自然是越多越好。」

目光突然轉到了江玉南的身上，道：「突襲鐵劍門的事，由你領導，他們的詳細形勢，你們出動之前，會有一份很詳細的資料給你。」

江玉南不由怔了一怔，道：「由我領導？」

百里香道：「不錯，你是總護法身份，在這一羣人中，你的身份最高。」

江玉南道：「我有多少人手？」

百里香道：「你們所有的人？」

江玉南道：「連我在內，只有五個人，是麼？」

百里香道：「你們本來有八個人，走了一個井望天，難道你要李青青、伍明珠也要帶去？」

江玉南道：「以五個人，對抗整個鐵劍門？」

百里香道：「是！整個鐵劍門，也不過是只有二十七個人罷了。」

江玉南道：「姑娘，別忘了我們只能放手對付鐵劍三雄。」

百里香道：「五位都是江湖上第一流的高手，也有着很豐富的經驗，其實，我自己已經覺着說話太多了。」

江玉南點點頭，未再多言。

百里香笑了一笑，說道：「等一會，傳令使者會送來一份完整的資料，那上面說明鐵劍門的所在地方，諸位自己商量一下吧！」

轉身大步而去。

望着百里香的背影，江玉南輕輕吁一口氣，道：「鐵劍門的聲譽如何？」

金長久道：「初生之犢不畏虎，他們人雖不錯，只不過太驃悍一些。」

江玉南道：「他們罪不至死吧？」

金長久道：「決不該死。」

江玉南道：「諸位有什麼高見？」

閻五道：「老叫化也聽說過鐵劍門，這個門戶不錯。」

高泰說道：「如若那鐵劍門眞是一個全無規章的門戶，黑谷也就不會突襲他們了。」

田榮道：「爲什麼？」

高泰道：「因爲，黑谷要選擇可用的人。」

田榮道：「這我就不明白了。」

江玉南輕輕歎息了一聲，說道：「在下的意思是，咱們是否要接受谷主這件令諭？」

金長久道：「如若不接受，咱們應該如何？」

江玉南道：「這就是我們要談的事了，在下實在不便作主。」

金長久回顧閻五，道：「閻兄，你有什麼意見？」

閻五道：「這件事很難決定，老叫化已經想了很久。」

江玉南道：「老前輩，想出一個結論沒有？」

閻五說道：「老叫化倒是想過這件事情。」

江玉南道：「老前輩，請把你想的結論說給在下聽聽。」

閻五道：「第一件事，咱們是否决定要活下去。」

江玉南點點頭，道：「這中間有着很微妙的道理？」

金長久道：「在下的看法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江玉南輕輕吁一口氣，說道：「高兄呢？」

高泰低聲道：「那百里姑娘說過一句話，不知道諸位留心沒有？」

金長久道：「她說過什麼？」

高泰道：「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咱們是載舟之水……」

江玉南點點頭，接道：「這麼說來，諸位是同意突襲鐵劍門了？」

金長久道：「如若咱們要活下去，只好照着黑谷谷主的吩咐去辦。」

閻五道：「江少兄，這中間，咱們是否可以玩一點什麼手法呢？」

金長久道：「什麼手法？」

閻五道：「留下鐵劍三雄的性命。」

江玉南沉吟了一陣，道：「古往今來，大概從沒有一件事使人如此爲難……」

田榮低聲接道：「江少俠，小弟的看法，那位百里姑娘可能手握智珠，別有奇謀，江兄何不和她剖心一談？」

江玉南說道：「剖心一談！談何容易？她是手握智珠，但她的爲人，變化多端，就算我們願意和她合作，也不敢信任她

了。」

金長久道：「老夫閱人多矣！但我從來沒有見過百里香那樣的人，她素服淡粧，怎麼看都像一個賢淑女子，但她的爲人作事，却是詭奇莫測，你會想到，她能把我們給出賣了麼？但她就是把我們給誆進來了。」

江玉南道：「撇開百里香不談，我們應該如何，才是眼前要決定的事。」

金長久道：「這個，咱們不是早決定了麼？」

江玉南閉上了嘴巴，不再說話。幽暗的黑谷中，不知逍過去了多少時間。

直到伍明珠提着燈籠行了進來。她手中，拿着一個錦囊，交給了江玉南，道：「這裏面有鐵劍門的全部資料，希望你仔細的看一下。」

江玉南道：「多謝姑娘。」

金長久道：「明珠姑娘，妳現在巳經是谷主身邊的大紅人了。」

他不敢諷激百里香，但對伍明珠却是心無顧慮。

伍明珠道：「談不上紅人，不過，咱們同爲谷主努力，各有所司罷了。」

江玉南問道：「哦！姑娘還要轉達什麼？」

伍明珠道：「現在，諸位可以動身了，由百里香姑娘送你們。」

百里香緩步行了進來，道：「諸位，現在咱們可以動身了。」

各人沒有再多言，魚貫隨在百里香的身後向外行去。

在百里香引導下出了黑谷。

羣俠都有着像經歷了一場夢幻般的感覺。

仰臉望去，只見一輪明月西沉，天色正是將近黎明之前。

江玉南輕輕吁一口氣，道：「終於又見了天日。」

百里香道：「諸位，鐵劍門人數雖然不多，但他們一個個勇猛驃悍，不畏死亡，諸位還要小心一些。」

閻五冷冷說道：「姑娘不跟我們一起去麼？」

百里香道：「我沒有奉到令諭。」

江玉南道：「是不是一定要殺死鐵劍三雄？」

百里香道：「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這個，你們自己酌量吧！」

放低了聲音，接道：「有一件事，諸位必須記着，鐵劍三雄在江湖上的身份、地位，絕對沒有諸位重要。」

高泰道：「那也不能無緣無故的殺了人家。」

百里香說道：「如若鐵劍三雄不死，諸位非死不可，孰輕、孰重？諸位自己斟酌。」

高泰道：「那要看，我們和鐵劍三雄，那一個的生命有意義了。」

百里香道：「這話怎麼說？」

高泰道：「如是我們活下去，比鐵劍三雄活的有意義，我們應該活下去，如是鐵劍三雄活在世上，比我們有意義，我們死了有何不可？」

百里香道：「鐵劍三雄不是壞人，但也算不上什麼好人，他們只求揚名萬世，却不顧及別人的生死，至少，他們活着，對武林中沒有什麼特別的貢獻。」

江玉南問道：「他們是不是殺過很多人？」

百里香道：「是！那些人中，有一些應該死，但有些罪不至死，也有不少是受了寃枉。」

江玉南道：「鐵劍三雄，難道就不想法子查個明白麼？」

百里香嘆口氣道：「這就是鐵劍三雄很大一個缺點，他們做事，難免有些失諸輕率。」

江玉南道：「好！多謝姑娘指點，在下明白了。」

百里香說道：「諸位保重，小妹不送了。」

轉身大步而去，片刻之間，不見了蹤影。

望着百里香遠去的背影，江玉南突然輕輕歎一口氣，道：「閻前輩，現在，咱們應該對此事有個決定了。」

閻五道：「這個決定，要老叫化子作主？」

江玉南道：「咱們這一羣人，以老前輩俠名最著，爲人也最正直，所以，這個決定，應該由老前輩作主。」

閻五道：「細想想百里香姑娘的話，咱們應該活着。」

金長久道：「對！閻兄之見，和小弟不謀而合。」

江玉南道：「在下還有一個兩全其美之法，但必須咱們之中，一心一意才能實現。」

金長久道：「難道江少俠還不信任我們？」

閻五道：「金塘主，老叫化說一句不怕你生氣的話，江少俠心中有所顧慮，那也是顧慮你金塘主。」

金長久道：「哦，這個，老朽不得不表明一番了，老朽……」

江玉南搖搖頭，道：「金塘主，只要你說一句話就行了。」

金長久道：「說什麼話？」

江玉南道：「你只要說一句，你如不是和我們全心全意合作，我們在場之人，都要追取你的性命。」

金長久道：「好！就這麼說了。」

江玉南道：「在下的辦法是，移花接木，李代桃僵。」

田榮道：「聽來不錯，但江兄最好清楚一些。」

江玉南說道：「咱們制服了鐵劍三雄之後，再和他們商量一下，要他們合作裝死……」

田榮接道：「好辦法，只有這樣，才能使鐵劍三雄心服口服，如是一開始就和他們商量，只怕他們不會答允。」

江玉南道：「說來，雖然簡單，但這等事，如若作的天衣無縫，實在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況，黑谷谷主也不會眞的就信任咱們，暗中定會有人監視咱們的行動，這一點，諸位要特別留心了。」

金長久道：「江老弟，有一件事，不知道你想到了沒有？」

江玉南道：「什麼事？」

金長久道：「咱們身上都中有奇毒，這種奇毒，可以隨時發作。」

江玉南道：「這一點，金塘主可以放心，她還在用咱們的時候，除非，她發覺了咱們有意的背叛於她。」

金長久道：「老夫之意是，這些奇毒，存於內腹，實在是一件很不愉快的事，如是咱們能夠早日除去了腹中之毒，那就不用再顧慮到毒發的威脅了。」

江玉南笑道：「不錯，咱們身上都中了奇毒，這也是黑谷谷主，所以放心咱們的原因。」

金長久道：「如是照你老弟的說法，咱們這身上之毒，不用解去了？」

江玉南頷首道：「最好的辦法是，咱們解去了身中之毒，能夠不讓黑谷谷主發覺。」

金長久道：「這倒不錯，問題是，如何能解去這些奇毒。」

江玉南道：「此事不能操之過急，咱們該上路了。」

舉步向前行去。

高泰急急行前兩步，追上了閻五，低聲道：「老叫化兄，對於江玉南的底細，你想出一點眉目沒有？」

閻五道：「想不出來，不過，以後，咱們可以正面的問他，至少，他不像一個壞人。」

高泰道：「小叫化自出道以來，從沒有作過這樣糊塗的事，屈辱於人的威迫之下，受一個不明來歷的人領導，去殺一些素不相識的人，也不知道他們是好人，還是壞人。」

閻五道：「老哥哥也沒有作過這麼糊塗的事。」

金長久也在低聲和田榮交談，道：「老弟，有一件事，咱們得先談清楚？」

田榮道：「什麼事？」

金長久道：「目下的情形，詭譎玄秘，敵我難分，而咱們却要聯手合作去殺人，兩個叫化子！閻五和高泰，是結合在一起的死黨，如若咱們兩個人，不能團結一起，必然會減少了很多的力量。」

田榮說道：「好像，咱們應該是一伙的。」

金長久輕聲道：「不是應該，而是必須。」

田榮說道：「江玉南呢？只有一個人了？」

金長久道：「他可能和百里香早有默契，這個人，武功高强，深沉莫測，至少，他和伍明珠之間，有什麼約定。」

田榮未置可否。

金長久道：「田兄弟，目下情形，巳很明顯，如什麼人實力單薄，就可能首先遭殃。」

田榮點點頭，道：「我瞭解金塘主的意思，小弟自會配合老兄。」

金長久道：「這就行了。」

江玉南取得的資料上，有着很詳盡的說明，鐵劍門的所在之地。

五個人直奔鐵劍門。

金長久一直担心腹內的毒性會發作，奇怪的是，一連數日，不見一點徵候。

這日，中午時分，江玉南等到了下馬集。

這本是一個小市鎭，緊臨官道，旁依巢湖，因地利之便，逐漸的發展起來，但更重要的是，這地方出了三個姊妹花。

三個姊妹，開了一家酒店，叫作三鳳閣。

三姊妹的名字都叫鳳，按排行敍名，大姊叫大鳳，二妹叫二鳳，么妹叫三鳳。

大鳳的媽，嫁夫姓徐，該稱徐媽媽，但三個女兒的名氣太大，一母生下三隻鳳，所以，人都稱她鳳媽媽。

三鳳閣開了兩年，立時，聲名大噪，遠近皆知。

鳳媽媽和大鳳當爐，二鳳、三鳳跑堂，招呼客人。

在那個時代中，姑娘家很少拋頭露面，但這三姊妹，却每日値店賣酒，巳經叫人驚訝，何況這三個丫頭，也實在長的漂亮。

三鳳閣就在集前的官道上，車馬往來，吸引了多數的過路客人。

只看看三鳳閣的名字，巳經夠吸引人，再加上三個花般人兒的笑靨，燕語鶯聲的招呼，能夠不下馬進來喝一杯，少之又少。

這地方，原名叫作十里集，那是說方圓十里內的人，每屆雙日，都來這裏趕集，購物，但因三鳳閣召來了太多的客人，不知那一個好事人，忽然替十里集改個名字，叫作下馬集。

那意思是說，只要你從這裏過，不怕你不停下來喝一杯。

閻五打量了三鳳閣一眼，道：「老叫化，早巳聽過了三鳳閣的名字，今日，總算見到了。」

金長久道：「閻兄，咱們要不要進去喝一杯。」

閻五還未來得及接言，江玉南巳搶先接道：「要！」

當先向三鳳閣中行去。

三鳳閣只要開着門，這裏就永遠有着酒客。

江玉南踏進三鳳閣時，三鳳閣中的客人巳滿。

一個十七八歲的青衣姑娘，搖動着兩個小辮子，跑了進來，道：「五位爺要喝酒？」

他們一行，人雖不多，但形態却很複雜，金長久的冷厲，閻五、高泰，一身叫化子衣服，再加上田榮、江玉南，兩個英俊瀟洒的公子哥兒，看上去十分扎眼。

迎客的是么三鳳，小姑娘年紀不大，但却見識豐富，俏眼兒一瞄這五個人，巳然看出是五個江湖人物。

江湖人難伺候，也容易發生麻煩，不過，他們有一宗好處，那就是花錢大方。

田榮道：「自然是喝酒來的，不過，貴店生意好，似是巳經客滿了。」

三鳳搖搖頭，笑道：「客雖滿了，但我有辦法安置五位，跟我來吧！」

眼看着財神爺上了門，自然不能把他們推出門外。

田榮回顧了江玉南一眼，微微一笑，舉步緊隨三鳳身後。

穿過一個布簾兒，走過一段迴廊，到了一座雅緻的小室中。

（未完・十三）

珠緣佛劫龍鳳配

角逐佛門寶 羣邪大搏鬥

武陵客・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韓仲屏面對師傅梁丘皇，二人都不知過往之事是由葉一龍設計，使他師徒互相殘殺，目的削弱梁丘皇，捉拿主兇，因此二人火併，梁丘皇稍勝一籌，韓仲屏重傷倒地，由衆俠救治，功力已失，無可利用，初時原意，想借韓仲屏之手，逼使梁丘皇投向主兇，現在策畧，非改弦易轍不可……而梁丘皇傷了韓仲屏之後，聽信匡散之言帶去找尋妻兒，發覺已被主兇武鉞戈擄走，在他威脅下，迫梁丘皇回去將當年參加北天山的人殺掉滅口，而武鉞戈出爾反爾又向參加北天山的人說梁丘皇要殺他們滅口，用到挑撥離間之計。梁丘皇發現不對，但聽翟羽之計，利用毒人出手，令萬森、鄧元超中計，被毒人糾纏……

黨湛凌空下攫，牢記梁丘皇所囑之言，非致金萬森、鄧元超死地不可，雙手十指堪堪觸及金、鄧兩人腦後之際，忽感身後有異，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身形忽沉，雙掌頓時擊中金萬森、鄧元超後胸。

只聽一聲霹靂雷震巨響，火光眩目疾閃，黨湛全身上下燒着，如同一具火人一般，發出一聲怒嘯騰空曳射逃去。

半空中一條人影電瀉而落，現出九指雷神桓齊。

金萬森、鄧元超雖爲黨湛擊中後胸，仗着功力深厚，僅臟腑震傷不重，目睹桓齊落下，雙雙稱謝。

桓齊說道：「自家弟兄何必稱謝，大難方興，殺刦綿綿，黨湛受梁丘皇之命，非置我等於死地才能滅口，桓某當年雖未及趕到北天山參與，但梁丘皇也恨我宛如眼中之釘，我等能否倖免，尚在未定之天哩?」

金萬森凄然長嘆道：「金某實在想不透梁丘皇如今人單勢孤，衆叛親離，何以欲殺我等滅口之故?其實我等當年也所知不多。」

桓齊道：「梁丘皇也是爲勢所逼，情非得已，他妻兒現受主兇拑制，自己性命也難保，他不聽命主兇聽誰?」

鄧元超道：「主兇是誰?」

「這個桓某尚無法查明，僅有梁丘皇一人知情，眼前暫不談論，逃出要緊，須知梁丘皇在沿途也安排了伏狙，打算一網打盡。」

「翟羽不是說梁丘皇已離此他去，意欲救出他妻兒出險麼?」

「這話二位怎可相信，此時逃走之人多半已遭毒手。」

金萬森、鄧元超察見其子金獨白、鄧雅飛兩人失去右臂，面如金紙昏睡在兩名屬下肩上，不禁怨毒入骨。

桓齊催促道：「快走!」

身形率先一躍，金萬森等人急隨身後而去。

奔出未及三四里之遙，只聽前面林中殺聲震天，知桓齊所言不假，正欲擇徑另向奔去之際，忽聞傳來一聲陰惻惻冷笑道：「你們不要走了!」語聲未落，人影紛紛閃出，正是翟羽率着七名殺手。

但，翟羽目睹九指雷神桓齊，大出意料之外，不禁臉色大變。

桓齊淡淡一笑道：「翟羽、梁丘皇何在?你不過是梁丘皇一條狗，老夫不屑殺你。」

翟羽呆得一呆，道：「梁院主業已離此他往，實不知情，翟某奉命行事，桓山主何苦淌此渾水。」

桓齊道：「你奉了梁丘皇之命，意欲殺金鄧兩位老英雄滅口麼?」

翟羽惶恐答道：「翟某只是奉命，不知其他。」

桓齊哈哈大笑道：「他們不死於黨湛之手，焉能死在你的手中!」面色倏沉，冷笑道：「閃開去路，不然休怨老夫心辣手黑。」

翟羽聞言心內大急，苦論武功未必落敗，無奈非霹靂雷珠之敵，權衡之下，搖首嘆息道：「桓山主堅欲爲敵，恐後悔莫及!」右臂一揚喝道：「速退!」轉面率衆退入林中。

「如何?」九指雷神桓齊道：「梁丘皇不殺二位實難安枕，而且梁丘皇亦未遠離三才院，不如我等覓地藏起，使梁丘皇心懷首鼠，坐立難安。」

金萬森道：「但憑桓山主。」

桓齊旋面打量了一眼，手指南向林中道：「桓某來時，發現距此不遠有座岩穴隱秘異常，不易察覺，諸位且隨桓某走去吧!」

× × ×

梁丘皇負手卓立在一株奇松之下，仰望雲天凝神思索，面色陰晴不定。

忽聞天風傳來翟羽的叫聲，高呼道：「院主!」

只見翟羽身如箭射飛掠而至。

梁丘皇首先問道：「他們已全部授首了麼?」

翟羽惶恐答道：「功虧一簣，不料九指雷神桓齊老鬼從中作梗，但金獨白、鄧雅飛二個小輩右臂已遭黨湛擰折，昏迷不醒，金萬森、鄧元超兩老鬼似亦受傷。」

梁丘皇神色一變，道：「黨湛現在何處?」

翟羽道：「屬下阻住金萬森時未曾發現黨湛。」

梁丘皇一聽此言頓知黨湛遇桓齊霹靂雷珠不傷即死，頓足冷笑道：「我不殺桓齊誓不爲人，那許英等叛徒呢?」

「許英等人拚死衝出重圍而去!本院弟兄現已追蹤趕下。」

梁丘皇沉聲道：「速查明他們及金萬森等人去向，本座欲探覓黨湛下落!」言畢騰身離去。

翟羽正要轉身之際，忽聞身後傳來陰沉冷笑道：「翟堂主別來無恙?」

這語聲殊爲熟稔，翟羽轉面望去，不禁魂飛天外。正是那韓仲屏，奪口驚道：「你還未死麼?」

韓仲屏冷冷一笑道：「在下命大死不了，要死的是梁丘皇和翟堂主你。」

翟羽反倒鎮定如山，頷首說道：「少俠取我翟羽性命雖易如反掌，但於事無補，江湖中像我翟羽的人不計其數，殺不勝殺!」

「不錯!」韓仲屏道：「像翟堂主這樣的人確實多得殺不勝殺，你去吧，速轉告梁丘皇，說我韓仲屏隨時隨地要取他項上人頭。」

翟羽點點頭道：「翟某遵命!」抱拳略拱疾奔而去。

四條輕似淡烟般人影追踪翟羽身後，瞬眼即杳。

韓仲屏身後走出鳳郡主、蘋兒兩女。

鳳郡主身着藕色羅衫，更顯得清麗絕俗，風華蓋代，嫣然含笑道：「恭賀龍弟大功告成，定可手刄元兇首惡。」

韓仲屏抱拳一拱道：「小弟自忖並無把握，僅竭力而爲，還望二位姐姐不吝相助。」

半空中疾如鷹隼落下丐幇天地二老，辛鐵涵大笑道：「你們小倆口子親熱好了麼?目前辦正事要緊。」

狄雲鳳、蘋兒陡的紅雲上罯，嬌叫嗔道：「你老人家爲大不尊取笑晚輩，枉自活了這大年紀。」

辛鐵涵雙睛一瞪，怒道：「照你們這樣說，我老人家早該死了。」

狄雲鳳道：「晚輩不敢!」

薛海濤笑道：「老大，逗他們則甚，梁丘皇現在正悉心療治黨湛，翟羽此刻當爲川東二矮作弄得不亦樂乎，我等不如將武鉞戈引至黨湛藏身之處，使其兩敗俱傷，武鉞戈永無機會武功臻入化境。」說時目注葉一龍正色道：「龍弟心情，老化子知道，你此時作爲應誅殺元兇首惡爲重，非求揚名於世，毋須爲了韓仲屏三字耿耿於懷。」

葉一龍躬身答道：「晚輩怎敢?」

辛鐵涵取出一封信柬交與狄雲鳳，向二女密囑數言後，雙雙與葉一龍冲空騰起掠出。

狄雲鳳與蘋兒相視嫣然一笑，驚鴻疾閃而杳。

× × ×

葉一龍與蘋兒前脚剛到三才院秘徑外，由蘋兒先容通知狄雲鳳出外相迎，未及數語，即發現翟羽，之後天地二老雙雙掠至，又匆匆離去，察覺二老神情閃爍，詫問其故。

辛鐵涵嘆息一聲道：「萬沒料到梁丘皇妻兒竟一步之差被武鉞戈刦走。」

葉一龍在院花林內勤研秘笈，巧手翻天衞童嚴囑不許洩漏以免葉一龍分心，是以非但未曾耳聞，甚至三才院內發生之事均然毫無所知，天地二老恐其見了葉老夫人難免依戀，與衞童密商後還是暫且守秘將葉一龍引走。

葉一龍聞言詫道：「原定之計即就故意使武鉞戈得知的麼?」

「不錯，我等原以武老魔得知梁丘皇確已受制，如此才可使武老魔不可依恃梁丘皇，索與與梁丘皇反目成仇，逼使梁丘皇吐露當年隱秘。」

「當年隱秘難道如此重要麼?」

「自然重要，」辛鐵涵道：「當年武林精英折在北天山的委實不少，死者均被武鉞戈暗害慘死，死者已矣，生者何辜?死者後人莫不欲查明當年究竟，無奈找不出一點綫索，耿耿寸心，無時或忘，故而老化子要眞象水落石出，了此心願。」

薛海濤接道：「但武鉞戈刦走梁丘皇妻兒後即不知所踪，原瀦匿之處已成一無人岩穴。」

葉一龍道：「難道梁丘皇亦不知麼?晚輩如料測不錯，武老魔必有所挾制梁丘皇，梁丘皇不能不知。」

「這話不錯!」辛鐵涵說道：「武老魔不知何處覓來武功秘笈，所幸目前尚未能融會貫通，假以時日一旦練成，與老弟對敵尚不知鹿死誰手，必須設法誘使他露面。」

薛海濤接道：「衞老兒業已仿製禪門之寶，誘其現身，雙管齊下。」

「何謂雙管齊下?」

辛鐵涵笑笑道：「法不傳六耳，老弟無須多問，只依計行事。」

說時已至一座高插雲霄，上豐下銳奇峯之側。

一個黑臉穿着襤褸中年化子忽自草叢中疾射而出，躬身抱拳道：「稟知二位長老，梁丘皇與怪魅現在峯頂上。」

薛海濤道：「怪魅受傷了麼?」

黑臉化子答道：「怪魅被桓山主霹靂雷珠燒成重傷，梁丘皇隨後趕至，此刻諒爲怪魅療傷。」

辛鐵涵略一沉吟道：「老朽一人獨自前往一探。」

葉一龍道：「晚輩隨行。」

辛鐵涵道：「無須，老弟此刻尚不宜露面!」雙足一點身如飛鳥般掠上絕頂。

甫一站實，即聞語聲傳來喝道：「站住!」

辛鐵涵微笑道：「尊駕必是梁院主，何不現身露面說話，老叫化並無惡意。」

綠葉繁枝間人影一閃，易天行現身而出，目光凝注在辛鐵涵面上，微呈驚愕之

色道：「原來是辛兄，何從找來此處？」

辛鐵涵道：「老叫化已然來到，問此未免多餘，梁院主知否目前處境凶險萬分，有殺身之危麼？」

梁丘皇面色一寒，冷笑道：「在下並非狂妄自大，委實不知有何人能殺得了在下？難道是你丐幇天地二老麼？」

辛鐵涵哈哈大笑道：「如說我這老不死兩個叫化子要與閣下爲敵，堪稱自不量力，另有其人！」

「誰？」

「武鉞戈！」

三字說得鏗鏘有力，落地有聲。

梁丘皇聞言不禁面色大變。

辛鐵涵長嘆一聲，說道：「昔年北天山主兇實是武鉞戈，並非梁院主，何必代人受過，再說武鉞戈未必能與閣下共存於世！」

梁丘皇狂笑道：「倘非在下妻兒爲武鉞戈所擄，投鼠忌器，他早喪在在下掌下了。」

辛鐵涵冷笑道：「自欺欺人！一則武鉞戈本身武功尚差些許火候，半月內如不先下手爲强，恐無法制勝，再者武老魔心有畏懼梁院主身懷不解奇毒，其實閣下毒已用罄，可惜他尚不知罷了。」

梁丘皇面色突變，右掌一翻，弧拍而出。

辛鐵涵早自有備，掌未出身已挪移七尺。

只聽一聲「蓬」然巨響，地面震陷兩尺方圓土坑，塵沙瀰漫飛揚捲空，威勢驚人。

× × ×

老君觀外惡鬼門主麥廸與綠林十三梟激搏猛拚，堪稱風雲丕變，天昏地暗，玄溟七君趻立遠處作壁上觀，好似無事人般，臉色死沉沉地冷漠如冰。

要知雙方都是武林巨邪，身負絕學，一舉手一投足無不精湛奇詭、招式之精奇實使人嘆爲觀止。

藏在先天奇門內葉一龍、狄雲鳳並肩注視着雙方激搏，葉一龍心頭暗暗納悶，忖道：「似如此延宕時機，豈不是羣邪越來越多，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狄雲鳳與心上人並立，不時覷望葉一龍，察顏辨色，知葉一龍在想什麼，悄聲笑道：「你急什麼？門主之意便是須一網打盡，不容有一條漏網之魚，但尚有一雙巨邪未至，難道令師未向龍弟說麼？」

葉一龍搖首答道：「家師未說尚有一雙巨邪，他們是誰？」

「到時你就知，更有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意想不到！是什麼？」

「我也不知。」狄雲鳳嫣然微笑道：「只聽門主說了一句，再問，他老人家就不答了，不過門主明午之前功行圓滿，絕不可使羣邪驚擾於他。」

陣中這時勝負仍然未分。

突然，嘶的一聲裂帛悸耳巨响，只見綠林十三梟與惡鬼門主麥廸猛地震飛分開，葉塵漩盪疾轉，勁風激撞不已。

麥廸及十三梟目中露出驚愕之色，林徑中冉冉走出多人，爲首者正是雪山人魔武鉞戈。

武鉞戈呵呵大笑道：「麥老鬼，咱們長遠不見了，這麼打法；並不眞正解決了問題。」

惡鬼門主麥廸冷哼一聲道：「什麼問題！」

武鉞戈皮笑肉不笑道：「諸位不是受梁丘皇約來助拳的麼？其實諸位眞正用心，意在佛門三寶和一部太淸玄門眞訣。俗語說見者有份，奈何粥少僧多何？而且梁丘皇絕不願諸位得去。」

惡鬼門主麥廸沉聲道：「難道你也來渾水摸魚，趁火打刦！」

「是極！是極！」武鉞戈大笑道：「此乃一針見血之詞，梁丘皇約諸位相助，並非是藉諸位之力抵禦各大門派高手，再說那些自命正大名門正派中人也難得沒有心存覬覦之人，麥老鬼，你自問準可得手麼？」這話明是說與惡鬼門主麥廸聽，其實也暗示玄溟七君及綠林十三梟羣邪明白利害。

羣邪均係饒有心機，狡智詭詐之輩，這些道理那有不懂之理，早就存有武鉞戈所言八個字：「渾水摸魚，趁火打刦！」

此刻玄溟七君老大戚思平冷笑道：「以你之見，要待如何？」

「簡單乾脆之至，」武鉞戈道：「當機立斷，及早伸手，何必要等到明午，武某怎麼也不願作替死鬼！」

「替死鬼！」戚思平詫道：「這話何解？」

武鉞戈冷笑一聲說道：「這道理都不明白，你枉爲玄溟七君之首，要知明午也就是六合門主大功告成之時，我等能否力敵猶未可知，那時人爲刀俎，我爲魚肉，悔之晚矣！」

羣邪不禁大悟，戚思平暗道：「自己爲何如此愚蠢，豈非中了梁丘皇借刀殺人，漁翁得利毒計。」當下宏聲道：「武老兒，你說話不無道理，如今計將安出？」

「攻入六合院，先下手爲强！」雪山人魔武鉞戈道：「不論誰攫有佛門三寶，反正絕不容梁丘皇遂其漁翁得利之欲，諸位心下如何？」

「不好！」密翳林五忽傳來一聲陰惻惻語聲。

羣邪不禁面色一變，循聲望去，正是那五行院主梁丘皇！

只見梁丘皇面色森寒如冰，飄然走近，淡淡一笑道：「武老，兄弟並不怪你，換了兄弟也是一樣，不過，武老忘記了最重要的一點！」

雪山人魔武鉞戈輕哼一聲道：「那一點？」

「忘記了兄弟身懷不解奇毒？」

羣邪不禁心神一震。

武鉞戈冷笑道：「老朽認爲你未必捨得同歸於盡，何況武林傳言你那不解奇毒已用罄！」

「誰說的？」梁丘皇投目一瞪，烱烱懾人，厲聲道：「有誰胆敢以身相試？」

羣邪聞言不禁呆得一呆。

武鉞戈身後九頭鳥西門虎悄聲道：「武老別中了梁丘皇虛聲恫嚇之計！」

語聲雖低，却被梁丘皇聽得淸淸楚楚，朗笑說道：「西門老師，你認爲兄弟梁丘皇是虛聲恫嚇麼？那麼西門老師何妨出

來見識見識！」

九頭鳥西門虎不禁面色大變，但他也是江湖中响噹噹巨邪凶梟，這時不便示弱，硬着頭皮邁步走出，冷笑道：「梁院主，你旣身懷不解奇毒，以你之能何不逕入六合道院下手，何愁不垂手而得，還守株待兎則甚？」

梁丘皇微微一笑道：「這話的確有理，不過西門老師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說時右手梳捋頷下長鬚。

驀地，九頭鳥西門虎面色慘變，仰身倒地，片刻之間，皮銷骨化成一灘黃水，地面上，只剩下西門虎衣物，可見毒性之强。

羣邪目睹梁丘皇在談笑之間，不知不覺使西門虎形銷骨化，不由胆寒心驚。

梁丘皇淡淡一笑，說道：「諸位都瞧淸楚了，這是可解奇毒，但必需及時服下解藥，否則，與不可解奇毒一樣無救，眼前諸位還相信江湖傳言兄弟身懷奇毒用罄否？」

雪山人魔武鉞戈目瞪口呆，半天不能說出話來。

玄溟七君爲之胆戰心寒，面面相覷。

武鉞戈究竟是個老奸巨滑，哈哈一笑，說道：「高明，高明，這證明了江湖傳言子虛烏有，武某胸中一直有個疑結甚難解開！」

「什麼疑結？」

「我等在此守株待兎，只恐夜長夢多，反不如速戰速決，搶得一件就是一件，那散花摩訶秘譜不如俟諸來日。」

「不成！」梁丘皇搖首答道：「眼前兄弟須證實那玉佛返魂珠是否眞品？太淸眞經是否實有其事？敝門主心智甚高，並不在你我之下，何况武林各大門派中高手亦紛紛趕到，他們中亦難免有覬覦之念，我等如不計出萬全，恐弄巧成拙。」

戚思平道：「梁丘皇院主之言極是，武老所言亦非並無道理，院梁主是否探聽出來玉佛返魂珠確實眞品？」

梁丘皇笑道：「明午之前自可探聽明白。」

忽面色微變，急道：「兄弟去去就來。」身形疾閃而杳。

× × ×

梁丘皇身懷奇毒已爲巧手翻天衞童竊去，眼前他何能用毒使九頭梟西門虎形銷骨化？因他回老君院時即爲翟羽迎着，言說六合門主現功行吃緊關頭，無可分身療治梁丘皇夫人及二位公子傷勢，命梁丘皇代勞。

翟羽說時並取出一紙六合門主手諭，敍明如何療治方法、時刻、穴道。

梁丘皇接道：「審明筆跡，果是六合門主親筆，忙道：「你我快去。」

待梁丘皇與其妻兒療傷，即將竣事，翟羽又一閃而入，附耳稟道：「于冰堂主來了，有緊要話，須面稟院主，他無暇久留！」

梁丘皇一聽于冰到來，不禁滿懷欣悅，但在運功療治緊要關頭，無法中斷，忙道：「請于堂主務必暫留，本座即將竣事，快去！」

翟羽領命急急離去。

梁丘皇療治已畢，伸指點了妻兒睡穴，使之安睡得能血脈調和，急奔出紅芍小軒外，找到翟羽，只見翟羽獨自一人靜立在牆隅一株巨松下，詫然問道：「于堂主哩？」

翟羽苦笑了笑，稟道：「于堂主似有急事在身，再躲避韓仲屏叛賊追踪無法留此。說時伸手入懷取出書信及一個黑色布囊。

梁丘皇接過迅忙抽出信箋詳閱。

翟羽只見梁丘皇面色沉重，將箋函反覆看了三遍，嘴角泛出一絲難以猜測笑容，並將布囊內藥瓶逐一取出檢視，瓶上均黏附着使用方法，忍不住問道：「院主，這是何藥物？」

「毒！」梁丘皇沉聲道：「可解奇毒及不可解奇毒！」

翟羽大感驚詫道：「于堂主從何處取得？」

「毒叟！」

「毒叟現在何處？他爲何不親自送來？還要假手于堂主。」

「雙足已殘，無法行走！」梁丘皇面色一沉，道：「你問得太多了，此時此地你只須奉命行事！」言畢人起，穿空掠出牆外而去。

翟羽不禁泛出笑容，仰面一望，古幹之上電瀉疾落下葉一龍。

葉一龍道：「梁丘皇已然中計，一切均如計行事，在下現去老君觀。」話落人起疾杳。

果然，九頭梟西門虎頭一個遭殃，形銷骨化，做了殺鷄嚇猴之效。

雪山人魔武鉞戈見梁丘皇急欲離去，不禁長嘆一聲道：「料不到梁丘皇還身懷得奇毒，看來佛門三寶確是燙手山芋，並非你我所能到手。」

「未必見得！」玄溟七君老大戚思平冷笑道：「明搶不如暗算，在梁丘皇猝不及防下出手可操勝算。」

武鉞戈點點頭道：「只有如此。」

惡鬼門主麥廸道：「解鈴莫如繫鈴人，老朽來時曾無意瞧見苗疆少主郝南鴻率領門下趕來，不如尋他討點解藥。」

武鉞戈冷笑道：「郝南鴻如果知道解藥配方，何致其父罹毒身亡！」

惡鬼門主麥廸面色一變，詫道：「難道普天之下就無人解救麼？」

「就是有，也遠水不能救近火，恕武某不知。」

玄溟七君老二戚思遠道：「據聞中原武林有位醫聖，不知名姓，戚老二曾訪覓經年不果，武老知否其人？」

武鉞戈搖首答道：「言人人殊，以訛傳訛，這等捕風捉影之事，武某殊難憑信，也無可奉告。」其實他知道醫聖確有其人，與戚思遠一般天涯海角搜覓不果，早死了這條心，現在說這些無異紙上談兵，不如不說。

玄溟老大戚思平道：「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不如依戚老大之見趁其不備，攻其無防，使其措手不及無法施展奇毒方是上乘之計！」說着語聲略略一頓又道：「倒是武老與梁院主因當年北天山謀取佛門三寶謎案，誰是誰非尙無法定論，如今中原三山五嶽羣英紛紛趕來，無非是要明白眞象，武老須得謹愼一二。」

武鉞戈哈哈大笑道：「武某與梁丘皇並非主謀更非主兇，謀奪佛門三寶誠或有之，但主謀另有其人……」

「誰？」

「百曉禪師，屍骨成灰，死無對證。」武鉞戈冷笑一聲，道：「何況當年參與北天山尋寶之人黑白兩道無不聞風而來，罹難者亦非武某及梁丘皇所爲。」說着手指綠林十三梟閣方等人道：「武某倘猜測得不錯，十三梟亦參與其會。」

綠林十三梟苦於無法出聲，個個瞪目怒視。

玄溟七君老大戚思平淡淡一笑道：「戚老大久聞武老有過目不忘之能，當年北天山如今尚留在塵世還有幾人。」

雪山人魔武鉞戈是個老狐狸，素來狡點多智，說出隱秘愈多，對自身益更不利，忖思之間，暗中覷望了玄溟七君及惡鬼門主麥廸一眼，察覺他們在不知不覺間顯出一絲緊張神色，心中已是瞭然，答道：「屈指難數，但他們或生或死，恕武某無法知悉，惟有兩人不可不防，據聞此兩人失足，墮下萬丈無底寒冰深壑下，生死難卜。」

「那兩人。」

「乾坤雙惡。」

驀地，只聽一個陰惻惻怪笑聲道：「武鉞戈，你也知道得太多了，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死到臨頭還要拉老夫兩人墊背。」

雪山人魔武鉞戈聞聲面色大變，心知乾坤雙惡到來，明知故問，厲聲喝問道：「閣下是誰？」何不現身出見！」

森鬱幽暗林中忽走出一雙紅髮面目猙獰短裝老叟，後隨兩身着朱紅勁裝中年面目陰沉漢子，肩上各帶着一柄外門兵刄仙人指，精鋼打鑄，泛出藍森森光華，一望而知淬有奇毒。

惡鬼門主麥廸認出正是乾坤雙惡陶環、陶珣兄弟二人，呵呵一笑道：「原來你們兩個未死！」

陶環兇睛一瞪，獰笑說道：「你也一樣。」

麥廸淡然一笑道：「賢昆仲可是找我等晦氣來的麼？」

「說是也好，說不是也無不可。」陶環獰笑道：「不過老夫兄弟志在奪取佛門三寶，只要諸位不伸手，老夫兄弟決不傷諸位半絲毫髮。」

玄溟七君老大戚思平怒道：「好狂妄的口氣。」

乾坤雙惡不識玄溟七君，陶環大喝道：「閣下是何來歷？」

戚思平冷冷一笑道：「在下七人世居玄溟島，無名小輩戚思平不足掛齒。」

陶環、陶珣互望了一眼，陶環長長哦了一聲道：「原來是玄溟七昆仲，失敬失敬，梁丘皇呢？」

武鉞戈道：「你找梁丘皇爲什麼。」

陶環說道：「當然是向他索取佛門三寶。」

武鉞戈手指九頭梟西門虎衣物，冷笑道：「這是九頭梟西門虎衣物，人已在梁丘皇無形奇毒下形銷骨化了，賢昆仲化血毒針雖厲害無比，却較之無形奇毒有遜太多。」

乾坤雙惡聞言面色一變，陶環烱烱目光注視西門虎衣物須臾，繼又揚聲大笑道：「武老兒無須危言恫嚇，梁丘皇既然身懷不解奇毒，自取佛門三寶不費吹灰之力，何況將你等一網打盡更是餘事，求助你等恐係詭計！」

武鉞戈冷冷一笑道：「二位既不見信，不妨自取如何？」

「那是當然。」陶珣冷笑道：「老朽兩人出入如無人之境，這點奇門禁制還阻不住我們，不過諸位請勿從中作梗，否則別怨老朽兩人辣手無情。」

武鉞戈神色森冷的擺擺手道：「二位請自便吧！」他心中樂得讓乾坤雙惡打頭陣，鷸蚌相爭，可收漁翁之利。

乾坤雙惡不再言語，互看了一眼，向老君觀方位邁步行去。

材深鬱茂，前行未及半里之遙，更顯幽晦如瞑，忽聞傳來一聲斷大喝道：「站住！」

陶環兇目一瞪，獰笑道：「讓我者生，擋我者死。」

「閣下好大的口氣，」林內那人宏聲道：「兩位是何來歷？欲闖老君觀是何用意？」

「老夫陶環，陶珣」陶環答道：「此來無他，意欲與梁丘皇院主相見！」

「敝院主不在老君觀，兩位還是回頭吧。」

陶環忽右掌一揚，突聞哎呀一聲，只見林內跌跌撞撞衝出一個黑衣勁裝中年漢子，手中一把鋼刀脫手墮地，身形衝出四、五步，跌跪在地，面色慘變。

陶珣沉聲說道：「你已中了化血針，再過六個時辰，便身化濃血而亡，梁丘皇何在，速速實言，老夫賜你解藥，饒你不死。」

話猶未落，深林中突撲出六條黑影身法疾逾急風，六道寒芒如電，向乾坤雙惡劈去。

刀法快得出奇，無疑是五行院殺手羣，換了別人，定屍橫數截，但遇上的却是宇內頂尖凶邪，但聞乾坤雙惡哈哈狂笑，回手齊出！

只聽數聲淒厲慘嗥，軀體叭叭墮地，六個殺手刀折，腕斷、胸陷、口噴血箭斃命。

陶環望了陶珣一眼，道：「老二，仇怨已結，你我來個一不做二不休，血洗老君觀，活捉梁丘皇，問明實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闖入六合道院，搶了佛門三寶就走。」

驀聞一聲陰寒澈骨冷笑，隨風傳來道：「天下沒那麼撿便宜的事，自投羅網，恐後悔不及！」

陶環面色一變，喝道：「尊駕是誰？何不現身出見。」

久久寂然無聲，只風送濤吟，枝葉搖曳而已。

陶珣目露憂容道：「老大，此人定非梁丘皇同道：「小弟担心的是萬一梁丘皇確有不解奇毒，你我不可不防。」

陶環嘿嘿一笑道：「老二，你上了武老兒的當了，他們已與梁丘皇同流合污，伺機而動，梁丘皇如眞有不解奇毒，他自然不費吹灰之力，何必多此一舉！」

「難道西門虎遺下衣物是假的麼？」

「故佈疑陣，危言恫嚇。」陶環道：「你我又非親眼目睹，信它則甚！闖！」

雙惡身形疾閃而入。

五道眩目寒芒忽奔電捲至，雙惡哈哈大笑，四掌倏忽而出，寒芒疾隱，只聽數聲悶哼，繼聞一聲森冷笑聲道：「好歹毒的化血針！」

乾坤雙惡充耳不聞，身形望前奔去。

雙惡陶環、陶珣前奔之勢似遇强阻，兩肩一陣撼震，立足不住倒退了數步，不禁面色大變，陶環厲喝，問道：「閣下是誰？」

兩條人影先後飄然走出，正是那無名叟及葉一龍。

乾坤雙惡認出是無名叟，面色又是一變，陶環烱然目光凝視在無名叟，詫道：「閣下怎會尚在人間？」

無名叟淡淡一笑道：「兩位料想不到的事還多着哩？老朽受命于天，豈能在化血針下身亡，那時兩位亦身墮絕壑，爲何未死？」

「那是我倆兄弟造化大，故而未死。」陶環嘿嘿一笑道：「陶老大想不出閣下中了化血針爲何尚未化血身亡，除非……」說時陶環面色突然一變，接道：「難道閣下得到了返魂珠麼？」

「返魂珠據說現在六合門主手中，老朽有何德能持有此寶。」無名叟輕笑一聲道：「化血針雖然厲害，但除了返魂珠外就無別的解藥麼。」

陶環聞言呆得一呆，說道：「化血針從不輕發，中則無救，連陶某兄弟也無解藥？」

立在無名叟身後的葉一龍突出聲道：「恩師，與他們枉費唇舌做什麼？昔年仇怨趁早清償！」

陶珣大怒道：「無知小輩，當着老夫們面前豈有你說話的餘地！」

葉一龍面色一寒，欲待疾閃而出。

無名叟伸手一攔，道：「慢着，人已當面，還怕他倆飛了不成，且讓爲師說破他們。」

葉一龍聞言止步，立在一旁，道：「徒兒遵命！」

無名叟目光望了乾坤雙惡一眼，微笑道：「老朽知你們一身絕學這麼些年來更上層樓，玄功精湛，萬毒不侵，金鐵莫入，才敢前來與梁丘皇爲敵，攫奪佛門三寶，俾能宇內稱尊，須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所以老朽說，你們萬不該來！」

陶環桀桀怪笑道：「就憑你麼？」

「不是！」無名叟搖首笑答，伸手一指東向林中，接道：「梁丘皇來啦！老朽師徒暫且失陪！」話音未落，雙雙身影消失無踪。

乾坤雙惡抬目望去，只見甚多人影簇擁着梁丘皇快步奔至。

梁丘皇面寒如冰，沉聲道：「兩位來此還想趁火打刼麼？昔年如非兩位從中作梗，兄弟怎能一敗塗地！」

陶環哈哈宏聲狂笑道：「梁院主，這句話應該是老朽說的，你不是得到翠玉古佛麼？返魂珠又在貴門門主手上，怎說是一敗塗地！」

梁丘皇不禁語塞，恨得牙癢癢地，怒道：「昔年是非暫且別提，請問兩位的來意？」

「無他，只求見贈返魂珠，老朽兄弟到手就走！」

梁丘皇不禁大笑道：「說得這麼容易，昔年作梗之仇非報不可，如今你們正好自投羅網，有來無去！」

陶珣怒喝道：「就憑你梁丘皇胆敢在老夫面前狂妄。」左掌疾揮而出。

梁丘皇微微一笑，道：「來得好。」右掌左指猝然疾迎，招式宛如狂風暴雨，剎那間已攻出七招。

雙惡身懷內家秘學，剛柔並濟，武功奇詭變幻，縱橫江湖罕有敵手，却未料到梁丘皇並非當年，攻出招式蘊含乾坤逆轉神功在內，正是尅制自己的武功。

陶珣頓時被梁丘皇狂風暴雨兩奇招連連迫退了數步。

大惡陶環微皺濃眉，只見陶珣雙足疾滑，身形半弧，雙掌猝出，連綿急攻，狂嘯怒捲，凌厲如潮，林間枝葉，盪震得簌簌飛落如雨。

約莫頓飯光景過去，雙邪仍是激鬥猛烈，鷹隼翻撲，風捲雨湧，再無轉輕，但雙邪面色驚厲，殺機溢佈，各展奇招，欲一擊將定生死。

大惡陶環虎視眈眈，欲待以二對一，只怕弱了乾坤雙惡的名頭。

林蔭深處又見人影晃動，陶環不禁一怔，只見雪山人魔武鉞戈偕同玄溟七君戚思平等人飛奔而至，厲聲道：「武老魔，你也要來湊鬧熱麼？」

武鉞戈嘿嘿一笑道：「何必湊熱鬧，坐在黃鶴樓上看翻船，不亦樂乎！」

陶環道：「這話是你說的？」

「不錯，話正是武某說的。」武鉞戈淡淡一笑道：「還要瞧瞧乾坤雙惡是如何身死的。」

陶環在說話時，袖底却已暗中射出十七支化血針，淡淡飛烟，再好的目力也無法辨睹，猝然飛向梁丘皇射去。

但，宛如泥牛入海，梁丘皇仍是鷹搏鷲撲，捨死忘生與陶環激拚，毫無所覺。

陶環不禁臉色大變。

雪山人魔武鉞戈是何許人物，目力銳厲，不禁冷笑道：「陶老大，你這是妄費心機，轉瞬間你們將步西門虎後塵，形銷骨化而亡。」口中雖是如此說，却猜測不出梁丘皇是如何未被陶環獨步天下，歹毒已極的化血針所傷。

陶環獰笑一聲不答話，掌勢奇幻凌厲向梁丘皇攻至，凝神察視梁丘皇是否中了他的歹毒已極，獨步武林的化血毒針。

二惡陶珣却注視着羣邪戒備，偸襲乃兇。

梁丘皇近來功力突飛猛晋，對化血針精研對策，毫無所懼，也不說破，被武鉞戈一言提醒，忖道：「何不以無形奇毒致乾坤雙惡於死命。」惡念頓萌，藉着身形翻騰搏擊之際，暗中取出一粒解藥吞下，凌空大喝道：「武老諸位快退，兄弟將他們牛葬在老君觀外！」

雪山人魔武鉞戈聞言紛紛疾退。

陶環狂笑道：「憑你梁丘皇也配！」

說時梁丘皇已散出無形奇毒。

乾坤雙惡渾如無覺，陶環仍自掌擊凌

厲奇幻向梁丘皇兇猛搏擊。

梁丘皇不禁面色一變，他不知乾坤雙惡已練成是萬毒不侵，金鐵難入境界。

此際，雙方各以眞實武功相搏，急起倏落，捨死猛拚。

在暗中窺視的無名叟，葉一龍師徒凝神兩邪的武功，尤其是葉一龍大感受益。

葉一龍低聲道：「恩師何不現身制伏乾坤雙惡？」

「不行！」無名叟搖首答道：「乾坤雙惡武功精湛，出神入化，堪爲一門宗主，與爲師不相伯仲之間，難以傷他，非借重龍兒你肩後的犀寒寶刀不可！」

葉一龍聞言，欲待解下肩上的犀寒寶刀。

無名叟伸手迅疾攔住，道：「此非其時，爲師尙須借雙惡之力剷除一些凶邪，達成綏靖江湖之願。」

葉一龍詫道：「恩師認爲乾坤雙惡可制勝梁丘皇麼？」

無名叟微微一笑道：「稍時自知，龍兒何必心急！」

驀地，天際遠處忽傳來一聲長嘯，撞迴雲空，裊裊不絕。

梁丘皇身在空中，忽右掌一招「移山撼岳」，左手兩指疾弧猝放「束雲」指力，兩式劃施，狂飇猛起，夾着一縷裂帛銳嘯攻向陶環。

陶環猛感梁丘皇掌指攻勢有異，忙脚步一滑，移形換位，身形飄開七尺，不料一截衣襟爲梁丘皇束雲指力切斷一角，飄落在地，不由面色一變。

梁丘皇却凌空飄向雪山人魔武鉞戈身前，忙道：「方才嘯聲傳來報知桑逸波已向六合道院而去，形踪飄忽，而且敝門主神功漸復，時不宜遲，我等不如先下手爲強……」語音突微，商計如何羈絆乾坤雙惡之策。

武鉞戈頻頻頷首，示意率來邪黨聯臂圍襲乾坤雙惡。

邪黨立即紛紛撲向乾坤雙惡而去。

乾坤雙惡狂笑，掌勢如山攻向邪黨，但見梁丘皇偕同雪山人魔武鉞戈及玄溟七君戚思平等羣邪掉首望林中逸去，不禁呆得一呆，陶環厲喝如雷道：「梁丘皇，你走得了麼？忽見兩道寒芒疾捲而至，不禁怒火頓生，殺機猛萌，雙掌飛出。

只聽兩聲淒厲慘嘷騰起，一雙邪惡爲陶環重手法震飛出三丈開外，叭噠墮地，胸陷骨折，口中噴起泉湧鮮血，手中長刄脫手插在樹幹上，已是氣絕斃命。

但是，梁丘皇等人已是逃得無影無踪了。

邪黨是死了兩人，不禁生起同仇敵愾之心，此進彼進，紛紛攻擊，各展平生絕藝，捨死猛拚。

乾坤雙惡雖武功精湛，却無如邪黨不下數十人，均是江湖中一流好手，配合密嚴，一時之間倒也不敢大意，桀桀狂笑中拳劈足踢，身形如飛，展開武林罕睹的兇搏。

慘嘷頻騰，鮮血飛濺。

邪惡又傷亡了幾人，前仆後繼，殺聲震天……

×　×　×

羣邪前仆後繼，泯不畏死，撲擊乾坤雙惡陶環、陶珣。

只聞惡鬼門主麥迪喉間突發出「嗚嗚」嘯聲，淒厲迴沉，刺耳心悸，令人魂魄欲飛。

羣邪一齊回身退却，林間靑霧裊裊生起，現出不計其數的披髮面目猙獰惡鬼撲向乾坤雙惡。

乾坤雙惡饒是功力深厚，聽得惡鬼門主麥迪淒厲陰森嘯聲也不禁生起異樣感覺，心靈發忼。

陶環突面色一沉，張口發出宏雷地大笑道：「麥迪，鬼蜮技倆，又豈奈老夫何？」雙掌疾拂而出。陶珣也雙掌同推，狂飆頓生，宛如排山倒海。

怎奈那些惡鬼皆是無形之物，經狂風吹散，倏又復合，張牙舞爪，發出澈骨奇寒陰氣攻向乾坤雙惡而至。

這樣一來，乾坤雙惡空費精力，損耗極鉅。

陶珣低聲道：「老大，這些鬼魅雖然傷不了我倆，但要想破了邪法除非九指雷神桓齊的子母雷珠不可。」

陶環忽面色一變，沉聲道：「不好，我倆中了梁丘皇拖延之計，他一定聞訊桑逸波老鬼携了散花摩訶眞經向六合道院而去，故而疾撤，先下手奪取。」

二惡以目示意，雙雙一鶴冲天拔起，掠越林梢，去勢如電，落在兩里外林中。

那些惡鬼均是無形之物，却如影隨形隨風追至，並桀桀發出刺耳怪笑。

陶珣心頭怒火頓生，意欲施展三陽掌法燃燬那些惡魅，手掌方才舉起，大惡陶環急伸手一把抓住，搖首道：「老二，我知你欲以三陽掌法除掉這些惡鬼，但損耗眞力甚鉅，反正傷不了我倆，不如由它，如今之計我倆決定趕撲六合道院先下手爲強。」

陶珣略一沉吟，立卽道：「也好，不過……」

「不過什麼？老二你也胆子大了，你我經過數十年沉研武功神髓，縱然對頭高手習成散花摩訶掌力及達摩反九手掌法也難傷得了你我。」

陶珣濃眉倏皺，答道：「老大，話雖不錯，但是趕向六合道院，沿途已設下奇門遁甲，破解費時，你我雖練成金鐵不入，百毒莫侵，縱然不勝也未必敗落，但小弟顧忌的是那無名老鬼似有詭計，不可不防。」

陶環哈哈大笑道：「無名老鬼只想收漁翁之利，縱有詭計也豈奈我何。」說時右掌左指疾展出去，撲頭鬼魅紛紛倒退。

二惡陶珣又說道：「小弟更有一樁畏忌。」

「畏忌什麼？」

「普天之下只有犀寒寶刀能制我們於死地！」

陶環冷笑一聲道：「數十年來犀寒寶刀未曾露面江湖，設或被他們覓獲，早就尋我倆晦氣，怎能等到現在！」

陶珣想想也對，只見無形猙獰惡鬼越來越多，右掌疾舒，只見掌中漸現紅赤之色，熱炙頓生，大喝一聲，左掌迴歸劈出一股暗紅氣流。

那些鬼魅頓時撞上如油遇火，燃燒起來，吱吱哀鳴。

陶環一拉陶珣，喝道：「老二，咱們走！」

身形雙雙穿空騰起疾杳。

惡鬼門主麥迪疾現，面色沉凝，喃喃自語道：「他們竟練成三陽掌力，哼！老夫要讓你們嚐嚐厲害。」身形疾閃而去。

×　×　×

乾坤雙惡電急風飄，撲向六合道院而去。

驀聞前路一聲斷喝道：「站住！」

雙惡不禁呆得一呆，止步不前，陶環大喝道：「什麼人！爲何鬼鬼祟祟不敢露面？」

久久未見回音，林間陰暗如晦，雙惡目力銳利，瞧出七丈開外一株巨榆之側立着一黑衣老叟，面目却不易分辨，雙雙不約而同如飛鷹攫兔般十指箕張，如矢離弦撲去。

那黑衣老叟却視若無睹，不閃不避，但待雙惡抓至身前丈外，突一閃不見，那株巨榆却中斷倒下迎向雙惡撲來之勢。

乾坤雙惡不禁大驚，巨榆倒下之勢何啻萬鈞，枝葉折斷，轟隆驚天，雙惡倏地橫飛出去，讓開巨榆倒下。

但雙惡讓飛之際，微感有物碰撞身上一下，只道斷枝零幹所撞不以爲意，身形落地，只見林間塵砂瀰漫，障人眼目，那黑衣老叟始終不見現身。

陶環低聲道：「看來前途阻難重重，不知用何鬼蜮技倆，你我宜小心謹愼。」

突聞一聲陰冷笑聲傳來道：「豈止阻難重重，你們乾坤雙惡恐折在此處！」

塵砂斂落，現出無名叟，身後緊隨着英姿颯爽，卓然不羣的背刀錦衣葉一龍。

無名叟淡淡一笑道：「當年如非你們雙惡趁火打刦，北天山也不致死亡如許武林精英，罪魁禍首除了梁丘皇外，首推你們乾坤雙惡，不料你們二位仍貪念未泯，自尋死路。」

大惡陶環兇睛怒瞪，獰笑道：「如非當年你這無名老叟趕來作梗，禪門三寶早落在老夫兄弟手中了。」

無名叟道：「當年二位受人愚弄，現在還是被人愚弄，可惜二位至死不悟！」

陶環厲喝道：「老夫向不受旁人指使愚弄。」

「倘老朽猜測不錯，」無名叟冷笑，道：「二位乃係中了百曉禪師一石二鳥之計！」

乾坤雙惡不由相顧錯愕，陶環厲聲道：「無的放矢，信口雌黃！」

無名叟哈哈一笑道：「百曉禪師不愼收梁丘皇爲記名弟子，那知梁丘皇陰險奸詐，妄想武林稱尊，百曉禪師爲梁丘皇暗算而不自覺，幸其功力精湛，仍不露絲毫異狀，梁丘皇因此暗駭，畏忌自惕，百曉半年後才省悟出梁丘皇所爲……」

「這些事告訴我倆做什麼？」

「有道是樹從根脚起，水從源處流，二位不可不聽！」無名叟頓了一頓，接道：「二位既是厭煩，那老朽就長話短說了，百曉知梁丘皇野心，乃言如想武林稱尊，非取得佛門三寶不可，但三寶須每一甲子才禁制轉弱，待有緣人覓取，餘下之話，二位無庸細敘已知。」說時目中烱然神光逼吐，沉聲道：「二位雖然縱橫江湖，尙難稱登峯造極，無敵武林，關東俠隱沈士倜的達摩反九手掌法，及一柄犀寒寶刀是你們乾坤雙惡尅星，聞得傳言犀寒寶刀落在百曉禪師手中，不禁匆匆找去，殊不知中了百曉賊禿誘君入彀之計，二位見了百曉後，百曉詭言佛門三寶之事，及犀寒寶刀陷入藏處禁制內，現已物故，寶刀亦隱在藏處，二位倘須奪獲，必須聽從老衲之計。」

乾坤雙惡不禁面色一變，陶環厲喝道：「老鬼你知道得太多了！」說時雙掌平推而出，巨飆狂吐。

葉一龍朗笑一聲，身法奇快如電欺向乾坤雙惡中間，左右分指點向雙惡脅下「靈泉穴」。

雙惡不禁大吃一驚，陶環掌勁回收，喝道：「小輩找死！」掌變「迴環套月」，五指抓向葉一龍。

那知葉一龍身法奇絕無比，一閃竟然不見。

乾坤雙惡大吃一驚，意料不到這無名後生居然有此神奇迅快的身法，雙惡幾乎同心意，左右分旋，四掌秋風落葉，暗勁洶湧，壓向身後的葉一龍。

那知雙惡迴轉身之後，掌力竟然成空，葉一龍仍然不見影踪，雙惡猛感心神一凜。

忽聞身後傳來葉一龍諷笑聲道：「兩位是找在下麼？在下就在你身後。」

乾坤雙惡緩緩轉過身去，瞥見葉一龍英姿煥發，站在三丈開外，嘴角噙含着微笑注視着自己兩人，忍不住暗哼了一聲。

無名叟則立在十數丈外一株古柏下，笑宅滿面。

大惡陶環咳了一聲道：「無名老鬼，你怎能調教出這好衣缽傳人？只可惜僅身法詭奇而已，並無眞才實學。」

無名叟哈哈大笑道：「你們別小看了這一套詭奇身法，乃出自散花摩訶秘譜，以你們二人在武林中數一數二的名頭，竟無法破解便可想而知。」

雙惡聞言不由神色大變。

陶珣厲喝道：「莫非散花摩訶秘譜竟爲你所取麼？」

無名叟笑道：「散花摩訶秘譜眞爲老朽取得，那有你倆想活命在？這套詭奇步法確是昔年摩訶尊者遺留。」

大惡陶環呵呵大笑道：「縱然爲你這老鬼取得秘譜，亦豈奈老夫何？」

葉一龍忽聞無名叟傳聲道：「徒兒，他沒說假話，兩個老鬼一身絕學，把武林各家絕藝融滙一爐，自成一家，蹊徑別走，你要仔細留意，別爲他們所乘。」

葉一龍聞言意似不信，突見迎面兩條黑影撲來，身法奇快，心頭不禁一驚，足踏子午步錯了開去。

果然乾坤雙惡名不虛傳，非但身法奇詭，而且回手一式分光捕影抓向葉一龍，雖是四隻手掌，但幻成無數手影，分朝不同方向抓去，更不帶絲毫聲息。

葉一龍竟爲二惡指鋒觸及衣角，不由大駭，暗忖道：「恩師所言不差，這一雙老叟絕學非凡。」雙掌一錯，九招連環攻出。

乾坤雙惡哈哈大笑，人影縱橫，掌腿交擊，展開了平生絕藝。

葉一龍亦展開了一身所學，截擊拆封，並暗暗留神雙惡武功路數。

無名叟果然說得一點不錯，乾坤雙惡每一招武功均千錘百鍊，已臻神化境域，忽爾少林金剛指、崑崙奪魂手、峨嵋一指禪、武當天罡劍……

而且每一式都是各門不傳之秘，連貫使用竟如絲織網不見絲毫破綻，令人嘆爲觀止。

葉一龍暗中大爲受用，雖記於胸，情不自禁地使出乾坤雙惡方才曾施展過的招式，非但並無絲毫差異，而且亦臻神化。

乾坤雙惡偌大的名頭以二打一，聯手迫攻，並無佔絲毫上風，已然辱沒了他們二人的威望，心頭激怒如火，此刻目睹葉一龍施展他們雙惡的絕學，路數一絲不苟，不由大感震撼，只覺此子資質秉賦實爲生平僅見，如收爲衣缽傳人可使宗派發揚光大，但此子爲對頭仇家高足，決不可能收歸門下，不如殺之以絕後患。

雙惡同一心意，着着猛攻，俟隙用化血針傷他。

葉一龍忽聞無名叟高聲道：「不好，徒兒速退，這兩個老鬼要用化血針！」

只見葉一龍身形沖霄拔起，眨眼已隱入繁枝密葉中不見。

乾坤雙惡不禁一怔，無名叟亦不見了蹤影。

陶珣冷哼了一聲道：「老大，如今我等作何區處？」

陶環略一沉吟道：「我們此行是在奪取佛門三寶，其餘只是等閒事爾，無名老鬼師徒亦志在如此，絕不可能與梁丘皇、武鉞戈同流合污，我們金鐵莫入，萬毒不侵，除了干將莫邪之屬，傷不了我等，速去六合道院！」

雙惡如飛而去。

林中現出無名叟、葉一龍師徒兩人。

葉一龍道：「恩師，此等大惡爲何不以徒兒犀寒寶刀誅之？」

無名叟微微一笑道：「不錯，犀寒寶刀是乾坤雙惡的尅星，但，殺了他們也無法明白眞象。」

師徒兩人對話施展蟻語傳聲，無虞被人竊聽。

葉一龍哦了一聲，說道：「徒兒明白了，方才恩師有意讓徒兒拖住他們捱延時刻！」

無名叟說道：「你明白了就好，此刻梁丘皇已沿途又佈下重重埋伏，乾坤雙惡想順利到達六合道院，恐須要耗費一番手腳哩。」

師徒聯袂雙雙離去後片刻，林內小徑又匆匆走出十數人，正是雙燕堡主夫人，左右傍隨葉玉蓉、程映雪二女。

身後却緊隨着白眉黑鬚高大駝背莫潛及雙燕堡親信高手八人。

葉、程二女依然花容月貌，却掩不住眉梢眼角不時露出淡淡哀愁。

程映雪從小與葉一龍青梅竹馬，日夕耳鬢厮磨，久認一雙佳侶，非君莫屬，那知變化不測，葉一龍竟非葉夫人所生，而是關東俠隱沈士倜骨血，更半路殺出一個天香國色的狄雲鳳出來，這份哀傷有誰知情。

當然，葉一龍身世來歷除了葉夫人及莫潛外，連葉玉蓉也蒙在鼓裏，迄至如今堡主葉楚雄更不知情了。

葉老夫人瞧出程映雪的隱痛，暗中勸慰程映雪，謂龍兒並非薄情人，日後娥皇女英二女于歸，包在她的身上。

話雖如此說。但程映雪却放不下心來，每日珠淚暗流，葉玉蓉却比較爽朗，笑語譬解，却也是別有一番滋味湧塞心頭。

葉老夫人本欲返回雙燕堡去，但二女不允從，葉楚雄亦受梁丘皇挾持，奉命守住三才院外一處險峻峽口內，防六合門中人逃逸，葉玉蓉說不如勸請其父懸崖勒馬，不再助紂爲虐，而且非瞧個水落石出不可。

這確是葉玉蓉實話，其實也要找着葉一龍身在何處，老夫人何嘗不明白，正巧遇上莫潛率領親信高手趕來，拗不過二女心意，遂轉途趕上六合道院而來。

這時，程映雪忽輕噫了聲道：「龍弟剛剛還在這兒，走了諒不甚遠！」

葉老夫人靄然笑道：「正是龍兒身上一塊千年雄黃精散發的香味，老身也聞到了，只要龍兒平安無事，何必急在一時，找也無用。」

葉玉蓉一雙眸子正迎視着林地內零亂足跡及折枝斷葉，道：「娘，龍弟一定方才與人拚搏過，瞧地上足跡，紊而不亂，戰況激烈，對方必非易與之輩……」

葉老夫人笑道：「爲娘早已發現了，而且龍兒以一敵二！」

二女關心太過，聞言不禁花容一變，葉玉蓉驚詫道：「以一敵二，侵犯六合門來的均是蓋世兇邪，武功卓絕之輩，萬一龍弟……」

葉老夫人笑道：「龍兒萬一不敵，也可自保，這點妳們大可放心！」

驀地，木葉鬱森叢中突傳來一聲陰惻惻冷笑。

葉玉蓉面色一變，冷然叱道：「何方朋友？爲何不現身出見？」

林中倏地並肩走出一雙少年。

一雙少年無疑係一雙孿生兄弟，面目逼肖，衣着舉止竟是一模一樣，唯一不同的是其中一人嘴角添了一顆紅痣。

他們裝束怪異，短衣裸露一雙手臂，下體亦是穿着一條豹皮短褲，足登麻鞋，肩頭各撐着一柄多稜伏虎杵，手勒十數支金光閃閃金環，年歲僅只十開外，眉目清秀，長像雖英俊，但掩不住他們陰煞之氣，令人孌然引起一種厭惡之感。

葉玉蓉厲叱道：「方才與我弟弟在此拚搏的就是你們二人麼？」

那嘴角長有紅痣少年微微一笑道：「姑娘說話未免太也武斷了，令弟方才是與乾坤雙惡發生兇搏的，而且令弟之師也在一旁觀戰。」

葉玉蓉一聽方始放下心來，忖念葉一龍師徒必不會遇險，但對方却是宇內雙煞，不知勝負如何，道：「他們雙方誰勝誰負？」

紅痣少年道：「令弟武功不俗，竟能與乾坤雙惡久戰不敗，最後雙惡欲施展化血毒針，令弟才飛遁林中，雙惡志在佛門三寶，無心搜覓撲奔六合道院而去。」

葉老夫人微笑道：「承蒙見告，老身心感，兩位來歷可否賜告？」

那紅痣少年答道：「家父多羅居士楊仲月，避塵世外已數十年，老夫人諒無耳聞。」

當眞，多羅居士楊仲月之名葉老夫人並無耳聞，當下笑笑道：「恕老身孤陋寡聞，令尊諒係前輩高人，二代楊少俠此來亦是爲了佛門三寶麼？」

孿生少年互望了一眼，嘴角生有紅痣者道：「在下楊載偕同二弟楊道奉命下山歷練，聞得江湖傳言，未免見獵心喜，故而匆匆趕來急欲見識三寶。」

葉老夫人心知他們答話損稜隱晦，來此必有所爲，說不定便是奉命而來，只長長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

葉玉蓉冷笑道：「說得容易，恐你們兩人還未見到三寶，就寃枉送了性命。」

楊載冷冷一笑道：「乾坤雙惡在下兄弟尚沒有放在眼內！」

葉玉蓉粉臉一寒，道：「好大的口氣，既然如此，何不速去除掉乾坤雙惡，在此囉嗦做甚麼？」

楊道雙眉一皺，冷笑道：「方才在下兄弟上得山來，聽得嶺南一羣下五門惡徒談話，他們均有自知之明，攫取三寶猶若飛蛾撲火，而是志在狄雲鳳及兩位姑娘美色，暗箭傷人，防不勝防，何不結伴同行，以免不測。」

程映雪不由嬌叱道：「誰要與你們同行！」

楊載、楊道互望了一眼，森寒着臉，緩步逕向六合道院方向走去。

葉老夫人向莫潛道：「莫老，你行走江湖，聽過多羅居士楊仲月此人麼？」

莫潛搖首答道：「未曾！」突又似想起一人，面色微變道：「莫非是他？」

「誰？」葉玉蓉微嗔道：「莫老總是賣關子？」

莫潛搖首嘆息道：「但老朽沒猜錯就好，總之絕不能讓他們闖入六合道院才好，不如激使他們二人與乾坤雙惡爲對，否則誤了大事！」

這番話語聲甚低，幾乎是用內家極上乘的蟻語傳聲，無虞被旁人聽見，似是有莫大的顧忌。

葉玉蓉見莫老如此神秘，不禁怒哼一聲，還要再問，嗔道：「莫老……」

老夫人道：「蓉兒，不要再問了，上路要緊。」

驀地，一陣風濤過處，送來撲鼻清香，宛似九秋丹桂，又似寒梅吐芳，爽澈胸脾。

程映雪情不自禁地詫道：「嗯！好香好香！」

話聲方落，忽感頭暈目眩，肢體酥痲無力，竟倒下地去，只見老夫人及葉玉蓉、莫潛等人一般無二，聲都未出，紛紛倒地。

茂密林木中突傳出宏聲大笑，飛步奔出十數人。

葉老夫人認出爲首者乃韓江水盜盜魁翻浪蛟厲勝龍，知厲勝龍平日便與葉楚雄面和心不和，行事歹毒，魚肉街里，殺人越貨，好色採花，無惡不作，尤其是他兩子厲金祥、厲玉祥更勝其父，前數年厲勝龍竟遣人上門提親，被葉楚雄婉拒，倘非厲勝龍畏懼葉楚雄威勢，不敢沾惹，依他的習性立即反臉成仇，此刻落在他手中，凶多吉少，不禁暗嘆一聲。

緊跟隨着厲勝龍身後是他那一雙孿子厲金祥、厲玉祥，滿面淫邪，嘻嘻在笑。

厲金祥道：「爹，想不到手到擒來，我等既不想淌這渾水，不如擄人立即趕回韓江，免得夜長夢多。」

翻浪蛟厲勝龍道：「好！速裝人入痲袋！」

突聞一聲冷笑道：「誰敢妄動，必死無疑。」

只見一雙人影疾如電閃掠在厲勝龍身前。

正是楊載、楊道二人去而復返。

楊載、楊道阻住厲勝龍前路，面色森冷如冰，懾人目光由不得令厲勝龍機伶伶地打一寒顫。

那不知死活的一雙孿生厲金祥、厲玉祥色迷心竅，竟然大喝一聲：「閃開！」雙雙欺身而進，兩柄鋼刀猛揮砍向楊載、楊道。

楊載、楊道像兩尊泥塑木雕般一動不動，待刀鋒堪近身前，曲指一彈，勁風嘶嘶擊向厲金祥、厲玉祥腕脈穴道。

只聽淒厲慘嗥騰起，厲金祥、厲玉祥竟然腕斷刀飛，斷處血湧如注，身形倒撞而出，跌地翻滾嗥叫不絕。

厲勝龍不禁大駭，神色慘變，轉身圖逃。

楊載陰惻惻笑道：「你這老賊猶想活命麼？」五指抓去。

厲勝龍猛感五隻鋼爪透背而入，痛徹心脾，禁受不住嗥叫出聲，隨即鮮血如泉般噴出，橫屍在地。

楊道有意無意地回顧了一眼，不禁臉色大變，原來老夫人及葉玉蓉、程映雪莫潛等十數人竟然無蹤無影。

以楊載、楊道的武功，十丈以內飛花落葉均無法避開他們耳目，活生生十數人爲人救走居然無所察覺，不禁驚噫出聲。

楊載聽得乃弟出聲驚噫，回首一望，也察覺了異狀，不禁目瞪口呆。

眼前厲勝龍已死，他那一雙孿子因受傷沉重，倒地嗥叫翻滾，其餘匪徒逃逸無踪，楊載嗖的掠出，抓起厲金祥點住穴道止血外溢，冷森森喝道：「那葉姑娘等可是你們遣人挾擄麼？」

厲金祥面如死灰，顫聲道：「沒……沒有，小的也……不……知……」

「難道你沒瞧見麼？」

「小的實在……沒瞧見……」

楊載冷笑一聲道：「你們用何物暗算葉老夫人倒地。」

「五香氤氳散。」厲金祥道：「他們未服解藥，決不會自動醒來。」

「解藥哩！」

「在黎二叔身上，他已逃走了！」

楊載不禁怒火陡湧，一掌壓斃，隨起一掌，勁風如鉅，直擊厲玉祥而來。

厲玉祥不明不白地立即斃命。

楊道嘿嘿一笑道：「看來此處尚大有能人，居然在我等眼皮下將人劫走。」

兩人忽聞一個峻冷嘲諷語聲道：「有人居然在你們眼皮下將多人劫走，尚敢冒大氣，說什麼乾坤雙惡不在你們眼中？」

（未完・卅五）

求死

刀戈・譯

的，時間是星期六的晚上。地點是威特島上的海景酒店所舉行的餐舞會裏。

我們之間的那種神秘作用是即時發生

我被派去担任攝影的工作，而在我們第一次四目交投的當兒，我即發覺露茜——杜勵伯太太對於皮膚給晒成古銅色的海灘攝影師有着一種偏好。當時她帮着我去安排拍攝一幅餐舞會的羣體照片。

事後我眞不敢想像一個像她那般年紀和身份地位的嬌娃，竟會這般的紆尊降貴去投入我那種卑不足道的生活方式的。

她的丈夫坐在首席，當晚就是他作東道。但他滿臉病容，沒精打采，看來他起碼也大過她十五年，是個中東人。

第二天下雨，我乘着那個下午比較空閒，決定前去觀看一部堪富利・保加的舊電影。購票後轉身離開票房時，意外地見到露茜站了在糖菓部的櫃台前面。她也見到我了。隨即便朝着我走過來。

「你介意我們坐在一起嗎？」她問。

「你的丈夫，他不反對？」

「如果他知道便一定反對的，但他因爲業務關係，飛倫敦去了。」

× ×

我伸手過去，在她的大腿上面的那只盒子裏揀取一顆巧格力時，我聞到一陣濃厚的名貴香味。她把腦袋轉過我這邊來，於是我們輕輕一吻。

我們都無意再看電影了，於是立即離開電影院，走到一條寂靜的街道上的一家小酒吧裏去。

她就是在這裏對我吐露心事的。她說他是個精神不平衡的人，甚至人家朝她多望一眼，他也會瘋狂地妒忌起來。她已經打算離開他了。她歇着，呷了一口甜酒，在選擇她的語句。

「賀，我有不少的私房錢，你儘可以放棄這種殀相機的生活的。如果需要的時候，我們甚至可以到別個國家去。」

那天晚上她把我「偷運」到她的酒店之後，我更加沒辦法拒絕她了。

翌晨，我們把行李收拾停當，便乘渡輪到撲斯茅茲去。後來我們浗到一個火車站前面的時候，她又建議不如繼續到倫敦去，那裏我們可以很容易的便消失於人叢中。最後，我們便在十字廣場後面的一家小型酒店裏落脚。

「他把我們找到的機會怎麼樣呢？」

當天晚上我們在利遮士打廣場的一家餐館裏晉晚餐時，我問。

「很難說。他也有許多有力的朋友的。爲安全計，我就讓你携帶着這件東西好了。」她偷偷的把一支很精緻的銀色手槍在枱底遞給我。

我吃驚地朝她瞪着眼睛看。

「這是有實際用途的，不是一件玩具啊。」她說。

「你怎麼了？你是否要我用這支手槍去對付他，假如我們給他發現了的時候？」我說。

「這完全是屬於自衛的。他何嘗又不是隨身携帶着一支手槍哩。噢，對了，因爲他是個鑽石商人的關係，他是領有執照的。」

我繼續瞧着她，勉强裝出一副笑容。

「這麼說來，我是必須置生死於度外了，」我說道：「如果要跟你永遠生活在一起的話。」

第二天，從酒店裏走出來。我敢發誓的確見到他橫過馬路，但是我並沒有告訴她。

那天晚上，我們在歌劇院裏欣賞歌劇，但整個晚上我都有着一份不祥的預感，彷彿我們已經給她的丈夫杜勵伯監視着。

好不容易回到酒店房裏，我才沒有了那份疑慮。

這肯定是凌晨三點鐘的時份了。我午夜夢迴，首先是感覺到有人已經偷偷地潛入我的房裏來，跟着便見到了一條黑影站在了我的床尾。我立即坐起身，伸手去取手槍。

果然是杜勵伯。這時露茜也已經醒過來了，她就坐在我的身邊，大聲叫喊着：「賀，開槍啊！看在上帝份上，快扳掣吧。」但杜勵伯仍舊站在那裏，拿手槍指着我的腦袋，我覷準機會，立即把我的手槍的安全掣扳低。

我發射了，子彈擊中了他的胸膛，他向後倒了下去，轉瞬便奄奄一息。不消半個鐘頭，警察和救護人員都密集在酒店裏面。

× × ×

露茜是我的證人，這是她的丈夫無故闖進來向我威脅的，我把他殺掉完全是出於自衛。

露茜也一定有她的一撮有力的朋友的，她就是用了那種粵語殘片所常用的舊橋段，使警方站了在她那一邊，把我弄了出去。

但是，經過這次的事情之後，我就只見過她一次罷了，當時她送給我一只大信封，裏面放着二千英鎊的。

「這是什麼一回事呢？」我問：「難道這是我替你做了一件骯髒的事情的薪金嗎？」

她凝視着我好一會兒。「不，賀，這是杜勵伯生前預先送出的禮物。」

然後她向我解釋道：「杜勵伯已經病入膏肓，他不願意面對這種緩慢的死亡，同時他又希望我順利領得那筆保險金，但自殺是依例沒有賠償的。」

她猶豫了一瞬，然後再繼續說：「現在你應該明白他幹嗎不使用他的手槍了。因爲他早已經置生死於度外哩。」（完）



常服
氣金身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寧神固本 氣金身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